

目 录

- 太平洋会议日记(上)李景铭(1)
- 书诗志恨六十首方 芬(74)
- 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
.....田俊山 安世英 徐斌 整理(90)
- 吴棠年谱陈庆年(105)
- 赣案密电簿申 江(133)
- 曾纪泽未刊书牒拓 荒(151)
- 袁氏家塾训言袁世凯(157)
- 记女伶金月梅母女事斗山山人(160)
- 吴江报刊纪略解根生(192)
- 中国的形势及秘密会社
.....山口昇著 赵金钰译 刘淙校(220)
- 史料信息 ·
-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学 通(273)
- 《近代史资料》总第65—74号目录索引(275)

太平洋会议日记（上）

李 景 铭

说明：本书系稿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者先后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参事、财赋司长、印花税处总办、修改税则委员会副主任、太平洋会议财政专门委员、关税调查处主任等职，享受次长待遇。本书是其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的日记，起自1921年9月29日，止于1922年1月27日，记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始末甚详。其中有许多事实，为他书所未载。此资料国内仅见，弥足珍贵。今刊出供研究者参考。整理时地名、人名悉照原稿译法，未予变动，请引用时注意。

本文由李学通、刘建光等整理。

陈 序

予友李君石芝，曠学能文，而尤勤于纪述。忆昔同学福州乌石山东文学校，年始弱冠，肄业未匝月，而所论东文之书即已盈册，比附考证，斐然可观。光绪癸卯^①，偕计赴汴，复与同舟。时初涉风涛，眩不能起，然其纪述山海之雄深，波涛之险阻，与夫烟云鱼鸟之状态，洋洋数千言，固等于徐霞客之纪游也。近二十年来，遇事均有纪载，惟未尝持以示人。去冬，有参与太平洋会议之行，复为特别日记六巨册。披而读之，凡关于美洲之政治、教育、风俗习惯，固已详尽无遗，而于外交、财政，尤有心得。盖此行之目的为外交，而财政又其所专掌，故阐发尤详也。予读海外之游记颇多，然言游观者多，言政治者鲜，言外交、财政者尤

^①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鲜，则石芝斯册，不徒足以训子弟、示知交，亦足俾世之欲知太平洋会议之情形，与夫美国近日之财政者，得有所观览焉。石芝嘱予为文弁其首，因书此而归之。 年愚弟陈宗蕃谨跋

民国十年

九月二十九日 群季在西车站设饯，苏杏林^①昆仲加作主人，是日下午九时登车，送者千余人，同行者七十余人，高师学生百余人提灯欢送，并陈希望之辞。

九月卅日 下午一时，车到济南，在路上与王筱侯^②司长谈北京市政事，谓北京电车不易发达，因胡同之道路未修，搭车者有种种不便，故营业极感困难。

十月一日 上午七时到南京。丹孙、治安在下关迎候。八时，连车赴沪。诗辉、□长来迓，即赴大东旅馆，往拜殷俦夫、郑苏堪、汪颀笋、萧质钧、林治芑。晚，应郑、汪消闲别墅约。

十月二日 上午，应梁季春钱新之召。下午，丹孙、治安到沪，邀饮于美丽川菜馆。夕，赴新世界，顿改旧观，非复三年前景象。往得宝斋购青花茶叶壶一对及瓶盘等，寄质钧带京，并缮家信友函。

十月三日 马玉山、严方直欢迎代表团，并演说太平洋会议之希望。席散，应宋汉章华商联合会之召。是会乃英美中商人所组合也。下午，应殷俦夫、孙慕韩、朱耀东、严俊叔之召。夕，往大世界。昔之共和厅改为证券交易所，嘈杂异常，盖驱市人而为赌博也。

十月四日 上午，应陈常铎召。下午四时，由外滩登小轮，大件行李交公司置货舱，手提者则随身。七时，登大轮。是船名开诺，乃美国国家于欧战时制的运粮运兵者，欧战后租与提督公

① 苏遇春，字杏林。

② 王扬滨，字筱侯，湖北武昌人，时任内务部警政司司长。

司。船重一万八千吨，为航行中国第二次。

十月五日 天晓，开轮出吴淞口。余以海水浴身后，缮家信友函数封；阅词选及刘少南所著《中日交涉史》。少南名彦，湖南人，旧国会议员，为岑西林所赏识，素日留心外事，故颜^①代表聘充咨议。由殷侍夫介绍，在船上谈甚欢。是日口常作苦，似因胃气太郁，饮冰太多。船上虽冬月亦饮冰，因所吃洋菜太干燥也。

十月六日 在船上。与邓芝園参事谈女子教育。渠极主张开放，谓恋爱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三纲五常乃宋儒桎梏人类之具，所论未免过偏。阅留日学生季报，内有龚德柏论美日战争原因及中国地位，颇中肯，摘载如下：美日心战之原因有四：（甲）美日孟罗主义之冲突；（乙）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丙）太平洋中美领诸岛为日本所垂涎；（丁）日本之闭锁中国门户政策。四者皆可为战争导线。中国地位，助日不可，助美不可，唯有武装中立方能自存（原文所论详尽曲折，兹不全录，检阅原本则得矣。）

十月七日 早，缮家信友函。晚，到神户，须待验疫后方准入港。

十月八日 早八时，神户领事柯鸿烈、领事馆主事黄枝欣（号闇生）上船招待。神派中华会馆代表梁朗卿亦及船欢迎。柯蜀人，黄闽人，谈神户华侨约三千人，与日商相处尚无间。此次陆部专员李钟岳带来卫兵二人，同行均非难之。

在沪晤诗辉、俊叔，言照现在上海物价计算，仍办切实值百抽五，可增二千万元。本日在船上与蔡耀堂会办谈此事，据云：税务司云，以天津物价计算，尚不及民七所调查之高。二说互歧，大概上海系欧美之货，故价格高，天津多日本货，故价格低。将来须呈部于津、汉、粤三处添设调查机关，方能平均一公

①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

平之价格。

阅大阪报，谓华府会议恐无良好之结果。(一)因英国对此事甚冷淡，故首相不出席；(二)因法国防德复燃，非得有英美法三国攻守同盟及美为法援之保证，对于限缩军备一层，难以同意。

十月初九日 即旧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船至青水暂停，装茶赴美。阅《朝日新闻》，知日本所派专门委员等于十月二日由东京启行，其中多系海陆军、外务省所派遣者。临行时，陆军海军首相参谋总长东乡、井上两元帅均到站欢送，托以国家大事，连呼万岁。以视我国上下漠不关心者，有天渊之别。我国此次所派者将及百人，实在可用者不过十人，其余皆乳臭未脱，往来看热闹而已。国事至此，深堪痛恨。

阅刘少南(湘人旧国会议员)所著《中日交涉史》载：日本欲于欧战将终时，使美国承认日本在山东权利，其势甚难，但北京政府唯利是视，欲灭二十一条之中日条约出于日本威迫之口实，惟有以金钱买北京政府另订一欣然同意之约束，庶足以塞其口，并抵制日本之援助。此日本寺内内阁万全之阴谋，非北京段内阁所能窥破。且为金钱计，虽明知之，亦故昧之。山东问题之铸成大错，实由于此。兹录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之照会于左，即日本所谓“山东善后协定”是也。

敬启者：接奉贵翰内称：贵国政府顾念贵我两国间所存善邻之谊，本和衷协调之意旨起见，提议关于山东省之间问题，照左记各项处理等因，业已阅悉。(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由中国政府组织巡警队任之；(三)右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各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归日中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署撤废之。中国政

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此致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阁下。中华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驻日公使章宗祥。

按此复函特具“欣然同意”四字者，盖出于日本政府之要求。而段内阁以山东各项问题依此解决，又能得二千万元十足垫款，以为可喜之事，故依日本要求照书之，而岂知异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根本失败，即以此四字之故哉。

山东密约提出，英美法三国会议之时，曾招日本代表出席。牧野力说日本对山东之真意不侵害中国主权，仅取经济权而止。三国代表殆无异议，牧野收意外之成功。三国又招中国代表出席，陆、顾^①二氏赴会，威尔逊主席朗诵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五月中日条约之大要，及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两国政府关于山东之秘密换文。诵毕，路易乔治云，当时德国潜水艇战甚剧烈，英国战船多在北海、地中海方面，须日本帮助。日本为此要挟，英国只得承诺之。威氏续读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章氏与后藤交换之照会，读至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一语，加重朗读。嗣曰：中国代表须知现在事势之困难，英法与日本既有成约，乔治与克勒蒙梭二君均有维持日本要求之义务。中国自身既与日本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约，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件，今日会场中不受拘束者，唯一美国而已。顾代表曰：一九一五年之约，实出于最后通牒所强迫。威云：一九一八年九月正协约国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压中国，何以又有换文，并载明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之字句。顾云：是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又设警察，又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恐激生变乱，不得已有此换文，然亦只有临时性质。即英日各项协件亦均因战事发生，当然本会有变更之法。再三辩论，终归失败。最后陆全权等向北京政府电告

^① 指陆宗輿、顾维钧

情形，有曰此次和会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青岛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云云。此电一到，群情愤怒，目章、曹、陆为卖国贼。北京各校学生且于五月四日集三千人于天安门，要求惩办卖国贼，且焚烧曹宅，殴章儿死。呜呼！外交之难如此哉。

十月十日 为双十节。今年为民国十年，故又称为三十节。外交部太平洋筹备处通知代表团，于是日上午十时，均穿大礼服，左胸挂小国旗，齐集大客厅，向国旗行三鞠躬礼。船主于大饭厅悬挂五彩电灯，表示祝贺中华民国之意。在理应备茶酒水果，以宴同船来贺者，外部省略之。

阅〈杜威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容，择其有趣味者数则，略志如下。杜云：有一个西洋人与印度人论东方所以不振的原因。西洋人说，东方人不能振作，因为土人太守旧。例如印度土人，负重向来用头去顶的。有一天叫他用车子运煤，煤虽载在车上，车还顶在头上。就此可以证明，东方人被习惯的势力绑住了，所以不能维新。印度人反驳他的话，很可证明政治组合的特殊势力。印度人说，东方人因为习惯所囿，所以印度土人用头去顶车，然而西洋人靠小车子载煤，小车子仿佛是政府，西洋人把政府当车子用，不知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却把政府的地位看太重了。西洋人把政府实在看得太重。别的不说，单说欧战以来，政府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什么路矿以及经济、财财、教育都给他掌握，结果吾们知道有许多的明白人发生疑问，究竟国家政府应否有这么大的权利。把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种种的组合，将来这种种怀疑是一加无已的。

常人都说，美国物质文明发达是毗于唯物观念、金钱主义的。这话虽不尽然，实际美国经济的组合确占特殊地位，把政治组合都压倒了。大资本家压倒政府，有时竟不晓得政府在那里，

还疑惑他在大城镇里头大工厂里咧。这种经济独占的流弊，使文学、美术等等都落在欧洲之后，现在虽随时想去改正，将来终难保不发生冲突。

风俗这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好系蛤蜊的壳子一样，有了固然可以保护蛤蜊的肉体，但是因为太硬了，往往妨碍肉体的发达。习惯、风俗、礼制也是如此。本来是保存已往经验的方法，后来弄错了，把他当做目的，我们反来保护他，又因保护的结果好象蛤蜊的壳子，越长越硬，便把生机的发展一齐堵住了。堵住的结果便要生出冲突，便要生出拿暴力推翻一切的革命。革命并不是革新家做来的，乃是守旧党激动起来的。因为有人出死力保存硬壳子，所以才起反动的革命。

凡讲究编制组织的，必有一个总机关，如大公司的管理部、军队的司令部，都是中央集权结果。只把少数居中操纵的人当人，其余的都当做机械，把个人自由发展、自由创造的机会一齐丧失了。这也不但德国如此，西洋各国也都免不了此病。人家都说美国太放任，其实也有太偏于编制的，如大公司、大营业的限制都非常严密，所以往往生出许多板滞不灵的毛病。我们应该得一种教训，天地间绝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也绝没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德国固然太重编制，但是中国太不讲究编制，凡事都是临时现凑，没有编制而想讲究效力，是绝不可能的事。

欧战发生的大扰乱是从前没有见过的，结果便有几国受了一场大劫，到了不堪的时候，便成了纷乱的现象。但是居然有几国经过大劫而不乱的，这是何故呢？比较看起来，经不起这次大劫的国家都是行独裁政治的，如俄德是。俄行独裁制度更久，所以乱的程度更高。再看那行平民政治的国家，不靠武力把持，却使社会中各分子都得自由加入社会之中，觉是国家不单是几个代表人物的，是大家的意志，大家的感情，大家的兴趣联合起来的。既然有这种意味，所以都靠你帮着我，我帮着你，所以虽然经过

这样大劫，究竟不致大纷扰。

下午四时，萧叔宣自东京到横滨码头迎接，因与之同往东京，即访东北馆故居。是馆即在早稻田大学前，访之以示不忘母校意也。晚，在中华第一楼饭。谈及日本所称八八舰队者，谓战斗舰八艘、战斗巡洋舰八艘，故称为八八。计大政十三年可以完成，每艘均在三万吨以上，需费三千万元，十六艘需四亿八千万元。美国舰队向驻大西洋、太平洋两处，大西洋之舰队不易集中于太平洋，若但以太平洋之舰队与日本比较，其实力量相去远矣。是夕，在青岛南町四之三叔宣宅睡，谈子厚后事可哀也已。

十月十一日 叔宣、易园、攸跻之子及士勤均自东京送至横滨。预定午时开船，因机器损坏，延至下午五时出口。上午，沈覲鼎及幼蔗令弟请万珍楼便饭，购《外交时报》为船上消遣之用。致家函、友信。

十月十二日 阅日本大谷光瑞所著《帝国之危机》一书，摘其论点如下：现时可使世界起战栗之心者，过激主义也。德之陆海军虽极凶猛，防止犹易，若过激主义之传播，非炮垒堑壕之坚锐所能防。昔者堡兰岛之役飞典布、乌铿西两将之猛卒，虽能攻破俄国，长驱而入特乌拉河畔，然不能左右全俄。而今则过激主义之发生，一瞬之间罗马那夫王朝卒至灭亡，全俄竟至于瓦解。昨年德军最后之战，英法疲于奔命，及美国援兵云集，乃得消沮敌焰。然过激主义蔓延德国，未几而皇帝逃窜，政体变更，战线上七百万之将士弃甲曳兵而走。此时之德军实可震慑全欧，飞典布元帅以下之猛将，且运筹于帷幄以内，一旦受过激主义之传染，竟如水蛭蒙盐，全身溶解，是则过激主义之猛烈，犹菌虫之易于感染，非至国破家亡不可。英法虑此传染独甚，故德虽英法之深仇，而英法常以粮食供给德之过激党。巴黎讲和之际，列国各有主张，旷日持久，不能一致，乃一闻匈牙利合并于俄国过激派之消息，则仓皇失措，各各让步，三国之会议始得结果。夫病

菌虽猛恶，检疫消毒尚能阻之，至如过激主义之传播，虽检查其邮电，恐不能如海港检疫之有成效也。英法之深忧如上所述矣。而美独不虑，且公然与俄之过激派把手亲善者，何耶？盖美能自信不被其传染也，犹之有预防注射之法，可免染疫之顾虑也。美国之所以免疫者，为其衣食之丰足也。不平之种子，在美国一千万人之中虽居其半，而衣食十分困难者，殆绝鲜焉。故虽有不平之种子，而发育不易，是以无忧也。

十月十三日 阅《帝国之危机》一段云：古有褻田于道旁者，操一豚蹄、一盂酒，祝曰：瓠窋满篝，汗邪满车，五谷蕃熟，穰之满家。盖其所持者狭，所望者奢也。今支那政府在巴黎和会提出若干之条件，是何异道旁褻田之人耶？故列国无不窃笑存之。

支那一般之人士，皆谓日本与中国所订之条约均为不平等，是乃国耻之最者。夫中国非有百四五十万之大兵乎，何不向山东、满洲，驱逐我国之军队出境，再进而夺取台湾耶？籍曰台湾海岛也，非有精壮之海军不办。若山东、满洲则固非台湾之比，且百五十万之大军视我日本之陆军有数十倍之优势，何不利用兵力，而徒恃口舌以为争乎。孰知口舌无用之物也，国耻非可以口舌而滌除也。最近，“还我青島”、“还我河山”之文字到处皆然，甚则小学生徒亦加入于运动，然何以不径与我国宣战耶？无用之口舌，焉得压服我日本也。想华人所希望者，得美国之后援也。美国果有实力可以威迫日本，使我弃其主张，定有利于中国之解决方法否乎？抑果有此热心否耶？谚曰：为他人向火中取栗者，无此事也。美国与日本交战，夺回青島，还付中国。美虽至愚，恐其一亿之人口中，无一人有此感想也。中国人可谓至猾至愚者矣。

（国民听之）

十月十四日 阅《杜威讲演》论言论自由云：所谓言论自由者，并不是胡说，正如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一样。行动自由，

不是可以乱打人，那么言论自由也不是指大庭广众中，劝人放火杀人了。岂但大庭广众中，就是家中言论，也应该负责，不能乱用了去妨碍旁人的自由。历史上讲言论自由的，大约有两层根据的理由：第一，平常蒸汽的机器，都有放气管，把他去掉，危险极大，因为里面蒸汽越积越多，倘不把安全的门放开，机器便要爆裂了。人类的脑子也是如此，太热了要火烧起来，不如让他在大庭广众中大演说一番。英国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去演说，狂人疯子也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英国是得到言论自由最早的国家，他的政府知道，与其禁止，不如让他自由，反而没有危险。第二，所以要言论自由存在，较为积极的一方面。大凡政治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威权势力压人，一种是不以威权势力，而以劝导。所以要提倡言论自由，因为劝导比威权势力的效果格外大。让他们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利害来，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作政策。这个初听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许多人同样荒谬的。有一部分荒谬的时候，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了，或十分荒谬者也天然淘汰了。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可以帮助劝导的政治而没有危险。(中略)①。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境。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决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学理。故其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他们大多数人的衣、食、住，都为少数贵族资本家霸占了。正在饥寒困苦的时候，自然只要几个字，就可以使他们了解了。所以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旁的情境造成激烈思想传播的机会。

同日，同行蔡耀堂、梁孟亭、钟文耀皆将口须刮去，盖因日

① 作者注。

本报纸讥笑我国代表团，均系青年不更事者。日本人以我国人民有须者为老成人，否则属于青少者，三人头发皆白，刮去口须，示吾邦人士之老少不以口须而分也。日本、法国无论年之老幼，均有须。美国均无须。英国唯海军中人禁止留须，盖不欲其有暮气也。同乡李毓丞，海军少将，曾留学英美，其所言当不诬。王筱侯谈日本兵力虽可恃，然共和潮流之所趋，恐政体变更以后，兵力亦不可靠。德国第二，将来必属之日本。昨夕，与外交部人谈及英日最近所关心者，即中美共和之潮流，将与以极大之打击。日本若传染共和，台、鲜必起分裂。英国若传染共和，爱尔兰必至独立。故日、英当局极注意此事，而讲防备之道云云。与筱侯所谈大概相同，姑志之以观其后。阅《杜威讲演》论教育哲学云：教育所以不可少的缘故，就是因为生与死两件事。人类当生下来的时候，不能独立，必须倚靠他人，所以有赖于教育。死去的时候，把生前的一切经验和知识都丢了，后世子孙倘要再去重头研究，岂非太不经济，甚至文化或可因此断绝。所以因为人类有死的一件事，也非有教育，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传之子孙不可。又云：后世的人，把文字当做一个钥匙，去从古人经验所得的知识库里，而取出种种东西来应用，这实在是一件最便宜的事。又云：指挥教育、改造教育，好象驶一只船装载货物，固然应该持平，不要使他畸轻畸重，然装了以后不能扬帆开驶，使满装了货物停在船坞里腐烂，当然是不行的。古来传下来的学问，就是装在船里的货物，现在的新潮流、新趋势，就是行船的风，我们应该把这满装货物的船，乘风前进，不使他停在船坞里腐烂。致丹孙、治安、诗辉谢函。

十月十五日 阅太平洋会议之汇志摘要如下：伦敦七月廿九日电称，日本泰晤士报载，东京廿四日专电称，美代办业将政府关于太平洋会议范围问题之答复面交日外相。其内容有三要端：（一）关于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仅讨论维持；（二）凡已经佛赛

伊和约解决者，如山东、西比利亚等问题，概不提议；（三）雅普问题现正在交涉中，亦勿拟议提交会议讨论云云。七月九日伦敦泰晤士报载：观察英美日三国协商，其要旨有四：（一）维持美国历来在远东政策，如开放中国门户，保全其领土；（二）保全太平洋其他各国领土；（三）太平洋上之商务机会均等；（四）英美日维持东亚和平，并随时交换意见云。

伦敦电载：英首相在下议院宣言太平洋之会议看法，厥有三端：（一）英日同盟历二十年，不仅双方获利，于东方和平亦有裨补；（二）中国人口众多，前途无量，华人于英友谊素加重视，而英于华民亦愿相助，俾将增进福利；（三）英民怀抱与美民最为相近，是与美协商，通力合作，事出天性。帝国议会于此三层曾经全体同意，所讨论者在于筹思一策。将此三者合而为一，庶几太平洋海军之费不致过巨，以贻后患，而远东之正当利益亦可随以发达。

七月二十六日东京电，就我外务省对于太平洋会议，已趋于强硬一派，其主张如下：（一）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之原则，对于太平洋之各方面，既应一律适用，则该会议之结果，如仅限于极东，而不及于太平洋西岸之南北美大陆，不能赞成；（二）关于中国之参加，自甚赞成，但在该会议所讨议之各项问题，如有即足招致列国国际管理或监督之结果者，或以该会议为端绪，而于将来中国之各项问题作成诱致各国干涉之机会者，皆不能赞成。但此会议苟为中国谋自主权之恢复，如治外法权之撤废等，自不吝进而参加云。

十月十六日 上午，与徐兆熊谈美国禁酒事。据云，美国国民之受酒害，与我国民之沉沦于烟祸正同。美政府严禁之者，非仅因食粮问题，全在经济上着想，实含有政治上意味。盖因美之资本家，有一人而开设酒店至数十百家者，具有操纵选举之实力，且对德宣战之时，并发现有阴谋种种，故乘国民一致对外之

时，于宪法加入禁酒一条。今虽战事已平，而禁酒法律乃成为永久的，若非有修改宪法机会，难以撤除此等禁令。又谈中国若仿法国之例，以自来火为专卖，每年可有三千万收入。据云，法国海关税章，除每人进口时准带四根自来火外，其余每一根税一佛朗。又常用之电带（以带取火可替代自来火），每具值五佛朗，须纳印花一佛朗。其印花即印在电带之铜壳上。法国专卖之法虽极周密，但自来火之品质极劣，盖官营业往往有腐败状态也。又与王筱侯谈训练警察事。据云，警察之侦察盗窃、奸杀等案，多以指纹为依据。指纹则人各不同，易于辨识云。

阅《杜威讲演》教育哲学，摘要如下：教育应该注意社会方面的用处，不可将古来传下的死东西保存起来。耶苏新约书里有个寓言，很可以拿来证明这个道理。有一个主人，把许多钱分给三个仆人，自己出门去了。第一个仆人拿了钱去做生意赚了一倍，第二个赚了好几倍，第三个把钱保存起来，不敢动他。过后主人回来算账，遂赏一二两个人，而罚第三人。古来的学说也与钱一样道理，倘把他藏起来，不加一些利息上去，仍旧把原物奉还古人，这非但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能拿来应用，一方面也太对不起古人了。平常学校的管理有一个大错处，就是以章程规则为超于儿童经验之上，儿童不配加入，不配与闻，所以这种管理都是由上而下强迫的，不自由的管理，效果很少。要知道，学校的规则不但维持学校内的秩序，还要养成儿童将来在社会上遵守法律的习惯和习惯，不但守法，还要使他自己立法。这种经验和习惯养成，在社会上很有用处的。

拟华府会议议事日程丁项之意见书云：美国政府提出试拟之议事日程，丁项载让与权利、专利、优先特权等语。查权利云者，谓依于条约或合同之规定，许与外国政府或公司之权利，而中国政府对之负有不可不履行之义务也。专利云者，谓许与外国某公司以独占之利益，而可以排斥他人者也。优先特权云者，谓

许与外国公司以尽先之利益，如购买材料，续借款项，必先与该公司商议，该公司不承办时，方可与别公司再议之类是。以上三项，关于借款、垫款各合同，如电信借款、林矿借款、铁路借款垫款、购械垫款等等，均有此类规定。此项合同与条约有同一效力，已经许与之权利、专利、优先特权，自不能随意取消或变更之。唯现议事日程丁项所载“让与”二字之意义，似系指甲之某公司（即外国公司）自丙国（即中国）政府取得之权利、专利、优先特权，让出而给与丁之某团体而言也。即如最近四国银行团之组织，其办法大纲，有套从前之某公司对于中国取得之优先权或取舍权，可让出交与新银团公司承办云云。各国之让与以上权利，吾国对之究当承认与否，须俟议及新银团问题时再行讨议也。财政部之意见如此。此外有涉及农商、交通两部者，应由该两部核议。

十月十七日 与李毓丞谈轮船最近发明以石油开驶，美国大西洋舰队仍旧用烧炭，太平洋舰队均改用石油。又与罗钧任谈各国民法，除英美无成文法外，其余多有成文者。是日，船上行竞走游戏，亦儿童运动之一法也。（以蕃薯截两端，每三步放一块，约七块，排作三例，令三儿童竞走，取放桶内，以最早取尽者为胜。）致筱岱函。

同日，阅《外交时报》载：高桥是清子爵发表树立东亚经济力之私见云，往时国力之强弱，以武备兵力而分，近世则以经济力之优劣定国家之势力。所谓经济力者，以其国之天然的、科学的、人为的能力总合而成也。英米在世界间占此二大势力。战后之日本经济的实力顿增，遂亦占大势力之一。盖最近日本储有二十亿圆之正货，较诸俄、德、法、意不可以道里计。然即此可以夸扬于世界否乎，则未敢必也。何也，天然之富源不足，人为的能力尚不十分发达，是以不足与英米抗衡也。但以东亚之地理的、自然的及经济的之关系言之，苟得善处之良策，则前途极有

希望。吾辈是以有中日提携之主张也。果能开发亚细亚之富源，成为世界之经济的一单位，则与英美对立，诚非难事。然则以日本之财力与中国之资源综合，以日本之工业能力与中国之劳力融通，其伸张东亚之经济，贡献世界之进运，决然无疑矣。然欲达中日提携之目的，其目下当研究者有二问题：一则外交政策须改良，一财中国现状须维持也。欲改良外交政策，须先撤退驻屯军。如山东、满蒙问题，其可生误解招恶感之政策，须从速变更也。欲维持中国现状，须先协助中央之行政经费，使中央政府恢复其威权及能力，方足以统一全国也。予之主张是说者，非为日本计，亦非为中国计，实为亚细亚之经济力计，冀可成为世界之一单位也。（原文甚长，见大正十年七月一日〈外交时报〉。）

原敬被刺，高桥以藏相兼任总揆，故实行其改良外交政策之主张，对于撤退驻屯军及山东各问题，均允让步，诚我国民所当感谢也。

十一年二月廿二附议

是日下午四时五十分，在船上开专门委员讨论会成立会。余提出三种意见：一，推临时主席，以后开会事宜由主席主之；二，提案之事，由讨论会会同秘书厅办理；三，提案应定概括大纲，不宜拉杂罗列，毫无统系。嗣表决，主席由开会时临时推定，开会日期由会员公定之。并定明日起由各部先行报告筹备情形，再行汇总，拟定大纲。

与此次十原则不约而同。十一年二月廿二日注

是日为重十七日。盖自华赴美多一日，自美回华短一日。此东西球所由分，而太阳所行之度数不一也。

十月十八日 阅俄国与日本讲和全权大使维特回想录，载当时在赴美船上预定之作战计划如下：（一）俄国皇帝所以承诺讲和者，因世界各国有战争休止之要求也；（二）一时虽陷于困难，然不作意气消沉之态，应以地球上最大帝国代表者之资格，取相当

之行动；(三)米国新闻势力最大，对于各种新闻杂志社格外注意与之接近；(四)欲得米国人同情，须取平民的率直态度，不可存尊大之风；(五)纽约方面各新闻及各公司中，犹太人势力最大，不可存有敌视之心。又云：余住美国，宛然如戏台上之俳優，坐在琉璃屋中，使四面之人均易得见。又云：谈判之始，即主张会议公开，使新闻记者均得入场旁听，而日本不欲，乃议简单文书及两全权所承认者可以发表。嗣新闻记者以所发表者过简，乃皆委于日本全权之删汰，故美国一般舆论均表同情于俄国。而会议结果，稍得成功者，新闻之力居多也。

按俄在战败之后，尚得恃新闻之力，使会议不至吃亏，全由维特全权以最亲切、最公开之态度，买一般美国之舆情，得其援助。我国此次代表团视新闻记者如蛇蝎，且相戒到神户、横滨不可上岸，恐遭日记者之探访。又，船上遇日人则目之为侦探，防之如盗贼。此等外交手段诚为卑劣。旧金山、纽约之国民党，虽有反对北方政府之举动，然以视犹太人之被杀于俄人，其仇恨为何故？乃维特能存不可敌视之心，消弭祸乱于无形。而吾人此次之代表团，忧虑国民党人之加害，且相戒勿入中国街，其行径视诸维特氏不大相径庭耶。致伯燾、伊度函。

十月十九日 上午七时船到檀香山，验疫后上岸，因优待代表团，免验护照。檀香山即夏威夷群岛，日本称之为布哇。最古为王国，后改为共和国。二十一年前，即千九百年，为美国占领。出产以糖蔗为大宗，始则糖业操于我国人之手（粤人最多，浙人次之），嗣产蔗之地均为美人买收。其出产之额，足供全美需要。现在人口约三十余万，日人居三分一强，中国仅四五万人，其余皆美籍。昨上岸时，有华人联合会派汽车十余辆来接，按次第衔接而行。先到领事馆叙茗。领事谭姓，粤东人。其夫人出见客，谈佣工一月约四十美金（合中币六十元），花匠每日工美金三元，是其劳银十倍于我国。食早餐七角五，午餐壹元，晚餐一元

二角五分（此海滨旅馆之价），是其食费加倍于我国。（米百磅美金五元）。即此略知经济之情形。十二时，往观水族馆。各种彩色之鱼均罗列于琉璃窗内，导以海水，并蓄空气饲之，仍具活泼之状态。二时半，往荔圃亭，应华商欢迎会。散后，往郊外游览。屋宇疏落有致，花木红绿相间（地系赤壤），中间行电车，四面玲珑，遥望衣香鬓影，境如天上人如画中。都市田园联为一气，诚佳妙也。晚住海滨旅馆。夕阳初下，月光东升，小艇出没云烟间，而女士婴儿嬉嬉水浴，蹀躞归来，大有浴沂风雩风致。余幼留学日本，读有贺地理学，言美风最和睦，绿荫草地，团聚而谈者不知有若干种族，然皆谈笑若家人，不分畛域。今来此间，所过水边树畔，无论须眉脂粉，均有和霭之气。此诚合众国之精神，共和政治之极致也。唯其所居屋舍，虽极轻巧精緻，而规模狭隘，只合于小家庭之制度，与我国之大家族主义，厚其垣墉，固其基础，为子孙百十年计者，迥乎不侔。此则岛国与陆国所由分，亦揆诸社会风俗大不一致也。

美人百人中，约有二三十人无家可居者，多寄宿于亲友，否则在公寓寄住。盖其居民常飘泊无定，不如陆国之多土著也。十一年二月廿二注

余走遍长途，警察甚少，唯市镇间有之，郊外则无一人焉。毓丞告我，欧美风俗人甚和爱，罕争执事，故无须多设警察，然阴险之辈亦甚多，故侦探不能免焉。酒店前常设警察者，恐凶酒滋事也。今美已禁酒，似又省一事矣。推其和爱之原因，始于家庭之教育。父母对于子女亦以柔声下气待之，有亲之而无尊之，与吾国自尊自大之风大相径庭，故外人均目华人为骄慢怠傲，不为无因。同行邓芝園所以极言改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为急务也。是日，在荔圃亭及旅馆因无酒之故，以葡萄汁和蜜柑代之，味美异常。北京以此延客，较诸置酒似为合宜。夕，同毓丞、心庄在旅馆树下杂谈，至十二时就睡。购山水影片一枚。

十月二十日 早九时，偕毓丞、心庄、陆德懋、邓芝園往观夏威夷旧王与别种野人战斗古迹。电车侍者云，酋长坠崖而死，兵士填于千丈深坑者即此地也。顺路往坐琉璃船，观海底产物。船如小艇，船底以琉璃砖装置，可浏览海底之石乳、海草各物，小鱼、彩鱼亦偶见之。电车行山路中，左右迴旋如蜿蜒然，其工程诚不可思议。二时，往观美术馆。馆在公园中，多罗列该岛古物及王与女王宫内衣饰等。其耕具、家具与我国极相类。意者明末吾国人漂泊至此而传入欤。馆之中间陈列美国古物，近则岛人皆美化矣。美之共和精神遍及各殖民地。毓丞曾言，我国之共和后于美国，然能步步学美，尚为未晚。曾喻中美为姊妹国，盖以美为姊，以中为妹，妹能效姊，不失之远矣。其言有趣，故备志之。购石乳五块，价美金二元。夕，偕毓丞在和发粤菜馆用饭。馆主人问南北战争事，甚警中央之失政，并讯近事颇详。浴盆汽管破裂，烟气薰人，急告船丁救治乃已。须告树滋，^①游美时，事事小心为要。

十月二十一日 阅《外交时报》，载新任美公使除曼氏、英国首相罗陶氏之演说，与时局有关，分载如下：新任公使除曼，于本年八月廿四日过沪，在上海美国商业会议所席上演说云：余自初到中国，迄今二十二年。回首思之，真有隔世之感。盖中国之帝政已变为共和，而旧式之教育又变而欧式，人民之爱国心亦视昔有加焉。进步所以如是之速者，以中美民间相互之关系增加一层亲密之程度也。若详言之，中国能仿效美国采用共和制，又能履行美国式之教育制度故也。美国从前国内之大问题，即系宪法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之关系及自治问题等。现在中国之大问题，亦无出三者之右，是美国之历史乃中国最好之参考材料也。至于中美关系，美国自始至终常以公平二字为对外政策。美国对于中国曾要求尺寸之领土、租借地否乎？所有利权皆本机会均等

^① 作者之子。

主义，使各国均沾之也。此等爱他主义，乃由美国多数之教师献身的努力而养成者。盖美国对外政策有二个主义，一则门罗主义，一则爱他主义。余即守此二主义之一人也。简言之，美国对于中国之政策，可以保全领土、开放门户一言尽之。夫支那之独立，曾因所谓势力范围主义被其侵害。然千九百十一年革命以后，形势大变，瓜分之事虽消灭，又有阴险之徒设定势力圈以代之。列国之铁道政策必于附属地内争置警察权及军队驻屯权者，即此势力圈之所及也。支那之政客对此问题意见不一，而最后之目的，欲保中国之主权免外国之蚕食者，与美国之政策实趋一致也。最近新银团之发生，与此即有密切之关系。现虽未直接投资，而第一可以防止铁道独占计划；第二使中国银行家自为团结。其间接之效果，实有益于所谓领土保全、主权拥护也。兹更就开放门户，以一言而括之，即以通商上机会均等为要义，绝端反对经济的独占主义也。

此次代表所提十原则加入工业机会均等，不解何意。十一年二月廿二日注

此等开放主义，千八百九十九年国务卿赫伊氏所提倡，曾经各国承认，而盖印于觉书。即日英问题，亦间接保证此等之主义者。试翻阅同盟条约中，不有一项言及确实保证机会均等主义，维持列国之共通利益者乎。所设共通利益之维持者，即先以保全中国领土、开放中国门户为要件也。中略言海底电信事。又美国尝主张，以中美合办之形式投下大资本，开发中国之富源。至於军备问题，欲求制限，必先解决远东问题，世人之所知也。中国此次以美国之邀请加入华盛顿会议，所有中国多年之悬案，如国内之统一、宪法制定、教育制度之确立、经济组织之完全等，乃遇一绝好之机会，正可赖世界文明之介绍，以解决以上各项之问题也。英相演说于明日补记。

十月二十二日 阅《外交时报》，载英首相罗陶氏于八月十

八日在下院演说云：今次战争中得一经验者，即与我同盟之日本，以忠实之意履行条约上之义务，诚可感也。当时德国巡洋舰发现于太西洋之上，击沉英国船舶。此时英国甚欲得新西兰及濠州^①、印度之援助，若非日本海军坚守太平洋及印度，则五十万濠州兵、百万之印度兵，焉能横海飞来乎。今若背弃同盟，则是困难之时得其援助，至无事，则忽然舍去，英帝国决不出此之行动也。但续订同盟，究将对抗何国乎？世人均疑为对抗美国，则又大谬矣。英国外交第一之政策，即与美国取最完全之协调也。盖英美之情谊有如兄弟，毫无以美国人为外国人之思想。今日所困难者，吾人不敢忘日本之友情，又欲同时保全兄弟之情谊也。故甚望讨论一两全之办法。窃思人类之问题，今日在于太西洋，昨日在于德国之海洋，明日在于太平洋。是对于太平洋问题有最大关系者，美国、日本、英国也。（议员有呼又有一中国者，）再加入中国，是则合四大国为一协商，今日重要之关系无逾乎此。此□太平洋会议，吾辈所以极表赞同也。

写此一段，具见英国外交有左右做人难之势，然语语真挚之至，无假借。不知日美两国人士，读此当作如何感想也。十一年二月廿注

船自昨日上午十二时开行，风浪颇大，原来之通告昨日下午四时开船，嗣以装货早完，提前展轮。外人之时间亦不一定。函告树滋，以后赴美须事事小心也。

十月廿三日 风浪颇大，天气渐寒。阅友人王大桢（王号芄生，湖南人，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毕业，又在帝国大学听讲者。）所著《太平洋会议方略说帖》，载军备限制问题一段云：此次军备限制问题，重在日、英、美海军协定。以三国现势之海军比较观之，其第一、第二期舰龄十五年以内主力战舰（依日本海军参考诸表）计算列表如左：

① 今译澳洲。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依扩张计划〕	
日本战斗舰	七艘	九艘	计十七艘
日本巡洋战舰	四艘	八艘	
英国	战斗舰 廿六艘 巡洋战舰 六艘	英国造船中止故舰数不增而舰龄益老	
美国	战斗舰 十七艘 巡洋战舰 无	二十七艘	计卅三艘

若就舰龄十年以内之精锐计算，则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之三国海军主舰比较，其势力如左：

日本	战斗舰八艘 巡洋战舰六艘	计十四艘	英	战斗舰十艘 巡洋战舰八艘	计十八艘
美	同上十六艘 同上六艘	计廿二艘			

观右两表，若海军限制以现在舰数为标准，不再扩张，则英国固有利，而日、美恐不同意；若以著手建造中之船数为标准，其未著手者建造中止，则美固有利，英、日俱不利；若以已定扩张计划，照数建造，但不许追加扩张计划，则日本固有利，英、美俱不利，而英尤甚。以现状观之，各国废弃已成军舰，实不可能。此外，论限制军备，有以预算人口、海岸线面积及吨数、口径为标准者，然实际究以主舰标准较为易行。报传美海军总长藤毕氏声言，虽开华盛顿会议，美国造舰计划决不中止，亦不延期。英首相路德乔治亦有同样之声明。其实恐不过一种政略的作用，为协议时缩减互让之虚价。一面美国上院婆拉与婆他两决议案，哈丁为会议张本人，亦自预备别案，当难背信，貽笑友邦。且最近

英海军军令部长黎氏声明，美国如有提案，英国当欣然与美协商。日本加藤海军大臣日前亦声明，日本不固执八八舰队计划云云。则前途太平洋远东问题，能得适当之解决，则海军相当之限制，亦非不能成立。至陆军限制问题，如英、法、美保障条约成立（互相保障，以抗德国），及不提征兵废止案，则相当限制，亦可望成功。原来军备限制极难，固不可全作乐观，亦非尽属悲观也。

十月二四日 美国船上管理不周到，不如日本所经营者设备齐全，招待敏捷。即此可知日美之程度有不同者。昨日下午三时开全体会议，讨论对外发表意见一致办法。施公使来电，以可备印刷物分送各报馆来探宗旨者。余谓分送印刷物千篇一律，似过碍板，不雅观，不如拟定宗旨标准，以为发表意见之范围。嗣多数以为，分送印刷物可杜绝报馆造谣，故金主照施电办理。公推张煌全、黄宗法、徐兆熊起草。

十月廿五日 早起，收拾行李、洗澡、刮胡，并自洗衣裤一套，因明日上岸，付船上代洗则不及矣。阅靳志近作云：“何妨当世无知已，未有美人不爱才，”殆亦有所感而作欤。

十月廿六日 在船上阅无线电信，载纽约有汽车抢劫团，抢夺邮件值美金百万。以彼富足之邦乃亦有此，可见经济程度愈高，生计愈苦，人品乃愈下。是晚到旧金山。该处华侨多国民党之暴烈分子，意欲加害于代表团。美政府为防范起见，派步兵夹道防护，船到即上火车，不作逗留。美政府派来陆海军官两人及旧金山市长，即在船上演说欢迎，并赠花果为别。美最重陆海军人，闻吾国派李正卿中将（陆军部司长，篆钟岳）、李毓丞少将（海军部司长，篆景曦）为专门委员，故彼亦派同等人员来为招待，同车赴华盛顿，陪至会终始去。在华盛顿同住一旅馆，听吾辈驱遣。

十月廿七日 昨晚十二时火车开行后，即就寝。美国火车均铁制，床铺亦宽。早起车盘山上，积雪三寸。阅《环球周游记》

以消遣。

十月二十八日 阴。美国铁道均商办，此次由政府派专车来接，车可直达美京，而每段易一公司，即须换挂饭车及车头。每段由公司分送彩画明信片。曾由绿河车站写寄家中，以作纪念。

有鲍明铃者，浙江宁波人，曾由清华学校派遣来美留学，七年未回，被举为留学生联合会会长。此次为太平洋事，组织学生在美京设报馆，以为传宣我国外交政策之机关。由旧金山随车赴美京，人颇才干，但于中国情形甚隔膜耳。

十月廿九日 邓芝圃述美报载日本舆论，对于太平洋会议主张先议限制军备，后议远东问题，以为限制军备乃世界平和及西方平和问题均包在内，非仅远东独有问题已也。（日本所谓西方问题者，即指加州排日种种举动。）盖欲藉此敷衍美国，将限制军备议一大纲，即行回国，置远东问题于不理。并非笑我国兵士虽多，均系土匪性质，如何裁遣方能适合。又言，美国如果诚意裁兵，须将夏威夷炮台先行撤除，方足征信。报上又载，坎拿大殖民地已赞成日英续盟矣。总上观之，哈丁大总统此次召集之太平洋会议，恐遭失败，将为威尔逊第二。

十月卅日 晚七时到华盛顿。施、刁两公使均到离美京百二十哩之车站迎接。梁总长如浩问以会议消息佳否，施公使以“不得了”三字答之，其消息不佳可想见。

到站，美政府派高级陆海军官率马队一连来接，学生二百余人亦到站摇旗鼓掌欢迎，道旁观者如堵。美之士女均与东方之人有美感，唯对于日本则恶感甚深，故欢迎日人之心理较诸我国有不同也。报馆用电影拍照而去。到旅馆，住一百零六号。馆名开罗，每日房金五元，饭金三元。芝圃谈美之习惯如下：（一）路上遇妇女，须让其先行，而自己须走于电车邻近或河沿附近之一旁；（二）在升降机上遇妇女，无论识与不识，均须脱帽为礼；（三）按电铃只能一次，若二三次连接，必遭侍者之斥；（四）入

饭厅若无座位，须立待侍者引导，不必自行觅位；（五）侍者未来不可乱喊，须待其来而后指挥之；（六）吃茶须用瓢，不可流歎；（七）已入口之食物，不可吐在盘上；（八）不可有刀声、有咀嚼声；（九）若食桌上之物件或食品距离远者，须请旁坐之客互相递送；（十）食物须小心洁净，不可将桌布点污。邓云清华学校有留学须知，所载极详。吾记此琐事者，示树滋、务滋，以模范也。

是日阴，入夜雨。独宿不成寐，半夜阅杜威博士所演思想之派别，三时始睡。

十月卅一日 早起得陈伯璠来函，乃十月五日所发，随船到也。施公使来访。下午往答拜之，并拜严（朱婿）、刁（古巴公使）诸公。三时收拾行装后，发寄家信，并缮杏岱各函。

黄凤华号威伯，住同馆第十一层壹千壹百零六号，傍晚来访，谈美国所以对日恶感之深，而必主张开放门户者，其故有二：一则因美国资本家与劳动者常起冲突，欲为调和之计，须将商货畅销于外国，方能维持工厂，调剂金融。从前棉花销售于我国满洲者不少，今则为日本垄断，难与竞争，而南满且将绝迹矣。盖日本对于南满火车之运货，虽无分彼此，一律征收，而对于本国商人，至年终结帐时，则划出一部分归还之，故美商不能与日商竞争。此以铁路操纵商业之妙策。故美国极力主张打破势力范围，实行门户开放，不如是则难得商业上之机会均等。此其原因一也。又日美不久有战争之事，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早决于今日。盖以今日形势观之，胜败尚无定算。若及今不图，日本逐渐侵占中国土地，沿路屯军并练警察，则将来开战之后，中国之土地、人民及原料，均为日本所利用，斯美之必败无疑。美之所以急之于开放门户者，此其原因之二也。又言，美国舆论常主共同管理，彼以下列之理由驳之：（一）中国历史上二千余年为独立国，若欲破四万万民族团结之观念，其势甚难；（二）本诸民族自决之精神，即自外国历史上观之，如共同管理之法施诸埃及、

波兰诸国，鲜有成功者；（三）即使勉强行之，将来各国资本家均投资中国，势必与中国劳动者成绝大冲突，转使阶级制度发生，致过激思想蔓延于世界，决非计之得者。所言具有条理，故略纪之。

施公使言，美政府颇注意于我国财政，将来如何整理，迟日细谈。

十一月一日 缮函致潘、钮两部长，及韬庵、珍午、玉苍各夫子。又致各司参等公，致谢意，并报告会议所得消息。潘健卿学生来谈美国学者分两派，一主人道主义；一则以为种族有优劣，当然有不平等之待遇，无所谓人道主义。又言，教育之道当使儿童早离家庭为上，工厂能发达，亦为教育之一助。下午偕芝園、心庄、果伯、明衡在琼彩楼食中国饭。明衡姓周，现充大中华兴业公司书记，营进出口贸易，颇得利。谈及华货到美者，以核桃、花生为大宗。核桃可制糖，花生可制以代牛乳。牛乳每罐值九角，花生所制者仅值三角。欧战以后，美国缺乏牛乳，故以花生油所制者代之。中产以下之人家，无力食牛乳者，多用此花生所制者代之。其营养之力量相同，唯风味稍逊。吾国花生，南满、山东多产之，其大者即系美国种。吾闽亦产此，幼时所称番仔花生者是也。最好劝闽人产此，以为输出之计，亦挽回利源之一道。又云，罐头机器有二万元即可办。吾闽近海，如装鱼类罐头出口，销售美国，似可获利。姑载于此，以俟将来。饭后同诸人往观电影、杂剧，与吾国相类，价不及一元。

是日上午阅《剑腥录》。

十一月二日 缮谢函致北京各亲友。黄凤华来谈报载伦敦转来天津之电云：北京大乱，西北部有纷乱情状。又，芝加哥银行通告：北京政府烟酒借款五百五十万美金，到期本息停付云云。按大乱消息，恐系有人谣传，别具作用。至借款本息停付一节，恐困难之极，不免有此事实也。晚餐后赴十四街散步，购果点以

备充饥，又赴小公园休息。华盛顿市每数十家即有小公园一处，数百家即有大公园一处。盖建市之初，早已计划者，所谓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也。儿童得此为游戏之地，于体育受益不少。

是夕作家信，论美国家庭之良善，嘱冰心夫人每早陪庆儿入学校，养成习惯，自肯离家就塾也。

十一月三日 黄威伯谈报载财政总长辞职事。又言南方代表云：华侨暴烈分子将不利于周虞老，已有电通知之矣。下午开讨论会，议组织及提案事，顺便拜顾公使，与谈关税事。顾云，英当局颇虑裁厘有名无实，各省长官仍取自由行动，中央其奈之何。告以如将海关增加之款分摊各省，当不至别生枝节。下午黄威伯请饭局，席间谈日本于太平洋会议宣传之法有三：（一）南满铁道大登广告于报馆；（二）该铁道公司向各机器厂订购火车所用之物品；（三）派遣各团体与美之各团体联络。而我国事事落后。恐无佳果。黄膺白谈：美总统哈丁此次召集太平洋会议，上院所与权限仅议军备制限问题，并无涉及太平洋及远东之事。嗣加入附属问题者，亦以太平洋及远东与军备有间接关系者为限。故此次我国提案，不能不默察各国趋向以为衡。唯最近报纸又提倡欧洲问题亦须一并付议，是其范围又扩充矣。但无论如何，成功与否，与美均有利害。盖共和党运动大选举时，遍地演说均主减轻租税，以博人民欢心，而人民处欧战疲敝后，一闻减缩军备，无不赞成，故哈丁被举为总统，而共和党大获胜利。哈丁就职后，自不能不本其政策，见诸实行。如果会议破裂，制限军备之案不能通过，则祸机四伏，不止目前军备不能节缩，或更须扩张，亦未可知。尔时再加赋税，对于人民振振有辞，何也？外交情势之所迫，非政府有意苛刻閤閤也。故哈丁此次态度，进退均绰绰有余。最奇者，美亦有军阀势力，但不在陆军，而在海军。大总统虽提倡缩减军备，而海军当局终秘守其军事统计，不肯宣示。无已，乃由国会议员就其通过太平洋会议经费二十万元内，提出三

万为自行调查海军情况之用。以上所谈与时局有关，故备载之。

夕，往观电影“茶花女遗事”。女在将死时，梦见当年在梨花树下并坐观书情况，煞是可怜。

十一月四日 芝園代为拍照。到此数日，均是阴天，唯今日放晴，天气晴朗。下午二时，威伯、芝園、果伯等同往图书馆参观。该馆规模宏丽，全以大理石砌成，闻建筑费用六百五十万美金，内存中国书籍八万余卷。余阅《永乐大典》一本、《大明统一志》、《大元混一统志》均我国所未见者。闻《永乐大典》购自日本，系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卷一屋韵照字部，总校侍郎陈以勤，分校胡杰。中间所缮“衣”旁之字，均误作“示”旁，字迹亦不停匀。疑是贗本。《大元混一统志》乃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李兰肸、昭文殿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岳铉等所上进者。其序文有钱竹汀所撰者，已托友人代抄。此系抄本，虫蚀十之一二，然字迹尚可辨，似是私家抄本，未知吾国有印版否，异日当考究及之。

出馆后赴上、下院参观。下院不足人数，上院正讨论戏团附加税问题。美国于欧战时戏团票价五分加一，今日讨论分两派，一主应废止者，一主可存留者。未候表决而回。入院参观极自由，并毋庸先期介绍。共和党、民主党分席而坐，议长依法兼任副总统。建筑规模与图书馆并。

五时，代表召集临时会议。施代表报告美国情形云：邀请我国与会之初，本与军备会议无干，我国虽要求，美亦不允，但言中国无军备制限之可言，其余之事，美必极力帮忙。至议事日程上所载行政上之整理一目，曾请美政府解释，谓政治上之纷纭，亦可包括在此目以内。提交此会解决。又答刘彦之质问云：为我国计，自以先议远东问题，后议军备问题为宜，唯日本之主张则与我相反。现在美国之意，或俟英、法各首相来后，将远东及军备两问题同时提出，先议大纲。其余细目俟首相归国后尚可留代

表细议。唯现在英之首相为爱尔兰问题十分紧急，不能亲来，趋势有无变更不敢定耳。顾代表云：英国自欧战以后，人民苦苛敛久矣。每年有二十先令之收入者，须纳六先令之所得税。有一工厂去年盈余八万磅，而对于政府各项税捐，统计之须纳七万二千磅，公司所实得者仅八千磅。剥削如此，民何以堪。故朝野上下甚盼军备减缩，赋税减轻。以此观之，此次会议但能求世界和平者，英国必有相当之让步。若会议破裂，军备不能缩小，赋税不能减轻，政局亦乏支持之能力。此就英国经济上观察及之也。至就其外交政策言之，近来许埃及之独立，对于希腊主不干涉主义，无非力主和平，与民休息。英国最近对外政策大概如此。王亮畴代表报告云：最初个人之意，正望有国际联盟机关，为弱国伸公理，及今验之则大不然。国际联盟毫无效果，等于虚设。南美洲之某国与智利之纠葛，订有不平等之条约，以强迫手段胁迫令签字，此次求直于国际联盟，该联盟不敢受理。嗣经延聘多数法家，讨论结果虽可受理，但照联盟条约十九条解释，只令当事者注意自行修正，联盟无力强迫其修正或取消之。此等狭义之解释，为美而设也。盖美国所以不加入联盟者，谓独立国家之上，不应再有更高之联合国家也。故变通解释，以迎合美意，然大失组织之初意，为我国亦受其影响矣。我国二十一条之约，亦由强迫而来，今则无望于国际联盟矣。存亡生死问题，唯于此次会议决之。然此次会议之缘起，为裁限军备而来，故我国提案之标准，总以与此有直接间接之关系者为要，其余提亦无益。

散会后赴使馆，应施公使召。席上王鸿年谈：日本首相原敬被刺，大概出于反对党之所为。原敬为政教会人物，其反对党则宪政会、国民党也。原敬对华政策尚主和平，不如反对党之激烈，今被刺，与我国前途不无关系。然果出敌党之所为，敌党此时未必即出组阁也。日本外虽甚张，而国内政派纷歧，恐不久亦将纷扰矣。

北京财政总长有以农商次长高凌蔚继任消息。

十一月五日 报载日本首相被刺，凶徒已逮捕，或云系高丽人，或云贵族中不得志之少年（十九岁）而入社会党者。首相原敬氏，乃明治维新之初，第一次组织平民内阁而揽总揆者，其政策尚和平，与大隈寺内之以侵略吾华为政策，或与吾国军阀勾结者迥乎不同。日本自欧战以后，国民党甚反对军阀内阁，故以原敬当局，使其调和军阀与国民之感情，而现任和藤海相尤与之有雅谊。此次被刺诚出意外。加藤在美充太平洋会议首席代表，闻之堕泪，本日美报评刺客之某少年云：日本何以对于十九岁之少年即与奋勇暴厉之教育。又评加藤云：日人本性善于忍蓄，不轻外泄，此次加藤堕泪，必甚有不得已于怀者。其言外有讥讽之意。日本遭此挫折，不知继任之人对于东方外交政策变化何如，对于此次太平洋会议之方针，不知有无更动。（事先美国与原敬已有接洽）然识者均决其数年之内军阀必倒，革命风潮必起于东瀛海上。美国闻日本之讯，对于各国代表倍加防护，本日要求国会通过侦探费五万美金，专为保护之用。盖英则有爱尔兰之独立党，日则有高丽之浪人，法则有社会党，即吾国西南政府亦有欲得而甘心者。世界风云纷扰，无宁日矣。报载，英国失业之人欧战以后有九万余人，最近三月增加至十三万余人。首相乔治力讲救济之法，到处演说，谓各职工联合会所筹之津贴业经用罄，须由各机关、各公司速安插，使失业者各有安身之所。美国失业之人亦不少，自纽约汽车团抢劫以后，所有邮件转运均派重兵弹压。哈丁总统亦正令各州议会，从速设法救济。噫，英美失业者不过十余万人，故政府能代广辟途径，分别容纳，若我国失业之人如恒河沙数，政府漠不关心，宜其祸乱相乘，不夺不厌食也。

夕，往观剧，戏价每人二元二角，合中币四元四角。戏场可容二千余人，几无插足地，美人之奢侈即此可见一斑。

寄家信。未寐，阅《剑腥录》云：仲光取梅儿之篋视之，有梅

儿所写红踌躇鲜艳欲滴，上填《虞美人》云：“小楼下即苏堤路，多半寻芳去。绿杨仍袅去年丝，还映绣屏银字旧宫词。寻芳我落诗人后，月上归来否。鞋痕印得二分苔，笑问墙西红杏待谁开。”寄托遥深，故附录于此。

十一月六日 与李心庄谈交部对于太平洋会议之意见。据云，新银团问题拟有甲乙两种条件。甲条件：（一）中国国有铁道及已兴工而确有成绩者，不在新银团范围以内；（二）外人经营之铁道，中国备款赎回，其资本可与新银团商借；（三）此外之铁道或已订合同而来售债票，或于借款内与以筑建之权利而未订合同者，可与新银团商办，其垫款由新银团代还；（四）除二、三两项外，所有铁道由中国自行筹款建筑。乙之条件：（一）同于甲；（二）难办可与删除；（三）坚留以抵制别款，或备作交换条件；（四）或改为自筹办理，或向其他资本家或新银团商借款项。中东路问题，主张速向俄政府交涉，从速赎回，不必向太平洋会议提议。原来中东路由俄华银行出资五百万卢布建筑，名为中俄合办，而中国除交道胜银行（即俄华银行）股本五百万外，对于铁路股款并未交出分文。俄国政府则代该公司支付二万九千万卢布，是俄政府对于该公司一债权人也。现在虽订临时办法由我管理，而出兵西伯利亚之时，曾立监视会，事实上尚未撤除。故美国极唱共同管理，而日本则垂涎已久意欲单独侵占，及今不图，噬脐无及矣。耶普岛问题，日本欲乘统治委任之机会占有其电线，美国则力争电线中继之权乃由双方协议，以耶普至上海之电线归日本，以耶普至关岛及拉孟多岛之电线归美国。然我国从前许与德国自耶普至上海之电线权，已因宣战而消灭，故不能赞成美日之协议，主张应归我国办理。最后之让步，至中日合办为止。

十一时，颜惠庆来谈新银团问题，谓借款固不如自办，合借又不如分借。然分借，则诡诈之国往往乘政府危机之时侵夺我领

上，干犯我主权，转以卖国者以种种之机会，似不如合借之流弊较少也。但言该团所定之范围，连各省各地方团体均可向该团自由借款，未免毫无限制，与吾国统一之国家似多不合。但余意测之，各国赞成吾国改为联省自治，且深愿各地方团体有自由发展之能力，故立此规定，以为提倡。又深虑南北尚未统一，若专采中央集权主义，事事必经北方政府之核准，则银团虽成立，而实行尚悠悠无期，故不能不为此概括之规定也。

下午二时庞恩椿（号慰萱）来访，同赴郊外游览，无寸上不森林，诚所谓饰美观且可保水利也。至动物园看海马，为吾国所未曾见者。慰萱在美京大学授中国文化史，亦少年之英俊者，上海人。

夕，拟租税权完整问题议案云：查各国条约，因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之规定，故外人在我领上者，无论何税均不遵纳。至附属地内，亦因法权不能完全行使，欲令外人一律纳税，势亦甚难。此条约上之关系也，至华人之在租界内者，本无可以不纳税之规定，而相习成风，亦不纳税。即如铁道附属地，虽令华人纳税，而经种种之接洽，始终未臻完善，且未能一律办理，此习惯上之关系也。因此之故，中国政府推行税制甚感困难。何也，同一领土，而因国籍之不同，即可免除其担负；同一国民，而因居所之或别，即可藉口以逍遥。揆诸租税公平普及之原则，均有未符，故甚愿各友邦将此等阻碍撤除，使中国政府之租税权得以推行无阻也。且就租界之历史言之，一八六三年四月八日，英国外相洛塞尔训令英国驻北京公使布鲁斯云：英国租界内之地自系中国领土，毫无疑义，中国人民不能因居住租界内之故，遂免其履行天然之义务。是年，驻京各国公使会议，决定上海公共租界改组之原则。第一条，关于领上之权限，必须由各国公使直接之于中国政府；第二条，此项权限以纯粹地方事务暨道路、巡警及地方所需之捐税为限。细译两条之意，是承受该租界之国，仅得在

其地有施行政之权，所收捐税亦仅以地方税为限，至租界内之中外人民，仍当照纳国家税，不待言矣。观于外人执有地产者，须纳地税于中国政府，尤可为外人必须纳税之确证。外人且然，华人更无论矣。然比年以来，中国新办之国税，如印花税、所得税、烟酒公卖等，租界境内之外国人均以未得各国政府之训令，拒而不纳，华人亦从而效尤，一若居住租界即可免其天然之义务者。虽经中国政府屡次交涉，未有结果。最后让步，订有华人先行纳税，以为提倡之办法，而华人终以中外不能一律为辞，故推行诸多窒碍。现在中国财政之困难者，实因旧税之收入不足以应现今国家之需要。其势不能不求于新税，而新税之推行又受以上所云之缚束，故财源不裕，外债日增，且各项之商务、实业均不能发达。今各友邦如欲维持远东之商务与实业，势不能不于中国财政与以相当之援助，而最急之援助，即当解除以上之缚束，使租界内之中外人民一律纳税，即铁道附属地内，亦应重行声明，中外人民同一负担义务，方为合理。此乃独立国家固有之权利，因友邦未及注意，致不能完全行使，今欲解决此项问题，如能将领事裁判权撤除，自可同时解决。或撤除领事裁判权，筹备尚须时日，亦可酌订暂行办法，使我国于行政上之租税权得以完整无缺也。

阅《剑腥录》：仲光于梅儿画扇左方隙处，蝇头细书《烛影摇红》一阙云：“楼影侵湖，茜红窗暗春光晚。觴箫细趁踏青人，那受杨花馆。肯道苏堤路远。万千条、烟丝醉软。杏花深锁，满院斜阳，双扉微款。腕地珠帘，波纹都似春痕敛，噙香抱粉带诗来，竟左寻春伴。水上烟芜细短。绕西冷、尊香未断。碧阳之地，小立移时，鞋痕苔浅。”

十一月七日 得家信。致财部函云：关税事，晤顾使与谈。据云，英当局之意，中央政府虽允以裁厘为交换条件，其如各省督军不遵行何？当告以裁厘之后，各省可以关税增加之款，照往

时收厘之数酌量分派，或另办所得税、营业税以补充之。顾使云：我经告以如果各国允许加税，条约载明裁厘，各督军犹假借名目征收类似厘金之捐税，不唯洋商不允，华商已先哗然矣。英当局犹在半疑半信之际云云。现在此案已列入最要，预备提出。其列入次要者，尚有外侨纳税问题。兹拟有说帖，已送交各代表。闻所有提案均由外国顾问施芮恩、福开森起草。新银团问题势必由各国提出。今日与交部开联席会议，俟有结果，再行函报。说帖钞呈钧览（稿见昨日）

下午，与交部议银团事，主张与部略同，以极慎重之态度对付之。

四时，毓丞来谈，今日晤施芮恩公使，谈及近有共同管理之说。以他个人观察，管理中国已属难事，况乃共同。中国内部已不统一，更加以各国之不统一，是益滋纷扰耳。此必难见事实者。又云，会议期间须半年，然能速则可成功，延长则失效果。日本近将提出太平洋沿海自由议案，使美国檀香山、斐律滨炮台尽行撤去。此则持论甚高，恐其别有作用也。

是日，陈君达送来《大元混一统志》序跋两首。其一为钱跋，用硃笔书云：钱竹汀潜研堂跋《大元混一统志》。戊子春，余从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统志》残本数册，大字疏行，殊可爱。每册钤以官印。验其文，则文史载大德七年进《大一统志》赐赏。此再修之本也。按至正六年中书右丞相别儿怯不花等奏，《大一统志》于国用尤切，恐久淹失，请刻印以永于世。不及大德重修事，似当时所刻者乃至元本，非此本。序文、目录皆缺，俟其刻一年月卷帙次第无可考传。康熙间，刑部尚书徐公乾学奉敕修《大清一统志》，开局于吴之洞庭山席氏，借内府书，有《元大一统志》残本数册。徐公志稿今在史局，所借之书度已归中秘，而未闻有之者。兹读朱氏所藏，因钞其副而书之后云。又一序，用楷书墨沓，下钤两印，一曰：何印元锡；一曰：梦华馆藏书印。序云《大元混

一统志》。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非今日之北直乎。说者曰：昔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幽陵自昔建都地也。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然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始，舜分幽州，周烈燕国。汉唐以来，大都可知也。石晋以幽云入契丹，耶律德光于晋之天福二年始号为南京，耶律隆绣又于宋之祥符五年改为燕京。及女真得其地，废主亮，以宋之绍兴二十三年定都于燕，谓燕为列国之名，改为中都。蒙古铁木真于宋之嘉定八年克燕，谓之燕京路。忽必烈以至元元年复号为中都，四年更置城郭而徙都焉，九年改称为大都路。然则女真因辽，蒙古因金，燕京者辽、金、元之故都也。太宗而后都于燕也，何居？曰太宗就潜之地也。太宗初就封于燕，当是时蒙古之余孽犹炽，习见燕都之宫阙朝市，不无窥伺之情。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绝汉犁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京，此建都所以在燕也。说者曰天下有偏重之处，幽燕去河洛为远，而去关中为尤远。唐都关中，以范阳、卢龙，斗绝东垂，为契丹奚室韦靺鞨所环伺，于是屯戍重兵，增置节镇。禄山乘之，遂成天宝之祸。终唐之世，河北常为厉阶。其后契丹得幽燕，因以纵暴于石晋；女真得幽燕，因以肆毒于靖康。势莫如建为京师，俾禁旅云屯，才勇辐辏，以潜消天下之祸本。况苦寒沙碛之地，莫甚于燕，而天子且以身先之，谁敢耽安乐而避艰难者，曰是未可以概论也。周都丰镐，封召公于燕，不闻周始之乱自燕始也。汉都长安，高帝五年，封卢绾于燕。十一年，绾畔降匈奴，其时之畔者不独绾，且有燕而亦不能守也。后或为燕国或为广阳郡，终汉之世，不闻燕之起而为厉。东汉孔融著折冲之略，则戎夷怀畏。迨于未季，刘虞牧幽州，犹能抚循其民，歌恩遍于境内。虽篡窃纷纭之际，称雄者或不乏。然革易之初，为乱且遍天下，咎又不独在燕矣。夫渔阳之祸，亦唐自召之耳，使委任得人，而制驭有方，安在禄山之能为变哉。史思明、

李怀仙、朱滔、刘仲之徒相继而拒命也。朱克融之徒复以卢龙叛也。论者不察其本，遂比卢龙若异域，谬矣。夫王者长驾远馭不難威行万里。幽燕禹迹内地耳，乃谓鞭箠所不能及乎。且吾闻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勇夫重关，君子所贵。以万乘之尊而自临于危险之地，未为长策也。有定天下之劳者，享天下之逸，亦不必寒苦沙磧之地而后可以建都也。曰：然则幽燕不可以建都乎？曰：奚为不可。人亦有言，建都之地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洛阳吾无论矣，汉都长安，则置朔方之郡，列障戍于河南，又开河西五郡，以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唐人筑之受降城，则守在河北，又置安西、北庭都护，则西域尽为臣属，故关中可以无患。及至德以后，河陇之地尽没于吐蕃，而泾阳渭北戎马且充斥焉。然则朔方不守，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也。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其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恙，其可得哉。然则自辽及元，何以必都燕京。曰辽起于临潢，南有燕云，常虑中原之后取之也。故举吐（似是国字托人代抄此字不明了）以争之，置南京于燕，西京于大同，以为久假不归之计。女真自会宁而西擅有中夏，仍辽之旧，建为都邑，内顾根本，外临河济，亦其所也。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区宇。其创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京者，盖以开平近在汉南，而幽燕与开平形援相属，居表里之间，为维系之势，由西北而临东南，燕京其都会矣。国家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生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说者曰：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定都于此，实为万世计也。曰：形胜未可全恃，而燕都之形胜又不足恃也。太史公曰：燕北迫蛮貊，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及秦人灭赵败燕，军于易水之西，而国随以亡。藏荼、卢绾国于燕，不旋踵而隕毙；彭宠以渔阳贾祸；公

孙瓚以易京覆宗；王浚掩有幽州，乘晋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见戕于石羯；段正碑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也。杜洛周、葛荣、韩婴之辈，旋起旋灭，皆不足道。高开道窃有渔阳，身死而地归于唐。天宝以后，以河北叛乱者凡十七起，其能免于诛夷绵其宗祀者，不数见也。迨夫李匡筹夷灭于克用，刘守光后系组于存勖，而幽燕卒并于河东矣。契丹倔强者八世，竟败亡于女真，女真恣睢者百年，终夷灭于蒙古，乌在其为险固者。呜呼！以燕都僻处一阿，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輓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回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险先失也。甚且藉虎以驱狼，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以乌喙攻毒，而不知乌喙即足以杀身也。不亦悲哉。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也。然则建都者当何如？曰：法成周而作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时大德七年三月戊申，李兰肝、岳铉等上进谨序（官衔已见上）。至正六年三月，中书右丞校刊。此系民国十年十一月六日章锡祥代钞见赐。书系抄本，存于美京图书馆。闻吾国境内现无此书，故抄存两序，以待将来之考证。

饭后往十四街散步。

十一月八日 下午六时，严慰萱介绍参观佐斯唐大学，并对哲学科学生演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最后言以，余到美一旬之观察，中国有二千余年之最好花种，但未加肥料，尚未开花，只含苞而已；美国有百余年之好花种，现在正开全盛之时。吾中美之人士，中年以下之人，对于国家之义务，犹如栽花之人。吾愿以美国之肥料及其培养方法移到中国，使中国之花及时而开，尤愿美国全盛之花得有培护之法，永久保持其美丽焉。

得张梅孙函。

十一月初九日 雨。报载：法首相宣言，裁减军备固甚赞成，

但德国有无死灰复燃之日，无人保证，不能不稍顾国防。且法国所负美国债额颇多，所恃以为偿还者，取资于德国之赔款，设军备缩限，德国不履行其交付赔款之义务，将如之何。此则言外之意可以喻矣。

阅王一之所著《旅美观察谈》，择其有趣者摘录如下：华盛顿以将军而跻总统，前后两任，共计八年。此八年中惨淡经营，备历艰巨，精诚所感，金石为开，故华将军卒以一诚字而收最后之成效。方其幼时，尝持短斧入园，斫伤小本之樱桃，故至今燕飧酬赠中，常以此为纪念品。美报偶于新年征文栏内，征集外人游美者之日记或著录。题为旅美以来，以何日何事为最乐，以何日何事地地为最苦。今予（记者自称）回溯及之，以民国五年十月十日，偕茂漪（王一之之妻）游物杰丽州维伦山华盛顿将军别业为最乐，民国七年十月十四，茂漪染疫病逝飞拉待飞城女校之际为最苦。

美国妇女分五等。第一等贤美而有才者，乃为世界之幸运儿。有为法吏者，有为军校者，有为市长者，有为邮务长者，世人视之俨若天人。第二等即所谓令妻贤母者是。人人皆有教育，人人皆具常识，训育子女固有因势利导之能，主理中馈亦复有条不紊。最奇者，美国儿童无夜啼之事，盖日中其母必率其到公园游戏，至夜间自得安眠也。第三等丰于才而啬于貌，穷年矻矻，困守牖下，仅能自食其力。此辈茕茕孤处，不识人间有家庭伉俪之乐者。第四等丰于姿而俭于学，贪慕虚荣，卒为邪谋骗术所中，遂成堕落之青年。第五等一无所长，而又不知乐天安命，即一无所备，而又不知勤勉刻励者也。尝有老妇，终身在地窖之内与黑奴为伍，沉没于瓦斯煤焰之中，不复知有天日矣。

或问中华为第一古国，其所以绵延不绝之原因究何在？答曰：我国无千年不绝之皇祚，而独有五千年不灭之文书。美俗男妇偕行出游时，男子必行街沿外方，女子必行内方。始以为不过珍重保护女子之意。嗣询考据家，答云：在昔野蛮时代，男女之间实

行劫夺，女子若行外方，则强忽至，男子不易御之，故是俗相沿至今。于是大悟男女关系分四期：最初以劫夺成夫妇，次则买卖，后则媒妁，更后则自由。吾国之闹房，即上古劫夺时代帮同抢亲之人也。

日本先以国花（桃樱）赠美京，故美国亦派代表以国花答谢之。日本每年预备五万金，聘美国名流充大学教授，美国亦以同额之款，聘订若干之日本教授。此相互交换文化之作用也。

在美之日侨，有独居生活之苦，日政府恐其别久怀乡，乃有“写真结婚”之政策。广罗日本女子小影，映诸报端，俾赤贫暴富之日侨见而羡慕，俟选择其既定，中选女子乃联袂渡新大陆，俨然成伉俪矣。日本政府此策，对于友邦颇足杜其藉口之端；对于侨民，且可固其原有之地位，一举而两善具矣。自美国征兵注册条例发表，一切日侨在美国法律上均属诸蒙古人种，与旅美华人同种属。日人闻之，愤无可诉，有主张登记时径书日本人种者，竟将以征兵注册事于人种学上制造一名词，然此事卒未能行也。檀香山日侨小泽孝雄氏，因美国人籍法问题，曾有论文云：世界人种分黄白红棕黑五类，实原始于德国人种学者蒲孟白氏。其学说于一七八一年发表，论其时代，虽在美国入籍法制定之九年前，按其实际，美国人籍法中之“白皙”字样，实为“黔黑”之对等名称。所谓自由者（入籍法中有自由白皙人种字样），本示异于贫乏无赖游荡诸流民，而此双方不同之称谓，实互立于绝对之地位者。其证明美国人籍法不能根据五项人种说，共有五理由：（一）美之各大学授人种学一科，乃在入籍法制定后五六十年。（二）入籍法制定时，美国各大学未授德语。美有德语自哈佛始，即一八二五年事也，逾该法制定时已三十五年矣。（三）该法制定时，上院议员三十人，下院议员六十三人。考其履历，均一七八〇年前毕业，间有往英留学者，然为数亦甚少，受德国教育者止一人，系于蒲孟白学说发表前十年返美。（四）蒲氏学说发表时，

美国独立，戎马倥偬，德国方面以德语发表之新学说，美议员中诚不遑研究及之。（五）蒲孟白人种学说原以德语发表，美至一八〇七年始译为英文。英国学者虽转译较早，然已在入籍法制定八年后，盖即一七九八年也。又引最高法院对于某案判词“自由白哲人种字样，实用以拒劣等或流落之黑人”等语，及十三州宪法“凡含八分之一以下之黑人血者，均可称为白人”等条文，以实其说。而更下断语曰：一等国民之日本人，既非黑人，必白人也，必有人籍之资格也。其考据可记翔实且有趣味矣。

拨早时间事，在美国行之非常慎重。有所谓惜阴律者，系由美国上下议院共同制定。其表决之日期，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也。惜阴律共五款，第三款谓：每年三月下旬最后日曜日之上午二时（即夜间二点钟），各地时钟应同时拨快一小时，则明明二时变为三时矣。又每年十月下旬最后日曜日之上午二时，拨回一小时，即原属二时，拨后仍一时矣。故在惜阴律所定期间开始之一夜中，须少去一小时，而在期满之一夜中，须多出一小时也。在此拨早时钟之期间中，各处时钟均须较常原有之“天文时”提早一小时，而彼尊重法律之美民，乃得于“夕阳无限好”之暇晷中，从事于锄园、散步、打网球等娱乐，诚哉其有益也。已届拨早时钟之日，则工作最早之两种人亟须留意。一则送牛奶人，一则如报车之转运手。我国改历后，私人文件有新旧历并书者，美国改早时钟后，友人相约，亦有旧时新时之分。据美国统计家言，拨早时钟，在七阅月间，可省灯火费四百万美金。但据邮务长报告：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上一夜，所有应值夜班之各员役，只得七小时工作，较其寻常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率者，尚短一小时。统计一二等各邮务局，通宵办事人数约一万名，以平均每人每小时薪工三十一仙扣算（美金三十一仙合中币六角），则此一小时间之短缺，应会国家支出耗去美国三千元左右。此外大小各工厂所耗不计其数也。盖美国法律，工作不得逾八时。若因

三月终改早时间之际，各员役缺少一小时工作，欲求于十月下旬将新时刻复原时，令各员役多费一小时以为补偿，则明明不合八小时工作之定律，必将因区区小费而起纠纷矣。且支出款项以每月统计，三月之范围不便阑入十月之范围。三月间之员役，恐至十月间已更易或他调，则三月间所消耗，更不便于十月间追补也。

一九一七年三月美国颁布之惜阴律，第四款区为五种不同地带：（一）曰东方时间，用于东美纽约等处；（二）曰中央时间，用于中美各地；（三）曰山岳时间，用于落机山附近之城邑；（四）曰太平洋时间，用于西美太平洋沿岸；（五）曰阿拉斯加时间，因英属坎拿大以西，尚有偏西极北之阿拉斯加一部隶属美国也。以上五时间，俱有二三十分钟之出入。我国旧时宪书二十四节气交迭时刻因地不同者，亦类此。美国火车横贯全洲，故在美国旅行，自东徂西或自西东渐，不可不注意时间之变换，（此次在车上，每早看车者忽报时间应拨早几分或报应拨后几分，不知何故，乃车过境地不同，故时钟时有更换也。）与钟表上较准时刻之地点也。火车表中所载何时开，何时到，何时午餐，何时晚饭，若稍不注意其变换之点钟，则茫然失所依据矣。

侨美华商用旧历，不用新旧〔历〕。其尤不可解者，擅将旧历月日自行提早一天，意则东西两大洲时差不同，不得不改早，以纠其谬。不知其武断之举，不特于时差无所匡正，反自是而益滋纷扰。设华侨之月份牌流入内地，必有发生意外之迷误者矣。

美国有奇异之商标三种。一为烟店之商利，以木刻红种印度人立像置门旁，盖以西印度红人喜吸烟故也。一为当铺之商标，于门首悬金色三铜球，盖因意大利之北部有地名龙巴窦者，一族均以医药起家，其家族中一种特别微识为圆球。圆球云者，盖医丸也。其球面之形色与球数之多寡，但视其族中房数之不同而有种种之差别，有用六红球者，有用三金球者，有用三蓝球者，

有时或以圆片代之。但在古时，屋上悬金色之球与平地面嵌蓝色之三圆片者，又为放债生息者之表记，盖以三圆片象三枚泉币也。久之，圆片圆球混而为一，药丸之圆球遂变为典业之圆球矣。一为理发铺之商标，门首常置捲旋不息之圆柱，柱之周围涂漆，状似红白黑三丝带斜上迴绕，一经电力旋转，最足引人注目。盖欧洲古代理发师尝兼外科医生，（余到美最感困难者，即无修脚之人，然不修脚，则寸步不能行，如何是可嗣查明，有外科医生可兼修脚，但价甚贵耳。）此项捲旋不息之圆柱，所以有红白黑三条纹者，实因古时医士疗臂伤所用之各色裹伤布，常裂为极细长条故也。（我国薙发匠亦兼为人挑痧按摩，但吾闻以大学士灯笼为商标，不解何故。）今日医院中之绷带即类是。

论女权发达。女子所以优崇，男子所以礼让者，因小学教员均以妇人充之，故男子在童年时已有敬礼师长，尊崇妇人之观念。

论情人节之图标。即一红色之心。红色之在美国表示恋爱者也。美国称意中人之代名词即以“甜心”二字呼之，即本此意。节日，男女之间互以彩绘精印之片相贺。

论野外游宴与鸟类研究之乐。

欧美习俗，凡抵一国、过一城或入一校，其最初结识之第一人，日后交际上往来酬酢，宜与寻常者不同。茂漪抵东美，第一友为女文学家苏辘夫人，此后万一归国数载而复莅东美，设苏辘夫人之寓所在纽约，则抵纽约日即须先访此人。苏辘夫人常言：吾人苟涉足异地，或远适他邦，当其卸装后，向亲友方面之第一回通信，如有述及旅中所发生之诸感想者，必须急行留稿，以备若干年后之检视，较有趣味。盖新到时别有新感想，久居则没趣矣。

论照相极昂之原因。（一）价昂愈增本人之地位；（二）美妇人之相片，可于顷刻间遍于全国之报纸；（三）摄影必就坐、

立、平、侧各映十余片，择其姿势最佳者而用之（大约一打须美金七十元）。

论美国文而不明。谓公寓式之大楼及大旅馆等，光线多不佳，且因爱惜燃料，举火城不易也。

论美之大人物，无不精通本国之历史及文字者。

十一月十日 美国在欧洲阵亡将士于本日行国葬礼，并举行铜像开幕式，未往参观。下午，偕鹤清、果伯赴博古馆游览。所存中国瓷器颇少，并多新制者。内分枪炮舰式类、矿石类、禽兽骨形类、宝石类、油画类、衣服器具类、琴类。尚有一类，即埃及、土耳其、希腊、犹太及地中海一带意大利等古代所用之杯盘瓶罐。有类六朝之陶器，视宋瓷为更劣，有浮花无暗花其釉只黑釉、麻芝油釉两种，彩色有绘圆圈者，亦有绘最简之叶数笔者。其次则为玻璃之器具，与吾国之料器相同，然粗劣不雅观。欧洲古代之美术可以想见矣。又有人像类，此为希腊最古之美术品。近有以白腊仿造者，有类吾国之造像，又有欧美古代土人形象，或耕织，或樵或猎，神形毕肖。主该馆者名哈佛，出示宋瓷小瓶一具，已被裂，由四川出土者，乃宋之土窑，在北京常见之物，而彼珍如拱璧，是亦物罕见珍之故欤。出赠中国瓷器图说一本云：旧瓷现多移往美国，为金石家宝藏，馆中并无贵重之品。此殊吾意料外也。

夜，阅《剑腥录》。载榆园老人校《唐文粹》一百卷刻之，世称为精纂。又刻《榆园丛书》余种，于白石词尤精核，小园临水，自题楹帖云：送酒客来鸥让路，乞花人去蝶移家。每值腊月之晦，辄携钱千缗，至小质库中，见持衾被来质者，则授钱却其被，令持归御寒。他物则否。未死之前，已购斩衰及纁麻之服与丧中应用之物。上到棺殓，衣冠咸备，扁之一室，告诸子曰：余一撒手，恐若辈纷乱无措，故余代尔劳也。榆园老人殆劬学而旷达，且富慈善之思想欤。

十一月十一日 晴。卢润泉令郎来谈美国教育极自由，考试时并无监察，唯令学生于答案末自署“并无抢替抄袭”字样，盖使其本良心为誓语也。学校内视体操为最重，合数校之学生为一师，公举一师长，师之下有旅长，有团长，有营长，有排长，均由学生成绩高者推选，其训练官则由陆军部派充。行毕业时，训练官与大总统、陆军部长行授国旗礼。成绩高者奖以极宝贵徽章（价值二万余元），准其佩带三个月后缴回陆军部保管。佩此徽章莅各校参观者，学生均起而立敬，在美国中最有荣誉事也。

今日行欧战阵亡诸将士兵卒国葬礼，世称之为无姓名之英雄，前后任总统均步行送殡，花圈山积，典礼极隆。闻当时征兵令，以二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为合格。第一批独身者出发，第二批有兄弟二人者一人出发，第三批虽已成室者亦出发。其时学校全空。商铺几半闭矣。

邓芝園谈，美人虐待我华侨更甚于日人。世人多嫉视日本，而主张亲美，似未洞悉旧金山情形也。日俄战争之际，我国忽有排美风说，美人乃聚旧金山华侨数百而歼之，其旧迹今尚在。旧金山多粤侨，而粤风又多妻，故美国特定法律云：多妻之外国人不得入美境。故轮船入港之始，检验护照毕，即多端诘问，每询有几妻。如以二妻答，则拒绝入口。我国学生、华侨因违法被其拘留于荒岛而致死者，踵相接也。

李心庄谈，本日报载太平洋会议之席次，上面五大强国列长案者五，下方中国与荷兰、比列时等均用小几，即此则国际地位可知矣。

下午二时，偕卢、李、温、邓、贾、朱诸君往观华盛顿旧居。由帕特马克河搭小火轮前往，一旬钟抵岸。右为旧居，拾级而上，不过数十武，树木清茂，水色清漪。室内琴剑图书依然如旧，粧台镜匣历历都在目前。易簧之床，留宾之榻，均有标识，令人观之，太息咨嗟，不忍遽去。旧居之右，隔以广庭，纤草如

茵，密林如盖，中一暖室，百花丛焉。迤南则为华盛顿及其夫人之新墓，墓门砌以红砖，高仅八尺，中陈石椁二，作六角形，上盖花圈，即法相充总代表到此参观持赠者。墓门前有剑式之石碑二，围以铁栅。华盛顿无子，其外孙代之建立者。余向墓前展拜，行三鞠躬礼，盖表景慕前贤意也。旧居及墓道清洁有余，宏峻不足，视我国之三殿及明十三陵、东西陵等，有逊色焉。大抵中人之产力能致之。盖平民政治中之大总统，固不得与专制时代皇帝同日语也。购照片小碟，有华盛顿伉俪遗像，诚为宝贵之纪念品。

晚，温友请粤菜。

十一月十二日 报载：昨日以前，美国所办者，奖励人死之事，谓以国葬之礼，慰死战之英魂，而教人以忠者也。今日以后，美国所办者，讨论人活之事，谓开和平会议，主张以人道为主义也。

是晨十时，行太平洋会议开幕式，余往参观，男女宾已满座矣。会场正面两旁排列棕树，树前置九国国旗。大总统（演说稿后载）、总理相继演说。法国首相演说最有态度，英、意次之，日本德川演说之英语不甚流利。我国施代表诵演说稿时，手颤不已。或云其有病，然究不足壮观瞻也。英代表中有印度人二位，盖亦英国联络殖民地之一种手段。会场即大陆厅。此次与会者，英、美、法、意、日大强国外，加入中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共九国云。

下午三时，开专门委员会。施代表云，现所最急研究者三种问题：（一）整理外债；（二）南北统一；（三）裁遣军队。当以本部整理外债及裁兵之计划，详细答复。黄膺白主张裁兵之时须注意者二事：（一）则军额须乘此时规定，以前清三十六镇足矣；（二）则须禁外国军火之输入。盖德法战争之后，德国之残废军械尽销售于巴耳干半岛，故祸乱无宁日。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残

废军械尽销售于我国，故酿成几次革命。欧战停止后，各国公使团在北京即有严禁私售军火之会议，适尔时意大利公使未在场，不久即发现意商私售军械之案。故此会议不从此处着想，虽裁兵以后，中国当无安宁之日也。众均然其说。

下午，黄威伯约谈梁苏老令郎。十时，赴总统府夜宴。到者男女宾千余人，来宾向总统及其夫人行握手礼。公府不及怀仁堂壮丽。

十一月十三日 昨晨，哈丁总统演说云：今日欢迎各国会员来此国都，不胜荣幸。而所以表示欢迎者，非但因协同参战各国曾为同一牺牲之故，实因战胜各国此后关系更加密切，且在座诸君均为各国之代表，一言一动与人类之痛痒无不相关，故致词于诸君之前，实为荣幸之至。（中略）本总统深信，此会为二十世纪文化所感悟而成，既无痛苦忧愁之状态，亦非战胜各国提出条件之和会，实乃地球各国会聚一堂，本人类善良之本性，驱除国际上之误解而已。本总统虽为邀集此会之发起人，然事实上，此次参战之各国均具有同一之主张，意将恢复原状，增进亲善，救济人道，立永久和平之保障也。（中略）现在大战之后，国际团体自信力及其热望均已更新，要在吾人自知觉悟而利用之。债负之多应求轻减，毁伤人类之机械应求减少。即以战费及军备之巨而论，稍有意识者，亦无不愿切实减缩或停止也。扪心自问，世界千百万人民，和平时则负担租税，战争时则牺牲身命，谁有不愿以毁伤之虚费移为建设之要需，为现在及将来增进福利乎。列席诸君，须知美国欢迎诸君，毫无私见，亦无恐惧，既不卑污之心，亦无疑敌之意，至争夺覬觐之思想，更不必论矣。

言大非夸，美之态度落落可见，令人可敬可畏，可爱可尊。

美国所有者已极满足，现在所求者乃高尚之事，然高尚之事非一国所可成功也。此次会议一堂，完全以真意相待遇，开诚布公，以期通力合作。因现在世界之情状，非平心静气，详慎考量，未

必有济，虽明知不牺牲无心改良，然非一国所能办，势必通力合作，共同行事也。本总统之意，非必牺牲权利，限制自由，或不顾国家必需之保卫也。是以状态之变迁，及特殊地位之关系，自必有保卫之法。设国家所应顾虑者亦茫然不察，则亦未见其可也。但各国宜一致进行，将彼此互相顾虑之点设法消除，方为上策，然此非阴谋者所能成事，又须由各国领袖交换坦白之意见，乃克有成也。本总统敢代表美国人民，以坦白之意见，说明美国国民实欲减缩军备，不愿战争，且可对天下表此诚恳之意。须知此次集议，纯为服务于人类起见，深望彼此谅解，藉以保障永久之和平。庶人民得以减轻负担，维持秩序，而天下亦可得安宁矣。

美国务总理许斯氏演说缩减主要战舰建造计画云：在建造中者，或已计划而尚未建造者，应分别停止；旧式战舰应废弃之。照此办法，美国海军力应减少至十八主要战舰，计五十万零六百五十吨；英国海军力应减少至三十二主要战舰，计六十万四千三百五十吨；日本海军力应减少至主要战舰十舰，计二十九万九千七百吨。此项契约以十年为期，仅限于英日美三国。十年之后，以新易旧，每舰不得过二万五千吨。按照以上减缩计划，美国应废弃十五主要战舰，其中十三舰正在建造中，两舰已完成下水者，总价值共三万三千三百万元，吨数计六十一万八千吨云。

上午，钟紫垣请陪梁定蓊伉俪。下午，同赴博物馆，观欧战模型及最新发明之军械并潜水艇等。晚，请梁定蓊，并送其上车回波斯顿。八时，心庄谈美国在一千九百十三年，每一户平均负担租税美金三十三元，及一千九百廿一年，每户平均负担租税美金二百四十一元。是欧战以后，视欧战以前之负担增加七倍矣。此次裁减军备，亦由负担过重而起，虽云对外，实对内也。美国约以一夫一妻三男女为一户。我国素主轻税主义，又持藏富于民主义，与欧美国情全相反。芝园来谈，昨日美国于演说中，将减缩

海军计划全盘托出，含有命令的、支配的、不含有商议的、讨论的意味，大概事前已与英国接洽，而日本则未之前知。然日本近以第一强国自居，不愿受人之命令支配，骤闻美之提案，大有恐慌之情状。从之则受人支配，居海军力之第三位，不从则违背人类正义，而外交破裂，立启战端，冒天下之大不韪。美总统演说中云、我无私见，亦无恐惧，既无卑污之心，更无疑敌之意。其对于日强硬之态度可想见矣。美国记者昨访日本总代表加藤大将，询其对于此案之意见。加藤以最简单之日本语“彻底”二字答复之，谓美国提出此案颇彻底也，此外未表其赞否之意。记者不解“彻底”之意义，求诸日人通英语者为之意译。有译为含有猛烈强毅之意者，有译为理窟最深者，又有译为最勇进、最合法者，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无非藉是刺探日本之意见。最近一二日，美国全国之人民及舆论机关，全注于日本云。

十一月十四日 报载伦敦接许斯提出减缩海军计划案，无不咋舌，以为哈丁总统近于大胆武断。然一般国民均表赞成，故美之舆论机关，均极力鼓吹英日两国国民，共表同意。闻照美国计划，海军人员要裁去四千余人，若行于我国，岂有军阀中人不起反对者。

下午，偕高英往华盛顿大学医院诊疾。觉悟美风四种：（一）则进门衣帽随意安置，无人看管，不至遗失，可知其公德心之重；（二）则道遇十二龄童子，乞与以中国邮票，可知其青年人均有审美观念；（三）道遇身穿浅蓝外套之白发老人，查系南北美战争时退伍之老卒，现食国家之恩俸，如我国之世袭食俸者，然可知其优待军人之至；（四）美国医院禁止医师指定某药铺购药，可知其杜绝流弊之意。

晚，毓丞来谈：照现在之海军力言，英美居十成，日居六成，若以将来三国海军计划完成言，英美居十成，日仅五成。而此次之比例减缩，英美居十成，日本尚维持其六成之地位，是日不吃

亏。但此指英日之同盟不继续而言，三国海军力可以维持现状，若日英同盟又继续，则美之海军力，与英日两国合并之海军力比较，又觉相形见绌，美似不能不翻然变计矣。

十时，国务总理约夜宴，未往应之。

阅杂志载：最近美国财政部长报告大总统，各国所欠美国债额10,141,267,585元美金。就中英国所欠者最多(4,166,318,558元)，法次之(3,350,762,938元)，意比又次之(意1,648,034,050元，比375,280,147元)。此外俄国、波兰、痴挨克等各负债额有差，但多借债于欧洲。而报告内未涉亚洲之债款。自世界债权国之地位言之，美国已占第一矣。

十一月十五日 报上有骇异之新闻二则：一则谓日本方面为抵制中国提出撤销二十一条条约，将提出南满洲、内蒙古委任统治之案，并历举满蒙本非中国领土，中国所有者，实仅十八省各证据。一则粤东政府致函美外部，谓芝加高〔哥〕银行借款五百五十万元，北政府无力偿还，可由西南政府担负代偿，以保全中国之信用云云。按南满委任统监之说，大隈已倡之于十年以前，今虽提此抵制，各国不必见从。但日人既萌此覬觐之心，我国及今不图，害必有实现之一日。盖日本铁道横贯满蒙，命脉已在其掌握之中，所存者不过虚名而已。南方政府代偿借款之用意，在为要求各国承认时，可为南方实力远驾北方以上实证，且以旧金山纽约一带之华侨财力言之，实能偿还此巨款。南方所派代表马素，于华盛顿、纽约均设有办公处，专从事于宣传事业，代偿借款一事亦其计划之一。船过檀香山、旧金山一带，一般华侨均倾心于孙逸仙之政府，而痛詈北方之腐败。南方宣传之力，视北方为周至，所办党务及新闻杂志颇有精神。而孙逸仙之小照，用活动电影传播全美，故全美妇孺均知有孙总统，不知有徐总统。此亦不可不注意者也。

兹将十二日专门委员会之问答补录如下。施代表问近日所急

须预备者：（一）因芝加哥借款失信，外人啧有烦言，外债应如何整理，必先筹及；（二）南北统一，外人必询及如何办法；（三）裁兵一节，外人极注意，有无裁遣办法，请大家讨论。余答所询三节，内有外债、裁兵两事财部所管，请说明之。第一外债一节。除洋赔两款及善后大借款以盐关两税备抵不计外，现负总额二万六千余万元，其中短欠日本者最多，计一万八千余万元。此外英法美借款，每国均不过二千五百余万元。总额之中，有最急必需整理且系大宗借款者，有二万一千余万元。除中法之实业借款一万万佛郎系五十年期限外，其余均系短期，大约民国十八年以前必须还清。最好改为长期借款，能将关税增加，中国政府愿提充担保，否则只有与各国分别直接另商筹还办法。至此次芝加哥垫款届时未付者，中国政府本有商借二千万借款，扣还垫款之意，因财政部长更迭，故未办妥。总之，因事暂延，并非破产，亦非有意停付。此外截至现在止，并无对于外债失信之事。有时到期未付者，均与债权人议有展期加息办法。若将短期改为长期，分二十二年还，连本利计，每年有²一千八百余万元足矣。关税增加，以之偿还，绰有余裕。第二裁遣军队。本部拟裁七十万人，需费三千一百五十万元。又积欠军费一千余万元，实业费五千万，其详细情形由陆军部报告。但有一层须注意者，从前大借款成功已裁兵矣，乃至今日而兵转增加，外人啧有烦言。故新银团代表马肃曾以个人资格与铭谈及此次若议裁兵借款，非中国政府提出可以切实裁减之确证，难以开议。其意在设裁兵委员会于监视收受军械、军装之下，给与遣散费，方有实效。此事外人提及，如何对付，请代表注意。此外本部拟有《整理财政大纲》、《善后续借款说明书》、《整理外债之详细计画》三种，应请外交部译请代表核阅。梁孟亭顾问问关税如何办理，余答“加税免厘”四字。前数年，财界中人均主此说，至巴黎会议提案之时，财政部研究之结果，绝对不采此主义。盖因税率一律加

至百分之十二五，不分物品，不分等级，与科学的税率原则不相符合。且一议加税免厘，必牵涉马凯条约，该约内所载改良币制、划一度量衡等，我国均未办到。又因出产税、销场税等，均系我国内税，不宜牵及国际条约。故现在所主张者，有限制之关税自由，可拟一最高之限度，中国可在此限度内，按照物品性质，酌定税率，或即照日本关税办理亦可。又有二事应注意者：（一）则可立例外，对于特种之物产可互相协定；（二）以上协定甲乙双方互订，丙丁以外不得利益均沾。本部拟有改正税则说明书，请代表检阅便知其详。

上午十时，开大会，未往旁听。闻英日对于美国提案大纲已表赞同，唯节目尚有研究之处。英意潜水艇及飞艇之吨数限制太宽，尚须缩小。以现在英日已有之吨数，距离此次限制之额相差甚远也。日本之意，只要定一总吨数之额，不必分别各舰艇之种类。大约须俟审查会商酌后，方能决定具体办法。海军少将李毓丞送来译稿，视前较详细。兹列如下：

美国应废除者，正在建造中之主要战舰十三艘，已下水之舰二艘，共计十五艘，若完竣之后，共计六十一万八千吨，其已用之已费共三千二百万美金。又废除大战舰十五艘，计二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吨。共除主要舰三十艘，计八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吨。

英应停止者，已建造之新大战舰四艘，又已计画未建造之四艘，计十七万二千吨；此外又有无畏舰及一二等战舰，共在废除之列者十九艘，计四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五吨。统计新旧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吨。

日本已计画未建造之主要舰七艘应废除之，其正在建造之七艘主要舰，共计二十八万八千一百吨，亦应停止。又旧无畏舰十艘，计一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八吨，亦在废弃之列。统计除去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吨。

十年以内，三大国除以新换旧外不准添舰。若照以上所议办

理，契约成立后三个月，三大国之主舰吨数应如左列：

美 主要舰十五艘，计五十万零五百六十吨。

英 主要舰二十二艘，计六十万零四千四百五十吨。

日 主要舰十艘，计二十九万九千七百吨。

各国应彼此知照各事如下：

某主要舰将欲换新之舰名；奉命换新之日期；新舰安放龙骨之日期；船之吨数若干；船之成功日期；旧船废弃之日期及缘由。

未奉命换新以前，不准有预制壳船机及炮械等举动，所有新制之主要件，皆当通报契约国。

若因失险及残废，自可换新，其手续应遵前开各条办理。

主要舰之分配当彼此协定。

以新换旧规则如左：

一、主要舰换新时吨数总目：美应有五十万零五百六十吨，英应有五十万吨（此数恐文原有错误，因现额已许英有六十万零四千三百五十吨矣），日应有三十万吨。

一、旧舰换新，须于新舰未竣以前即行废除，至新舰竣工三个月内，旧舰当完全消灭。若因新舰工滞展期，而旧舰应扣计新舰开工四年之内废除之。

一、主要舰历二十年方可换新，其新舰安放龙骨时，应在旧舰已历十七年度之后。是此次合同签字十年以内，大概无换新之必要。

一、契约期间，换新之舰吨数不得过三万五千吨。

一、量船之吨数法，三国应用同式之算法。

一、三国互相报告。

附属战斗舰艇计分三种如下：

（甲）、水面战斗艇；

（乙）、潜水艇；

(丙)、飞机飞艇。

甲种系指巡洋舰、驱逐舰及各种水面行动之船而言。其无甲小艇在三万吨之下者，及油船、粮食船、供给船、修理船、拖泊〔驳〕船、扫雷艇等等，可由商船变相者不在此列。

不准建造三万吨以上，十五海里速率，且载四尊之五寸炮之战斗舰艇。

附属战斗各舰艇吨数限制如下：

美 四十五万吨。

英 同上。

日 二十七万吨。

契约国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其战斗舰艇吨数，有已超过规定之数者，不必废除，唯俟以新换旧时，应递减至所限制之数为止。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有已开工之艇，可以照制之，除换新外，不必再建造附属舰艇。

附属舰艇废除法另协定之。

(乙)种潜水艇之吨数限制如下：

美 九万吨。

英 同上。

日 五万四千吨。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有已超过此吨数者，可不必减，唯换新时应递减至前开之数为止。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有已开工之潜水艇，可照旧建造，唯在契约期间，除换新外，不得添造其未及限定之吨数。而实行补足者，不在此列。

(丙)种飞机飞艇之吨数限制如下：

美 八万吨。

英 同上。

日 四十万吨。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有已过此吨数者，可不必除，唯俟换新时须递减至所限之数为止。

欧美舆论各机关，有谓美国之提案为算学之提案者，亦有谓其为机关枪之提案者，无非谓其精密且猛烈也。此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计，迥出各国意料之外，亦为历来会议未有之创例。本日会场门口，美国人民持白旗为和平之运动者不乏其人，则其民之苦于苛敛可知矣。

晚，应心庄召。购电球十二颗，托俞侗舫寄家，为新年点缀之用。德国所制，颇美观也。

十一月十六日 上财部总次长函云：奉十月删电开，准新疆杨督军电称：中俄条约旧有天山南北暂不纳税之语，本省税权放弃已久，现在英商亦多援引，损失尤巨。拟请于会议席上设法挽回，俾对外一律征税，以复国权等语。查关税自由本为吾国拟提议案之一。该省所称不平等各情，或亦备引证之助，合行电达，即希查照等因。查中俄系陆路通商，照中法、中日陆路通商之例，应视海关税则减轻纳税。从前天山南北暂免纳税者，必因该处商务不发达，藉免税以为提倡。英商所以援引者，因有最惠国条款之关系，事所必至也。此案本与关税自由截然两事，既奉来电，除随时留意外，应请部长咨明外交部，于将来承认俄国新政府，改订陆路通商条约时，对于天山南北一带，或完全令照海关纳税，或援别国陆路通商之例，视海关税则稍为减轻，均可。俄能允许，英商即当照办，不照则利益均沾，不能独对英国持异议也。此次会议俄不列席，无从交涉。与英交涉，彼必曰此中俄通商之事，俄能照纳，彼无问题。是非由政府与俄国改订通商条约不可。关税自由之案，代表已允提出，并由铭在各舆论机关设法传宣，但何时可以提出，提出有无效果，尚不可知。近数日内，海军减缩之案，各国正在协议，似无暇及此也。

是日下午开委员会，议远东问题，各国均持冷淡态度，未有表示。

夕，雨。得家信。上街购物，店主人外出，留幼女看视，少顷，幼女亦外出。闻乡村小店尝有一人主贸易者，外出即于门口挂五分钟即回一木牌，顾客可在店少候之。又街上卖报者，将报纸堆积一处，可投入二枚钱，自行取报而去。此足见其公德心之重，大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风。然实因人工缺乏，而欧战以后男丁尤少也。

十一月十七日 昨日下午，中国代表在军备裁减会议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提出关于中国各问题之原则如下：（一）、（甲）各国应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乙）中国愿宣布，此后不将其土地之一部分或海疆，让与或租与外国。（二）中国既赞成门户开放及订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愿将此项主义推行全国。（三）、为巩固相互信用暨维持太平洋与远东和平起见，各国若不预先通告中国，并使得有参与之机会时，不得订立直接关系中国或上述各处和平之条约或协定。（四）、各种特权、权利、豁免或要约等，无论性质或缔约根据如何，凡属各国要求在中国国内或关系中国者，应明白宣布。凡此类或将来此类要求未经宣布时，应作为无效。又特权、权利、豁免及要约等，明白宣布后，应审查其范围及效用，如属有效时，应使互相适合，并不背本会宣布之原则。（五）、中国政治、司法或行政上之限制，应即取消，或俟相当情形发生时取消之。（六）、凡中国现在无期限之要约，应规定适当确切之时效。（七）、解释授与特权、权利等之文据时，应依公法原理，保护授与权利者。（八）、凡将来发生战事，中国未加入时，应尊重中国之中立国权。（九）、太平洋及远东之国际争端，应规订平和解决办法。（十）、将来随时会议讨论太平洋及远东国际问题时，应有规定，作为签字各国决定该项问题公共政策之根据。按以上提案，

出京时闻出自沈瑞麟公使之手笔，大概美国顾问福开森所润色者，包罗万象，无美不收。提出之后，各国莫赞一词。何也？光明正大之原则，谁愿在会议席上起而驳难，不该承认。但一经承认，则从前条约上之局势大变，不特山东问题、二十一条问题均须解决，即日英同盟等亦受此提案之拘束，更进而从前中英、中法、中美等之条约均须更动，各国断无轻于承认之理。余恐调高和寡，此案又无着落矣。

及今思之，十原则虽改为四原则，而能见适用尚少量，尚未大收成效也。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注

阅《今世》杂志，载罗素演中国到自由之路，题目云：改造中国。如欲于最短时间之内求教育普及，人人有爱国心，谈何容易。然当改革的第一步也不要特别铺张，只要有一万个彻底的人肯冒危险，牺牲性命，去推翻旧政治，建设新政治，振兴实业，方能达到目的。但这一万人必须是诚实、能干、有智识，并能采取西洋的所长而弃其所短才行。中国现在也不是无法改革，只以反对的势力太烈，所以使好的方面仅成理论而未能实现了。改革中国应当从政治方面入手，不应当从经济方面入手。改革中国的政治，最好是采用俄国的方法，不宜用西方的平民政治。

此语恐中国人心理颇为不然。

如果用西方的平民政治，必须人民个个识字、有常识，方能有成，但现在中国的国民实在还没到这种程度。所以欲使现在中国的国民智识普及、实业发达而又不染资本主义的流毒，只有采用俄国共产党的方法为最合宜了。以上所云诚实能干者须有一万人，至在讲学会送别席上，又把人数更缩小了，只要一二人便够了。又阅报载，美博士杜威回国到旧金山，应吾国学生欢迎会，有叩以挽救中国之法。渠笑云：中国多死数人，前途爽直迅捷，但我此言若在前清必入囹圄，即现今必有谓其以暗杀介绍于中国者。（杜威在五四运动之时曾言，救中国之法，须输入炸药最新制造法。）又言，

各省运动自治，气象甚佳，与美国各邦从前运动自主权情形似。罗素、杜威学说风靡一时，英美学生醉心其议论，且有种种之组织也。阅美国务卿蓝辛氏所著《平和会议秘录》内载，代表白立斯将军上威尔逊书云：日人所谓归还胶州者，吾人不可不审慎思之，盖彼所谓归还者，铁矿与海港（即青岛）并不在内。租借土地所占不过海湾进口东北面之一小部分土地，与西南面数小岛而已，是诚一小部分土地，而所谓“五十基罗密达圈”固不在此范围之内。从前德国军队调动乃以此为界限，中国在此城内本有完全统治行政之权，而日本之提议，则竟打破此圈，是直无耻矣。盖自占据以来，日本早已越过此圈范围，沿铁路一带安置军队至于今日，且执意在距离济南二百五十四英里之地置特别卫兵。盖此圈足以限制其军事之行动，故遂舍弃不顾也。日本所提议：（一）开辟海湾。此在距海湾北岸进口十五至二十英里之地。（二）得指定一地，开辟一完全日本租界。意即在海湾近地得任取一地占有之，其面积得与从前租地相等，大概必包有青岛菁华地在内。苟如是，彼将以何物归还中国，有之其唯租借地，所余之几点无价值土地而已。各种手续俱含在两纸文书互易之中，一则将七十八年之租界地从此取消，一则让与一极有价值之私地，而得永远占此海口。此即经过两年之手续也。设有巡察寻获一人之钱囊，空其所有，而以空囊归还物主，此而可谓尽责而合乎理法，则日本之行为或可以涵容矣。假使日本割协约与国之土地而有之，谓之有理，则意大利之得阜姆于敌国，亦不能谓为非法矣。吾人若竟赞助日本，是弃中国之德模克拉西（平民政治之意）主义，而助张日本之普鲁士军阀主义也。吾人其将种毒龙之齿矣。奖恶以迁就和议，决不得谓之合乎公理。和平固可期，然事之重大于和平者，只道与自由是也。以上乃白立斯将军之函稿，得滑德先生与蓝辛国务卿（时三人均和会代表）之认可，呈递于美总统者。把日本骂得痛快淋漓，凡吾人心中所欲言者，彼皆尽言之矣。是日《晨

报》载，美国务卿许斯于昨日我国提出十原则时，曾发表二种意见：一则谓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民族，自历史上观之，本有自立之能力。其目前纷乱不过暂时的，因改革后必经之阶级也。自欧美历史眼光观之，毫不足异。且美国宪法未定以前，亦曾经数十年之纷扰，相信中国再有一时必能平定内乱，自行完全管理其内政。二则中国所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极为赞成，且门户开放于日本最有利益，因日本即在门户之前也。按美国此等论调，可谓帮助吾国之美意。盖国际共同管理论正在鸣张之日，而美国先证明中国必能完全管理内政，则无论何国不能发难，敢提与此相反之议案。是所谓霹雳一声，阴霾尽散也。《晚报》载本日下午委员会，法首相勃利安发表意见六项：（一）则法国对于中国所抱领土上、政治上、商业上各希望，极意尽力赞助。（二）设英国肯放弃威海卫，日本肯放弃青岛、旅顺，则法国亦愿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所租借之广州湾归还中国。（三）如各国肯撤销在中国之治外法权，法国亦可照办。因法国曾于一千九百零六年放弃在日本之此等利益，又于一千九百十四年与土耳其商议放弃此等权利，但中国须能保证安全及法律上之公道，否则法国尚应保留此项权利。（四）法国所属之印度支那本属安南，并非中国所有。在法国意见，不在此次所提问题之内，但该处之边地有九百英里与中国领土毗连，若发生疆界问题，法国亦愿从长计议。（五）法国从事讨论远东问题时，对于日本所需要之扩张及原料亦愿表示同意。因法国代表处此环境，实应取调剂和平之态度。（六）凡各国对于中国之行动，均须公开，若有秘密谈判，皆在反对之列。按法国首先表示意见，其赞助中国之热诚，略可概见。唯多附以条件，不审各国之意见如何耳。是日，日本以为须与以考虑之时日，稍迟当有正确之表示。

夕，应毓丞召，访黄膺白于其公寓。美国公寓每房子门首安电铃，铃动，主人即辟门款客，极幽静，不似吾国公寓之嘈杂。

是日膺白已外出，其夫人出见客，笑云以为夫至，不意有远客来。乃以殷铸夫介绍函授之，并留一刺为别。

修禀奉慈闱云：男近得皮肤之症，两脚发红点，痒而不痛，赴医院诊治两次，未见大效，大概启行后迄今月余，均食面包代饭。面包麦之所制，麦产于旱地性燥，不如水田所产稻果之甘润，故西人每餐必饮冰水，虽冬令亦饮冰其凌，始不解其故，今始恍然。然男脾弱，不受冷，冷则恐泄泻，故胃燥血热。昨询医生，云：可练习饮水，似须渐渐调和，红点方退。吾国南北如水火之不调，是以局部受患者，与男两腿红点无二致也。男自知调摄，勿履慈怀。此间医生诊费每次美金三元，较京尚不贵，但用记帐法，其习惯然也。

十一月十八日 晴。龚德柏，湖南之留日学生，性桀敖不驯，然常留心时局。朱桂莘过日时，曾以中法借款事奇窘之，持论多过烈，貌亦不扬，似非远到之才能加涵养或成大器。此次同来参与会议，见其所为文，多有见地，最佳者为“日美战争及中国之地位”。文云：自欧战告终，西方之战云渐移于太平洋方面，尔来益加浓厚。（中略）事端起，日美交战，吾华将为比利时之续乎？抑将为朝鲜第二乎？若不及早图谋，必有噬脐之悔。兹将日美必战之原因先言之。（甲）孟罗主义之冲突。巴黎会议，孟罗主义列入国际联盟规约。人种案、平等案否决时，日本舆论不平，谓欲维持国际联盟，无较此两案重要者，而偏颇之孟罗主义反列入联盟规约之中，与联盟精神相违反云云。已大肆其攻击矣。此日本国民对于孟罗主义明白表示其反对之意思也。盖中南美数国地博人稀，日人常欲以此为殖民地，故航行该处之轮船无不受国库之补助。然美自一八二三年宣布孟罗主义以来，虽欧洲强国不敢侵犯，唯拿破仑第三曾乘其内乱，干涉墨西哥，然乱平亦不能不撤兵，而承认南北两美自理其事。日自俄日战后，即有破坏该主义之意。一九一三年乘墨西哥内乱，特派军舰成间号于

马多列拿湾故意沉没，欲借端占领该地，以为海军根据，嗣因美国反对而止。尔来美墨恶感，均由日人煽动而来。最近又有日本与智利同盟之风说。种种关系，无非美日关于孟罗主义之冲突而已。然日本于东方一方面，又欲树其所谓东亚孟罗主义。美国则百年来之国，是不能令日本破坏，而于东亚则又持门户开放政策，两者背驰必有冲突之一日。（乙）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日本移民于美始于一八七〇年，最初人数不过六千。中日战后，退伍军人移居于加里福尼亚省者不少，千九百年统计将近四万人。日俄战后，退伍军人益增，一九〇六年统计乃达七万三千五百余人之多。此辈在东三省奸淫残暴已成习惯，美人虑之，排斥之声起矣。时日侨子女不识英语，与美国小儿共学校，教授上颇感困难，故旧金山有将日本小儿分别教育之议。日本舆论哗然，几至开战，于是美国让步。今日本亦禁止其檀香山之移民转渡美国本土，以为交换条件，此小儿教育问题，遂告结束。其后有所谓君子协约者，谓日本往美之侨民，限于在美侨民之父母妻子，及有资产而合办农业者，其他学生、官吏、商人等仍无限制。然日本人尚从墨西哥潜入者不少也。加以照相结婚办法，移民更易，美乃加以权利上之限制。加里福尼亚省乃于一九一三年制定土地法，凡未取得美国市民资格之外国人，不得有土地所有权，而租借耕作地期限不得过三年。日人乘其法之不备，以在美国出生儿童之名义（宪法规定在美出生者即为美市民）购买土地，或以公司名义购买。又租地之约三年一换，永远不绝。该省无如之何，乃于去年选举大总统之前，以人民一般投票，制定排斥日人法律。自此，日本侨民不能为在美出生儿童之监护人管理其土地，又无租借耕作地之权。公司有日本人股者，不得收买土地，违者得没收之。日本移民遂无在加省发展之余地矣。日本以此故，舆论哗然，而军阀则藉以扩张军备，激急排美派则主张开战。大隈重演说云：彼等恃其富而取不正不义之态度，我国唯有举国一致，起膺惩之

师而已。吾人不可恃其不可恃者，故当考虑万一之时期，若帝国之自尊独立心被颠覆之时，即国民曝骨疆场之日也。国难已临于吾人人头矣。金子坚太郎，亲美派也，亦宣言云：加省通过排日法之日，即美日半世纪间亲善关系终焉之时云云。此足窥日本人对美感情之变化，而前途甚可危矣。美国素称正义人道之国，而所以有排日之举，亦非无故。盖旧金山一市，日侨中之退伍军人皆有部署，组织秘密军队约有一旅，一切武器亦颇整齐，一旦美日国交破裂，旧金山难免为此秘密军队所破坏。是美人之排日，亦不能不认为正当也。日人中亦有主张公道之士，如议员植原悦二郎博士曾论，在人口三百万之加省，有八万以上之日本人作成日本村，从美国国民统一上观之，自为重大问题。又云，在美日本人，于美国学校以外，为教育其儿童设立特殊学校，不但教授日本语，且施张日本之小学教育，以说楠正成之忠义，注入偏狭的日本式之爱国心，正与美国之意思相反。盖美国欲以教育同化外国人，使成为美国市民也。又云，父母虽为日本人，据美国国籍法，在美出生之儿童有为美国市民之资格。然日本国籍法，不论生于何国，凡日本臣民之儿童皆为日本臣民。故生于美国之日本人儿童，法理上有二重国籍。设一方被日本强使服日本兵役义务，无异美国使日本军人常住其境内，而仍待之为市民，且加以教育也。又云，军国主义之日本人集合于加省之一地方，作成特殊部落，实为加省人民之胁威。且此辈虽身住加省，尚主张美日开战论，一面由美国保护其生命财产，一面唱美日开战论，美国人闻之决无好感。以上所举之理由，是美国排日实出于不得已之举也。现在两国政府讨论善后办法，日本政府将绝对禁止此后移民渡美，以为美国授予在美日人归化权之交换条件。然《外交时报》曾著论反对之云：此不特大损帝国威信，且在美邦人之生活，其生理的思想将落于黑人以下。盖彼被禁流入后继民族之黑人种，其血泽不二三代而枯竭，渐将丧失其繁殖力。若代之与异种杂

婚，则少数必被多数者吸收征服。由是观之，现在邦人忍至大牺牲，而获得了归化权，实际亦不过极无价值之眼前小计而已，尤以无后继民族为其后援之故。仅以少数日本人孤立于多数异族人种之间，受压迫之惨，观现在黑人之苦境可以明矣，云云。观此种论调，日本人决不愿其移民同化于美人，始终欲以特殊部落存立于美国境内，以达其向美殖民之目的。然而，美国人亦不愿有此特殊部落之日本人在其国内，两方利害绝鲜调和之余地，恐不免归于干戈相见。此世人所能想象者。（丙）太平洋中美领诸岛为日本所垂涎。日本为太平洋中之岛国，常欲掌握太平洋之海权，而自为太平洋中之霸者，故其发展当以海军为重，亦必须多有海军根据地，以支配最广之贸易航路，更辅以陆军而保护之，故海军之价值，在根据地之数及其军略上之价值。如中国、印度、美国等海岸线颇长之国，日本仅以陆军攻之，颇难致其死命，故必需〔须〕于太平洋上占有根据地，始有支配他国之权力。从来如地中海之海权，唯影响于沿岸诸国，大西洋岸之海权，亦不过关系人类最大部分，故海权竞争之重要者无如太平洋，盖实关系全世界为各人类湊集之所。其沿岸面积占世界三分之一，人类之过半生存于兹，未开发之开源占世界三分之二。有如此之人类及富藏，此太平洋之真价所以日增也。波哈德将军云：为世界之支配者乎？或灭止乎？二者非达其一，日本决不抛弃其野心也。日本之野心在占领散布于太平洋上之海军根据地，及支配东西二洋之一切航路。二十六年前，日本一扫中国在太平洋上之势力。十六年前，再扫俄国在太平洋上之势力矣。北部亚细亚之军略的地位，全归日本掌握中。北海道则支配鄂霍次克海及北部西伯利亚海岸；日本岛支配日本海、南部西伯利亚海岸及黑龙江一带之地；旅顺左右直隶湾及其海岸及东三省、山东，南至扬子江之中国海；而九州诸岛及台湾握扬子江至福建南端之支配权。从军事上言之，日本今已掌握香港以北亚细亚海岸全权矣。中俄两国以失其势力，

而英日同盟亦已于樽俎之间扫退英国太平洋上之主权矣。在今日与日本争太平洋之霸权者唯一美国。美国在太平洋上有重要地点，此等地点为日本所垂涎者即檀香山、菲律宾群岛也。该二岛有二种价值，（一）为固有之富源，（二）为军略之价值。菲律宾之富源二倍于日本本土，其军略之价值足以支配亚细亚全土，且能支配欧洲达东洋之一切航路，故较诸占领朝鲜、台湾尤为重要。从日本重要海军根据地，仅三日间之航程能达菲律宾群岛。此岛若落日人手中，则欧洲诸国民在亚细亚及太平洋上之势力永久破灭，此等南方海峡均将化为对马海峡。于是从堪察加半岛连印度洋，连续岛屿之城壁告厥成功，对于西洋可自由封锁亚细亚之门户，而达其宿望。若沿此等海岸要地筑成要塞，无论如何人种，皆不易侵犯也。至檀香山之价值在居太平洋之中心，从任何最近海湾距离皆在二千海里以上，因此分割太平洋为南北东西，而此分割即该岛所以占大势力也。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一面与俄握手分割满蒙，一面以全力从事于太平洋海战之准备，所谓八八舰队即于此时发生于日本政治家之脑中。会欧洲战起，日本乃乘机占领南太平洋德领马夏尔、加鲁林群岛，得此即足以包围菲律宾，使之各处囊中，故美国最感危险，前年和会即禁止其设军事上之防备，然暗中日本实已种种设备矣。一旦八八告成，对美挑战益不待言。（丁）日本之闭锁中国门户政策。德占青岛，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卫，法占广州湾以后，东亚瓜分之势日益险恶。美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九月向各国提议中国之门户开放政策，得英法德俄日之赞成。乃至一九〇七年，日本与旧仇俄国为弃怨修好之谋，结第一次俄日协约，阳唱开放，阴图闭锁。于是美国大不满日俄之所为，故于一九〇九年向六国提议满洲铁道中立，不准供给政治上、军事上之用，而又遭俄日之反对而失败。最后议四国借款，以兴三省实业，又不成。民国大借款成立，俄日在商议之际，要求监督财政，与美政策不合，故于一

九一三年威尔逊柄政，乃毅然退出银行团。及欧战发生，日本有二十一条之要求，美国于一九一五年五月通告中日云：中日两国间，不论以前已订或以后将订之任何密约，凡有损害美国及在华美人条约上之权利，侵害中国政治领土之完全，或损害开放门户之国际政策者，美国均不承认云云。此系美国对于日本闭锁门户政策之表示也。不幸和会之时，威尔逊总统因虑日本脱会有碍国际联盟之故，竟曲从日本所要求山东之问题，然参议院讨论此问题之时，卒以多数而保留之。最近又对于日本占领俄国萨哈连省（库业岛与黑龙江下流之地）而抗议，对于日本侵略延珲而抗议，又其极力维持开放门户之表示也。现在日本八八未成，隐忍承受，否则必公然通告撤销远东开放门户政策明矣。以上皆为日美开战之原因。不幸而有是事，中国唯严守中立，然其不为比利时之续也几希。（从略）

日本《晨报》载，日本代表团皆疑我国此次之提案为美国所授意，谓我国为美国之留音机器。日代表因有不易赞成之势，特请病假，会议乃稍停顿，且牵及军备裁减问题，谓日本之比例率太低也。我国代表已正式声明：提案系我国之自动，不因他人而被动者。编辑处送来我国提案之前文如下：本会讨论远东政局，中国事实上自然居重要地位，中国代表团曾经慎重考虑，亟应于最早时机提出原则大纲数项，诚以该大纲为适足引导大会解决各种问题者也。至应如何决定原则内之某种特别施行办法，此因本代表有待于大会分别解决者。唯日前本代表仅先提出原则数项，宣读于后。吾人当磋商下开原则之时，曾抱定索求某项规则之宗旨，庶现在及将来之远东与太平洋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得按该规则为最公道之解决，同时并求对于各有关系国之权利及正当利益，俱受相当之注意。于是本代表团实谋所以融和中国特别利益与世界普通利益之道。中国所亟欲有为者，匪独求维持和平，更愿增进各国之物质与文化之发展，故愿开发本国之天然富源，俾

凡需要中国之物产者，皆有取给之处，而本国所愿取偿者，则为愿得与各民族自由平等交易之便利而已。为欲达到上述之目的起见，中国必须享有各种机会，俾其建设内政制度，得适合本国人民之才能及需要。中国现正从事于艰难问题，盖大凡国家改革政体，自有艰难问题发生也。第中国之问题，中国自能解决之，唯须得机会以办理之耳。所谓机会者，不徒指应免除中国为外力强行侵犯之危害而言，且应就情势所能办到者，将中国所受之各种限制一概解除。缘此项限制，现实剥夺中国之行政自由，并阻碍中国得适当之国库收入焉。中国政府依照大会之议事日程，提出原则大纲如下，以供大会对于解决关系中国各问题加以考虑，并予采择施行。原文与前所载之字句稍不同，兹补录如下：（一）（甲）各国约定尊重并注意中华民国之领土完全暨其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乙）中国一方面预备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之无论何处割让或租借与无论何国。（二）、中国既赞同所谓开放门户主义，亦即所谓与中外订约各国以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预备承受该项主义，并实行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三）、为欲增进彼此间信任及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俾有机会参与外，不于彼此间订立直接关系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条约或协定。（四）、无论何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所有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或享受豁免之权利，或成约，不论其性质若何，或契约上之根据如何，均当宣布。凡此项要求或将来所为之要求未经宣布者，均视为无效。其现已明知或将来宣布之权利或特别利益或享受豁免之权利或成约，当予审查，以便确定范围与效力。如经审查有效并当一一融和，且与本会议宣布原则谐合。（五）、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自由行动之各种限制，应立即取消，或尽前与以废止。（六）、中国现时之成约其无限期者，概须加注相当明确限期。（七）、凡解释给与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之文据时，应依照通行之解释原则与此项发生

权利文字，加以严格解释，俾求于给与权利国民益。（八）、将来有如战争，中国倘不加入，则中国应于中立之一切利权，应完全尊重。（九）、应主和平解决条文，以便解决在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之国际间争议问题。（十）关于太平洋及远东国际间诸问题，应预订将来会议时期之条文，以便按期讨论，而为各签约国取决共同政策之基础。

上总长函，报告我国提出原则十条，并附陈美法之赞助意见。又电总长：请催代表根据原则提出关税自由具体办法。应列在立即取消限制之内，不可俟诸将来，致蹈马凯条约迁延至今未能实行之弊。十八发。

下午，参观科学馆及旧博学馆。陈列者以绘事为最多，其余均寻常之衣服、首饰、瓷器、铜器等，无宝贵之物品，视吾国琉璃厂所宝藏有逊色焉。唯建筑物则宏壮耳。购铜盘五具，邮片数枚为纪念。

《晚报》载，美国务卿许斯正式声明：中国之提案全出于中国之自动，若谓为美国之授意，美国向不为此不正当不规则之事也云云。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可以废然返矣。或派谓，此等原则系应有之文章，谓必受美国之指导，是未免侮辱中国。但此次美国召集会议，并不首先提案，而中国先提，是亦不无可疑之点。或者中国拟案没事前与美国接洽得美国之同意，故敢毅然决然首先提出，未可知也。

十一月十九日 复代表团议案处函云：准函称，我国代表已在太平洋暨远东问题委员会宣布原则大纲十条，不久或将逐条讨论，亟应搜罗事实，以资佐证，而下列二端尤关重要。（一）外国人在中国所享有因条约或合同发生之权利，无交换性质，且与我国代表所宣布之原则大纲不能相容者。（二）外国人逾越条约所规定权力范围之事实。以上两端，请就见闻所及，开单见示，以便汇呈代表采择等因前来。兹谨就本部所管及我个人所闻见

者，分别两项说明。（甲）项，（一）沿海贸易权。即彼口运货销售此口之谓也。此为通商条约之所许，然各国为保护其商业起见，均不以沿岸贸易权授与外国人，是以我国商人在外国无权益。（但权授与已久，当无大妨碍，姑列于此。）（二）内河航行权。即长江公共行轮章程所规定，给予外人以内河航行之权利。“现在胶州湾之税关亦有适用该章程者”，而各国则绝无以“内河航行”此权利授与外人者，以其与船民之生计有关，且以不愿外人窥见其内港之形势也。（三）拘束我国专卖权。瑞威瑞典条约内有一条规定云：“行商不得有包揽情弊”，按当时不得包揽之文义，不过杜绝垄断而已，行商不宜垄断，亦理之当然也。然英文“包揽”二字即“专卖”二字。订约之时含糊答应，故最近我国有议烟酒专卖、自来火专卖等，外国即询问，如果实行必抗议。此则财务行政上受绝大之限制，而各国成例，亦断无以国家专卖权轻受限制于他人也。似宜与各国声明，另行解释为上。以上系因条约发生之权利无交换性质，而与原则大纲不符者。（乙）项，（一）洋商不纳税。从前条约之规定及租界之章程，并无洋商可以免税之明文。且以地契之成例言之，洋商须纳地税，其余可以类推。乃现在推行新税，我国租界法权尚未收回，自未便强制执行，然与外交团屡次交涉，终无结果。此则我国财务行政上大受制限，不可不从速撤销者也。（二）外国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为国家主权所关，外国银行可以发行钞票则制币难以统一。从前条约本无许外国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之规定，只以各省租界及北京保卫地之关系，各国自由发钞，我国无法制止。故最近中外合办银行，援例要求给予此权，益觉漫无限制。中法银行之倒闭，华民吃亏不少即其证也。又查通商条约，本有各国货币可以入口之条文，然系指金而言，其不能使用纸币，即可概见。日本以纸币开发南满。前车可鉴，后患方长。现在京外金融全被吸收，财政受其影响，均外钞之为害也。此与国家主权有关，亟应力起而争

者也。（三）京师等于通商口岸。从前条约所许与外人者，唯在通商口岸有通商、居住之权，内地则不许，而条约上且载明京师不在通商之列。今则外人逾越条约范围，且在京师居住矣。甚而开铺营业，设厂制造矣。相习成风，我国屡与交涉，终无效果。且不服从我国之税法，是我国财务行政上又受其制限矣。现在若将开放门户主义推广于各地，则此自不成问题，但须服从我国之税法耳。（四）逾越通商口岸之范围。约开之通商口岸，有划定租界者，有未划定租界者。凡未划定租界之通商口岸，在我本有天然之界限，如某处止即为口岸，逾此即为内地。而彼之解释则不然，故杭州、福州等省城全部及其附属，外人均自由居住营业矣。彼之解释曰：杭州、福州开作通商口岸，是全州之各县均包在内矣。因此之故，而我国之税权、警权大有艰于行使之势。若乘此时推广门户开放主义，则各项问题易于解决，而我国税法、警法亦可伸张矣。（五）购买土地。各国成例，无以购买土地之权授与外人者。我国条约上，唯教堂可以购地建造，此外内地一带，居住且有禁止，游历且有限制，何论购地。然外人往往与本国人合办公司，由公司出名购地，或假托中国人购地，北京及各省屡有此事。甚则有避暑地之名称如北戴河、庐山、牯岭等之处，显然以外国人之名义购置内地界之土地。又有在租界外附近之地购地者。我国令其纳税，则迫于承认其不正当之所有权，不然是彼逾越条约范围，且可免纳税之义务，所以办理甚觉困难。现在开放门户主义推及各地，然购买土地必须禁止。似应乘此声明。（六）附属地之关系。铁道附属地绵延数千里，从前虽许以开矿之权，而该处之主权仍属于我国，与租界之性质大不相同。乃彼方藉口于“铁道公司一手经理”之一语。竟将警权、法权均予以限制，因而税权亦不能畅行无阻，是则与我主权、行政权俱有关系也。似应乘此机会分别声明，方与宣布之原则大纲符合。以上系逾越条约范围之事实，应矫正者。此外如关税自由

之被限制，南满东蒙商租土地之不合理，萃萃大者，尽人知之，兹不赘述。而对于关税之案只有说帖，统希代陈三代表，采择施行，幸甚。景铭启。十一月十九日。

本日《晨报》攻击日本代表托病请假，有误会务之进行。且言日本东京连日密议，推翻美国所提海军案，为不洽舆论，美国已持坚决之态度，不稍变更其所拟之计划云。

又有受日本运动之机关报，攻击我国向来以天助人助为主义，不求自助。若在会议席上，事事求人帮助，而自己无实行之能力。虽多奚益，试观内乱如许激烈，武人如许跋扈，孙逸仙且派人与过激党结合，各国即将海港及治外法权等拱手奉还中国，试问中国有保守之实力否。总而言之，中国丝毫不费力，只欲以空言求外交之胜利，岂可得哉。即如山东青岛问题。对德宣战之前，中国不曾过问，及日本以金钱人血换来，则曰须无条件归还中国。日本所要求者，不过继承德人之权利，近且让步，视德人之权利缩小矣，而中国犹不允。现今如西伯利亚，如库伦，中国固可唾手得也，乃坐视不顾，其意亦将待各国以铁血得来之后，无条件奉与中国。平天下必无是理也。世界均知，日本人口不过中国十分之一，岂有十分一之人口而敢抢夺十分人口之所有物。不过十分一之人口富于爱国心，并输入欧洲、美洲文明之战术，视彼十分人口日日以卖国奴责人，而无一入发动爱国心者，稍胜一筹耳。此虽为左袒日本之论调，然我国人闻之其无颜汗耶。

晚，赴远东楼饭，购烟碟、烟匣及耶稣诞用之贺片，为研究美国美术之用。

杨千里来谈，各国对于我国提案之论调，不过报馆推测之词，非确实之消息。因美国务卿曾经在会发誓，不许各国漏泄秘密（开会之日曾请牧师祈祷，要天帝佑护会议成功。），嗣经商妥，本国之提案及他国之提案可以告知报馆，此外甲国对于乙国之批评，不能轻以告人。唯日本代表本日有正式宣言四条：（一）中国所

提之原案，日本愿极力赞助，但中国现在艰难之问题在内政，不仅在外交，甚愿中国能自料理内政，日本愿与各国一致取不干涉态度。（二）日本可以声明，此次到美与会可以提出保证，绝无私心，并无侵略土地之野心，且无有特殊利益之意，但愿中国能以原料及粮食供给日本，以助日本工商业之发展。（三）中国所提原案中，以撤销治外法权为最要，日本愿乘此机会与到会诸君议一适当之方法。（四）中国所提之原则，但使与国际上公理相符，且为合法的，自可承认将来解决各问题之标准。但关于琐细之问题，甚愿中国不必提出，以免虚耗会议时日。照此观之，日本之态度可见。唯第四项最后之口吻诚堪注意，即谓不愿中国提出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等等也。又云：十五夕，蓝辛来告，十六日日本将提出远东问题六项，中国如落后，则先入为主，日本占便宜矣。故我国代表团于十五夕预备议案，达旦始毕，是于十六下午二时提出。日本大滋不悦，谓美国不提案，何以中国先提也。是役深赖蓝辛、卫律柏奔走之劳，乃有此等之机会。蓝辛即美前国务卿，与日本石井公使订美日协约者也，今为律师。卫律柏亦美国著名之律师，均充我国之顾问。以会议完竣之日为止，各送与美金四千元为酬费。又此次同来之总统府顾问福开森、辛博森两人，美国以其语多失实，曾来代表团询问，伊两人之所言中政府是否负责。代表团拒之，并电北京，飭其与代表团脱离关系。此外尚有外交部顾问马师律、总统府顾问芮恩施，尚能称职云。

芝園谈及黄膺白颇不满于我国所提原则，代表全守秘密，且其间有缺点。（一）门户开放主义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方，范围太广。（二）各国所要求者商业之机会均等，不知何意加以工业。（三）宣言不割让或租借，乃无意识之举动也。谓已往耶，则将今从前已割让之香港、台湾原物归还耶。谓未来耶，则从前已租借之地及未解决之青岛即不在此提案范围内耶。（四）割让亦

国家之自由权也。宣言不割让，是自限制其自由权也。昨因此事曾与代表齟齬，顷提此以质千里。千里云：开放门户主义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一律待遇，无有例外云云。所谓各地云者，指已许与各国通商之各地而言，非指全国之内地而言。所谓无有例外者，指一律待遇而言，非指地方而言。另有译文，可免误会。至宣言不割让、不租借，译文中并无从前及以后字样，将来解释当有余地也。

本日复议案处一函，内中所云开放门户主义推广于中华民国各地方，以指内地杂居而言。今照杨千里所谈，仍以通商口岸为限，则前所云之不能合矣。外交部编译处之错误耶，抑提案起草者文字之含混耶，当有人任其咎也。

十一月二十日 开委员讨论会，议山东问题如何时期可提出，及如何提出之方法。金以应从一般民意，主张及早提出。至提出方法，应依据外交部之复牒办理。正讨论间，罗文幹提议本日报载十八日顾问与代表因讨论原则冲突一事。王代表声明：提案仓促，未及事前接洽者，实因十五晚美外交当局催我提案，故嘱洋顾问起草，翌日提出云云。此则报馆造谣，有伤代表威严，并关系美外交当局，应请代表追究，并要求以后会议守秘密。众赞同。继续讨论铁路合办问题。交通部报告：我国与外国合办铁路，以沪宁为最吃亏，因局长之下有洋总管一员，各科直接于洋总管，局长徒拥虚名而已。津浦铁路各科直接于局长，权限稍清，至洋工程师则专管工程一部分之事。胶济铁路能照津浦办理，当可勉强答应。

黄膺白谈：我国赞成美国之门户开放主义，应俟美国提出后加以条件或解释，或附例外而与以相当之承认，何必首先以无条件提出耶。且商业机会均等已受拘束，加以工业，更危险矣。本日代表提出修正之汉文译稿，最后一段明明载及“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是非内地杂居而何？至内地杂居之利害如

何，约迟日细谈。

下午二时，偕卢穆君参观美术馆。楼下陈列白石或石膏之雕刻，多仿意大利、希腊古代之人物，铜器则多制牛马形。楼上陈列油画、彩画、写真等，并列拿破仑模型。购油画印片数枚为纪念。

晚，李释益来谈：美国妇女甚奢侈，虽佣妇亦效中流以上之装饰，是以高索雇主之佣金也。盖彼辈亦有组合，非至高额之佣金不许应雇。而所以指导是等组合者，乃无聊之政客，藉此博若辈之欢心，以为选举投票之用。故美国社会日趋繁缛，几有不能维持之势。

寄家信。

日本总理以大藏大臣高桥继任。高桥尚是和平派，对华政策与原敬相同，但未知能否镇定政局耳。

十一月廿一日 大会，法首相演说：因防德之故，陆军不便议减。日代表亦云：为远东和平起见，于国防上须有相当限度之兵额，不能于限度上下增减之。法首相今晚回国。

午，偕高潜斋赴医院诊脚疾。在远东楼饭，购古玩数具。美多日本品，吾国古玩甚寥之，可见吾国之不善宣扬也。

毓丞送来海军减缩计画案之末段，为日前所记中未及者。兹补录如下：附属军舰之补新办法：（甲）巡洋舰自竣工日起，年龄已满十七年者，得准以补新，然非至年龄自竣工日起满至十五年，不得安放补新舰之龙骨。（乙）驱逐舰及鱼雷艇自竣工日起，年龄已满十二年者，得准以补新，然非至年龄自竣工日起满至十一年，不得安放补新舰之龙骨。（丙）潜行艇自竣工日起，年龄已满十二年者，得准以补新，然非至年龄自竣工日起已满十一年，不得安放补新舰之龙骨。（丁）飞机自竣工日起，年龄已满二十年者，得以补新，然非至年龄自竣工日起已满十七年，不得安放补新舰之龙骨。^①（戊）补新之水面军舰，不准载有八寸口

^① 原文如此。

径以上之炮。(己)在约国之附属军舰之吨数规定,应用同式算法计算。(庚)旧舰废除,另以补新其办法,则于新舰造成时,旧舰已满所规定之年限,一俟新舰竣工二三个月内,旧舰即行废除。如新舰不能按期竣工,则由新舰安放龙骨日起算,满至四年,旧舰亦应废除。(辛)下列各项,在约国应互相知会者:(一)补新军舰之舰名,(二)补新军舰之预定日期;(三)补新军舰之安放龙骨日期;(四)补新军舰之吨数;(五)每艘补新军舰竣工之确实日期;(六)旧舰废除日期及理由。又有附载四条:(一)汽船暂不规定,因于战事大凡各种经商之汽船,均可改为海军之用品,故不能实行限制;(二)在约国不得存有临时可改为军舰之预备船只,及不得将上述之船只等预先存于他国;(三)在约国于减缩海军军备时,不得为他国建造主力舰及各种军舰;(四)商船于战时与海军军力上颇有关系,故须定有妥章规定之。

晚餐后,王大桢来谈:此次代表所提开放门户主义,未免太泛。本来门户开放四字国际法上无此术语,乃外交政策上之名词,其解释广狭不同。强国利用广义解释,弱国宜用狭义解释,然无一定之限制及解释,则将来一生轆轳,必是我国吃亏。按开放门户本有二意义:一则对于闭锁而言,即谓闭锁之地方宜开放也。二则对于势力范围而言,势力范围以内,本有排斥他人之意,若相互约定开放,则可以互沾利益,即所谓机会均等也。此次美国之意,不必解释为内地杂居,不过欲于中国得交通上均等之权利耳。然将来日本据我所提之原则,要求内地杂居,作为广义之解释,我也无词以答。但恐内地之警察、法制、税利办理未善,外人不愿纳税,且要求组办混合之裁判及合办之警察,则枝节横生,而我之主政、行政权必又遭蹂躏矣。出示提案意见书,另有存稿。

本日下午委员会拟定公约大意:(一)尊重中国领土及主权并行政权之完全。(二)赞成中国之门户、开放主义。(三)不干

涉内政。(四)在中国内乱未平定以前,不夺取中国之特殊利益。

夜十时,山东问题研究会开会,主张应开国民大会,要求代表提出山东问题。

总76号要目预告

太平洋会议日记(下).....李景铭

清末各省都抚答复厘定

地方官制电稿.....侯宜杰整理

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1—20次

会议记录.....杨天石辑录

唐继尧密电——滇黔川战争

.....陈正卿、王一景辑

《横山乡人日记》选摘.....明光选摘

槟榔屿华侨革命回忆录.....陈新政

书诗志恨六十首

方 芬

编者按：《书诗志恨六十首》主要记叙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在金华活动的始末，对研究太平天国史具有一定的价值。作者方芬，生平不详，从诗中自注得知，他是金华西北乡人，从小受业于堂兄方星赞，后效命清廷，曾参加清军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癸亥正月（1863年3月），太平军败退金华，方芬随军还家，病中成诗百首，后经方星赞删削，留六十首。现存浙江图书馆的是一抄本。据抄存者钱再壬序言中说，1947年他任浙江省通志馆金华采访员时，得知武义徐顺应先生曾目睹《书诗志恨》稿本，识为至宝，并抄录珍藏，又通过友人借徐家抄本转录一份寄给浙江省通志馆。解放初，浙江省通志馆有关资料移交浙江图书馆保存，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资料一直未经整理。现将抄本全文发表，以供太平天国史研究参考。本文由浙江图书馆李性忠整理。

一 感慨时运

世难时艰感慨长，家贫事事恼人肠。十年问字从兄读（芬从堂兄方星赞受业十余年，指划阵图，讲论兵法，多受其益），三载随征泣父亡。（芬随康制军麾下从事三年，癸亥孟春随军还家，父已殉难）。淹有诗书培子弟，愧无韬略报君王。直将铁管诛群贼，信手题成六十章。

二 粤西起事

自从粤匪起干戈，李下蜂团集一窝（广西贼首李世德、李阮发

二人起事)。洪水奔腾滋蔓草(贼首洪秀全僭号天王)，杨花历乱扑风波(杨秀清称为伪军师)。南京流毒伊胡底，东浙飞殃可奈何。十数年来无定处，有谁洗甲挽天河。

三 乐平过境

芙蓉峭壁护金城(芙蓉峰在郡之北，为金华屏障)，二百年来息战征。绩纪程公辉雀印(前任程太守字印雀，戊午设伏防守，贼不敢犯，民皆德之)，风扬诸葛舞霓旌(兰溪诸葛榴生率义民数万守小樊岭，与贼相距年余)。乐平埋伏三千甲，曾将雄诛十万兵(曾总督扎营乐平县，以伏兵诛贼十余万)。堪叹潜龙无急策(邑宰吴，讳瑞龙，城陷之日死于难)，坐看狼虎肆横行。

四 南关起义

南关一炬火漫天(贼先至南关放火为号)，鼠窜狼奔亿万千。殃及池鱼熔白骨(贼至城内放火，潦水鼎沸，尸骨俱熔)，灰飞纸蝶化青钱。烟横四塞家何在，桥断双溪马不前(辛酉四月十九日，贼至城下，王郡伯下令折断通济桥)。试向金华山下望，可怜焦土积如巔。

五 金华失守

雨零不复梦周公(戊午贼犯永康，吾郡赖周制军防御，得免于难)，旋骇蛮军过九峰(辛酉九月贼自汤溪九峰山而来)。张子探营开虎穴(十九日贼至城外扎营，张军门开南门杀出)，王孙纵火起狼烽(贼围城甚急，王郡伯往南市街放火纵烧，贼反乘火杀人)。桃花岭断风声疾(桃花岭，金处交界，戊午周制军断之，贼不敢过)，宝婺楼高剑气冲(宝婺楼一名八咏楼，在郡城最高处)。招募十年无用处，霎时黑焰满城封。

六 屠戮人民

杀气冲霄射斗牛，黯今天地也生愁。尸横枯骨眠青草（沿途尸首堆积如山），命寄残锋悼白头。鬼哭夜长风淅淅（每日暮，每闻鬼哭声，彻夜不息），魂销气短日悠悠。尘烟起处人烟绝，血满长江逐水流。

七 下乡搜掠

一声号炮聚群狼，为打先锋又出乡（贼出乡搜掠，谓之打先锋）。砍破铁箱分宝钞，敲开金锁袭衣裳。入门笼尽鸡鹅鸭，塞道牵来豕犬羊。旋踵几番收拾去，萧然四壁雪加霜。

八 淫掠妇女

城东淫掠复城西，折尽桃花血染堤（有不从贼者，即杀之）。公子有情空惜玉（面夫淫妻），爷娘无法想磨圭（对父淫女）。一丛荆棘栖鸾迹，三寸金莲趁马蹄（妇女姿艳者，多有带去）。岂乏殉身成节义（闻有不愿从贼者，或投崖自尽，或赴水戕生，死者无算），泉台路杳也神栖。

九 掳人刺字

被胁良民岂愿降，脱逃无法最张皇（被掳百姓即用铁链、麻索拴缚四肢，无法逃遁）。风嘶绝塞从戎马，雪嚼胡山牧犍羊。昨夜还家惊梦醒，几时返里恨天长。面门刺字伤心处（百姓掳去，面上刺“太平天国”四字），随贼飘流欲断肠。

十 团练散局

十年训练慎维防，御寇仓皇莫主张。同效狼奔为上策（团丁见贼便逃），绝无豹略守边疆。贼来剩有新旗鼓，局散全收旧斧

折。乡董不知何处去，鲤鱼几度费猜详（不知死活）。

十一 难民奔避

贼涌如潮巨浪飞，天长地阔怅何归。一枝莫借山林密，千里难辞雨雪霏。釜爨生尘嗟不食，芦花卧月冷无衣。西山日暮伊谁泣，妇子寒裳采厥薇。

十二 出城搜山

金鼓齐鸣胆气豪，阴风凛凛入松涛。旗翻郭北摇千障，马驻桥东锁二毛。龙洞鸣雷惊号炮，鹿田听雨息征袍（双龙洞、鹿田皆金华名胜）。明朝又向南山去，万壑狼声振羽旄。

十三 蓄发改装

红绿方巾短短衣，翩翩浮羽国风非。沐猴勉强装人样，蒙马如何假虎威。披发文身成贝锦，蓬头赤足效虫飞。可嗤丑类唱邪术，底事螳螂不见几。

十四 迁立乡官

职授文凭笔染丹，花名注册立乡官。雕龙赐印归三帅（贼中迁立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各赐印一颗，印上雕刻龙文），司马书衔列一单（三帅以下又有卒长、司长、伍长三等）。手执方旗传令箭（贼以小方旗一面，上盖方印一颗，作为令箭，凡传人索物，无敢违者），头缠尺布作峨冠（凡作乡官之人，尺布缠头，坐堂理事）。从中利渔供趋奉（各乡官捐抖一次，侵渔十倍），引贼归田解笑欢。

十五 领给门牌

高列门牌万户开（贼至，即令各民户领给门牌，张挂门口，如有不领门牌之家，号令全家诛戮），家家编号听如雷（贼首雷芬春伪

衔泓天福，给发门牌，得费巨万）。钱输领给须三贯（每张门牌费三千文），戳盖稽查第几回（厥后稽查门牌，盖戳一次，费六百文，甚至查六、七次）。房屋入官封锁钥（无人在家未领门牌者，房屋封锁入官，一月无人取赎，即拆去），地炉减灶扑尘灰（给领门牌之例，为按灶口，无力缴费之家，得将灶拆毁，砌地炉以饮食）。差池飞入堂前燕（贼中以义、安、福、燕、豫、侯六字分六等官衔，我西北乡贼首刘占吉，伪衔堂天燕，稽查门牌，刑勒钱财，民不聊生），检点刘郎今又来（堂天燕义子小刘，伪衔检点，更酷）。

十六 违天改历

一从庚戌换天时（贼自庚戌起事，即改历），甲子参差尽转移。正朔改予除闰初（贼历无闰月），好音怀我误干支（贼约期举事，恐泄军机，故意颠倒时日）。星缠北陆虹光射，月到中秋兔魄亏。屈指数添三十一（贼历逢单月以三十一日为一月，双月以三十日为一月，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岁终），而今历象算迟迟。

十七 僭称国号

看透人心太不平，不平偏作太平声（贼自称太平天国）。御林裁李应知姓（李贼以御林军天将伪封侍王），倚殿传贤亦记名（贼夥皆称李世贤为侍殿下）。毕竟贼仁还贼义，如何天父又天兄（每统军，号必书“天父天兄太平天国”）。金陵久踞为巢穴，直省连年动甲兵。

十八 礼拜天父

点烛焚香读帝神（贼作馆之处必朱书：“天父堂”，七日一礼拜，读有赞美词九十八字，其词甚俚鄙不通），侍臣鹄立扎红巾（贼首李世贤僭号侍王，以下诸贼夥每七日头扎红巾，礼拜天父）。煽动邪教崇天主（贼尚天主教），赞美耶稣作圣人（尊耶稣为天兄）。三揖不

须劳虎拜（贼长跪不拜），七旬旋看列鱼鳞（每七日礼拜之期，杯盘狼籍，极其丰盛）。天堂路远何由达（赞美词中有天堂路通之语），鬼蜮盈庭笑语频。

十九 缴礼拜钱

天父堂开礼拜钱，令如星火吏如癫。点名缴数连丁口（每丁每日缴七八文），挨户收捐计地田（每田一亩，收钱四十文）。七日为期催赤札（每七日札飭乡官一缴），三年成例叫苍天（贼居金华三年，收缴礼拜钱竟成通例）。锱铢苛取无贫富，保甲蝉联列一篇。

二十 把卡防围

两翼齐飞燕上梁（贼首齐金宝，伪衔梁天燕，监理两翼军务，出乡把卡），重重关卡设村庄（其把卡之法，每于大村高大民房设立关卡，由贼夥三五十名、七八十名把守，派村中各民户供给酒饭）。但云安堵无滋扰，隐为招团预密防。夜里守更鸣鼓角，日间把路竖刀枪。毛头太岁班师去（梁天燕手下有毛占太，贼中呼为毛头太岁，把卡七月始去），结义魔王又出乡（隆天义周大梁面有黑麻，军中呼为黑脸魔王，相继而来）。

二十一 逢路扎馆

日暮嚣尘息健纆，笳声动地震村庄。鞭挥白发炊藜熟（年老之人，鞭令炊饭），衾抱红颜弄粉香。来往路通东道主，萧条室扫北风凉（凡贼札馆之家，净如风扫）。一班未去一班至，掳得了男荷斧斨。

二十二 糟踏货物

空积柴薪蜡炬烧，风飘雨暴暗魂销（衣器服物任由风雨飘暴）。诗书蒙垢埋黄土（糟蹋书籍），锦绣成堆剪绿绡（纱罗绸缎，剪弃

满地)。最惜满街铺菽粟（米粟满街，全不顾惜），不堪陋巷问箠瓢（人家器具，无有存者）。霓裳舞落三更月（贼索捉优人演戏），听罢笙歌又画刁。

二十三 挨户供膳

束薪如桂米如珠，赤扎频催莫转输。冯客无鱼弹剑铗（冯某，江西镇德军人，为贼所掳，冯殊不愿，尝怀去心），诸徒食肉问香厨（贼首尧天豫诸福宝，人呼诸不饱，爱食人肉，每饭必索肺肝一具，如无，则献二元作菜仪）。轮流卑长须珍错（把卡贼须村中供食），浪掷丁庖覆瓦盂（供食不周，即碎碗羹）。狼藉好为长夜饮，管教庚癸乱群呼。

二十四 按日捐抖

九门费用日相催（官中官衙必书“天朝九门御林”等八字），家有铜山也易颓。欲卖田园谁是主，忍抛儿女孰为媒。今朝国帑捐贖去，明日军需出扎来。钱谷簿书归旅卒（钱谷均由旅帅卒长承办），凭空楼阁又重开。

二十五 收割稻谷

东畴刈尽复西畴，遍捉民夫集陇头。寺院运租均入籍（每年寺院剩谷皆贼去），儿童馈食合成仇（馈出儿童间有出众者，即带去）。鸨行莫管伤何食，狼戾惟知告有秋。峙乃糗粮充百万，园中芋粟并全收。

二十六 缴册征粮

宏开粮厂住东关，赋敛规条处处颁。期限十旬传里甲（着里甲传令，限十日扫数完清），数归七万献诸蛮（金华钱粮归以七万总数）。刘生检册鱼鳞列（贼首刘政宏，伪衔剿天义，缴民间鱼鳞册

籍），孟氏催科虎吏还（贼首孟善恩，伪衔荷天福，专管催粮，一次差费倍之）。多少穷民无尺土，敢偷悉索自宽闲。

二十七 勒民贡献

入贡无分上下中（民间上户、中户、下户，俱要贡献），狼心虎噬转心雄。八门厥筐承谶縞（吾郡有八门），百里搬粮画朽红。粟运船头连港北（水路贡献凡有米粟谷物，悉用船只运载而至，贼军给以收单），金装牛背过桥东（路贡献凡有财物尽装牛背而来）。议捐告余从新起，号令重申又不同。

二十八 议捐告余

土地荒芜莫垦疆，民多菜色最张皇。室虚不免粮归舍，草死还教马食场。曾记议捐充峙糗（每逢秋熟，民间捐谷一家一二十担、四五十担不等），那堪告余书储粮（捐后又余官谷）。千门万户重重出（苦派重重，资出无尽），依样葫芦照旧章（年年如此，悉照旧章）。

二十九 派役民夫

忽听冬冬冬鼓声（戊亥时起鼓），征人夜半梦魂惊（子丑时造饭）。令催疾走千夫长（寅卯时趋程），妇泣空悲万里城。鞭扑收辞牛马力（民有不能任重远行者，即鞭扑之，甚有杀死中途者），民哀顿作雁鸿声。荷戈更有从军去（有带去不能还乡者），课向阴阳卜死生。

三十 拿聚船只

城外双流水没篙（城外双溪西流三百余里，由钱塘江而入海），浮舟如蚁下滔滔。五方旗号翻洪浪（每船挥五色旗数面），十里人声震怒涛。炮列狗头三百架（船头又安狗头炮数架），帆扬鹭

鸟一千艘（鸢鸟船转运极快）。搬粮又捉民夫去，装运伊谁敢
惟劳。

三十一 修砌城墙

连朝苦雨报倾城（壬戌五月，淫雨十昼夜，郡城倒坍数处），兵
渡汤池敌胆惊（我兵从汤溪渡江而来）。快捉壮丁修雉堞（贼捉民夫
数万修理城垣），空教稚子舞龙旌（贼令童子军城上摇旗呐喊，以张
声势）。楼通明月重重叠（城中有明月楼，楼上搭了望台），庄落
梅花步步轻（城外插梅花庄）。宝塔高登凭远眺（贼登宝婺塔以窥
我军），大洪山下又兴兵（大洪山即城内广福寺，贼扎营处）。

三十二 开凿濠沟

民招数万集如鸠，只为淘沙夜唱筹。令刻五旬成雁泽（限五
日筑成），功深十丈注鸿沟。凿开山骨龙身断（府郡来龙，几多凿
断），望到城头虎视周（贼首喜天安周虎臣督理河工，一日之间，鞭
死民夫无数）。天一门高天堑阔（自天一门靠河凿城），水生壬癸
接荒陬。

三十三 操演贼兵

炮发连珠又出城，军中鼓角讶齐鸣。两行序列蜗牛将，一路
排成蟋蟀兵。井底蛙蟆空作孽，阶前蝼蚁笑连营。藐兹虫类成何
事，枉费年年苦战争。

三十四 派办军器

败阵残兵带重伤（壬戌八月既望，我军数万围贼于太平祝，烧其大
营），弃营逃命丧戎装（贼中军器悉为我军所夺）。五军派缴千斤
铁（每县立五军帅，一军帅名下派缴钢铁三百斤），七日须归万杆枪
（每一军帅又派办长枪二千根，限七日缴）。伞罩金龙擎灿烂，旗描

飞虎耀辉煌。造成依旧为人用，枉捉工司做一场。

三十五 毁拆民房

鹰逐鹤欧羽尾脩，晨风暮雨任飘摇。榱崩那顾朱门薄，栋折谁怜黑炬烧。任尔几回通贿赂（民有用贿请留者，银钱用尽，屋仍拆去），侮予莫敢怒鸱鸮。楼台盘郁飞龙凤（贼将民房料作造侍王府，飞龙舞凤，极其壮佩），多少工夫费钱雕（工匠雕镂，劳民伤财）。

三十六 焚烧庙宇

楼观飞惊最整齐，自遭兵燹叹孤棲。莲花座上千尊佛，贝叶宫中一片泥（莲台佛像，只见一堆泥土而已）。方士无缘谈善果，僧人何处说菩提（寺观僧尼，驱令回族）。万年香火成灰烬，旧址荒凉满目凄。

三十七 发掘墓冢

草剪蓬蒿辟古丘，磷磷鬼火夜生愁。茅包白骨嗟狐食，地掘黄金惨狗偷（掘坟开冢，都为金银起见）。落魄无依悲寂寂，孤魂何处哭啾啾。墓门横棘今安在，叹息骷髅不到头。

三十八 禁民祭祀

千秋祀典重明禋，天父为尊别有因（只准敬天父，不准祭祖宗）。东郭夺牛伤葛伯（牛氏丧夫百日，往奠夫墓，途遇贼首葛玉舆，伪衔承宣，夺牛氏祭物食之），北堂祭韭杀周亲（邑民周某，冬至日家祭祖宗，贼以违令，竟杀之）。纸灰扑灭空飞蝶，柜鬯萧条尽化尘。故鬼含冤新鬼哭，馁而求食问何人。

三十九 煎炼硝药

赤壁全烧逾我墙，乘风纵火小周郎（贼中小周监理硝药）。残砖无迹迷花影（敲砖煎药），画栋腾烟锁夕阳（烧栋柱以作柴薪）。煮起白硝开药局（贼开火药局数处），装成红粉付沙场（贼呼火药为红粉）。催夫轮换归城去，米裹干囊七日粮（民工入城做工，七日一换，自带口粮）。

四十 开市抽厘

竞抄民物列街衢（贼抄掠民间货物陈列市中买卖），良贾居奇较寸铢。五十定规符大衍（每钱一千，抽厘五十），九三扣数访河图（贼用钱每百抽除七文）。分金多与财输管（贼有营长寿，伪衔护军，专管抽税），告余无归市败吴（壬戌八月初旬，贼首吴象坤艳市中货积，纵兵抢掠，因而散市）。若是民间私买卖，法严漏税更加诛。

四十一 给发路凭

数行墨迹任鸦涂，水陆舟车若合符。只道通商凭纸券（有路凭方准做生意），那知劫夺尽锱铢（贼见财物，虽有路凭，亦须劫夺）。重重市镇多征税，处处关津较发须（发须略短，便劫货物而杀之）。再给路凭还给费（每给路凭一张，费银一两），归来枵腹哭穷途（资本被劫，虽逃得命归，终被饿死）。

四十二 搜罗贤士

百两纹银一柄刀，权为聘礼访贤豪（其访贤檄文有云：但愿有心人速及时而应召，莫作无头鬼以违命而遭诛。又云：权受百两之仪，享不尽荣华富贵；敢抗九门之诏，逃不脱斩缴流徙。读者同声一叹）。招降先许隆天爵（贼中居官为受天爵），招诏严拿入地牢（间有不愿从

贼者入地牢)。义士杀身成节烈，达人知命速潜逃。我邦济济英才出，岂抹天良志便挠。

四十三 捉拿工匠

别户分门聚一堂，勾心斗角比朱黄。多呈奇技夸淫巧，各展精能絮短长。大匠命逃三尺剑，拙工米缺七天粮（匠人技拙，七日不给口粮，甚有饿死城中者）。劳民枉作千年计，空费城中八万仓。

四十四 砍斫树木

石走沙飞几万重，蛮刀削出旧时锋。山空丛棘频驱雀，雾劈乔松尽化龙。枫径猿啼黄叶落，柏林惊破白云封。一平光秃皆荒地（一望平阳，无有株树存者），路向三叉失旧踪。

四十五 割取马草

千百镰刀日出城，割收马料肆纵横。伤残六谷谁怜惜，枉费三农苦作耕。麦穗米生先采叶，禾苗正秀不留茎。为灾更比飞蝗甚，田地山场一荡平。

四十六 捐送节礼

端阳才过复重阳，礼节纷纷入筐筐。月尝中秋曾炙兔，酒醅除夕又牵羊。封侯万户加官爵（贼首万如璧由承宣升为天侯），福献梅花祝寿堂（贼首梅占春由罡天燕升罡天福兼作五十寿诞，勒民间送礼，得资费极多）。桂籍班班成定例，民膏几度罄于囊。

四十七 赂媒婚娶

吴宫西子赋天桃〔窈窕〕（邑民朱某之女有姿色，侍王表弟吴桂官见而媒娶之），五福临门喜气饶（壬戌二月初旬，婚娶之夜，有贼首荷天福孟善恩、永天福陶广福，笫天福季思秦、奎天福龚勤业、泓天福雷

芳春亲迎其家，取五福临门之义）。记否鸿离伤昔日，羞将鸳侣匹今宵。娥眉岂愿齐春柳，麟趾无须庆衍椒。卖得风流怜淑女，千金难赎蔡娇娇。

四十八 恐吓诈财

滔天鼓浪忽排空，平地惊雷迥不同（贼首雷震化，人呼雷四兄，眇一目，又呼雷白眼，寻风滋事，勒索民财）。连夜捉残花月影（花某，省垣人，己未避难来金，因吃鸦片酿祸，被贼惨勒殒命），终朝捕及马牛风（吾邑马氏子年甫十岁，途遇贼首牛登奎，带至馆中，勒三百金取赎），遍寻鸦片无烟处，不解蛮声骤雨中，借问黄金钱树下（吾邑黄、金、钱三姓最富），谁人愿作富家翁。

四十九 毒刑拷逼

五刑惨毒变萧曹（或缠油布烧死者，或钉四肢饿死者，此类毒刑，不可枚举）冤无处鸣冤永夜号。家有千金身可赎（有钱便可买命），法无三尺罪难逃。陶人怀土开鱼钥（贼中陶炳巽专管刑具，必索烟土，然后松刑），吕子无钱问虎牢（贼中吕老七专管牢狱，如不用钱，即上铁镣皮拷，推入牢中）。条禁不遵天父令（贼有条禁十八款，自称为天父令），头颅莫道雁翎刀。

五十 地匪通贼

横行倚势自豪雄（与贼通交，便倚仗声势），里族亲朋反角弓（自相残杀，与贼分肥）。比匪作奸空起浪（民有落短处，即至贼中通风作线，以起波澜），乘机掳物快从风。跳梁顿效蛮音变，流毒偏多虱尾同（地匪流毒，较甚于贼）。看尔逞威能几日，到头败露一场空。

五十一 贼自攻杀

雀鼠争雄未肯降（广东老与广西贼大战太阳岭），五花旗帜舞猖狂（广东老为花旗派，最蛮野，不受侍王节制）。频驱士女充军数（两边各驱百姓攻打头阵），尽废田园作战场。两广锋交黄石岭（贼据黄石岭为界，广东老扎营岭北，广西贼扎营岭南），八方火起白沙庄（白沙庄系广西贼扎营处，壬戌二月望，夜，广东老劫营放火，烈焰障天）。村墟寥落成乌有（贼每交战，必烧民房，所过地方，皆成白地），一望无垠百里长。

五十二 三贼连营

老李盘根放厥芽（李世贤手下有三主将，壬戌春，伪封戴王、梯王、首王），连枝三蘖又开花（三贼王初反宁绍等处，壬戌冬，复窜金华）。将军迟降云中鹤，丑虏争排井底蛙。雷厉震惊三百里（郡北一路连营三百余里），电光闪烁万人家（夜烧火堆，烟焰冲天）。寇氛蜂起无休息，屈指年华已及□。

五十三 神兵显圣

庙宇巍峨处处烧，神兵发怒起中霄（癸亥正月十一日、十二日夜，火焰漫天，灯球百万，人喊马嘶，从汤溪大路辅助我兵而来）。五侯英气千年在，三佛灵光万壑摇（金华五侯三佛极有灵圣）。火焰远腾青草坞（乌云青草在郡南五十里），灯稠直抵白龙桥（白龙桥在金汤交界处）。坐看狂寇惊心去，走马南京一路遥（十二之夜，我兵围城，贼从东门败去）。

五十四 克复金华

十面围师下浙东，阵前上将最英雄。大兵奋勇声先夺，小丑求降计亦穷（蒋藩台季兰攻取汤溪，降贼极多）。明月夜寒空走马

(贼弃甲抛戈，空手逃命而已)，闻风宵遁若惊鸿（癸亥正月十二戊亥时，贼弃金华城）。驰书报捷三千里（三千里京报功战一时），麟阁须标第一功。

五十五 百姓饥荒

无种无牧奈若何（吾邑民田十种二、三，种后被旱十之七八），啼饥惟有泪滂沱（吾邑米价，斗米万钱）。乞余不遇播间祭（此时求食无路），饿死如闻义士歌（饿死者不可以计数）。荼苦芥甘空寂寞（草根树皮食尽），妻离子散泣消磨。兵灾甫定天灾起，到处尸骸暴露多。

五十六 瘟疫流行

兵后年凶疫症奇，上天降劫复何疑。沉痾不起空求药，厥疾难瘳枉托医。昨日着邪明日死（人一染病，三日即死），十人染病九人危。当年亲友今安在，泉路悠悠却问谁（贼居金华三年，百姓十亡其七）。

五十七 鬼怪作祟

劫数收人人死频（我郡自贼至以后，杀死、病死、冻饿死者，不可数计），死人为鬼鬼迷人（此时人少鬼多，日日迷人）。三年冤气埋荒土，百里阴风聚野磷。声托杜鹃哀欲绝，魂招蝴蝶问何因。民间未晚门先闭（狰狞鬼怪，未晚即出），只见家家拜夜神（我邑俗，当拜夜佛，鬼入人家，无法遣送，只得化纸祷拜而已）。

五十八 虫兽志异

村庄烧尽草封程，猛兽奇虫渐渐生。截路啖人晨结阵，入乡觅食夜哀鸣。蛟龙蛇蝎途途出（蛇大，毒，色黄而冠赤，伏草伤人），熊虎豺狼塞道行（有马头熊、狗头熊等兽，三五成群，白日

赶人)。试问闾阎何所有，可怜鸡犬不闻声。

五十九 重庆太平

自嫌才短去从戎，敢以书生论战功。蒋帅军机惊霹雳（蒋藩台季兰克取金华，一日一夜，贼败去），刘公仁政喜宽洪（刘太守笏堂治理金华，万民爱戴）。一时德泽留江左，千里威名镇浙东。化日光天民乐业，愿舒歌啸达宸聪。

六十 书事志恨

十五年来极乱离（贼自庚戌起事，于今十五年矣），从军三载未工诗（芬自庚申年军中从事，屈指三年）。病余无事神尝胆（芬抱病军中，癸亥正月十二，大兵克复金华，随军还家），题到雄心句必奇（病后偶成律诗百首，堂兄方星赞删削去半，取志事之实在者十六章）。名世文章迟我用（芬功名最多阻滞，今沐宪台大人岁擢泮林），满腔血性有谁知。一番书事一番恨，此恨绵绵无尽期。

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

田俊山 安世英 徐斌 整理

编者按：《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是清朝山西官衙中书吏的文牍底本。在已刊教案资料中，未见收入。本资料较详细的记叙了1900年发生在山西省各地之教案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篇资料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供稿。

太原府属

阳曲县东家巷英教堂（旁注：半华半洋式），于六月初一日被焚，并毙女教士一名。北门上法教堂（旁注：洋式），于六月十三夜被焚。六月十五日，据差役拿获教民赵培昌，搜出家藏铁□二尊，禀蒙批饬正法。此外，教堂（旁注：法国九所洋式，英国三所华式）教民有无事故，未据禀报有案。

太原县三贤村法教堂（旁注：华式），于六月二十五日被焚，并毙教民大小约二百余名口。小店镇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洞儿沟（旁注：洋式）、沙沟村（旁注：华式）、姚村（旁注：华式）、高家堡（旁注：华式）各有法教堂一所，现均封闭。法教士白姓、高姓、陶姓于五月间同时病故。德奥理、雷体仁二人，于五月望后赴省未回。

此外，尚有古城营、南格村、西柳林庄、五府营等处，各有法教堂（旁注：均华式）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

榆次县什贴镇英教堂（旁注：华式），于六月初三日被焚，并毙教民孙沂一名。近城村法教堂（旁注：华式），于初五日被

焚，并毙教民十二名。

此外，尚有韩村（旁注：被毁）、上营村（旁注：被毁）、郭家堡（旁注：被毁）、王都庄（旁注：被毁）、立村（旁注：被毁）等处，各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六堡镇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怀仁镇、车辆村（旁注：被毁）各有美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

太谷县本城南街美教堂（旁注：华式），于七月初六日被焚。杀死男教士三名，女教士三口，教头刘凤池及教民七名。南关外空洋楼一所，亦同日被焚。胡家庄教民房屋十四家，亦于初六日被焚。杀死洋人一名，教民三、四十名口。墩坊村教民房屋七家，于十四日被焚。杀死教民二十二名口。又将已出教之郭张氏杀死。十六日，教民杨建忠、杨任金、杨刘氏均被杀死。窑房亦被焚。现据该县禀称，贫苦教民共大小七十七名口。

此外，尚有里满庄、任村各有美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

祁县九角村，有建造未成教堂一所，现有教民段姓在内看守。教士艾姓早往他处。

徐沟县黑城村法教堂（旁注：华式），于七月十三日被焚。杀死教民二十余人。先于六月十五日，教民郭开成等五名同被杀死。良隆村、王房村、上固驿各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北关廂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均先后被焚。现有教民九百余名口。

交城县城内及阳渠村各有英教堂一所，姬家庄有法教堂一所，现有教民在内居住，并无教士，亦无拳匪滋扰。

文水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匪徒滋扰。

岢岚兴三州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奉教之人。

汾州府属

汾阳县城内太和桥、南水井各有美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现均封闭。教士贾姓夫妇暨大小女孩四名口，艾姓夫妇暨女孩四名口，罗姓一名，女孩一口，共十名口，于七月二十一日护送出境，行至距城之南开社村东三里许，被人悉数杀死。

孝义县南关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六月初三日被匪围闹，少有损坏。女教士魏美利、苏美兰二人被殴身死，所遗物件已由该县点清储库。堂亦封锁。枯桑沼、白家沼、后山三村教民，于七月间被匪搜杀甚众，若干名数，未据声叙。

平遥县英教士索行仁等三名，带同女教士三口，小孩四口，于五月三十日护送赴省。所遗下西关及城内鸚鵡巷教堂（旁注：华式）二处。有无事故，未据该县稟中声叙。

介休县武家巷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赁居民房。教士纪正纲、巴尚志、陆义全并女眷五人，于夏间潜行走去，堂内细软均携去无存。纪正纲一人，现已由临汾起程回国。其余七名口，尚无下落。教堂房屋，由房主自行经管。

石楼县城内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赁居民房。仅有教民在内居住，间有洋人来此传教，亦皆随来随去。

临县城内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教民刘姓在内传教，于七月初举家迁避，堂亦封闭（注：刘教民已回教堂，仍归经管）。

永宁州、柳林镇、横沟村各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六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二等日先后被焚。华教士孔宪文、孙占元先已远避，现无下落。柳林镇又有瑞国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亦已被焚。本城南关瑞教士能高仁率其妻子，设堂传教，嗣于六月十六日，由该州护送到临汾。教堂亦封锁。能教士旋即因伤身死，伊妻花丽山复生一女。临汾梅全代向该州移取该教士

前存箱件。据报于十一月十六日起程回国。焚毁教堂时并毙教民四人。

宁乡县城内有法教堂一所，于六月十六日被焚。西山一带有法教堂八所（旁注：内有后岭村、金家庄二所，系由民房改为洋式），均赁居民房，现已归还原主。

潞安府属

长治县南街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东南城角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均于六月十一日被匪将堂中物件抢掠一空，并将门窗损坏。其在南街者，已将房屋退还赁主。其在东南城角者，折损太甚，已经封闭。此外，尚有南街及西乡低坊村，有比教堂（旁注：华式）二所，北街及北乡关村（旁注：华式），有英教堂二所，虽未被毁，而门窗亦俱损失。法教士潘树德已往潞城马厂。英教士盖落洼并一妻一子一女，于六月间护送出境。又英女教士江氏等五名口，亦于六月间护送出境。

屯留县郭村（旁注：半华半洋式）、余吾镇（旁注：华式）有英、法教堂二处，于六月十二、十三两日先后被焚。此外，城内南街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赁居民房。岭村（旁注：已毁）、李高村、东兴旺村、老军庄共有法教堂（旁注：华式）四处，概未毁坏。英教士许春江，于七月十六日避匿县署，旋于闰八月十九日护送出境。法教士布厚德、羊体仁同时他往。现查布厚德在潞城之马厂教堂，羊体仁在洪洞之寒凉堰。

襄垣县赵家岭有法教堂（旁注：半洋半华式）一所，教士林国栋、孔诺完、法春荣均荷兰人，现在堂内居住。

此外，尚有南关新设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

潞城县东关有英教堂一所，教士顾纯修于六月初七日，率其妻、子由该县护送出境。堂内物件据称早已寄顿一空。所遗房

屋，交还房主武姓经管，并由县加封。南乡马厂、羌城、南天宫三村各有荷兰国洋式教堂一所，西乡安阳村、高家庄各有荷兰国洋式教堂一所，西天宫南关、南垂村、张村、黄碾村四村，各有荷兰国华式教堂一所，以上教堂十所，现存无恙。教士翟守仁、布厚德、文会友、德永诚、申永福、安守信、包懿德、许鸿儒、艾弥良、潘树德共十八人，均在马厂居住。

壶关县安口村有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教民出资置买，并无教士在内。教民约百余家。

黎城县马拐村有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六月间被焚。向无教士，只有教民一百二十五人。

长子县酒村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并无教士在内。教民约二十余人，现均无恙。

泽州府属

风台县西门法教堂，于六月十五日被焚。教士文会友先期至马厂教堂。此外，尚有大箕村、土门村、庾能村、北山底村、舍庄村、安阎村、西峪村、高都镇、崔庄村、郝窑村、天井关法国教堂（旁注：华式）各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眉批：嗣据该县详称，高都镇教堂、崔家村教堂、瘦能村教堂、舍庄村教堂、西峪村教堂、安阎村教堂、天井关教堂、北山底村教堂均先后被焚，均属法）。

高平县果则沟法教堂（旁注：华式），于六月间被焚。教士席开蒙，据称不知去向。

阳城、沁水、陵川三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惟据陵川县禀称，现有教民二十余家，均尚无恙。

辽州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

榆社县北马会村，华式法教堂一所，林头村洋式法教堂一所，于七月二十日被焚。杀死教头张磨保夫妇二人。焚毁教民房

屋二十余间。杀死教民四十余人。

和順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只有教民一、二家。

沁州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只有教民数家，并未被扰。

沁源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奉教之人。

武乡县上司村，有荷兰国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七月初八日被焚，并杀死教民郭秉澄、赵官保二名。又烧去东关吴、卫两家房屋。教士孔诺完，现在襄垣县赵家岭教堂。

平定州城内有英教堂一所，系直隶教民王兰义在内传教，已早回籍。教堂房屋并已退还赁主。州境教民约有五十余名口。

盂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

寿阳县东关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六月初被匪将堂中什物捣毁一空。教士毕翰道等男女七名口，于六月初七日押解进省，旋即正法。

大同府属

大同县财市角、胡家圪塔英教堂（旁注：华式）二所，于六月十六日被焚。太平楼（旁注：半华半洋式）、广福角法教堂二所，于六月十七日被焚。榆林村（旁注：华式）教堂（注：何国教士建造，未据稟中叙明）于五月二十八日被焚。英教士纪长生、孙务本等男女大小十一名口，均被杀死。十里河村、清水湾、王家庄三处教民，均于五月三十日、六月初一日先后被匪烧去房屋八家，并杀死王家庄教民胡正国等八名口。焚太平楼教堂时杀死教民数名。

浑源州西门外沙河南街，有瑞国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五月十四日因求雨之故，将该堂门窗墙壁挤倒，并失去财物，已由该州赔修。教士毕生、赖生并教民于省三、范德明，又教妇一口，均先期护送出境。

应州城内东街有瑞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赁居民房，

于五月三十日被焚，并杀死教民李保邦等四名口，又马棋一名。东北乡烧毁民房二所，并毙教民二人。魏家庄教民邢大角，周家庄教民徐万银、米印房屋，于五月三十、六月初一等日均被烧毁。邢大角暨邢大用幼孩亦被杀身死。教士甘公义据该署牧祝令禀，已由前署牧樊恩庆送归左云教堂。教民王兰圃、徐万银、米印现在逃避无踪。

阳高县本城西街，有瑞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五月二十七日被匪将教堂损坏，堂中物件烧毁无存。教士宾茂客一妻二孩同时被杀。二十九日殴死骑马教民一名，不知姓名。

怀仁、山阴、天镇、广灵、灵邱各县，均无教士设立教堂，亦无奉教之人。惟查光绪二十五年分，冀宁道册报，天镇东北乡，有瑞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应飭查明。

朔平府属

右玉县城内南街，有瑞教堂（旁注：华式）一所，永善庄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六月初一、初八两日被焚。瑞教士柏瑾光等男妇大小十三名口，于初二日护送出境，中途被殴身死。永善庄教民房屋十六家，亦均焚毁。又杀死教民郝起云夫妇等四名口。

朔州崔家窑、沙楞河、圪塔峰、石峪峪村、米昔马庄等处，共有法教堂（旁注：华式）五所，于六月初四、初七、初八等日，悉被焚拆。快子坪法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经会首孟志昌自率教民，于六月初七日将堂拆毁，情愿出教。该教堂内有无洋人及各教民有无被害等事，均未据禀报。

左云县草市街，有瑞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五月三十日被焚。（注：另有宁鲁堡华式法教堂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眉批：又有教士嘉利孙等三人，不知下落。）

平鲁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奉教之人。

宁武府属

宁武县东庄村，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赁居民房。华教士周永耀在内传教，于本年春间回去。

神池、五寨、偏关三县，向无教士设立教堂，亦无人教之人。

忻州城内财神庙街，有英教堂四处，均已封闭。物件亦点明储库。西门内置有地址一块，尚未造成房屋。英教士邱松恩、德武、马克礼、燕那思四名，妇女一里沙白、恩师娘、马师娘、任那玉四口，于七月十五日被害。查光绪二十五年份，冀宁道册报，该州英教堂（旁注：华式）七处，法教堂（旁注：华式）七处，本年拳匪滋事，各教堂有无事故，均未据禀报。

定襄县本城，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系教民崔龙在内传教，早已远去。

静乐县向无教士设立教堂，亦无教民。

代州西街有英教堂一所，于六月初四日被焚。华教士霍存义先期走失。教民王石于初六日被杀。

五台县向无教士设立教堂。

崞县南关外，有英教堂（旁注：华式）一所，于六月间被焚。被害教民有张报报一家。并无教士。

繁峙县东街，有英教堂一所，于六月初五日被焚，并毙执事周永耀一名。

保德州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人教之人。

河曲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第查光绪二十五年份，冀宁道册报，该县南关外有瑞教堂（旁注：华式）一所。应伤查明。

平 阳 府 属

临汾县三府巷，有洋人旧租房屋一所。教民王辉南、李金富等各家房屋，均于六月二十九、七月初一等日先后被焚。教士卫理森先期赴浮山县，后即进省。丁良才等亦于六月间护送出境，声言回国。纪正纲等男女五名口，据报于十一月十六日起程回国。

卷查光绪二十五年份，冀宁道册报，该县城内郝家圈、杨家庄、河西庄、西宜村、贾村共有英国华式教堂五所。本年拳匪滋事，城内郝家圈教堂亦被损坏，旋经该府县量为修理，为纪正纲等栖止之所。纪教士等业已起程，堂遂封闭。此外，各教堂有无事故，未据禀报有案。

洪洞县晋家巷，有华式法教堂一所，粮食集有华式英教堂一所，均于六月间被焚。韩凉堰有华式法教堂一所，现有教士羊体仁、范像凤、柯岚鸾、马骧云等四人在内居住。

岳阳县城内，暨唐城镇，各有华式英教堂一所，现存无恙。教士巴尚志、吴振兴先已他行，现无下落（注：巴尚志、吴振兴均被害）。

曲沃县城内主字约有华式英教堂二所，先已封闭。教士童耕铁、童马氏并儿女五名口，由该县护送出境，流离转徙至翼城县之范店地方，被匪悉数戕害。又女教士郟秀凤、郟秀贞时到该县传教，于六月间一去不回。嗣查郟秀凤居住临汾教堂，于十一月十六日起程回国。郟秀贞迄无下落。

翼城县向无教堂，偶有教士来县传教，亦皆随来随去。

襄陵县齐村、黄崖村有华式法教堂二所，均已返还原主。绛州教士吴太山每月来县三、四次，六月以后迄无踪迹。

汾西县干河镇，有华式英教堂一所，只有教民在内诵经，现存无恙。

吉州东关有华式英教堂一所。教士容有光于六月十七日携妻

西归。教堂有无事故，未据禀报。

浮山、太平两县，向无教士设立教堂，亦无被害教民。

乡宁县向无教堂，第有无教士、教民，该县于历次通飭，均置不申复。十一月二十七日始据复称，并无教士。

蒲州府属

永济、临晋、虞乡、荣河、万泉五县向无教堂，惟万泉县有女教士杨洁如借住曹闷儿房屋，于二月中回国。此外，各县并无教士踪迹，亦无奉教之人。

猗氏县东门内，有华式瑞教堂一所，已经封闭。女教士濮碧霞，男教士胡德林于五月二十三日自行他往，现无下落。境内教民只有十余名口。

绛州城内正平坊，有英、法两国华式教堂各一所。英教士骆广忠于六月十六日护送出境。法教士吴太山亦于是月自行走去（眉批：十二月初五日据该州禀称，法教士吴太山，查明现在乡宁县属坂头山居住，屡接未回）。堂均封闭。

刘峪村教民，于七月十八日被匪杀死一百五十余名口，焚去房屋十七处，现存教民四百余名口。

垣曲、稷山、绛县三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惟稷山有教民四人，绛县有教民六家，均存无恙。垣曲则并教民而无之。

闻喜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人教之人。惟八月初六日，曲沃县送来洋教士白守贞等六名口，行至该县裴柏村地方，被匪悉数杀死。

河津县东关有华式瑞教堂一所，现已封闭。教士宓姓等四人，于六月十八日赴吉州山中纳凉，不知去向。嗣据黄令廷光禀称，宓姓等，暨去州。教士容有光夫妇二人，行至该县清涧湾地

方，被匪悉数戕害。

解州城内有华式瑞教堂一所，现已改为团练局。教士查明道，女教士柏安泽、扶贵英于六月初六日护送出境。所遗箱笼等件寄存州库。现有教民十余户。

安邑县城内有华式瑞国教堂三所。教士符励恺夫妇二人，幼孩三口，罗姓一人，女教士卫鸾书、韩悟诚、韩凤书三口，统共九人，于六月间护送出境。所遗教堂，有无事故，未据禀报。现有教民十八家。

夏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亦无教民。

平陆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

芮城县陌底镇，有华式瑞教堂一所，系赁居民房，现已退还原主。教士林仁心，于本年六月间回国。现有教民七名。堂中箱笼等件，交县存库。

霍州城内北街，有华式英教堂一所。南乡杜壁村，有华式法教堂一所。英女教士贾文兰、施宝珍，法教士柯清福，均于五、六月间逃避无踪。所遗教堂已批饬封锁。

赵城县南街有华式法教堂一所，系教士来往住宿之所，现已封闭。罗云等四村教民，于六月二十八、九两日被匪抢劫一空，房屋亦被焚毁。

灵石县水头镇，有法教堂一所，现在尚存。华教士郭久铭在内传教，于六月间赴霍州未回。

隰州城内南街，有华式英教堂一所，现已改为自新局。堂中什物早被拳匪残毁净尽。北乡解家窰，有华式法教堂一所，于七月初三日被焚。并杀死教民靳来则一家六命。英教士白守贞等六名口，由该州护送出境，旋在闻喜县被杀。

大宁县城内有华式英堂一所，是否尚存，未据禀报。英女教士聂凤英姐妹二人，并郟姓一人，于七月十九日被杀。

蒲县、永和两县，向无教士在境内设立教堂。

归 绥 道 属

归化厅卷，查光绪二十五年份，冀宁道册报，厅东顺城街，厅东南圪料街，厅城西毕齐克齐村、察素气村共有华式英教堂五所。厅东北山后五塔尔贝铁圪旦沟村，厅东北山后乌尔兔沟村共有洋式法教堂两所。厅城北城隍庙街，厅东北山后六道沟村、山纳令村、十八尔太村、乌蓝花古营子村、三合村、中时拉村共有华式法教堂七所。以上英、法两国教堂共十四所。据该厅于十一月间详称多被焚毁。堂中无教士同时遇害，未据声明（眉批：恩道先后来禀，据称杀死教士十余名）。瑞教士爱理顺，遗有汇款六百两，并各项物件，均已查明经理，并声称该教士已早回国，业已批飭详查。

萨拉齐厅本城、包头镇、五里颂沙尔沁村、水涧沟门村共有华式瑞国教堂四所。东南乡二十四顷地、银匠窑、把拉盖村、河西小淖尔、后套乌蓝卜尔、大夫营共有华式法教堂六处，均于六、七月之交，先后被焚。堂中教士据称先已回国。二十四顷教堂，遗有粮地九十余顷。

丰镇厅卷，查光绪二十五年份，冀宁道册报，该厅丙辰村、福宁庄共有洋式白日亚国教堂二所（眉批：丙辰村洋式白日亚国教堂房屋二十余间，于六月间被毁，所有财物先由教民寄囤代处。福宁庄教堂，系属直隶管辖）。长板坡村、正北沟村、六号村、十三号村、东沟村、后黄榆窠村、后窑子沟村、前窑子沟村、黄羊滩村共有华式白日亚国教堂九所。裕如庄有华式哈兰国教堂一所。本城内隆盛庄共有华式教堂二所。本年五月间，瑞教堂被人打毁，并将教士鄂彼各雅里贝雅各孙山道普碰伤，由该厅赔银八百两，设法完结，立有华洋合同，该教士亦即远去。此外，各教堂有无事故，未据禀报（眉批：该厅教堂除丙辰村被毁外，余均无恙。十一月廿五据该厅复到）。再该厅来详，尚有

七苏木厅三一堂教堂内，有比教士刘拯灵居住，现尚无恙。

宁远厅香火地、公沟堰有华式法教堂二所，于七月二十日被焚。教士何济世、马赖淦由该厅解交归绥道衙门，作何发落，未见禀报。香火地尚有华式法教堂一所，大羌盘村亦有华式法教堂一所，有无事故，未据禀报。

和林格尔厅舍必崖村、塔克尔村、海流速太村共有华式法教堂三所，于六月间先后被焚。堂中教士据称先已走失（注：又杀教士九名）。

托克托城厅本城南街，有半华半洋式美教堂一所，南坪村有洋式法教堂一所，黑城东门村、程奎海子村共有华式法教堂二所，均于六、七月间被焚。并杀死洋教士（注：系何国人是何姓名，均未声明）一名，教民九百余人。此外，有无教士同时被害，未据禀报。

清水河厅，光绪二十五年份，冀宁道册报，该厅东街有华式瑞教堂一所。现据该厅声称并无教堂。应查。

晋省被焚教堂简明数目：

英国：华式十五所，半华半洋式一所。

法国：华式五十七所，洋式五所，半洋半华式二所。

美国：华式三所，半华半洋式一所。

瑞国：华式九所。

荷兰国：华式一所。

比国：洋式一所。

以上被焚各教堂，均据禀报有案而言。若堂中物件悉被毁坏，只剩空房，则属于英者，约有十处；属于法者，约有四处；属于美者，二处；属于瑞者，一处。至教民房屋，凡拳匪蹂躏之处，无不荡然无存。第未据各属分析详报，无凭登记。

被杀洋人简明数目：

省城正法四十四名口。又寿阳解来七名口。阳曲县烧毙女教

士一口。太谷县杀死七名口。汾阳县杀死十名口。孝义县杀死二口。大同县杀死十一名口。阳高县杀死四名口。右玉县杀死十三名口。闻喜县杀死六名口。托城一名。忻州杀死八名口。萨拉齐杀死九名。大宁杀死三口。河津七名口。归化正法杀死十四名。翼城杀死四名口。岳阳二名。

此皆据禀报有案而言。若夫自行走失，不知下落者，及护送出境后亦无法根究者，则有：太原之德奥理（旁注：死在太原省城）、雷体仁，平遥之索行仁等十名口，长治之盖落洼等四名口，女教习江氏等五口，高平之席开蒙（旁注：已有下落），浑源州之赖生（旁注：死在阳高）、毕生，曲沃之鄒秀贞（旁注：死在大宁），猗氏之濮碧霞、胡德林，绛州之骆广忠、吴太山（旁注：现在坂头山），河津之宓姓（旁注：已死）等四名口，解州之查明道、扶贵英、柏安泽，安邑之符励恺等九名口，霍州之贾文兰、施宝珍、柯清福（眉批：介休之陆义全并女眷五人，屯留之许春江，潞城之顾纯修，归化之爱理顺），及口外各处（注：均未将教士姓名、籍贯声明，详禀中只云先期自行走去），统而计之，为数尚复不少（注：省城正法之四十余名口，均无姓名、籍贯，大约太原之德奥理）。至被杀之教民，亦仅据禀报有案，登记于后。其被杀而无案者，恐亦不少。

附录一：

行前敌各军

行前敌各军：令即将张皇情形明白声复，以凭复奏岑抚台。奉旨：奕劻等电称，前接岑春煊急电，当饬联芳询，据法使称，该军并未开枪炮攻击，至固关后，即日退回获鹿。荫昌询，据瓦帅称，德兵已于初七日退回保定各等语。岑春煊屡次电报洋兵越境攻击，营勇伤亡情形，辄据各营张皇禀报，并不探访确实，即行电奏，殊属不知镇定。岑春煊著传旨申饬。嗣后务当详慎办事，毋稍轻率。钦此。元。三月十三日到。

附录二：

和福致赵振鸿函

太原赵抚宪钧鉴：

法案日与磋商，总不肯减。联公巡帅亦思了此事。因前接宪电，有为日愈久，受亏愈大之言，是以令和议结。稟商王相亦然。现以京平六十五万，分四年付清，款虽稍巨，谅为晋省共谅。抵款除廿万扣清外，下余九万零，分三年扣。教堂归大案，教民全了。减后各节详载章程。惟五教士立碑不肯在内，价约数千金，已定图说。韩主教埋葬费五千，拟京存公费内先付，伊出全了收执，以了阅案。俟订约后，驰呈钧览。和福稟。元。

吴棠年谱

陈庆年

编者按：江苏省镇江市图书馆馆藏善本《吴勤惠公年谱》手稿，一册二卷，二万馀字，系清末民初著名学者陈庆年（1863—1929，字善馀，江苏丹徒人）所纂。谱主吴棠（1813—1876），字仲宜，号棣华，又号春亭，盱眙人，清道光十五年举人，官至四川总督，卒谥勤惠。吴谱手稿扉页附有陈氏自序，叙此谱作于清光绪十九年及其缘起。此年谱确属未经刊刻的手稿本，亦系夏承焘先生所编《年谱知见录》所未登录、鲜为人知的秘本。

吴棠以镇压捻军起家，为清王朝所倚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其任职清、淮及川督期间，先后镇压过捻军起义和云、贵地区苗、回等民族的反清斗争。与此同时，他从维护清王朝利益出发，亦曾在清、淮一带监修水利，兴建城圩，采办米石并设善后局，倡复江北漕运等，客观上有益于民。吴谱较为翔实地反映了这些史实，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吴勤惠公年谱》由镇江图书馆庄炳辉、忻元璋合作整理。

《吴勤惠公年谱》序

《吴勤惠公年谱》二卷，公子吉甫观察属庆年所述也。先是，公族孙可园偕其邑人李普卿稽合疏稿，录为长编，藏诸篋衍，殆余十稔。近汪少甫从事董理，甫经撰述，以疾中止。适余在金陵佐纂盐志，役既告终，举以相属。旧稿丛积至十余册，丹墨凌杂，猝难就理；屡写净本，刊去芜累，辟榛淪源，端绪乃出。商榷义例，定为斯篇。文省事存，取则曩轨，日淹二时，稿经三

易，杀青既就，记其缘起。至公靖恭自献，功力允塞，天子嘉劳，载在史氏，阅斯谱者，皆能述之云。

光绪癸巳（1893）七月，陈庆年叙于金陵二道高井。

卷 上

公讳棠，字棣华，号春亭，又号仲宣，泗州盱眙人，姓吴氏。系出唐左台御史，少微。当有宋时，休宁商山吴氏有以孝闻者，曰友贤公。尚书金安节题其堂曰“孝敬”。十一传曰元恺，当明中叶，由商山迁盱眙西乡之三界市，遂为盱眙人。传七世曰承璧公，是为公高祖。公曾祖□□公，讳连，妣程夫人。祖利宾公，讳针，妣汪夫人。利宾公生四子，季曰北山公，讳洹，字圣基，配程夫人，生子二，长讳检，字玉书，出嗣世父应声公，后次即公。自连公以次，皆以公贵，累赠光禄大夫，妣皆赠一品夫人。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一岁。

七月二十四日子时生。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二岁。

是年滁、泗间饥，北山公馆于外。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三岁。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四岁。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五岁。

自解语至成童，未尝苟言笑，人呼为“二痴”。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六岁。

始入家塾，从族兄凝芳先生（讳榜，盱邑庠生）学。

嘉定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七岁。

仍从凝芳先生学。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八岁。

从族叔祖甸春先生（讳泰，盱邑贡生）学。

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九岁。

北山公课公兄弟于家。

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十岁。

出就外傅，从凤阳万龙文先生（讳文渊，凤阳县庠生）学。知勤学，除夜就邻火读如故。

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十一岁。

道光四年甲申（1824年）十二岁。

是时渐余一月粮。益励于学。

道光五年乙酉（1825年）十三岁。

复从凝芳先生学。

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十四岁。

从舅氏程瑞轩先生（讳兆麟，邑庠生）学。

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十五岁。

以文就正族兄次山（讳楷，盱邑举人）。

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十六岁。

从族叔卫川先生（讳洛，庠生）学。

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十七岁。

道光十年庚寅（1830年）十八岁。

从族兄小园先生（讳棠，庠生）学。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十九岁。

从邵屏山先生（讳倬，定远贡生）学。

八月，补县学生员（学使为满洲鄂木章额公，题为《樊迟问仁三章》）。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二十岁。

始馆于外戚李氏。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二十一岁。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年）二十二岁。

以文就正于定远陶琴坡先生（讳杰，举人）。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二十三岁。

馆于同邑高氏。

八月，应本省恩科乡试，中式第六十二名举人（主考为阁学卓海帆先生，讳秉恬；编修单地山先生，讳懋谦；房师漂水县刘眉士先生，讳佳。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

是月，公配李夫人来归。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二十四岁。

春，赴礼部试。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二十五岁。

馆同邑姚氏。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二十六岁。

赴礼部试。是科房荐（房师□□□）。归仍馆姚氏。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二十七岁。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二十八岁。

赴礼部试。房荐（房师李□滋园）。留京寓泗洲阁学杨叠云先生（讳殿邦）宅。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二十九岁。

应礼部试。房荐（房师赵编修子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三十岁。

复馆姚氏。

五月，长女生（后适同邑洛阳知县秦君竹人长子郎中尔熙）。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三十一岁。

是岁捻匪起，横掠皖、豫间。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三十二岁。

赴礼部试。

是年，大挑一等，引见。奉旨以知县用，分南河。寻至工，勘盱眙水势。归里省亲。

冬，北山公命纳侧室史淑人。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三十三岁。

十月，长子炳采生（李夫人出）。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三十四岁。

八月二十五日，李夫人卒。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三十五岁。

是年，南河霜降。安澜河督保奏以沿河知县补用。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三十六岁。

迎北山公及程太夫人就养清江浦寓。

□月，继室谭夫人来归。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三十七岁。

补桃源县知县。迎北山公及程太夫人就养。尝躬巡四野，问民所苦；益滨淮书院膏火。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三十八岁。

正月，宣宗成皇帝升遐，文宗嗣位。

是月，次女生（谭夫人出，后适泗洲□□□）。

二月，次子炳祥生（史淑人出）。

八月，黄河南岸于公堤溃，卞家湖大涨，迫城。公滨湖筑长堤护之，百姓号为“吴公堤”。

是时，广西逆民洪秀全倡乱于桂平。

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三十九岁。

冬，调补清河县知县。无积狱，百姓称“吴青天”。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四十岁。

五月，三子炳和生（谭夫人出）。

六月初三日，谭夫人卒。

八月，河决丰工。邳州水盗起。

十月，移署邳州。请于大府截漕振饥民，募壮士捕盗，邳民以安。

是时，粤逆自广西窜长沙，越洞庭，陷武昌，大江南北土匪蜂起。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四十一岁。

正月，丰工告成。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用。

时粤逆弃武昌东下，陷安庆。

二月，陷江宁省城，分党陷镇江、扬州，清、淮大震，居民一夕数惊。大府檄公回清河。公盛威仪，迎北山公、程太夫人至署。倡捐集练丁于宝应，扬言大兵且至，著《敌忾同仇八约》，连衡凤、颖、滁、泗、淮、海、徐、扬八州郡共御贼。贼徘徊瓜、扬间，不敢进。

四月，继室黄夫人来归。

扬州贼分党北陷滁州，踞临淮关，复陷凤阳，涉豫及晋。

九月，犯天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剿贼，南北警问日至。公日以忠义感民，清、淮一隅隐然若巨镇焉。

十一月，扬州克服。擒匪张乐行横掠皖、豫间。

文宗诏曰：“知县吴棠，团练乡勇，甚得民心，若令其带勇击贼，必当得力。”是为公受知之始。

程太夫人病，公衣不解带者旬日，黄夫人剖臂和药进，旋愈。

十二月，旱，公步祷引咎自责。翌日大雪。

是年，御史雷以诚创收厘金济饷，直省厘金始此。

《重修清河县志》成。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四十二岁。

正月二十四日，程太夫人卒于清江县署。

时粤贼由徐州北窜，匪党窃发，士民乞留公。

奉旨准其开缺治丧，百日后仍署理清河县事，俟军务告竣，即令回籍终制。

三月，奉丧回里。

四月，葬程太夫人于房家营。

五月，以墨经视事清江。

十一月，奉旨著俟服阙后免补知县，以同知直隶州即补，并赏戴花翎。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四十三岁。

秋，以畿辅肃清，江南贼蜷伏未动，吁请终制。

十月，奉北山公回里。

购经籍归，署其室曰“望三益斋”。其后，望三益斋所刻书，经部则有：《合刻（宋）程子朱子》、吕祖谦《周易传义音训》、邹季友《书传音释》、吴昌宗《四书经注集证》、张锡嵘《孝经章句读》、朱就《正录读》、朱就《正录续编》、《孝经问答》、《合刻赵怀玉周廷案校韩诗外传》。子部则有：

《（明）陈选小学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方东树《书林》、杨觐《汉学商兑》、汪辉祖《双节堂庸训》、《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病榻梦痕录》、《梦痕遗录》。集部则有：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集补编》、《张弢遗集》、王效成《伊蒿室文集》、《诗集》、（宋）谢枋得《文章轨范注解选》、《唐诗》、果亲王《古文约选》、王拯辑《归方评点史记合笔》。海内称善槩焉。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四十四岁。

二月初一日，北山公卒于家。

三月，合葬房家营。

夏，大旱，盱来棚匪踞盱眙清明山作乱，距三界东六十里。公率乡练遮击之。

六月，斩匪首盖天王，棚匪平。

奉旨著免补本班，俟服阙后，仍留江苏以知府补用。

七月，至定远要击海、沐逸捻。

八月，奉旨补缺后，以道员用。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四十五岁。

春、夏间，滁、泗大饥，公倡振，劝乡里平糶。粤贼围六合。公帮办涌、六防务。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四十六岁。

正月，捻匪陷五河，公率乡练复其城。

四月，捻匪李兆寿陷滁州、全椒、来安，公率乡练攻滁州，不克。清河千总张一鹏、安庆把总刘万福、安东练总文汉升、定远李贯、马芝力战，殁于阵。

五月，服阙，以五河、来安克服，得旨著免补本班，仍留江苏，以道员遇缺即补。

六月，粤匪伪英王以十余万众屯滁、来间，督师胜保兵溃。公驰防三河，驻蒋坝。

七月，贼夜至三界，火民居；公藏书皆烬。黄夫人率家属仓皇渡淮至阜宁。

九月，贼陷六合，盱眙、天长相继失守。公严扼贼于三河。

十二月，督清河练务。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四十七岁。

二月，黄夫人回清江。

十一月，署徐州府，单车之任。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四十八岁。

正月，捻匪陷清河。

二月，贼退。

三月，署淮海道。

闰三月，署徐州道，兼摄徐州府事，办徐州粮台。

为长子炳采娶妇王氏（定远举人王□□之女）。

四月，始赴任所。

五月，奉旨补授淮徐道。

七月，奉诏帮办江北团练。

十一月，奉诏暂行帮办总兵田在田徐、宿军务。公以副都统伊兴阿为贼所惮，四上书督师大臣袁甲三，请奏起之。

是年，捻踪出没铜、沛、萧、砀间，公以贼志在掳掠，饬徐属坚壁清野，筑圩寨自保，守以精壮，犄角相救助；复于田滕为深堑，陷贼马，游军巡其外，使农民收获其中。贼至无所得，乃去。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四十九岁。

正月，奉旨：“徐州道吴棠，办理粮台，悉心筹划，并劝捐粮石，接济练勇，著赏加按察使衔。”旋诏公帮办徐、宿剿匪事宜。公捐解京饷养廉银一千两。

五月十六日，长子炳采卒于徐州道署。越日，长孙女生。

七月，文宗显皇帝升遐。穆宗嗣位。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时沂州兰山贼窜徐城，踞铜山之汴塘，东路贼窜至栏杆山。

十月，自将攻剿，饬副将胡元昌等夹击，败之。另股由奶奶山溃窜，公遣将破之，进蹶匪首刘平于侯孟山，破其寨。又皖匪赵克元等扰濉口民圩，结蒙、亳捻匪数万围宿州，总兵张得胜等为贼困；公督军驰援，解其围。会大雪，藉薪沮洳中，与士卒同卧起，受湿成癖，终身不瘳。

十一月，公在营次，奉旨补授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江北镇、道以下各官弁均暂归节制。旋诏公驻清江浦，挑选漕河标兵剿贼。

十二月，运北匪刘双印援汴塘贼，总兵龚耀伦破走之，副都统德楞额复破捻首李成等，遂克汴塘。

二十日，卸准徐道篆。二十九日，抵淮安，接漕督、江宁藩司篆。

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五十岁。

正月，移驻清江浦、筑运河南、北岸圩。汴塘余党踞沐阳，

谋东窜，捻匪二万众至蒋家坝来合，绕我军后，规袭清、淮。公遣参将朱光庭、副将袁世功等驰屯钱家集六塘河，扼贼东南窜路。贼已至安东，窜王家营河北岸。公集练丁巡圩墙，贼以万余众来扑，众无人色。公携胡床出坐圩门外，炮丸如雨至，公指挥应敌，贼窜渡，都司吴凤柱扼之。相持间，马贼百余伪我衣突渡，公急令我军去巾，贼计蹙，尽为我歼。残党走阜宁东沟、东坎，公自将至淮安，贼大至，游击陈国瑞等败之于车桥。贼分屯淮安城外，我军分道环击，贼骇奔，诸酋集百子堂，凭堤自保。公夜率敢死队缘堤下，急行抵清江。会天雾，马贼潜至王营西，袭清河圩。我军以轻骑乘其后，掩旗帜，伪衣混贼中，甫抵北濠外，大呼杀贼，贼洶遁，追蹶十余里。袁世功等至渔沟遇伏，力战脱，公派都司张从龙等驰后，世功等整队反逼，却之。贼踞桃境众兴集。

诏以用少击众，奖录将士有差。

是月，请移泰州江北粮台于宝应，以便随时查察。得旨报可。

二月，众兴贼犯清江，薄北圩，时圩工甫及半，士民洶惧，诸将战复不利，益骇。公手燃巨炮，坚坐圩门外，挥诸将反击，毋许一骑入。陈国瑞等以龙旗队三百人陷阵力战，都司滕国栋等从之。贼不支，大奔，公督诸军追击。贼复遁众兴，捻首魏坤等以二千余众自睢境走高作，谋纠合东窜。公分军迎击，陈国瑞会游击杨得荣、守备郭宝昌等自南岸渡河，逼众兴贼圩，破之，贼西遁。飭淮安属坚筑圩砦遮贼回窜，坚壁清野如徐州制。

三月，捻首李加英等自河南为僧邸所败，率三万众窜宿迁。公檄总兵黄开榜等分扼各隘。贼自武家墩窜至山阳泾河，副将陈国瑞迎击败之，追至新河堤殊死战，贼自相蹂挤溺水中无算。余匪窜宝应八浅争渡，黄开榜率水师大破之，龚耀伦复败之于平桥。贼走桃北五堤头，为参将姚广武所遏，追奔四十里，残党数

千西走，桃、清、山、宝肃清，而擒首韩老万等复自泗洲纠党东窜，谋夺蒋坝以通粤匪。公檄龚耀伦等扼运河而守，黄开榜统舟师巡邵伯湖，南驰至衡阳、蒋坝遮贼。贼犯武家墩，分窜高良涧，均为我军击退，遂窜山阳西乡汉河，陈国瑞大破之；总兵安勇等复邀击于周桥古沟，贼不能至蒋坝，皆反走。

是月，疏请设通源分局于邵伯、清、桃，仿市肆钱票以济饷，如淮城总局制，并请暂缓南河督臣例贡绢笈。皆报可。

四月，接筑桃源成子河长圩，设炮台遏东窜贼，以总兵鹤龄统军二千六百余名守之。灵璧擒首任中显绕至桃源屠家花园，谍知我军严备，西走。鹤龄派都司连福蹶之。海州羽山土匪欧大兴等倡乱。

五月，袁世功等破之。公以游击张祖云屯海、赣，捕余匪。擒匪踞灵璧殷家圩，姚广武平之。

时粤逆谋北渡，公遵旨分拨黄开榜水师，飭都司龚文林驰防浦口。

六月，山东匪首高归为总兵陈国瑞击破，乞降，国瑞纳之。西擒李成等率党三、四万众窜邳州，陈国瑞破之于沙庄。运南贼栅绵亘六、七十里，亦为黄开榜所毁。贼窥成子河，姚广武败之；复犯宿迁，黄开榜又击败之。贼由睢宁窜回巢，邳、宿、运河南岸肃清。

公以镇江防军缺饷，奏筹泰坝盐厘，每引划分三百文济镇饷。

是月，清江南、北岸圩成，调邳、睢、宿河兵一千名守之。清江故无城，十年春，擒匪东蹂不能御。公至无以为守，筑南、北岸土圩，建砖圩于南岸内，北滨运河，余三面皆环以深堑。至是功竣，得旨嘉奖。

公又以淮、扬恃运河限贼，贼自西来，以运河为险；自北来，必以山阳涧河为阻。渡涧而南直达高、宝，沿涧而东直达盐、阜。东、泰皆财赋所出，为贼所覬，乃督绅董鲍桂生等筑涧河

圩，自府城东门外迤至盐城荡口，袤延百余里，里下河恃为大防焉。

七月，捻众万余犯宿迁，黄开榜部水师扼运河，贼踉跄不得渡，破之于古城、耿车，贼远遁，邳、宿、运河以南肃清。

先是，田在田被劾，上命偕僧格林沁详查，寻得实覆奏，褫田在田职。至是，诏公遴将接统，公奏以九江镇总兵黄开榜代之，进军宿州。

八月，如桃源勘圩土，檄邳、宿沿运各练防贼北窜，旋还清河。

闰八月，江阴粤贼谋北渡，公以黄开榜防高、宝湖，檄参将杨得荣率水师驻通、海严备。

时僧邸驻军永城，大举平捻，军需支绌，公捐廉助饷。诏交部议叙。先是，盐城县境范堤外有放荒草地七百余顷，民间往往私垦争讼。是月，公奏请以三百顷召领征粮，其余仍留民樵。

闰八月，江北帅获泰兴教徒韩富春等，诏以恐结粤匪里下河患，令公查办。公亲讯为吃斋愚民，虽无习教传徒敛钱惑众等事，而设会礼许，迹近煽惑，分别徒杖议结。

九月，檄参将吴凤柱等至邳州，击退山东幅匪。公修《族谱》成。重建崇实书院，延归安钱振伦主讲。

十月初三日，江苏学政梁翰试海州毕，丁忧解任，公暂护学政关防。十一日，公委员送关防至淮安，交新任学臣孙如仅接受。

疏请以改拨皖营淮南盐课，仍解北台贍军。时淮北商捐盐助饷，公疏请免提饷盐经费，按应纳课税，作收清、淮军需。先是，江安道里下河漕粮提前折征充饷，至是部议新漕改征本色运通。公疏言扬营恃漕折济饷已历十年，现计上下两忙，至十月后业已提罄，若新漕启运本色，则春、夏之交，竟无可提之款；部臣虽照数拨给实银，设协解愆期，何堪设想。请仍征折色济饷，以

维全局。

十一月，山东教、幅二匪蹂兖、沂间，公遵旨饬陈国瑞赴东会剿，以游击梁桂芳防高宝湖，副将蔡覲贤防蒋坝、衡阳，顾扬防后路。

十二月，黄开榜攻下孙疃南之钟阳集圩，擒首李成败走，旋收复浚北各圩，进攻宿州孙疃圩；陈国瑞亦复郯、兰各圩，进攻山东长城圩。

疏请蠲免湖滩积欠钱粮，并言湖滩淤歿不常，不能升科，请仍旧收租。得旨俞允。

饬属行保甲，严训安、清道友等匪。

时盱眙兵燹之余，道殣相望。公助种劝耕，运粮接济。

同治二年癸亥（1863） 五十一岁。

正月，粤逆伪忠王李秀成渡江谋接和含贼东犯，公檄三河、高、宝诸防军严备。

初，御史丁绍周奏请各省厘捐归地方官经理，公疏陈不便，仍用委员以仙女镇扬关及扬州筹防，并北台、清、淮各局并归一局，统收分解。

二月，黄开榜克孙疃，斩擒首任福得。时陈国瑞围长城急，擒首李成、宋三岗等赴援不及，遂克长城圩，擒斩匪首刘兆青等，李成就殁，附贼各圩皆降，惟擒首孙化祥（号六十四寨主）据兰山中村圩，凭险拒我师。时诏国瑞会兖军进攻。疏言国瑞由郯兼进，可顾邳、宿后路，若遽赴兖州，不惟悬军贼中，腹背受敌，尤虑沂、兰群盗伺间南扰，海、赣策应不及，郯境新抚各圩官兵一去，势又被逼从贼，数月苦战之功，仍同虚掷。檄国瑞移师攻中村，破朱留屯等圩援贼及箕山贼巢。

是月，公奏请设立厘捐总局。

三月，陈国瑞等克费境各贼圩，遂破中村，孙化祥伏诛，沂州肃清。增筑清江圩。

时裁南河总督，设淮扬镇，改河营为镇标，暂归漕运总督节制。公疏陈部议未尽事宜，请以北外营兵一百二十八名、部议新设安东营兵二百二十一名为清江城守营，以河中营都司，改为城守营都司。其安东营留兵三百五十名，改为安东汛，以城守营辖之。部议肖睢营九百九名，改为镇标左营，设参将领之。以河标中营副将，改为镇标中军游击，部原额兵六百八十九名，与城、左两营共兵一千九百四十七名，同驻清江。部议设蒋坝、宿迁、桃源三营，宜改桃源营为桃源汛，以右营辖之。至苇左、苇右两营，照部章定议统计，连河标原额之右营、洪湖、佃湖、庙湾，共十一营，共兵七千一百五十三名。其清水七营，险工如旧，留弁兵七百余修守，仍去河营名目，令兼习水师，以新设同知及淮、扬两丞倅辖之。至部议之澧沛营，应改为西路汛，近隶徐州镇标。均经部议行。

寻奉旨补授漕运总督，江北文武官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仍归节制。

是月擒首张乐行伏诛，其侄张总愚纠余匪窜直隶、山东、安徽，怀远练总苗沛霖惧，散练谋叛。公疏陈逆状。

四月，诏各路统兵大臣会剿。公遣徐州镇总兵姚广武攻宿南苗圩，以顾渦北；又遣知府田竣镇抚淮北各民圩，以防勾结。陈国瑞进剿滕县白莲池教匪。遵旨筹备临淮军饷，并陈剿苗逆机宜。先是，降将李兆寿改名世忠，以擢提督，屯军滁州，与江北帅都兴阿失和，部卒时至里下河，至是，将遣将李显发往查游勇，公派袁世功从。都兴阿虑为寻仇，腾章入告。诏旨诘问。公复奏言：世忠此次意在修好，似知愧励；时事艰难，宜激励使为我用，不宜激之生变。上是之。后世忠卒以所部五千人攻克苗逆老巢。论者谓公协和之效云。

五月，粤逆围天长，公遣黄开榜驰援，破之，围解。陈国瑞毁白莲池贼巢，斩逆首刘双印等。

是月，奏改江南、江北粮台为扬州、镇江水陆粮台。

六月，捐廉助蒙城、临淮军饷。诏议叙。

苗逆陷寿州，窥蒙城。公疏陈剿苗策，言苗逆图勾捻为患，宜飭僧邸南征捻逆，方可合军剿苗。诏从之。陈国瑞进军援蒙城。

八月，疏请飭下陈国瑞帮办淮、徐军务。

续捐廉助临淮饷。诏议叙。

九月，疏请将先后捐廉一万余两，援例请加广肝胎永远文武学额各一名。奉旨俞允。

是月，奉到颁赏文宗显皇帝《御制诗文集》。

十月，陈国瑞迭克苗圩，连营二十余里，包贼营东、西、北三面，会僧邸督师南下，以炮队合援蒙各军，自蒙城转战而西，贼大溃，苗沛霖伏诛，蒙城复存。

十一月，陈国瑞攻寿州、颍上，旬日克之，苗逆平。

十二月，御赐“福”字一方，并荷包、银镲、银钱，食物等件。

卷 下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五十二岁。

正月，檄沿江州、县振抚渡江难民。

筑清江县城。

三月，遣陈国瑞屯徐州，遏捻东窜。

五月，捻自湖北谋东趋，陈国瑞移军壁临淮。

六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克复江宁省城。

诏以公剿办清、淮一带窜匪，并扫除徐、宿捻匪，地方赖以安靖，赏加头品顶带，仍交部从优叙议。

疏请建故漕督袁甲三淮安专祠。

七月十三日，江苏学政孙如仪在淮丁忧，公暂理学政事件。

时山东裔匪占种铜、沛民田，立新团等圩，劫掠拒捕。

八月，公遣军逐之，以前垦湖荒之东民编户籍升科。

遵旨裁并江北厘捐局。

九月，奏复洪湖滩地学田、营田。

十月，奉旨署理江苏巡抚，以江宁将军富明阿署漕运总督。

檄道员刘咸查勘运道，规复河运。

初，扬州府属刑名案件，辖于徐州道，嗣以相距太远，改归两淮运司勘转。至是，公以江省义安，一切应规复旧制，偕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疏请复设淮扬道员缺；疏请改造清江城垣。下部议行。

十一月初三日，委员赉漕运总督关防等件由浦赴扬交富明阿接任，起程赴苏。旋奉旨毋庸署理江苏巡抚，仍回本任办理淮、徐善后事宜。

二十日，公接篆回任。疏言：江省肃清，督臣已驻江宁，所有江北事宜，臣可无庸兼管。奉旨：“曾国藩尚难兼顾，仍著吴棠管理。”

奏改清淮筹防局为善后局。

十二月，以江北各属便河运，疏请采购米三万石试行。得诏嘉勉。奏上章程十则，设立总局。

是年，捐修盱眙文庙，重建考棚。

年终。恩赏如例。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五十三岁。

正月，湿癣举发，疏请赏假一月。

二月，奉旨署理两广总督。

三月，捻逆张总愚等纠粤逆伪遵王赖文光扰山东曹州，公飭副将张从龙等部军防成子河五堤头及邳、宿运河。江苏巡抚李鸿章派总兵欧阳利见以师来会。诏命道员张树声一军迅速赴浦，归

公调遣。疏请收回两广总督成命，专办清、淮防剿。上嘉其体国公忠，不肯避难就易，仍著暂留漕督任，俟此次贼匪扫净，再赴两广署任。

四月，擒贼由宿迁窜邳境，公檄诸军严防运河。寻亲王僧格林沁追贼战歿于曹州，贼集濮、宛、菏泽。两江总督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赴东省督师，公令总兵赵三元统炮船赴济宁。

先是，上年冬，公以高邮以下西堤为东堤保障，栏御全湖，为里下河民命所系，飭下河受益各州、县劝捐协济，并拨清淮捐输一款助工，至是工竣。

五月，李鸿章遣总兵周盛波等军至清、淮。公复疏辞署理两广总督，力筹淮、徐防务，与各路官军协力灭贼。奉谕：“览奏具见悃诚，吴棠著专心办理漕督本任一应防守事宜，两广总督现有瑞麟兼署，一俟简放有人，该督即毋庸署理矣！”

时贼趋宿、亳，公飭张树声、姚广武等分道遮贼，令周盛波军扼濉滩成子河。

闰五月，安徽布政使英翰困于雒河集，公命张树声派兵守濉溪口，姚广武等以军逼雒河。增修成子河卜家湖濉滩长圩。

六月，淮军大捷于雒河，围解。

八月，贼连败于沈邱、阜阳、窜曹州。公飭诸军守成子河圩，檄淮、徐各属民圩严备，命游击唐高凭等扼守瑶湾旧邳城运河南岸，添调漕标兵一千二百余名防清、桃，以参将吴凤柱等从曾国藩击贼。

是月，河运米船全数抵通。下部议叙。

十月，贼西趋归德。吴凤柱等仍回驻宿迁。

是月，清河城工告成。

十一月，疏陈总兵陈国瑞患病疯狂，滋闹衙署等状。诏褫职。

十二月，军务稍靖，以湿疮请假。得旨：“赏假两个月，遇

有紧要事件，仍着照常办理。”

岁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五十四岁。

正月，疏请飭山东河臣、抚臣择要浚运，将来南漕全运，须于南坝头口门迤上，做钳口草坝数道，按时启闭，如南河草闸灌塘法。诏从之。

二月，疏请以淮扬镇左营参将移驻王营，宿迁营游击移驻新安镇。

三月，赖逆自豫东合张逆犯运河，公飭徐海道张树声防湖团、王团，杨鼎新壁台庄，姚广武屯黄林庄，欧阳利见守窑湾，提督邓长里扼韩庄。

四月，姚广武败贼前队于旧邳，张、赖各股屯踞丰、碭间，亦为提督刘铭传所破，遂窜东豫灵、宿。公自清江溯流上，瞭沿河形势，筑运河北岸长圩遏之。贼回窜邳、睢，公急筑炮垒于运北严备。贼以三、四万众东逼五堤，迫成子河长圩，北犯沿运仰化集镇、扬工，公令各军持重，不得逞。

五月，贼遁泗州。公以金陵已复，疏言江北镇、道宜复旧制，归两江总督节制。上以江北防务吃紧，著仍归公节制，俟军务大定，再行奏明办理。

六月，清水潭口决，公捐廉赈灾民，自请处分。奉旨交部议处。

八月，奉上谕补授闽浙总督，著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公赴清水潭勘工。

九月，疏请另派大员督漫口堵筑事宜。上命两淮盐运使丁日昌就近督工。公疏陈于前挑黄河加深数尺，再将张福口引河一律挑浚，并于清口分岔另挑引口一道，以通吴城七堡，即将该堤刷放，导淮入黄，堵闭顺清河，使淮水会中运河水，并力刷黄，可期渐复淮水故道。所需挑河等费，仍援上年盐捐成案，每纲收捐

以四万八千为率，并请敕各省将额解南河，银两照旧按年征解，以济工需。时公欲复淮水故道，后以公去不果，议者惜之。

时两江总督李鸿章将至徐州督师。奉诏以未出省以前，淮、徐防务仍著吴棠办理。公派吴凤柱等驰赴睢宁，联络运河南岸乡团守御。

十月初八日，卸漕督任。疏请病假，并回籍省墓。

时东捻任、赖等复窥淮、徐，诏公专办淮、徐防务，即在营调理；俟防务事竣，赏假二十日回籍省墓，即行赴任。

寻淮军屡败贼鱼、丰间，贼回窜归德。

十一月初一日，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关防。公回籍省墓。

十二月，公起程，除夕至嘉兴度岁。

年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五十五岁。

正月，赴海宁勘塘工。

三月，抵福州省城，初三日接篆视事。

五月，赴罗星塔勘船厂工程。

六月，疏请移闽省提标后营都司于永春州属大田县驻扎，泉州府属同安县之同安一营，改隶泉州提标专辖。

查办合众国罗妹商船在台湾之瑯玕被生番戕害一案。

先是，两广总督瑞麟奏参广东巡抚蒋益澧滥支帑项，违例任情，藩司郭祥瑞显违定例，迎好上官等款，谕令公赴广东查办。

八月十三日，卸督篆。道兴、泉至广东。

九月，抵广州，查勘得实，蒋益澧、郭祥瑞均下部严议。

公由惠、嘉至潮，因头眩请假。得旨：“俟到闽后，赏假一月。”

十一月，行次广东河源县，遵旨密奏豫筹修约事宜。

十二月，回抵福州。所经泉、漳、兴化三府，力疾阅兵。

年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五十六岁。

正月初八日，回任视事。寻奉旨调补四川总督。

二十七日，卸闽浙督篆，疏请陛见。

二月，启程北上。

五月初三日，至都，恭诣宫门请安。

初六日辰刻，召见。皇太后垂询病状，又询李鸿章剿捻事。是时，西捻张总愚由山右直趋河朔，蹂躏东、直间。鸿章建就地圈贼之议，而直东平原千里，无险可扼，屡奉严旨诘责。斯时，中外危疑成局将隳。公奏言：李鸿章必能办贼。第时方盛夏，梁秣正茂，贼易潜匿，兵合则不足备贼溃窜，兵分则不足制贼死命。见兵力已疲，而贼势正盛，倘皇上能假以时日，蓄养兵力，转瞬秋获登场，郊野清静，则贼技无所逞，大兵四合，蹙贼于黄、运之间，必可肃清。上嘉纳。后未两月而贼果平，如公言焉。

十六日，出都。道豫、鄂入蜀。

九月，至成都。初八日，接篆视事。

时陕、甘有捻、回各匪；云、贵有夷、苗各匪。援军四出：援陕者为总兵李辉武之军；援黔者为道员唐炯之军；援滇者为道员刘岳曙、提督李家福之军；剿建南傜夷者，为提督周达武之军；屯川北备甘肃边者，为提督唐友耕、总兵李有恒之军；将军崇实拨军壁大安、宝凤，保秦、陇饷道。公复咨唐友耕分军进屯阳平关，会唐炯进剿苗疆，攻破龙井地宋苗寨，复麻哈州城，进规羊皮、羊保。诏公檄炯节节扫荡，以竟全功。

十一月，援黔道员张文玉等军克黄平州城、府州城，毙苗王金杠杠，进规施秉。公调提督陈希祥驰赴下游，与唐炯合剿。先是，八月，提督周达武、总兵李有恒等合剿四川、西昌之交脚、汎平、竹黑、大木杆夷堡。至是，进攻畔牛坝，数百里间大小夷部求抚，誓不再叛。建南肃清。

诏以公督率有方，交部从优议叙。

是月，通飭各属清讼狱、毁差房，永禁滥押。

年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五十七岁。

时楚军失利于寻甸，云南巡抚岑毓英以省围急，请由川拨兵顾东路。

正月，公咨调唐友耕统军趋东昭，解饷银四万两。疏请仿照直隶章程，於驻防八旗抽练五百名，军督提城十营抽练一千名，例给月饷外，每名八旗月给银二两，十营月给银一两五钱。

时回匪道甘省徽县逼略阳、大安，宝凤官军进破之。

先是，公于七年十月，疏请各省劝捐，仍在成都、重庆总局劝导，毋庸委员分赴川属，以枉扰累。旋奉诏以陕饷尤亟，如无流弊，仍照旧举行。至是，公奏请将执照酌派各州县筹办。

二月，陈希祥平郎岱，唐炯等连破苗寨，克重安及清平县城。奏派唐友耕自迤东进攻回逆。飭停收坐贾厘金，裁南川县厘局。

五月，刘岳曙等克寻甸州。初，唐友耕道昭通援滇，会回匪李本忠与汉民构衅，率党拒援师，毁曹家梁子村寨，民情洶洶。友耕纵军击之，威宁州属各回寨皆求抚。

六月，咨云南督抚委员解散。刘岳曙等攻七星桥贼垒，克之，斩逆首马天启。回首马天顺等乞降，古城、羊街等百余村寨皆就抚，寻甸全境肃清。

七月，回匪由唐藏图自凤县犯汉南，为李辉武所败。而楚、黔军剿苗失利，贼犯贵定，大股四出。唐炯扼击，斩伪天师牛王等。公檄李有恒统军自川北驰赴贵东，会唐炯军进剿。

八月，檄周达武统军自建南回屯川北。疏请减撤川省兵差防费局。

九月，振抚云阳、巫山、大宁、大竹、清溪等县水灾。飭建

昌镇总兵刘宝国募军千名扼盐源，备迤西边匪。先是，咸丰间，粤匪踞长江各郡，淮盐引地皆沦于贼，川私连樯东下，名为“济楚”。至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规复引地，诏公停止“济楚”。

十月，奏言京饷、协饷取给于此者，岁以数十万计，一经停止，无款改拨，恐误大局；且川省盐井深自数十丈至二、三百丈不等，椎凿之费，盈千累万，类多鬻产借贷取给，势难飭令封禁。如滇、黔肃清，行楚之盐，将不禁自绝。于是，设局于荆州、沙市，定以川盐八成，淮盐二成，试行配销，而以武、汉、黄、德四府为淮专界云。

先是，云贵总督刘岳昭劾公眷属抵川时，役夫三千名，仆从需索门包，属员致送规礼等款，谕令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查。

九月，鸿章至成都，查勘不实。

十一月，复奏：“以上各款，并无其事。”且言：“川省官习尚钻营，吴棠遇事整顿，以致贪官猾吏，造言腾谤，应毋庸议。”诏谕：“川省吏治、防务均关紧要，吴棠务当振刷精神，力筹整顿，勿稍瞻顾贻误。”

复以御史张沅等奏：“道员彭汝琮钻营招摇，系奉旨飭令回籍，吴棠仍复留充幕友。”经李鸿章查实，奏入，下部议处。部议：“均照‘上司滥邀属员充当幕友进署办事，革职私罪例’，议以革职。”复奏。奉旨：“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时鲁甸回匪李本忠纠党拒我军，唐友耕会乡练克鲁甸厅，擒斩李本忠，昭鲁肃清。先是，八月刘岳曙果后营溃，公拨饷遣撤，疏请褫岳曙职，溃军不从，拘岳曙要挟。至是，公与崇实咨提督胡中和驰功，梟乱首李占春等，乃安。公又以迤西回逆未靖，派道员薛华垣至叙、泸办团练。唐炯等连毁铁厂坡、黄猴铺苗垒，公厚解饷需。奏请飭楚、黔两军于春初来会，以图进取。

初，公以逆苗惯用线枪，令各营习洋枪，延英人麦士尾教之，随唐炯剿贼，有功，乃奏请赏给参将衔，并戴翎。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五十八岁。

正月，甘肃金积堡逆回数千窜三水、临潼，为援陕军所破。公檄李有恒部四营驰扼之。

三月，回逆分窜宝鸡、汧阳，李辉武等战屡捷，保汉南门户；唐炯等攻克黄飘、白保等数十寨，进规新城。是月，距打箭炉二十余站之巴塘大火，连日地震。公派员抚恤。

五月，诏以新城已复，著崇实、吴棠饬唐炯迅督所部，会臬司席宝田军，进规台拱。于是，唐炯分剿滥桥、黄雅岩、鹰瓮谷、巴牛、马脑、马头、枫香、翁开、叫鸟等处，破苗寨二十余；楚军亦复岩门司城池北岸。诏饬唐炯迅率所部相机夹击。

六月，川东沿江水灾，公委员抚恤。时楚军平清江北岸，川军深入苗疆。公以瘴起，暂饬休军。诏以宜乘胜荡平南岸各苗。著吴棠崇实饬唐炯会席宝田等军，进攻台拱。

八月，川省举行庚午科乡试。初六日，入闱监临。十六日，出场，办翻译乡试。十七日，点名入场。十八日，颁发钦命题目考试。十九日，事竣。二十二日，出闱。

初，湖南巡抚刘崑以湘饷不继，疏请以席宝田军防清江北岸。唐炯以孤军难追，自地宋、杨老两路退屯平、瓮。公劾炯擅移师状，诏摘去顶戴。

贵州至是阻乱多年，苗、回交炽。咸、同之际，朝廷方以东征为急，未暇南顾，但责四川、湖南出援。湘军初亦未甚得利，自席宝田专军事而势始振。然一军进退，仅能荡下游，僮、回、倮、夔之肆虐于都匀以上者，自若也。四川援黔之师凡万六千人，历年用饷千余万，而黔事尚无起色，黔中巡抚、提督几无自主之兵。先是，贵州提督周达武赴任，朝命六至，崇实以川军弱，越嵩复滋事，皆资武军力，屡报罢。至是，公疏言贵州剿贼之不得手，由于客兵之不相统率，主兵之无以自强。请以周达武莅本任总军旅，月由四川协饷五万八千两供军，罢援黔诸军，以

重黔权。纾写力疏入，报可。

九月，刘宝国会滇军斩逆首刘应贵，克永北厅；陈希祥等自清安回屯太安、越嵩。

是月，公子炳祥江南省乡试，中式第四十八名举人。

十月，周达武统军五千九百人至贵州，唐炯以军返四川。

闰十月，考试本省武闈。疏奏申明四川鱼通长官甲本参功布等京控一案，得旨以折内书写“钦差戴崇”字样，於体例不合，交部察议。

十一月，诏周达武帮办贵州军务，著崇实、吴棠飭令迅克清、黄，与楚军声援。公与崇实议以周达武驰赴下游，必致孤立无援，疏陈黔省军务宜惩前此之失，先清上游股匪，改从都匀进兵。

十二月，年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五十九岁。

正月，川边蛮夷窜扰滇境。诏公飭雷波屏山附近兵练夹击。

二月，川、滇军击退巴夷。先是，将军崇实入觐。诏公署成都将军。

三月初三日，接署将军印。初，四川自舍兵用勇，营务渐弛。公挑选旗、绿精锐一千五百名训练成军，去岁缉川东、西匪颇称得力。至是，再于省标绿营抽练兵一千名，重庆、川北、建昌、松藩四镇附近中、左、右等营抽练兵八百名，皆成劲旅。

时李辉武军屯汉南边境，诏以黔省兵力不敷，飭调往剿。

四月，公疏请留二营屯大安驿，备川边。寻奉诏以本年轮应查阅四川营伍，派公逐一查阅。公以各营出援邻省，请暂缓查阅。

设书局于成都，重刊《钦定朱子全书》、殿本《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文选》、《经典释文》等书。

七月，饬提督胡国珍统千人赴黔助剿。

九月，建少城书院，课八旗子弟，捐廉助膏火。

十一月，会理州匪徒普得昌等作乱，公饬刘宝国诛之。

十二月，年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六十岁。

正月，发谷振饥、平糶，公往监放。疏请于厘金项下拨银二十万两以资赈济。

二月初六日，卸署将军篆。大阅省标十营。遵旨裁营勇二千人。

四月，疏请于湖南新化建昭忠祠，祀提督李有恒所部宝勇死事员弁。得旨允准。

黔南之乱也，川兵大举出援，公抚降众至二万，督唐炯等廓清乌江北岸，奏请以周达武统军事，檄胡国珍助剿，出兵至数万众，用饷至数百万。

七月，黔省下游肃清。得旨著加一级，纪录三次。

八月，筹补欠饷，撤遣川军。疏请赏还唐炯顶带。十七日，出省至川北、川东阅兵。

九月二十六日，回署。所至问疾苦，民免捐输，士助膏火，有《纪行二十詠》，有“正似早春原上草，生机虽转烧痕留”之句，为蜀人传诵。

十一月，疏请建广元县昭忠祠，祀提督陈希祥达字营死事员弁。得旨允准。

十二月，以九年水坏夔州府、酆都县两城，筹款修建。

年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六十一岁。

正月，高洪筠连匪郭心斋等作乱，公遣军捕讨。

四月初四日，出省至建昌、松潘阅兵。二十八日回省。

六月，岷、涪江溢，坏民舍，委员抚恤。平长官司郭家坟土

匪，峨边厅蛮匪乞抚。

七月，咨陈希祥往受降。

八月，盟十三支保民于热水，择朴诚者充千、百户监之；设夷约，皆誓不复叛。

是月，本省举行癸酉正科乡试，初六日，入闱监临。十六日，接办翻译乡试，二十二日，出闱。

十一月，考试武闱。

自滇省乱，先后以刘岳曙、唐友耕、刘宝国往援，连克鲁甸、永北、丽江、剑州、邓州、永昌、云赵、蒙自各城。本年二月克大理府，四月克云州，全黔底定。先后出师二万人，月供饷至八十余万，协滇饷至四十余万之多。至是月，奉旨加一级，纪录三次。

十二月，疏请以松潘厅之紫门关内外郭元坝、因水沟等十五寨番地改土归流。附近汉民地皆一体纳粮、编籍、永广学额。

岁终赐“福”字如例。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六十二岁。

四月，遵旨设法筹济黔饷。

时饬四川采办修理圆明园木料，公疏请展限，又奏劾奸人李光照献木植助工之伪。诏下直隶总督李鸿章究问得实，光照坐欺罔伏诛。各工旋罢。论者以是黜公。

是月、以贵州肃清，论筹饷功，诏加一级，纪录三次。

五月二十四日，继室黄夫人卒于淮安寓舍。

六月。设平糶局，发丰豫仓济民。灌县山匪作乱，饬李有恒驰剿，斩匪首余行隆等，川西平。

七月，奉旨开复革职处分。

八月，疏请以报捐新班遇缺先及新班遇缺两项州、县人员，暂停发川。

遵旨豁免井捐餘欠。

以病请假，奉旨赏假两个月。

十月。以旧疾日增，奏请开缺。得旨著再赏假两个月。公以邻患全平，奏请暂行停减各省协饷；又以藏香由川至藏购办，番商居奇，运费亦繁，奏请罢之。时叙南防军哗饷，檄李有恒驰嘉定控制。会峨边勇戕主将田应豪，公委有恒发饷遣散，并拿办首犯。

十二月初五日，穆宗毅皇帝升遐，今上即位。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六十三岁。

正月，番夷时扰川边，檄崇、灌、温、郫各州、县选团丁一千名，以参将范承先统之。

四月，川、滇边匪踞兴文县九丝寨，公遣军平之。

五月，雷波厅蛮匪乱，我军击走之。西藏番僧彭饶巴侵土户，里塘僧、俗纠党仇之。公派员歼其首恶更登、培结仁青、热丹等，抚其馀众。寻谕公以四川等省边境，均有洋人窥伺，著整顿吏治、军政，留意交涉事件，以固边防。

七月，匪徒巨二卯等自镇雄州坟坝落木河窜叙永大庙，李有恒等驰击，遂走云西长官司境。

八月，本省举行乙亥恩科乡试。初六日，入闱监临。十七日，接办翻译乡试。

九月，主试武闱，以旧疾未痊，奏派副都统恒训帮同监射。疏奏川省应试举人进京，请照云、贵例，每名给予火牌，支马匠。

十月，疏请于四川省城建忠义祠，祀提督周达武之军死事员弁。得旨允准。

十一月，胡国珍灭雷波厅蛮匪，全境肃清。

公以疾重，请开缺回籍调理。

光绪二年丙丁（1876年）六十四岁。

正月，奉上谕准其开缺，回籍调理。二十六日卸总督篆。

三月。取道秦、豫回籍。

五月，至清河。

闰五月，至盱眙。捐银数千两修县署、赈贫民。旋道三界抵滁州，时家属悉寓焉。

二十九日午时，卒于里第。

遣疏入，诏著加恩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子荫生吴炳和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寻赐祭葬，予谥“勤惠”。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与黄夫人合葬于滁州北乡蔚晖庄。

公少贫，写书自诵。尝侍泉晨汲，读于井侧。北山公授以《朱子》、《小学》，终身守之不衰。为牧令时，以《汪龙庄遗书》为课程，所至皆分致僚属，求先贤有益学治书刊之。故至闽则刊《谢金銮教谕语》、《泉漳治法论》，补刊《张清恪正谊堂全书》。至蜀则刊《孙奇逢孝友堂家规》，重印《袁易斋图民录》，皆身体力行，为属吏倡。又重刊《杨伦杜诗镜铨》、《张潘杜文注解》，藏板浣花草堂。去蜀时，犹出所得《旧钞魏鹤山集刊》存蜀中，以遗学者。返滁州之明日，拟立储英乡塾课士，部署甫定，以卒中止。论者谓公归休止九日，此事不及设施，为可惜云。

公所著书有：《读诗一得》一卷、《奏谢折子》一卷、《奏稿》十卷、《杂体文》四卷、《烬余吟》二卷、《归田诗草》一卷、《词草》一卷、《望三益斋制艺》一卷、《塾课》一卷、《试帖》一卷。

赣案密电簿

申 江

编者按：本篇系北京政府国务院的收发电稿簿誊清抄件，集辑赣案函电文件四十四通，起自1913年6月1日，止于6月14日。虽然不是系统资料，但是报导了赣案初起之事实。可补本刊总26号发表的《赣宁之役资料散辑》等篇资料之不足。

1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一日

武昌黎副总统鉴：

拱密。大总统令：欧阳武勘电计已达览，核与陈镇藩沁电所禀情节互歧。陈电称，瑞昌驻兵实发现于宋案借款之后，与解散军队无关。欧电则仍称系防鄂省散兵。情词各执，未能臆断。又电称，马头有赣军步兵六百余人。又称马头及瑞昌一带有马炮各一营、炮多尊、步队二千余人。欧电谓并无二千余人之多，赣省马兵尚未成立，马匹全无，安有马兵一营等语。似陈镇藩侦查兵队未能尽确，惟所称狮子山、师山均架巨炮直指武埠一节，欧电并未声辩，似其架炮属实。各该处是否向来设有炮位，抑系临时安置？一经查明，自难掩饰。应请执事就近饬派委员，逐节调查明确，即速示复，以便核办等因。特达。国务院。东。印。

2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四日，^①

大总统钧鉴：

艳电悉。前据欧阳武通电，当以所称军事情形是否属实，饬

① 此为到电时间，下用*号表示。

将原电发交兼管驻扎下游教练陈少将镇藩查报，陈因通电声明。旋据兴国汪知事仁东呈报，与陈电情节相同，惟马头驻兵日期稍有详略之差，业于艳日转电在案。徐容续陈，谨复。元洪。冬。印。

3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四日

拱密。覃顾问^①到，来函诵悉。承示贛事，已派妥实人员，往说勉即自行退职一节。现下委员已否回鄂，情形如何，盼速示复。袁。支。印。

4 天津冯都督来电 二年六月五日

大总统钧鉴：

华密。贛督李烈钧甘附党徒，力谋破坏，迭奉大总统严谕，不啻三令五申。比接西南各都督来电，金谓宜请中央迅将该督撤换，一面即由各省严修战备，静候指挥等因。国璋前赴京，上谒钧座，面承训示周详，对于南中乱党密谋举事情形，早已通筹并顾。现既据各省激于义愤，呼吁同声，可否即请大总统迅将该督撤换，并飭下陆军、参谋两部，分电各省妥为戒备，为建威销萌之计，伏候钧断施行。临电不胜激切。国璋谨呈。支。印。

5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六日

大总统钧鉴：

拱密。李君经羲九江东电称：顷集诸将，欧阳武先至，虽极护李督，口眼尚明快，后至为新铸方涛，论明意激，陈余更下矣。羲向欧阳反复开陈，同时撤兵，名义两乖，断不能行。欧阳词塞，始允先撤，仍恐副总统无力担当，贛军退鄂军不退，奈何？羲谓难止允则必信。嗣又与商退兵地点，谓但将瑞昌兵

^① 指覃师范。

退，仍以重兵分屯九江，商民惊疑，与不撤何异。北军鄂诚〔城〕即属鄂军，听退武黄一带随驻防。赣军总统可预，鄂军非赣能预，必求退出鄂境，万做不到。欧阳无可辩难，嘱电副总统得允许先后退兵，明切保证，余可熟商。次言民政长事，欧谓李切谓议会反对命令，非李反对也。羲以议会不反对李，独反对中央，何解于李，即议会之谣更何以了结。前文表明非抗，欧阳允必设法做到形式相安，俟撤兵后再议之。惟论至退职一层，非仅诸将反对，欧阳亦再四踌躇。诸谓正式必举项城，李留亦难为后盾，与其异日落一无聊退，何如此时图一好看退。设柏^①先李退，李失败矣。欧阳意动沉吟，谓非个人为难，实系全体为难，且接任非赣人无感情，不带兵不能接，带兵则必生争欲。求免战境外，转致逼战省中，赣所深惧，宜从缓议。观此，则李为下胁，退殊不易，仅退一李，诸李仍进，非有善法，退亦滋乱。初意，李可自退，即亲入虎穴劝下，今非武力无济而不行矣。请将此电速转项城，筹定示复。再，复电宜分为两，羲可以一示得，乞留意等语。特此转呈，敬候示教。元洪。江。印。

6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七日·

风闻赣以修路、湘以开矿为名，有各借外债一千万之说，是否属实，应请密飭访查，藉便取缔。元洪。支。叩。印。

7 致天津冯都督电 二年六月六日

华密。支电悉。具见力关大局。无任嘉慰。所陈一切，已均筹备。特此奉复，以释厘念。大总统。鱼。印。

8 武昌黎副总统歌电 二年六月七日·

大总统钧鉴：

拱密。赣督问题，现据彭程万函请，以十日为调停期限等

① 柏文蔚，时任安徽都督。

情。查该员所陈各节，尚属近情。除原函由邮局快信密呈核办外，谨先奉闻。元洪。歌。印。

9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七日

拱密。歌两电并悉。安徽铁道抵借事，已飭部查禁。至彭程万以十日为限，无非延宕时日，准备进行玩公及鄙人于股掌耳。赣事不早解决。大局何时可定，小民殆不聊生。详情由覃君达。袁。虞。印。

10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七日

拱密。支电悉。湘赣以路矿借债事，已有所闻，惟请问日使，则称确无其事。特闻。袁。虞。印。

11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七日

拱【密】。江电悉。仲萱苦心堪佩。但势非敌国，双方撤兵不成问题，只可以命令行之。请嘱仲公速离赣，免受窘。覃谘议昨去面达矣。袁。虞。印。

12 致汉口电报局孙纯斋电 二年六月七日

千密。微悉。此间得宋公转李仲萱电，已经复矣。此事除李辞退外，恐无调停之余地。乞密达宋公钧【鉴】。阳。

13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七日

大总统钧鉴：

拱密。虞电敬悉。退兵之议，李电措词极有分寸，系出于九江一隅少数军官无意识之要求，并非正式之交涉。业经李君面驳。赣军总统可预，鄂军非赣能预等语，据黄祖徽报告，李督并无请鄂退兵之言，请勿介意。顷接大府电，查原电错码太多，兹

特校译重寄，备核。再，今早接李仲萱庐山来信，述浚事极详核精审，已另抄，加快邮呈。此亦老于政治超绝等伦。现因游山，便道过浚，以示置身局外，别于政府无委任之嫌疑，苦心孤诣，实深敬佩。不日亦将东下也。并以奉闻。黎元洪。虞。印。

14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九日

大总统钧鉴：

拱密。支电悉。承询赣事，李君经羲东电可见一斑。近日，鄂派黄祖徽与赣派彭程万偕来，所商惟马头退兵一节，已允实行解职之议。据云，李督如奉免官命令，自当即日交卸，以明心迹，但部下情形如何，不能豫知。据该委员及地方意见，愈恐更换都督，地方致受危险，恳俟正式政府成，伊当知难而退，刻下暂请缓议等语。元洪审察赣军情，上级军官与李督一气，颇形固结，下级则散漫无宗旨。倘持之益急，恐激之生变，彼辈将劫掠窟扰如鸟兽散，地方商民实受其害，是以不便轻于发端，免致授人口实。元洪经与赣省各员商订三事：一、李督须服从中央命令；二、欢迎赵民政长莅任，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归中央简任，驻兵一旅款由内发等语。各项如能允从，中央足以令行禁止，无损威信，即请暂缓解职，免生意外。此中弛张操纵，惟在大总统熟审时机，权衡至当而已。馀容续陈。黎元洪。阳。印。

15 武昌覃师范来电 二年六月九日

大总统钧鉴：

拱密。今早谒副总统，对赣省所商各节全表同情。惟彭程万代表赣督来鄂，去时曾声明，嗣后决不反对中央，十三日以前当电明确实办法等语在先，应否在十三日以后，即案发表之处，恳裁决主持。覃师范谨禀。齐。印。

16 致武昌黎副总统、南昌李都督、贺护民政长国昌、
九江欧阳护军使武、陈司令官廷训电 二年六月九日

奉大总统令：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谘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据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清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公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呈请派委镇抚使以拯人民等情。嗣因任命汪瑞闾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事，当派王芝祥前往，并案查办。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使戈克安离浔。曾据王芝祥电称，迭经责问李督，非空言所能警觉，恳请派兵赴浔。本大总统因不忍地方人民财产重罹锋镝，屡经开诚诘戒。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怨讟繁兴，乱机四伏。迭据参议院、众议院谘送参议员陈铭鉴等、众议员张大昕等、郭同等先后提出质问，九江等公会吁诉，并经黎副总统查据陆军少将陈镇藩、兴国县知事暨武穴自治商会先后报告，情事昭彰，殆已无可讳饰。现又据王芝祥将查办情形呈复前来。察阅原呈，虽称各款未能逐件详查，惟反对汪民政长一节，即非李督本意，而纵容军人藐抗，已难辞责。至调兵逼浔一案，则称因个人恶感，遂冒侵官轻举之嫌。拘拿铁路协理罗朗山一案，则称办理不免操切。该都于政治上学识经验均缺，年少气盛，阅历未深，事理重轻，人情向背，皆无体验等语。综核情形，该督李烈钧措置乖方，实属不称厥职，念其初莅任时，平治会匪尚称得力，仍望其感触时艰，痛伤民瘼，以恢复军人名誉，以表本大总统与人为善之诚。乃迭阅人民代表呼吁之词，至再至三，不忍卒读，即王芝祥呈复查办各节，亦有定评。是该督无术维持，确系不孚众望，倘仍优容姑息，坐视闾阎疾怨，商业凋残，何以对赣省厌乱望治之穷氓，何以告各省戢暴安良之贤吏。李烈钧应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来京，听候酌用。此令。又奉令：任命

黎元洪兼署領江西都督事。此令。任命賀國昌兼護理江西民政長。此令。歐陽武授為陸軍中將，陳廷訓加中將銜。此令。任命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兼充第一師師長，所有江西陸軍各營暫歸節制。此令。任命陳廷訓為江西要塞司令，所有九江、湖口一帶各炮台駐守營隊均歸節制，該司令直隸陸軍部管轄。此令。各等因。合電遵照。國務院。

17 致九江海軍徐司令、田家鎮李師長

并轉鮑旅長、保定王師長電 二年六月九日

本月九日奉大總統令：江西都督李烈鈞，前經臨時參議院諮送議員郭同等，以專制殘毒暨罪惡五端，兩次質問。又據江西旅京公益會李盛鐸等、全省商會羅志清等、鐵路股東會朱益藩等、旅滬公會陳三立等，以違法殃民，恣睢暴戾，條列十四罪，呈請派委鎮撫使以拯人民等情。嗣因任命汪瑞閻為江西民政長，該省有反對情事，當派王芝祥前往，并案查辦。該督旋又擅自改編師團，并調兵派員管理九江炮台，迫脅鎮守使戈克安離滬。曾據王芝祥電稱，迭經責問李督，非空言所能警覺，懇請派兵赴滬。本大總統因不忍地方人民財產重罹鋒鏑，屢經開誠誥戒。乃數月以來，復有調兵運械進逼鄂境之舉，商賈停滯，居民播遷，怨讟繁興，亂機四伏。迭准參議院、眾議院諮送參議員陳銘鑒等、眾議員張大昕等、郭同等先後提出質問，九江等公會吁訴，并經黎副總統查據陸軍少將陳鎮藩、興國縣知事暨武穴自治商會先後報告，情事昭彰，殆已无可諱飾。現又據王芝祥將查辦情形呈復前來。察閱原呈，雖然各款未能逐件詳查，惟反對汪民政長一節，即非李督本意，而縱容軍人藐抗，已難辭責。至調兵逼滬一案，則稱因個人惡感，遂冒侵官輕舉之嫌。拘拿鐵路協理羅朗山一案，則稱辦理未免操切。該督干政治上學識經驗均缺，年少氣盛，閱歷未深，事理重輕，人情向背，皆無體驗等語。綜核情

形，该督李烈钧措置乖方，实属不称厥职，念其初莅任时，平治会匪尚称得力，仍望其感触时艰，痛伤民瘼，以恢复军人名誉，以表本大总统与人为善之诚。乃迭阅人民代表呼吁之词，至再至三，不忍卒读，即王芝祥呈复查办各节，亦有定评，是该督无术维持，确系不孚众望，倘仍优容姑息，坐视闾阎疾怨，商业凋残，何以对赣省厌乱望治之穷氓，何以告各省戢暴安良之贤吏。李烈钧应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来京，听候酌用。此令。又，任命黎元洪兼署领江西都督事。此令。又，任命贺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此令。又，欧阳武授为陆军中将，陈廷训加中将军衔。此令。又，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兼充第一师师长，所有江西陆军各营均归节制。此令。又，任命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所有九江、湖口一带江防各营队均归节制。该司令直隶陆军部管辖。此令。国务院。泰。印。

18 致武昌黎副总统、九江欧阳师长武、

陈要塞司令廷训、南昌贺护民政长国昌电 二年六月九日

奉大总统令：李前督烈钧治军戢匪颇有能名，夙为大总统所器重。乃近时以来，举动轻率，种种失宜，各界攻讦之书、各省纠弹之电不绝于耳。倘再优容放任，于军人风纪、国家治权均将扫地。且君子爱人以德，即为保全该前督计，亦宜引退，俾老其才，已有令免其本官，调京酌用，以收后效。前督尚明时势，当不至因一身之权利贻害梓乡。该师长、司令、护民政长等亦不至因平司源源接济，毋稍缺乏，以安军心。将此通谕知之。此令。等因。合电遵照。国务院。佳。印。

19 致田家镇李师长、汉口鲍旅长、

武昌军舰徐司令振鹏电 二年六月九日

拱、犀密。奉大总统令：已有令免李烈钧本官，难保其无谬妄

举动，仰该师旅长司令等严密戒备，如其服从命令，尚可宽容，倘有反抗或暴动情形，即会合筹商，水陆相辅，声罪致讨，仍严杜骚扰，以安商民。陈廷训尚服中央，已任为要塞司令，可派员密与接洽，以免梗阻。此令。等因。合电遵照。参陆海三部。青。印。

20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十日

大总统钧鉴：

赣督交印议会，一时接管无人，请飭局迅予刊发护军使司令官关防，以便分别任事，用昭信守。闻该护军司令等，亦甚盼望。合特陈明。黎元洪。覃。印。

21 致武昌覃少将师范电 二年六月十日

武昌覃少将师范：

拱密。齐电悉。赣事昨日已发表矣。大总统。蒸。印。

22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十日

武昌黎副总统鉴：

拱密。阳、虞两电均悉。苦心孤诣，至深钦佩。惟赣委要求缓议一层，当系缓兵之计。所商三事，李督即勉为允从，恐仍阳奉阴违，终不免为最后之解决。且赣事一日不定，各南省人心为之惶惑，商业为之停滞，贻害甚大。壮士断腕，非得已也。鄂赣唇辅相依，元度威名，群伦慑服，诸事务乞宏才辨画，鼎力支持，以全大局。袁。蒸。印。

23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十一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钧鉴：

奉国务院佳电，大总统令，任命元洪兼署领江西都督事，惊

悚莫名。伏念任免官吏为大总统特权，元洪何敢置喙，惟江西既设护军使节制全省陆军，复有要塞司令官节制江防，划归陆军部管辖，责任既专，号令自一，属在腹地，援应亦灵，似无设都督之必要。元洪才力绵薄，谬专鄂闽，负咎已多，若荣命更膺，必致以祸鄂者祸赣，祸赣者祸全国。且尤人自效，何以解此次劝导之语，何以表平日淡视权位之心，伏乞收回成命。即责成赣护军使、要塞司令官、民政长维持秩序，俾中央得收统一之效。公私交感，肃此电辞，并行通告。黎元洪叩。蒸。印。

24 南昌护民政长等来电

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鄂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各师长、各报馆、京沪旅京旅沪同乡诸公、兖州张军统钧鉴：

北军秘密入赣，分途进兵，人民惶恐，全省震动。迭经护军使、各政团、各公团电请大总统、副总统迅饬退兵，并请宣示此次所以进兵之用意；一面仍由护军使分电九江、德安驻兵陆续回省，以免北军误会，致令地方糜烂。乃我退彼进，北军竟长驱深入，节节相逼。副总统复电饬调回李总司令，而李纯来电则谓副总统令其退兵，大总统令其进兵。赣人见北军蓄谋祸赣，死在旦夕，护军使力竭声嘶，无术补救。眷念前督纾此巨祸，纷电沪上，咨请李烈钧暂行回赣维持现状。李前督以桑梓为重，勉徇众意，亲至湖口，即宣布来意。谓烈此行，实因政府欺我江西，不能不谋自卫。但使北兵朝退，烈钧即夕返申江；一面即严饬将士，谨守纪律。江西军队两师有馀，皆其旧部，咸听指挥，毫无奋动。詎本日清会、德安方面北兵竟袭击赣军，同时九江方面北兵亦开炮遥击赣军，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奋死求生，藉保旦夕。现两军正在交绥，地方已大糜烂。通观大总统此次派兵入赣之举动，意在殄灭江西，破坏大局，赣民何辜遭此巨劫？椎心泣血，布告天下。窃念李督免官，本非其罪，夷然去职心岂有他，赣民虽情深

爱戴，然恐牵动全局，忍泪相送，不敢攀辕。欧阳护军使为保地方计，坦白输诚，间难就职。莅任半月，累劳习苦，力求整顿，使地方秩序危而复安。政府有何深仇宿怨于贛民，必欲悉数歼除，尽情蹂躏而后快意。万一因煮豆燃萁，以致瓜分鱼烂，须知亡国灭种之惨祸，罪魁固在中央，作侏实非贛民。今再以垂危之哀鸣，作最后之呼吁，请我大总统迅飭北军退出江西，贛人亦即敦请李前督立时返沪，同弃猜嫌，互谋幸福，否则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不得不谋正当之防卫。困兽犹斗，急何能择。区区苦衷，当蒙众谅，仍乞各省同胞，维持人道，主张公理，代求大总统、副总统调回北兵，纾此巨难。血枯心颤，无泪可挥，死不择音，伏求公鉴。护民政长贺国昌、省议会议长任寿祺、副议长靳丙臣、欧阳莘等、商务总会长曾秉钰、财政司长魏斯炅、教育司长卢建侯、实业司长曾贞、教育会会长贺治寰、司法筹备处处长徐光诰、审计分处处长高巨维、国税厅筹备处处长陆长佑、警视厅总监周希猷、高等审判厅厅长漆璜、自治总局代表李国梁、南昌县自治会议长章朝冕、新建县自治会议长涂贲鼎、公民急进党代表周铸新、铁路局代表袁璘。真。印。

25 南昌李烈钧来电 二年六月十一日。

大总统钧鉴：

接国务院电，奉大总统令，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免钧本官，调京候用。捧诵之余，莫名感颂。窃以烈钧一介武夫，未谙政治，频年湖海，为国奔驰，援鄂复浔，积劳成疾。复荷邦人推举，负病还乡，虽幸秩序渐安，终愧梓桑无补，久欲乞假归里，藉资休养。兹承体念免职，正遂初衷。樊鸟归林，庸非大愿，精卫填海，此心非他。除另电陈请黎副总统示遵外，谨此电闻，伏维垂鉴。李烈钧叩。蒸。

26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十一日

拱密。据九江李司令来电称：顷准陈司令廷训面云，昨据湖口炮台各官报称，李烈钧带同日人四名，于八号晚乘小轮到湖口，会同九、十两团长调去辎重工程两营，勒令各台交出归其范围，并用电话达刘师长世钧云，如浔不能守，速集湖口等语。现以十营扼据湖口，纯^①正筹办法。又据马旅长报告，接德安虎电，带有混成一旅到浔，拟即开行等情。当以未准欧阳护军知照，自应阻止通过。查乱党兵力计三混成旅，纯以一旅当之，一旦开畔，胜负实无把握，恳速派一旅来浔援助等语。又据称，现查乱党约八营潜占湖口，布满要点，已分兵进逼金鸡炮台。德安之混成旅业向沙河镇北进，驻浔混成一旅坚据浔埠，势备出奇。纯旅孤立，且兼兵站未设，给饷亦穷，危急万分等语。似此危险在前，应急赴援，即请由尊处设法迅速拨兵济饷，以资救应，免失中央威信，牵动大局。切切至要。袁。真。印。

27 南昌赣省议会来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鉴：

顷阅国务院佳、泰两电，全省震骇。窃李督为革命首功，自去岁由本省临时议会公举督赣，迄今年余，对于治军行政均矢公矢慎，江西数千万生灵藉登衽席，固已长城是赖。自宋案、借款发生，全国惊疑，李都督采访舆论，屡电力争，虽词近激昂，然拥护共和，即所以巩固中央，专制诤臣犹为君主嘉纳，共和说论应荷大总统优容。即九江防兵，原为保全治安，维持秩序，不得谓为举止轻率，措置乖方。所云各界之攻讦，各处之纠弹，如郭同、罗志清、朱益藩等皆私人挟嫌，旅沪旅京假冒公团犹非定论。王查办使来赣，并未一临省议会征集舆论，焉能代表全省公

① 即李纯。

意。前参议院少数议员之质问，是否作为正式通过，况弹劾地方官之权属于省会。诚以省会为法定机关，人民代表较各省有耳闻目击之殊，较之私人团体挟嫌诬陷者，尤有虚实公私之别。若私人团体之攻讦可信为确实，则各处之攻讦大总统者屡见不乏，试问应否有效？本会对于李督并无爱惜，但为全省人民生命财产计，值此昊天不吊，饥馑荐臻，正赖李督严密防患，保我生灵。今忽凭无稽之言，遽令免官，在李督心怀冰炭，乘此时机藉卸仔肩，固甚乐事，惟人心惶恐，难保匪徒不乘机立发，地方糜烂，足牵全局。本会为保全地方，实不忍令一人卸肩，万家受害。窃以共和国家，政府举动当视民意转移，用敢代全省人民哀恳大总统收回成命，参众两院极力维持，于此临时短期内，仍责成李督担负地方责任，以拯赣民，以固民国。临电哀鸣，泪与墨俱。伏惟鉴察。赣省议会。真。叩。

28 九江徐敬熙等来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江西同乡会钧鉴：

欧阳护军命下，地方极其欢迎，军界全体，爱戴护军，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力任维持秩序，九江一带安堵。知劳屨念，合亟电闻。徐敬熙、胡谦叩。真。

29 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奉大总统令：副总统蒸电辞权兼赣督之命，君子劳谦，达人明志，洵足风厉矜夸之习，弹压器竞之风，可胜忻佩。惟民国官吏，号称公佣，苟以淡视权位为标，转失宏济艰难之旨。若以劝导李督，乃是尽心同穿，权领兼圻，岂违心迹。副总统向明大义，何为避此小嫌。且二陕平分，八州作牧，古有此例，今岂攸殊。汴粤吉皆设护军、都督，仍须开府。至于要塞司令，虽已改隶中央，而副总统坐镇鄂垣，水陆军秉承节度，建瓴在上，击柝

相闻。离之则诸多窒碍，合之则联为一气。务望勿持拗抑，决与维持，俾收统一之效，即是生灵之麻。各都督、民政长必共表同情，以观盛轨也。等因。特达。国务院。文。印。

30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本日据江西护军使欧阳武蒸电称：奉国务院转布大总统命令，不胜惶愧。李都督在赣一切政绩，早在洞鉴，既承相谅于前，当蒙曲全于后。在大总统爱赣福民之心，溢于言表，莫名钦感。即李都督存心磊落，顷亦来电，当即电请交卸，以明心迹。惟武素性愚鲁，对于政府用人政令，固不敢稍涉推诿，然李督系武直属长官，赣军将领又皆与之同袍，遽受护军之任，既无以副两总统之期望，亦无以表对赣之公心。进退两难，无以为计。特布诚悃，伏乞副总统示教，并请将微忱代达中央等语。又据前都督李烈钧蒸电称：奉大总统令，免钧本官，以麾下兼领江西都督事，捧读之下，无任欢迎。烈钧一介武夫，未谙政治，武汉释甲，负病还乡。一年以来，虽秩序渐安，终愧桑梓无补，久欲乞假归田，藉资休养。兹承总统体念免职，正遂私衷。复以章江一隅，藉重旌麾兼领，福星莅止，此邦之幸何如，继后超前，未暮之思弥切。除派员赴鄂请训外，谨先电闻，倚装陈词，不胜鹄企。等语。除以元洪辞谢兼职，暂由李都督分别移交护军使、司令官、民政长接管，听候中央命令等因。电复外，特此转达，敬祈察核。黎元洪。真。印。

31 南昌李烈钧来电 二年六月十二号·

大总统、国务院钧鉴：

昨奉免职钧令，当经电陈谢忱，并电请黎副总统训示，计邀钧察。窃念都督一职，由黎副【总】统兼领，陆军各营由欧阳护军使统辖，民政长事宜由贺护民政长任理，元戎新尹，既庆得人，治军

保民，各有专责。烈钧孱病微躯，竟获早卸仔肩，欣幸奚拟。刻正诰戒军士，劝导商民，一体遵知，各安职业。一面膏车秣马，信宿为期，即当税驾匡庐，养痾泉石。所有印信，即日咨送省议会，暂为收存，请候黎副总统电示办理，以昭慎重。除电陈黎副总统外，特此电闻。李烈钧叩。真。印。

32 南昌民政长来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大总统、国务院、鄂黎副总统钧鉴：

阅国务院电，奉大总统令，以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闻命之下，感悚莫名。或关桑梓，谅不敢辞，惟是才力迂庸，实难胜兹重任。贛省饥馑荐臻，伏莽遍地，猝闻都督李烈钧免官之令，人心不免摇动，万一匪徒窃发，国昌于军界素鲜接洽，手无寸铁，何敢担任保护。且财政奇绌，应付无策，与其贻误地方，重兹罪戾，不若据实陈恳，附知难而退之义。伏祈大总统俯察微忱，另简贤员护理江西民政长，国昌略为摒档，即当束装来京，另图报效。临颖战栗，务乞鉴谅。贺国昌叩。真。

33 九江欧阳武来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大总统钧鉴：

顷奉国务院泰电，授武为陆军中将，并任命武为江西护军使兼充第一师师长，所有江西陆军各营均归节制。此令。等因。奉此。武庸弱之才，奉命之下，当即将惶悚不克负荷微忱，电陈黎副总统，乞为婉呈钧座，计已上达。旋又奉国务院佳电，读至不得因平日私交，遂妨大局等语。武非木石，敢忘正训。同日又接李前督来电，据称即日电请交卸，并谆谆以地方安宁为重，嘱武顾全大局，不得放弃责任。武何人斯，际此国事艰难，再四思维，敢不敬遵大总统命令，勉竭驽骥，维持地方秩序，以仰副大总统爱国爱民之至意。现在贛地安堵如常，乞释廛念。除仍一面督率

所属，严密防范，倘有不逞之徒藉端勾煽，即遵令以军法处治外，谨此复命。欧阳武叩。真。印。

34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真电悉。尊处辞电已奉复，务请勉为其难，共维大局。欧阳武尚明白谨慎，得公督饬，必可胜任，请勉留勿存退志。李前督交待，电饬先由欧阳、贺暂接，俾其早日离赣，甚善。请即委员赴赣取印信文卷，以便任事。至盼。袁。侵。印。

35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拱【密】。顷通电留公兼督赣垣，词出至诚，非此不足以止激烈。务望以全国大局为重，以鄂赣形势为重，毋再谦退。是所切禱。袁。文。印。

36 致九江欧阳护军武电 二年六月十二日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该使深明大义，维持秩序，殊堪嘉尚。李前督仍以顾全大局、安宁地方为嘱，尤为忻慰。仰督饬所部，申明纪律，严锄匪类，使江右父老子弟，均得安居乐业。该使克尽厥职，即本大总统稍寡愆尤，盼何如之。等因。特达。国务院。文。印。

37 致南昌李都督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奉大总统令：蒸电悉。该督所陈，足征淡泊明志，深堪嘉慰。时局艰危，尚望养成大器，为国自重，并望交卸后，仍遵前令来京候用。等因。合遵电达。国务院。元。

38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钧鉴：

护理江西民政长贺国昌真电，计达钧览。现值新旧代替之交，军民未分之际，手无寸铁，接任颇艰，拟请令飭护军使欧阳武酌拨得力军队若干，俾资保卫。敬祈察核施行为荷。黎元洪。文。印。

39 九江陈廷训来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钧鉴：

廷训以匹夫具世界思想，前岁武汉起义，知世运将转，结合志士，光复九江，为天下倡。不数月间，民国成立，当将九江卫戍司令辞职，退归田里。嗣因赣督李电促出山，隆以礼遇，宠以高位，重辞不获，遂许驰驱。此次来浔，改组要塞，抱定和平宗旨，以国事为先提，以民生为急务，不敢稍有操切，贻误大局。区区此心，幸蒙鉴察，宠命荣被，感激涕零。自兹以往，以身许国，愿效犬马，一息尚存，不敢忽懈。江西要塞总司令官陈廷训叩。

40 致武昌黎副总统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午密。奉大总统令：据李前督真电称，即日将所有印信咨送省议会暂为收存，请候黎副总统电示办理等情。查该前督所掌印信，系奉中央颁发，该省议会为地方议事机关，岂能接收行政官厅印信。该前督咨送暂存，殊属不合，望即转飭欧阳护军使，克日调取印信，派员送鄂，或由鄂特派专员往取，以昭郑重，而资信守。一面仍将办理情形电复为盼。等因。合遵电达。国务院。元。印。

41 汉口王占元来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陆参两部鉴：

拱密。真电谅邀钧鉴。驻唐角之七团第三营，因轮船不便，

真日尚未开拔，于文日晚七点，全营悉开往武穴警备。元。文。印。

42 致南昌贺护民政长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午密。奉大总统令：真电悉。该护民政长经验素富，明达有为，为国为乡，义不容辞。至匪徒窃发，已责成欧阳护军使，认真防范缉捕事宜。该省巡警，本属民政长专辖，应随时严防豫防，维持秩序。如虑不足，该省旧有巡防营，亦可酌拨数营，归该护民政长调遣，以资协助。仰即酌量情形，请示办理。所陈该省财政奇绌，但期有调剂之方，中央为保持地方起见，决不坐视，徒责无米为炊，果能内外协商，当不患无术应付。务望勉任其难，毋再固辞，貽患桑梓，是所厚望。等因。合遵电达。国务院。元。

43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 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钧鉴：

据九江代理镇守使耿毅真电称：毅代理镇守，久拟乞退，只以赣事未定，暂勉将就。今既解决，恳乞俯察下情，迅予取消或另委贤员接替，俾毅早卸仔肩。等情。如何办理，敬祈核示。黎元洪。文三。印。

44 致九江欧阳护军使电 二年六月十四号

奉大总统令：据黎副总统文电开，贺护民政长现值军民未分之际，接任颇艰，拟请飭欧阳使酌拨得力军队若干，俾资保卫，祈察核等因。应由该护军使，迅即会商贺护民政长，酌拨得力军队，克日开拨回省，以资防护。仍将会商情形暨酌拨军队人数，电呈察核等因。合遵电达。国务院。寒。印。

曾纪泽未刊书牍

拓 荒

说明：笔者在整理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手稿的工作中，有幸一睹曾纪泽的一些未刊函牍。这些书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纪泽在天津教案、中俄伊犁交涉事件，以及在香港设立清朝领事馆等外交活动景况。故笔者略加笺注，以资学术界研究参考，兼补《曾纪泽遗集》之佚。

1. 致程桓生书^①（同治九年七月八日）

尚斋先生世仁兄大人阁下：

久未通问，奉探起居，疏懒之咎，如何可辞。前自京归，奉诵尊处寄家严书，借审筹猷称意，衿卫延和，正符颂愿。顷恬吉轮船押运至天津，带到书箱数口，中有一只系鄂刻文选、国语、国策经典释文，诸书盖老兄赐寄，由朗轩观察转达者，劳费清神，盛谢无既。前在京读浴佛日手教，云朱墨亦由朗轩处递寄。此次箱中，未见朱墨，或尊处暂未检入乎？因书箱到此，业已破损，恐途中或有漏失，故一询及，并非急需朱墨也。纪泽以三月稍入都，四月稍考荫引见，蒙加恩以员外郎分部行走。五月掣签，归户部陕西司^②，旋于五月十七日，乞假出都，十九日归署。在京四十余天，既困于无谓之应酬，又因严君病未全愈，是以匆匆而回。家严自暮春以来，右目昏蒙，渐至不辨人物，凡判牍阅书诸

^① 程桓生，字尚斋，安徽歙县人，曾任广西知县、候补知州、道台等职。咸同年间供职湘军，并充任曾国藩高级幕僚。

^② 同治九年，曾纪泽赴京，以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此信当发于是年。

事，独恃左目而已。既而又生眩晕之疾，虽服药即愈，然常欲发动，故连疏乞假。且将于前月杪陈请开缺，不意天津忽有民教争哄，殴毙洋官之案^①，奉旨前往查办，只得于六月六日，力疾赴津。事端过大，甚不易了。旁观则哆口乱谈。不顾事势之可否利害，一味欲以冒失行之，于家严之办法，皆嫌过于柔懦。汉奸则不在乎人，而在大位；不在局外，而掺事权。于家严办法，尚嫌过于刚正，甚至暗中挑唆，教之要挟，欲以取媚于洋人，以自便其私。此两种，皆题中之棘手者也。现在朝廷命李相伯率兵入直^②，又派毛昶熙、丁日昌会商和务，又准伯王之奏调蒙古、黑龙江马队，以备不虞，中夏气势渐旺，洋人咆哮或稍平乎？家严在天津，眩晕发动一次，又生呕泄泻诸病，计非赋闲静养，体气难期健旺。不审事定之后，可谋退位否。家慈自入夏以来，杂病渐瘳，精神甚好，舍间长幼眷属次第托庇平安，足慰存注。黎竹林昨随从赴津，因药已有效，遂入都应乡试，场后仍当来署也。李佛生，传敝，又号敝丞，于四月间回籍，起服途次，有家报三件，而到家之后，乃杳无息耗，不审有无他故，便中望为一查为荷。手书鸣谢，即请台安。诸惟鉴照不具。

世小弟 曾纪泽顿首谨上 七月八日夜

竹林路费，已蒙代递子美，甚感。敝处除此款之外，尚欠尊处若干金，求开一总帐见示。虽不责遽交，亦须知其数耳。弟又启。

2. 致程桓生书（同治十二年二月四日）

尚斋世仁兄大人阁下：

顷熊哨官来湖，奉诵惠书。知上元复函，已邀台鉴。蒙寄银箱，内诸友薪水银五副，如数收到，谢谢。鄙维筹祺楸介，福祉

① 指同治九年，曾国藩奉旨查办天津教案。

② 指李鸿章奉旨移军北上入直，拱卫京畿。

缓和,至以为颂。江督授雨亭中丞^①,向属两江之福,从此沆瀣一家,公事必益顺手也。贱躯前感风寒,刻已全愈。本日祭小祥,即当检束行李,回乡下地,知关注念,用特奉闻。熊哨官尚须前往渝川,回归时,弟必归,故尔此函令报命也。家九叔^②寄程方忠^③之太夫人祭幛一幅,又寄吴竹荪方伯^④祭幛一幅,恳尊处附便妥递,琐费清神,惭感无既。手复。敬叩台安。惟鉴大具。

世小弟制 曾纪泽顿首 二月四日

3. 致陈兰彬书^⑤ (光绪六年二月初三日 巴黎)

荔秋中丞先生大人阁下:

久踈函敬,怀想则深。顷奉手函,备承贵饰,朝审褫躬多祐,伟绩咸熙,为颂。纪泽于二十三日接展译署新正三日电报云,地山所订约章^⑥,不理于口,已派纪泽使俄,再行商议。阅电战惧,莫可名状。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障川流而挽既游之波,事之难成,已可逆睹。不审如此艰巨之事,异日作何归结。大约初到之日,推故不见,议事格格不入,已在意料之中。纪泽受朝廷眷遇,只求于军国大端稍有裨益,至于一身之荣辱,自当置之度外。电语不甚详明,或留本任,暂往专议一事,或经量移彼都,而英法另派使者,均所不载。鄙怀之所尤为悬念者,更有一端,地山之求全权,但以夸耀于路人耳,固无干济时艰之意,亦无专擅自用之心。据称,在俄办理之务,字字均经电商,译署虽未必尽确要,其于紧要节目,断不敢武断独行。观译署此次电报所云,

①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同治十二年正月六日授两江总督。故此信当发于是年。

② 即曾国荃。

③ 程学启,字方忠。

④ 吴坤修,字竹荪。

⑤ 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人。咸丰三年庶吉士。曾历任清朝出使美西大臣、太常寺卿、出使美国大臣等。

⑥ 指崇厚擅订之中俄《里瓦几亚条约》。崇厚,字地山。

中外臣工，并谓窒碍难行二语，可见俄约之忽然翻异，不惟地山所不及料，亦非译署所乐为。京官齐声哗噪，左帅又将以夸大之辞证而实之，其锋本不可挡，甚至劫地山而波及译署，亦未可知。此纪泽之所以□惧耳。译署函牍大约月梢可到，赉国书启程当在五、六月间。有良策希不吝指迷。手此。即复台安。

愚弟 曾纪泽顿首 二月初三日夜

4. 致总署函稿^①（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一日 伦敦）

敬再启者：

英外部格相至今卧病，未能治事。查侍郎狄尔克为外部应答议院之官，权与尚书相埒。纪泽于初八特往晤谈，于香港交犯一事，争辩甚久。现嘱从官忆写问答节略，稍迟乃能寄上。兹将问答要语，条列如左，以先奉闻。

弟期 纪泽又顿首 十一日

一纪泽言，杨白全、毛金等虽系杀死亲属，然断不至凌迟。

狄侍郎乃允电咨港督，交还各犯。

一此次人犯虽交，然英国有议院一班煦煦为仁之党，常以中国刑法过重为疑。狄尔克言，嗣后交犯之事，仍须要议章程。

一狄尔克所议章程，欲令驻粤领事官得至中国衙门观审。纪泽力拒之，狄以公法为言。弟即言西洋各国领事驻华，准之公法，皆越出领事之权；审观一层，须俟领事越权之事均经中国收回，乃可商议。

一狄尔克问，既不允观审，则华官虽具文言不用酷刑，而新闻则时时以华官依旧用刑为言，何以解英人之疑？纪泽答以英人不应疑官文而信新闻，新闻为谣言所惑，谣言即凶犯之亲友所造也。

^① 此件收入《李鸿章等书札册》内，毛笔手书，共四页。原题“曾袭侯致总署函稿”，末端书有“闰月二十七日到。”

一狄尔克言，不信新闻之说，不足以折服议院诸公，请中国更思一筹。纪泽趁机言，香港设立中国领事，遇有交还人犯之案，粤东上宪先令领事审讯初供，英人皆得从观，可以释疑。狄云中国欲在香港设领事，并非此次议起，争论已久，断难答应。

一纪泽未知从前如何争论，未便将领事一层深说，遂问狄更有何策。狄云：领事观审系极平易之事，而见不允，实无以释英人之疑。无已，再有一策，虽不满英人之意，然慰情聊胜于无，系请中国明议章程，凡交还之犯遇凌迟之律，均减一等。纪泽答：以此虽似诱人犯法，诱人逃奔香港，然凌迟之罪系不常有之事，我可以问国家。弟意，交犯虽有条约，然交不交，其权在彼，不能稍事迁就，故将此层放松也。

一侍郎庞斯弗德从旁谗言，中国若定一好章程，使英人不以交犯为疑，则犯人逃至他处，凡属英国管辖境，皆可照章交还。此层若能办到，颇有关系，谨以奉闻。

5. 致邵友濂^①书（光绪十年正月初十日 伦敦）

筱村仁弟大人阁下：

俄都共事^②，盼〔朝〕夕畅谈，襟里披露，相印以心，屡欲与吾弟缔结为异台同琴之欢，以贱首颞长，渐于自僭，终未开言。顷诵老弟寄康侯书，乃欲以师事我，则吾弟犹未危以鄙俗之人，相视犹有禄仕之见存，夸贤者过嫌，偶失言也。

先父正与文靖公^③虽非甲科年岁之交，而并肩励相同事显皇^④，实为道义经纶之友。吾两人家世略同，幸承余荫，勉守先人之训，未有匪夷悖淫之失，持身涉事，处事接物，性情浅

① 邵友濂，字筱村，浙江余姚人。举人，曾历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

② 光绪六年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伊犁事，时邵友濂为清朝驻俄使馆参赞，曾、邵二人共事。

③ 邵燦，邵友濂之父。道光庶吉士，曾历漕督等。咸丰九年死。谥文靖。

④ 指清文宗奕訢，即咸丰皇帝。

解，亦可相引以为同调。当彼此相为畏友，有善相劝，有过相箴，此则恰如题分，语之家庭而共欢，质之天下而以为当者也。是趁此机，缘自忌其僭，辄录家庭名讳，应以奉闻，以为断金如兰之卷，因便寄上，伏乞惠存。此函非于伦敦回至巴黎，立刻发递^①。中俄东界图，下次乃能封寄。沈宅幃额，费神之至，承代垫含英阁项，想蒙汇列见示。所论海道寄物甚便，允为购致需用之物，嗣后敝处如有所缺，自当恃爱，随时奉恳。尊处于西洋诸货欲有所添购者，亦望开单见示，勿存客气耳。另函颇论公务，恐须呈堂。手此，望肱奉答。即颂台安。诸惟亮照不具。

如兄期功曾纪泽顿首 正月初十

^① 自光绪六年，曾纪泽惟光绪十年驻伦敦，故此信似发于是年。

袁氏家塾训言

袁世凯

编者按：本篇系袁世凯于1910年（宣统二年），亲手为袁氏子弟而订。写成后由袁克文存贮。1914年袁克文影印装订成册，以希袁氏子孙“永宝之”。本资料现已成孤本，今刊出以供系统研究袁世凯生平 and 思想的参考。

本文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供稿，田俊山、安世英整理。

训家塾诸生条规

一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当引为深戒。

一为学当期远大，偶有一得，慎勿自喜自足。必须争强竞胜，乃可日进无疆。若甘居人后，不耻不若人，便是廉耻丧去，将何以靦居上林。

一学问有益于身心，虽父兄师友，亦不克分其益，应视为独擅之利益，以实心实力经营之。切勿粉饰自欺，致失其益，自误终身。

一骨肉间刺以微物，便觉疼楚不安。诸生非手足即至戚，一须亲睦，一须推爱，倘因薄物细故互生口角，何异以他物刺入骨肉，于心何安？于情何忍？尤足貽人讥笑。

一入堂上班，严师当前，敬师即所以尊道。必须整肃端位，静心听讲，切不许彼此接谈，互相嬉笑，喧嚷争吵，褻慢师道，扰误功课。

一同学诸生，宜赏奇析疑，互换知识，折衷所学。其小说诸书易乱心曲，切忌寓目。凡阅涉嗜好之物，如烟酒等类，亦切

忌入口，以重卫生。

一、诸生上班下班，必须按定钟点，不得移动时刻，先后参差。上班时不许托故出斋。

一每日上午、下午下班后，除随诸师赴各处运动外，只可在堂院内游息。无论早晚，如无事故，不准私出二门。其放学时，须各班汇齐，鱼贯徐行，不许随便嬉戏，紊乱无序。

一头二班诸生，各立日记一册，将逐日所习功课，及晚饭后自修所读阅各书，别有心得之处，详细记载。届星期六呈阅一次，藉规志趣而稽勤惰。

一头班诸生，现为出洋预备，所有汉文、洋文及应用各科学，尤当按照课表，切实讲求，不可顾此失彼，亦不可因循自误。

一诸生遇有疾病请假，须请医诊视，给予凭单，方可停课。

以上各条，务望切实遵守，奋勉力行，历久弗懈。诸教师，皆品学兼优，热心教育，受余重托，必当严加管束，尽心诱导，以期有成。勉之！勉之！

犯规罚戒简章附后。

自省室简章

一争殴先下手者及逞强打人者，均罚居此室二小时。

一作伪欺骗或调唆是非，罚同前。

一向人骂詈，犯逾二次，罚同前。

一堂内争吵，犯逾二次，罚同前。

一罚至二次，居四小时；至三次，居八小时。

一凡罚居之时，皆在放学后及星期之日。

一入该室，即须扃门，不许随便出入。若送饮食或溺便开门，请教师一位监视出入。

一罚居二小时，不送饮食。居四小时，送饮食为一次，居八小时，倍之。

- 一在室内，诵谈格言及家塾条规，并工楷抄此规一遍。
- 一出室时，须自呈具悔过书状。

犯规罚戒简章

- 一堂内争吵，记大过二次。
- 一在外争吵，记大过一次。
- 一堂内喧哗，记大过一次。
- 一向人骂詈，记大过一次。
- 一意存欺骗，记大过一次。
- 一入仆从之室内闲谈，记大过一次。
- 一举动强横，记大过一次。
- 一上班接谈，记过一次。
- 一堂内嬉笑，记过一次。
- 一堂外喧哗，记过一次。
- 一到班迟误，记过一次。
- 一上班时托故出宅，记过一次。
- 一私出二门，记过一次。
- 一放学时嬉戏乱序，记过一次。
- 一阅看小说，记过一次。
- 一吸食烟卷，记过一次。

以上条，专为犯规而立。其功课内记过，仍照上章。凡记过三次，并为一大过；大过二次以上，照惩罚之单办理。

右订各条请毓笙教师兼习稽查，随时照章办理，并请每届朔望，集诸生宣讲一次。

宣统二年十月 日

上居洹时，手订家塾、条规、简章三种，以稿付克文存贮。忽武汉变起，转徙者再，而此稿未尝一日去身，爰付装池，愿子子孙孙永宝之。

甲寅冬月克文谨识于流水音 克文印

记女伶金月梅母女事

斗山山人

编者按：《记女伶金月梅母女事》又名《坤伶金月梅小传（金少梅附）》是作者斗山山人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为坤伶名角金月梅及其女儿金少梅所作的生活实录。

金月梅(1878——1924)是清末民初著名京剧演员。她在演出实践中，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取得了轰动全国戏剧舞台的成就，成为红极一时的坤伶名角。著名戏剧家洪深在《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中曾具体评论过金月梅的表演艺术，他说：“与新舞台差不多是同时，在天津一个极有演戏天才的女伶叫金月梅。她初到天津打炮，连唱了一百天戏，没有一出是雷同的，哄动了吓坏了天津的观众，她有这样的Repertoire仍能不自满足，更演出了许多描写家庭社会（而以她为中心）的‘新戏’。如《二县令义婚孤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姐妹易嫁》等。她虽不十分改变表现的成法与格式，虽还会用布景，但一部分道具，如吃酒的席面，出局的轿子等，已经是用真的了。……但她还尽量的废除了北剧念白的腔调，改用清楚流利的京音，差不多同平常说话一样……而在表达感情方面，她更竭力的写实与模仿。可谓她的‘新戏’，不但是社会化，而且竟是天津社会化，那观众有时竟不觉得是看戏，而似与他们所素来认识的人，晤对一堂，无怪乎格外的亲切有味，而原来的戏剧远离人生的观念，无形中悉已忘却，这就是她的贡献了。”（见《马彦祥〈戏剧论集〉序》）。

这份资料，广泛涉及到清末民初各种人物，从直隶总督杨文敬到民国总统黎元洪，从军阀吴佩孚到剧场老板黄金荣以及其他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这一切，对于研究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物的经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本小传作者署名斗山山人，据书内页所贴便笺云即李直绳。直绳号准，生平不详。仅从书中所记，略可推知作者可能是往来于各戏班的编剧，而在金月梅戏班时间尤长，为此班创作大量新戏。

本书为稿本，正楷书写。原封面有隶书书写的书名，据判定即出作者手笔。题下并有“丁卯之月记于海上”字样，知此书作于丁卯年（即1927年）。据书后附言此书原藏于天津北城仰古斋主人段君处，后辗转流传，现藏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本文由齐思整理。

二三十年前，在沪上享鼎鼎大名坤伶名角金月梅，人多不尽知其身世，妄为说辞。余聆其自述之言，为之记。

月梅本邵姓，安徽合肥人。父某为淮军部曲，积功至将领，需次山西。月梅生於晋，旋与提督黄士林移师旅顺口，备海防。又若干年，其父于旅顺设肆，兼为商，以谋什一。光绪甲午中日之战，丧师失地，旅顺首蒙其难。月梅时年十七，入塾读书有年，闻警不知所措，其父以商业所在不肯遽舍去。及日兵将登岸，铺货交店伴看守，己则收拾所有，挈妻女及一婢月香乘渔船出亡，风涛狂浪之中，惊骇欲死，两日夜始抵烟台。喘息甫定，轮至上海，寓法租界中之两楼两底，屋月租二十四元。积其所有，盖尚有七八千元之资产。中日和议既定，其父关心旅顺商业，复往清理之，乃知日兵攻击时，不特铺货付之一炬，即看守铺夥亦及于难。及闻店东再来，其家属咸来索抚卹。其铺中未收之账，不得收；欠人之债，反为人控追索償。居旅顺几一年，耗去五六千元，现金已罄，无馀存矣。

回沪，夫妻相对而泣牛衣，殊无救穷之方。省衣节食之外，復将楼下之屋分租一绣行头者为绣货庄，得租十六元。仅住楼上，占租八元而已。復领该绣货店之物，在楼上代为刺绣，母女二人连婢女月香三人日夜勤苦，除线价外可得工资六七角。其时海上物价极平，每日尚觉有馀，不忧乏食矣。

其父郁郁居此，殊不乐也，乃捡其值钱之物，典质得百馀金，扬长而去，声言将往北方谋军界上之活动也。

去一年无信，月梅仍操故业，尚不忧缺乏。其邻居为一教戏之家，与之一壁之隔，声息都闻。日闻其教师督责女子，学度崑曲之声，夏楚兼施，呼号屡闻。其教师所教之词，月梅于刺绣之时已闻之，念而烂熟于胸中矣。一日随其母往楼下绣号中交货，与邻居女掌班金姓者相值。其母询之，谓之曰：“尔家之徒，何蠢若是？几句词曲，日日教之，犹不能上口！小女听隔壁戏已烂熟于胸中矣。”手指月梅曰：“即此是也。”月梅又为之颌首致意曰：“词虽能记，但尚未上笛，不知能成腔否？”掌班言：“能记词，习腔甚易。”当即唤乌师来吹笛试之。少选，乌师至，先审其词不误，乃教之行腔，及上笛而节奏悉合，乌师大异之。盖仅会此半出《凤凰山》也。自此乌师日日来教之，月梅亦于刺绣之余，留心练习。女掌班奖藉殷殷，属意于月梅，以为奇货可居也。

一日，谓其母曰：“小姑娘天生丽质，歌喉婉转，说白又极爽脆响亮，如以之登台献技，必将压倒一切，为坤伶中之明星也。”其母曰：“仅会半出《凤凰山》，如何可以出台？且无行头，亦不解扮戏之化妆。”掌班曰：“无妨，行头我自有，且有人能代扮戏作极美之化妆，小姑娘当美如天上嫦娥矣。改日当来接小姑娘，到桂仙茶园一试，必当哄动沪上。”

次日，果见《申报》登本园特邀清客串演《凤凰山》。晚饭后，金掌班亲以马车来接。月梅母女及婢月香偕往。有为之傅粉者，有为之抹胭脂者、上头者、带首饰者。月梅镜中自视，嫣然一笑，颇呈自得之色。后台中人，群皆鼓掌称羨。及带凤冠，穿宫装，又羞涩不前，其母及掌班强之，乃就范。扮毕面墙而坐，不敢以色相示人。及戏码已到，唤其出台，坚不肯行。众强扶之，至上场门帘内，仍不肯出。宫女二人力挟之出，及掀帘，

月梅惊骇欲死，以袖掩面，宫女作和声代唱，挟至台口。两宫女强拉其袖使下，色相甫露，台下彩声雷动，咸惊以为天仙下界也。月梅此时心摇摇如悬旌，七上八下，不知身在何处。两宫女挟之转坐下。细声叫之表白——两宫女不能代也，月梅此时心始稍定，逼于无奈。词亦想上心来，张口念白，字字清真响脆明亮。台下又彩声四起，其魔力之大可知。月梅胆亦稍壮，以为如此便博如许彩声，倘能依词而歌一阙，更不知几许彩声矣。乃起而歌，更动观者之听，欢声震耳。及次场出，即不需宫女扶掖，身段台步亦均自然合法，唱念更比头场合节。台下赞美之声愈众。戏毕归，班主送以三十元。月梅母子喜形于色曰：“如此草草两场，便值三十元；倘再多学，从此献身舞台，衣食不愁矣！”

次日，班主又来邀请再演。月梅曰：“我仅会此半出《凤凰山》，今日无戏可唱，奈何？”班主曰：“仍演《凤凰山》。”月梅曰：“是乌呼可？”班主曰：“昨日之戏，已哄动沪上，咸欲一瞻颜色，即再演《凤凰山》亦无妨。且园中已标出有人特烦清客串，再演《凤凰山》矣。”月梅曰：“是真有人特烦乎？”班主曰：“真。怡和洋行之买办某特烦者，至少当送四十元。”月梅母子喜极而往，于未出台之先，在帘内窥之，观坐比昨日不止一倍。及出台而一致喝彩，月梅心愈喜，而镇定。此曲既终，果得四十元之赠金，母子之喜更可知矣。及第三日，班主又来邀出台。月梅曰：“今日万不能再唱《凤凰山》，如何可出台？勿丢人也。”班主曰：“今日又为瑞记洋行买办某特烦，专欲一听《凤凰山》。”月梅坚执不可，曰：“待我再学会他戏，出台未晚。”班主曰：“人家并非一定要听小姑娘之戏，实欲一瞻颜色耳，万无固辞。以后学成出演，不愁无人捧也。”月梅始允之。是夜观客愈多，且加座焉。及出台，彩声一如昨日，戏毕又得四十元之赠金。是三次共得赠金一百十元，除开销场面梳头棹十元

外，尚得百元。

于是月以貳元延一乌师，为之吹笛教戏。三月学得昆戏三出，又延他师教梆子戏、皮黄剧数出，仍未敢公然出台。无何，其父归，夜卧床上，吸大烟。其母坐于对面，月梅侍立于榻前。其父曰：“我去一年，你母女如何过活？”其母曰：“仍恃刺绣为生。”其父曰：“恐不止此，尚有他项生活罢。”其母惊而骂之曰：“你这老东西，真老糊涂了！我们三口人，不恃十指刺绣为生，难道尚倚门卖笑乎？”其父曰：“虽非倚门卖笑，其丢人现眼，殆有甚焉！”其母愤而再骂曰：“你癫了，何为此不经之言！”其父曰：“我倒未癫，你母女太对我不起，我一生无缺德事，何以生尔玷辱门风之人！”其母曰：“何为玷辱门风？须明言之。”其父曰：“你要我明言，今天就直说了罢。你纵令尔女，在茶园演戏三日，非丢人之事乎？”月梅极口分辩不承曰：

“随隔壁金老板到后台去看戏是有的，并未自己出台唱戏。”其父拍灯盘大骂曰：“孽畜！此千百人众目击之事，尚可狡赖乎？”月梅跪地大哭，认罪求恕。其母与之对骂曰：“是唱了戏，也不算丢人。谁教你老而无能，不能养活妻子。你又久出不归，我母女二人以刺绣为生，不冻馁而死，已属万幸。”因将听隔壁戏，及试演三日得百元，及现正学他戏之事，详告之。曰：

“你能养活我母女三人，谁愿受此苦而现眼耶？”其父语塞，不能对。月梅益痛哭于地而不能仰。其父曰：“谁叫我老而无能，不能养活妻子，致令亲生女唱戏，是我之过也。尔以后唱戏只管唱，但从此以后，不许再姓我这邵字，我亦将披发入山修行去矣。”月梅益放声哭，其母拉之起曰：“不要哭，任你老子去出家。他不管我们母女，也不会饿死。”强拉之起，出外间坐。其父亦觉自伤，泪淋淋下。旋起床捡点箱中旧衣冠及刀剑之属，共收拾两箱，余物任抛于外。月梅母女亦以泪洗面，终夜不能成睡。黎明，其父呼随从扛两箱下楼，属送某栈，已则出门竟去。临行顾

月梅曰：“生死任你，从此不复回矣！”月梅哭执其袖，不令去，其父拂袖而出，登人力车去。月梅追至马路中，攀留不得，哭倒于地。其母仍负气，拉月梅起曰：“你这种老子还要来则甚？随我进屋，难道我母子离了他就不要活入了吗？”

月梅随母入室后，从此专心致志学戏，共得十馀出，并无资本制行头。其母将首饰衣物之可值钱者，典得贰百馀元，金掌班又借三百元，略制行头若干。依班主之姓，曰金月梅，包银三百元，如唱红了，再加。班主为之遍贴海报，大书特书曰：“金月梅即清客串”。登台之日，人山人海，几无插足处，捧之者众矣。一月而大红。当时有名士郑苏堪孝胥、周立之徵君学渊均甚昵之。次月，包银即为七百元。不一年内，赠到千馀元矣。当时坤角之身价，无有高干月梅者矣。

一日，有人见其父作道士装束，常啜茗于栅北某茶楼，以告月梅。月梅闻之喜，将往寻之。其母曰：“何来野道士，偶似尔父，即欲认之为父耶！”月梅曰：“今我以卖艺得多资，父闻之必喜。父去非言将披发入山，焉知非我享大名，来沪一观究竟耶？”必欲往寻。果是，即掖之归；否，即作罢可也。当携婢女月香同往，果然正在啜茗。月梅呼曰：“爸爸！”哭倒于地。拉其衣角曰：“我们现在家况甚好，务请你归，母亲在家相候，决不再与父赌气也！”其父初仰面而不理，曰：“何来小女子，错认道人为父？”及闻月梅之言及哭泣之哀，乃以手拉之起曰：“尔今已享大名，从此衣食不愁，要我这无用的老子何为？”月梅曰：“将供养你老人家吃碗安乐茶饭，以终余年而已。”其父曰：“尔既得所，我一出家人亦不须尔供养。尔归告你母，许尔卖艺，不许尔卖身；如有相当人家，与人为妻为妾都可，万勿堕落烟花，为吾祖宗羞，即全我之脸面也。”坚不肯归。月梅再三劝之不从，乃命人回家，请其母来。其母虽常与其父对骂，然究竟夫妻久别，情自难忘，乃亦随之来。月梅见其母来，先奔迎之，私谓母曰：

“父真出家不肯归，盖恐母以为口实，又将与之吵闹。今请母万勿再置父，挽之归家再说。”其母颌首者再。及见面欢笑若生平，无一怨怼语。父心窃喜，与之随归。询之，乃知其在金焦某寺出家，闻人言海上鼎鼎大名之金月梅即其女，故一来沪，探其究竟。及来沪观之，果其女也，所以尚未肯去者，盖欲密察月梅行动，有无失身之举。今归，知尚未失身，亦欣然色喜。居月馀未出门一步。

一日，谓其母曰：“我已为世外人，本不入尘世，徒以放心尔母女不下，故来一游。今来此月馀，尚无不规则行为，余心安矣。从此当云游天下名山大川，终老于金焦乎。”月梅坚留不听，为之备千金，作云游之资。临行，谓月梅曰：“卖艺不可长，日久色衰，即不能号召观客。如有相当士人，当早适人，虽为妾媵无害也。”及父去，月梅颇属意于郑苏堪——盖慕其风流名士也。苏堪为之命名曰“双清馆主”——盖取梅月双清之意也。有苏堪书刊墨盒等物，余尚见之。周立之亦极情殷报效，终以其狂荡不羁，不甚属意。后立之五旬初度，苏堪有诗赠立之曰：

“立之好书兼好读，读破万卷惟有诗。诗人得句若神助，馀事谈艺尤恢奇。少年风流往不返，梦中莫话双清馆。收拾平生用世心，放浪名山未为晚。”——数十年后尚流露于诗词间，可见当时之意兴矣。

岁辛丑，竟与苏堪成了眷属，作苏堪之外室焉。其父旋亦卒于金焦，月梅为之营斋营奠，寄疾于苏。迨苏堪奉西林岑云阶之命，率武健军往广西平乱，旋赏四品京堂，为督办广西边防大臣，不能携之去，又不能与大妇同居，乃于烟台购屋数椽，移月梅母女于烟台居之。及广西乱平，苏堪于龙州筑屋，将为藏娇之所，四围遍种梅花，命之曰梅亭，大有唐明【皇】宠梅妃之意。乃屡遣人往迎，其母均以道远，须涉重洋为辞，不欲赴。苏堪复遣其弟来迎，亦托故不去。苏堪思念綦切，此年馀以来，贻月梅书及诗

笈，殆不可以数计，其念梅之苦，盖可见矣。先是，月梅于来烟后甲辰之某月日生一女，名之曰娟，即今之金少梅也。月梅自以为亲生，且言确为苏堪之种，而苏堪不认也。

光绪三十一年，乃奏请开缺北还以就之。是年除夕，苏堪乘轮至烟台，天已晚，值大雪，乃雪夜访梅于里中，相见欢笑如旧，藉摅年馀之积愆。小住半月，坚欲携月梅至沪，得长欢聚。且云今宦囊有十五万，不忧贫乏，并在南阳里之后春晖里置小公馆，如归沪，决不与太太同居。月梅慨允，其母仍迟疑不决，苏堪乃先归。三月初，乃派人来接其来沪住春晖里，与大公馆正前后街。苏堪仍多宿于大公馆，每早九钟，即来月梅处叙话。苏堪善谈，月梅亦善谈，并教月梅读书习字，且学为小诗。苏堪亦常于月梅处作书，积之久，已盈笥——后多为其后夫李长善聚而焚之。苏堪每午必在月梅处中饭，饭后乃出街，于同乡友朋处闲谈，或为诗钟之会。晚饭后，仍来月梅处谈至十一时，乃回大公馆宿。如晚饭后九时不来，至十一时始来，是夜即宿于此，次早起即归大宅。日以为常，相安无事。

值年底，苏堪早九钟不至，及十时始至，入室不发一言。及午亦不食，问之多不答，或以他词支吾，执笔信手而书，多作“空”字。月梅异之，不知所以，再三诘问仍不答，以为别有心事也，不再问。忽忽出门去，至夜九钟不归。至十一时半，其夫人派家人来问：“老爷在此否？”月梅对曰：“今夜未来，大约在总会，或王公馆打诗钟未归也。”其夫人侦骑四出，仍不得苏堪踪迹。十二时有半，其夫人又派人来查询，仍以未来对。一时许，夫人亲率仆婢来，坚称老爷必在此，月梅力辩其无。太太大怒，以为月梅藏匿苏堪不令出也，督率来人，搜索床下柜橱，无不搜到，仍不得见。太太怒不可遏，必向月梅要人，月梅除哭泣之外，无他法焉。至二时，其夫人始去，归行犹詈月梅曰：“如明日不得老爷，当要你小命！”月梅母女相对而泣，至天明双目

尽肿矣。其母乃怵月梅曰：“当初我原说不该来，今果如此，只有仍回烟台之一法。”是日饭亦未吃。午后，正无以为计之际，忽见苏堪摇摇而来。月梅见之，惊喜若狂，问：“此一日半，走何处去？几令我母子要急杀也。不见我双目尽肿乎！”苏堪曰：“我正为你母子放心不下，始归来。不然我即披发入山，作世外人矣。”月梅曰：“昨日见你，默不一言，即知你有心事，究不知因为何事而出此。”因将昨夜其夫人搜索情状详告之。苏堪曰：“昨早因老九章开一货账单约三百余元，太太查非公馆取货之账，因问于余。余细阅，乃小公馆之账，以实告之。太太即与我纠缠，吵闹不休，谓非三百元一月，一包在内乎，何又有九章开来之账。苏堪曰：“想是九章送错之过，钱自当仍归小公馆付。”太太扰嚷闹不休，余负气走来，本欲与尔言，因恐言之反增烦恼。自思余辛苦半生，今竟以家庭之故，致增烦恼，不如舍去家室，作世外人之为愈也。午后即步行而出，任其所之。至黄埔滩码头，见江宽泊码头，其买办施君与余善，姑上船与之谈。上船之后纵谈过久，不知何时，船已开行，及觉而已不及矣。我本欲作世外人，不如藉此登金焦出家，其非计之得乎。又想匆匆而出，一切均未安置，必再回来将各事料理停当，再出家未晚矣。乃于船到镇江时即登岸，仍搭下水船回上海，今甫从船上步归也。”

正言至此，而大公馆太太已遣发多人追踪而至，言昨晚说老爷未来，今何在此，嚷成一片。苏堪无已，乃同归于大公馆。

月梅之母曰：“似此真不可居矣！”月梅仍恋苏堪之多情，不肯去。其母负气，竟先回烟台。临行，谓月梅曰：“我先归，将各事料理妥当，你随后归来可也。”月梅终犹豫不决。苏堪偶来，亦多叹息之声。月梅曰：“以妾之故，而使君终日烦恼，时闻诟谇之声，妾心何安？不如去妾，君尚有家庭之乐。”苏堪曰：“以家庭之故，使卿母女分离，卿亦日在愁苦之中，我心良不忍，不如卿随母同住烟台，月仍给家用三百元，另加意外用，年

四百元，共先给四千元，为一年之用度。余仍俟有机会时，来烟台与卿欢聚，其非计之得乎！”月梅曰善，衿衽而谢。如是者又两月馀，四千元之年金，终不可得。——盖苏堪之现金均在夫人手中，无计可得，又不敢与之明言而索取现金焉。月梅焦极无以为计，乘苏堪有他处之行，月梅私往镇江唱戏数日，得数百元之包银，以为川资。及苏堪归，谎言曰：“妾已向他处借得数百金之川资，可以先发回烟台，君之年金四千，随后寄来未晚也。”苏堪曰：“诺。当如卿所言。”乃遣仆二人送月梅航海赴烟，临别依依，相对无言。苏堪曰：“我负卿矣。”月梅心如刀割，泪淋淋下，苏堪之伤感更可知矣，临行，以月梅手抱少梅之照片，以蓝墨笔题诗于照片之背曰：“人生聚散亦常理，海波茫茫情曷已？三月桃花歇浦红，有人怕过春晖里。”分袂之后，船已开行，月梅犹痴立于甲板上，扶栏而望。苏堪亦痴立于岸旁，彼此遥望。船行既远，各不相见，月梅仍不肯进仓，频频向来处瞻望，久之始入仓而卧。

苏堪在岸上，至望不见船桅之影乃归寓。日日为诗，无非念梅之作。自是每日必有一信及诗笺，以贻月梅。月梅既抵烟台，日思苏堪不已，每闻海面有上海船到必问有无来信，及见信，而四千元之年金仍未提及，甚为焦灼。其母曰：“勿念。郑郎四千元之年金，殆谎你之言。郑素惧内，渠现金悉在夫人之手，如何可得四千元之巨金而与汝乎？”月梅曰：“勿虑。郑郎信人也，必不谎我，稍缓时日，必寄到矣。今虽未得见现金，得读郑郎之诗，胜于现金多矣。”母曰：“如今男子薄倖者多，安知郑郎非以诗谎尔之计乎？”月梅曰：“母故俟之，郑郎必践言，而遗我多金，方知郑郎之多情也。”如是又坐候月馀，海上来船不下百数艘，每船必有苏堪之信，而附以小诗，月梅读之，益增伤感。

其母且当罥其情痴，曰：“我已为你寻得多情人也！”月梅曰：“无论何人，均不能如郑郎之多情，至死不再嫁也！”母

曰：“郑郎金不至，衣食何恃？岂吸北风乎！今有我之义子李长山者，年不过三十，身强力壮，貌亦甚都，唱武生，月可得千馀元之包银，且无妻，而以汝为正室，不胜于郑郎万万乎。”月梅曰：“我家本非微贱，徒以家遭多难，而为女优。母独不记父之遗言，必欲女择士人而嫁之，虽为妾媵无害也。郑郎为当今之名士，文彩风流，一时无两。岂可背父之遗言，而负郑郎之多情乎！况李伶为优人，多无德行，如从之必利儿之色，以奇货居之，而难献身舞台。再过数年，几年事已长，色衰则爱弛，李纵不我弃，亦难得顾曲周郎之欢迎，不将与草木同朽哉！当仍俟郑郎也。”母怒曰：“不长进的丫头！我为你终身有靠，你反执迷若此！若不趁你之姿色，早为适人，倘再数年，你年更长。而郑郎失信于尔，我将随尔而乞丐乎？抑仍操故业乎？或至倚门卖笑乎？”月梅怒曰：“母何出是言？果郑郎失信于我，儿操故业未晚也。况日有诗寄我，必非失信者乎。母姑俟之。”母曰：“待郑郎失信，再操故业，不如早从李郎，夫妇同登舞台，每月至少当得包银三千元。三年后数万金可操券而得也，不胜于从郑郎万万哉！吾意已决，尔毋固执，如再违命，有死而已，当捉尔阴司去矣。”月梅无奈，故漫应之曰：“当俟诸异日。”母曰：“勿尔，今为吉日良辰，即为尔与李郎行合卺礼。”月梅曰：“母之乱命，儿不敢从！”母曰：“我之命为乱命，将以何人之命为非乱命乎？逆女，我将与尔拚命也。”月梅进入内室，闭门而泣，其母夺门入，哭声骂声嚷成一片。邻居闻声相将而至，劝慰者再，咸以顺从母意为是。月梅无已允之，曰：“必与李长山约法三章：一为正妻，二不许纳妾，三有钱由我掌管。”其母当呼李来告之，一一承诺，即以邻人为媒，择吉成礼，而为夫妇焉。

而苏堪之诗常至，月梅复信亦实告之。苏堪不之信，来缄云：“知我思卿苦，故为是言，以绝我望也。”月梅又复缄，且言“某日已与李长山成婚，行将随之往奉天，同献身舞台，以谋衣

食矣。”苏堪得絨，将信将疑，以絨中有“谋衣食”一语，必因缺用，故为是言以激之也，乃设计张罗四千元，汇烟台。月梅得金，怨其母曰：“今若何？郑郎果以年金寄来也。”母曰：“还之可也。”月梅以覆水难收，悲不自胜，不得已，作书以实告苏堪，婉辞年金，且言“为母命所迫，实非得已，今悔恨已晚，愿来生仍待巾帚也。”苏堪得书，心仍不死，乃买舟自赴烟询之，知其已赴津门，转赴奉天献技。又追踪至津赴奉省探询，仍无月梅献身舞台之海报，又折回至天津。时泗州杨文敬公士骧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往拜之，文敬公为设筵演剧，以欢迎之。

月梅先随李长山来津，本欲赴奉，以津沽舞台坚留其帮忙数天再去。是日堂会，适为是班，月梅因不知苏堪来津，苏堪亦不知月梅仍在津演剧，及月梅一掀帘，即见苏堪坐于正座中，苏堪亦见月梅，彼此俱不自安。苏堪藉故逃席去，月梅亦不俟剧终而逃匿焉。苏堪始信月梅之嫁李，而真再献舞台，从此不相闻问，竟忘情于月梅矣。以后音信不通。

月梅以既从李操故业，非设法谋叫坐之方，不足以得巨资。乃谋以本戏，为叫坐之不二法门。京津向来演旧剧，多断章取义，而为小出之戏，除内行之懂戏者知其原委，听其腔调，外行人多莫名其妙，徒凑热闹耳，本戏者何？乃择小说书情节较好而耐人寻味之事，编织为戏，自始至终，一一演出，如看小说。而加以精练之唱工做派，内外行之妇孺皆喜欢看之，坐客必可常满，以外行多于内行故也。

月梅本识字，于聊斋、宣讲拾遗^①、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书，已烂熟于胸中。于津门自为老板，顾定脚色，议定包银，将说部中事编为本戏。先打提纲，召集各角色，口讲指画，为各角色说戏。先分布场幕，再配角色，各授以当讲之词，当做之过场。有能唱者即于有机会时唱之，不能唱者随口对答，走完各场

^①《宣讲遗拾》疑即《大宋宣和遗事》。

了事，故不计角色之优劣，而悉用之。先张海报曰某日开演某某新剧，及开演之日，果然满坐，几无容足之处。数日即演一本，月馀即有若干之新本戏，轮流出现于舞台，观客之多殊为向来所无，获利亦不可以胜计。当时本戏殊少，耳目一新，自具号召能力也。即以今日京、津、沪、汉而论，亦莫不恃新本戏为叫座之妙法焉。海上更愈出愈奇。专恃布景魔术，以灯惑人之耳目，于剧情更离奇变幻，莫可究诘。京、津且尤而效之，大可悲也。

当时月梅所排演之新戏，如全本《红鸾禧》、《带棒打》、《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乔太守错点鸳鸯谱》、《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二县令》、《孝女藏儿》、《节义传奇》、《阴谋遭遣》、《刘元普双生贵子》、《荷花三娘子》、《荆花泪》、《黑籍冤魂》、《宇宙疯〔锋〕》、《马前泼水》等剧，皆传诵一时者也。

民国元年，余在津亦常往观之。其实剧殊不佳，不过将前后情节表演无遗，三四句中即可跑完四五十场，并无准词，任各随口乱道。其好角尚能体会剧中情节，表演如绘，其不相干之角，直不知为何事，乱跑凑数而已。至月梅则以做派说白见长，直谓之说戏可也。如《棒打》、《杜十娘》其说白之清脆响亮，字字入人耳鼓，殊非他人所能及。然往往有言之过长而离经者，殊多费词，始先收至本题，而听者殊不厌其烦。如《杜十娘》一剧，其在船头骂弃妻小生之词，引前人故事成语极为冗长，至四刻钟而未毕，能使听者不倦，盖亦难能也。

少梅已七八岁，常随之至后台，颇得其母之遗传。惟其演《孝女藏儿》，即以少梅抱之出台，尚能唱四句散板也。月梅竭尽能力，日排新本戏，层出不穷，获利颇丰。其后夫李长山日豪于赌，俾昼作夜，常一夜负千数百金，辄向月梅索之，勿敢或吝。有时金尽，不能以巨款给之，每日亦非二十元不足供其挥霍，盖不仅赌实亦兼嫖。月梅以遇人不淑，辄自伤之，常怨怼其母，谓

不如随苏堪之蕴藉风流之为得所。长山闻之怒甚，至将平日积存苏堪之诗緘字迹亦付之一炬，甚至连苏堪之像片亦毁之无遗。月梅惧之，亦无如何也，隐泣而已。及后以园中顛定之角，以年久包银屡加，而开销益大，不特无馀，且一年而亏折至二三万元，平日之积储已荡然矣。月梅亦因气成病，李长山乃应大连某园之聘，自往献技，不久即死于大连。月梅得信遄往，始知长山以赌输之故，负欠人几贰万元，须月梅认偿，乃许运枢回津。月梅无奈允之，署券而还。及还津，非仍理故业不可，仍不敢自作班主，而受雇于人，月得千五百之包银，年馀始将负欠清还，又稍有积蓄焉。

月梅先写〔收〕一张姓之子为徒，名曰张玉亭，延师教以文武老生，嗓音极佳。十二三艺成，大红。沪上某园月以千元之包银延之，订合同两年，先收洋五千元。月梅亲送之去，令其本生父某在沪照料，月加给百元，以给其父，原订合同本五十元也。月梅自返津，仍充某园之台柱。诿不数月，沪上某园来书云玉亭失踪，索退包银。月梅大骇，往沪上踪迹之，侦骑四出，竟不知其下落，盖其父引之潜逃者也。

月馀无耗，忽有人自南京来者云，玉亭于冯都督寿辰时，出演于督署中。月梅又往寻之，亦不得其门而入，侦知为军乐队长李宝枢士奎匿之不令出也。愤极回津，诉于素识之侦探杨润田。润田挺身自任，非得回张玉亭而后已。控之于警厅杨以德，呈都督赵秉钧，咨江苏都督索之。宝枢知不可匿，乃纵之去，而噪已倒，无人顾之矣。除退沪园包银之外，尚给玉亭父之银若干，始得了事焉。

因思身旁无人，恐为人欺，欲得一强有力者为作护符，于是有警厅之侦缉队长丁振之宏荃，以杨德发字润田者荐之，为其照料一切。润田年少于月梅者数岁，孔武有力，纠纠之气固健者也。月梅自得其助，且羨其雄伟，即与之通，且直云嫁杨。而润

田本先有妻有子女，月梅又不甘居妾媵，乃为平妻而另居焉。直润田嫁月梅耳。润田自专为月梅之护法，且嫁月梅，不能再为警厅之侦探，其家用恒恃月梅供给之。

泊民五【年】六月，月梅亦以年逾四旬，色衰不能恃顾客之欢，缀演家居，积其所有，于奥租界东天仙后寿安街置地二亩馀，建一四楼四底之洋楼自居焉。于楼后建出租平房两所，共费万馀元，节俭过活。润田亦不妄费一钱，并延师与少梅读。

其时月梅之母已先逝世，乃于烟台托刘子琇观察之封翁让山地一片，以为葬亲之所，月梅仍按时价给值，乃将其父之柩运烟，与母合葬焉。烟台之屋交梁四坝头为之经租，岁时作祭扫之资，月梅仍偶出演于津门之剧场中。

少梅年十四五，本在塾读书，其母教他徒戏时，窃学得一二出。一日潜随月梅之徒小金仙、小银仙在城中舞台票一出《双吊孝》之梆子剧焉，月梅不知也，仍令附学于天津巡警道苏人顾观察之家，与顾家女公子同塾焉。少梅每欲学戏，月梅辄不许曰：“我本土族女，徒以献身舞台之故，致不得结果。汝今亦欲效之耶？勿尔。再迟三两年，将为尔论婚士族也。丁大爷之子培南，不与尔同庚乎？上年避水在吾家同居，尔两小无猜，与相识者。吾与丁太太早有婚姻之约。”少梅曰：“母为女优，而女得与士族论婚为正室，未之前闻也。如为人妾媵，不如学戏得名，再择人而事，且可多得金钱，为母养老费，非计之得乎？况母无子，如我得成名，招门纳婿，不胜于有子哉？”月梅亦然其说，乃延素业青衣之李妙兰为师，而教以青衣剧。妙兰督责过严，少梅不胜其楚，常逃学焉。——自幼娇惯，无怪其然。无已，再延时小福之徒江顺仙为师。顺仙和平，遇事迁就，不肯稍拂少梅之意，欲学则学，欲止则止。不一年学成青衣戏五六出，乃雇用场面，延琴师杜云甫，日排演于家。

是年，少梅为十七岁，正月随其母出演于法租界新新舞台，

母女迭为压轴，亦无甚发展。及安徽督军倪丹忱寿日，延京津名优演剧，月梅母女亦与焉。少梅拜丹忱之子少忱为义父，所谓倪八爷者也。少梅得赏颇优而归。有人邀赴张家口演剧，亦无大发展，惟察哈尔都统王子铭将军颇赏识之。不久旋归。

五六月盛夏，张园剧场，小杨月楼演《凤仪亭》吕布戏貂故事，黎宋卿总统适在坐，以月楼之吕布极佳，惜貂蝉不得其人耳。时以鲍顺义之妻小银仙为之，黄陂谓张虎臣军门，如得好貂蝉，此剧便称完美矣。时月梅母女正坐张宅包厢旁，闻之答曰：“是何难哉？”并言须如何始合貂蝉身分。黄陂曰：“不如金老板取此角，庶乎其可。”月梅曰：“我老矣，不能博顾客欢，不如我女少梅。他平日熟读《三国演义》，素服貂蝉为女中人杰，如其取貂蝉必能形容貂蝉身分，而博观客之欢心焉。”黄陂及虎臣与余，均极赞成，而怂恿之。少梅一旁娇声曰：“我都不会，乌乎可？”月梅曰：“我为你念词，说过场、作派，两三日即会。有何难哉？”乃定第四日再演《虎牢关》，以少梅为貂蝉。届时黄陂与余同往观焉，少梅果扮貂蝉出台矣，扮相之秀美，身段之活泼，唱工之幽扬，说白之清脆，殊为全剧之冠。黄陂赞不绝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且云美国议员团行将归国过津，余必宴之，宴毕同来观少梅之《凤仪亭》及其他剧也。并将剧中情节译作英文，印成中英合璧之说明书。

是日，包厢全为黎宅所包，布置一新。饭后中西人士莅止，不下一二百人，厢为之满。少梅先演《贵妃醉酒》，扮相作派，腰工唱口，均到好处。其下即为小杨月楼之《虎牢关》、《斩华雄》出台矣。及《貂蝉焚香告天》、《王允窃听》一段尤为切合身分。至临镜梳妆，镜中见吕布来，故作悲苦之态，情非不得已之容，以激吕布之怒各节，尤为描写尽至，当时真以为貂蝉重见于今日矣。中西人士擎节称妙者不绝于耳，黄陂尤笑不可仰。从此少梅之大名震京津间矣。及黄陂夫人、如夫人寿日，又约少梅献艺

于黎宅，为演《葬花》、《拜月》、《花鼓》、《戏凤》，《醉酒》等剧，获赏甚厚。

时北京城南游艺园闻名，其经理彭秀康带该园唱青衣之福芝芳来，于张园票《女起解》一剧，藉观少梅之剧。秀康倾折万分，与之订约三个月，从八月初十起，在游艺园演唱，月俸八百元以为包银，管住不管吃，管接不管送。——此游园定章也。及八月初，月梅、杨润田挈少梅及小银仙、教师江顺仙、场面跟包人等入京。三天打炮戏，居然哄动京师，坐为之满。盖游园之大戏场，素不肯以重赏邀名角，今以八百元之包银聘少梅，实破题儿第一遭耳，非尽少梅真有号召之能力也。余以为长此以往，非迎合社会人之心理，不编古妆时妆全本新戏，不能长有叫坐之力。乃与月梅商应编应排之剧，如古装兼时装之《香妃恨》、时妆之《秦晋配》，均为社会所欢迎者。乃以商定有单片之《秦晋配》，先分给各角念之，因此剧为奎德社之鲜灵芝等业经排演之作也。少梅曰：“如今之剧，非古妆不可。聊斋之婴宁，憨痴憨笑，大有意思。曷为我编此剧，排演登台，我憨笑如痴，必能博老太爷一笑也。”余应曰诺。即日出京回津，两日夜编成，名之曰《一笑缘》，计二十有四场，亦算一小本戏也。命族侄麟书写正，分摘单片，三日后带至京。先与月梅看，称曰可。少梅狂喜，必欲先演此剧，将《秦晋配》留后唱也。余允之。少梅取婴宁及饰鬼母之李伯涛等，均日夜演习，月梅、顺仙为之说身段过场，不三日而出演矣。盖不仅坐为之满，即途亦为之塞矣。继续而演《秦晋配》，其女扮男装一场，唱小嗓小生，大有德珪如、朱素云之慨焉。继而再演《香妃恨》，尤为各剧之冠，非一星期前预定包厢不得入坐，常因争坐而闹事。故该园于星期六、星期日不敢演此剧，恒于星期一二三连演三日，盖非如此，包厢分布不开也。清室王公贝勒亦多来观，从此少梅之名震都下矣。大小各报，无日不有揄扬之词，名人之诗歌，连篇累牍，盖不可以数计

焉。余亦有小诗四章以纪之：城隅搔首，静女其姝，空谷聆音，佳人绝代。引吭则清于雏凤，呈形而翩谷惊鸿。疑逢洛浦之仙，宜得周郎之顾。仆因怜沙嫩，吹教玉箫；为爱杜秋，曲裁金缕。晓风杨柳，低唱付之小红；落叶秋槐，雅奏宛然凝碧。闻歌子野，辄唤奈何；作赋文通，消魂真箇。虽东篱采菊，闲情有似陶潜；然官阁吟梅，逸兴还如何逊。十里锦丝步障，访石崇金谷；一双翡翠笔床，写徐陵玉台新詠。舞衣歌扇女儿箱，金凤银鹅各坛场。出水芙蓉争丽色，随风珠玉散馀香。新词唱和谁苏柳，旧院传呼此顿扬。莫怪林逋老成癖，南枝生小冠群芳。葳蕤春色要平分，调入天风响遏云。丝竹中年陶谢传，绮筵今日醉司勋。台前骏足能羈客，宫里蛾眉总妒君。我有笠翁宗法在，灞陵休说故将军。

其余不能备录。同时游艺场有新世界与游园相竞争，无叫坐之力，亏折颇巨，以为少梅仅恃《香妃恨》一剧，为有叫坐力也。思有以败之，托人说于摄政王曰：“游园文明戏演乾隆下江南，及大戏场演《香妃恨》等，未免诬蔑先皇。且扮孝圣宪皇后者直呼高宗之御名，为大不敬，可令内务府緘告警察厅示禁之。”不一月，果有示禁之谕下，从此《香妃恨》不得再演矣。余又为之排《义合缘》、《醉遣重耳》、《活捉王魁》、《文君当炉》、《嫌贫爱富》、《嫫姬祸》、《吴越春秋》等剧，其叫坐之力，仍不少差，其包银已增千元矣。

民九岁庚申正月初四日戏，游园观客过多，数逾万人，致将楼上包厢挤倒压下，观客燕三小姐当场毙命，立时停演。游园被封，谓其工程不坚，责令全拆另建，且捉副经理彭逊初拘留于警察厅。彭秀康则潜逃赴津回粤，并为燕三小姐丧葬之事费巨万焉。游园建造修理之费约七八万，连意外之损失不下十馀万元。游园向来春夏秋多获利，一交冬令，此三月中必赔一二万。自少梅献技以来，不特未赔钱，且有盈馀二万焉。乃自停业以来损失过大，除将盈馀赔垫外，尚亏欠五六万元。七月工竣，二十日又烦

少梅登台演剧，仍具叫坐之魔力。

此停演期间，少梅曾应潘馨航总长之命，赴济宁州演剧。盖馨航之封翁洁泉先生极赏识少梅之剧者，捧之尤笃。同至济宁，有于紫云、于紫仙、李伯涛、梁化依、高玉仙、李凤连诸人，均为平日同演之配本戏者也，故到济仍能演其固有之本戏。除堂会外，尚在外间之戏园演唱多日。归途至济南，又出演于济南之舞台中。潘洁老先遣鲁丰纱厂之经理川人程仲藩为之照料，揄扬于济南之人士，故捧之者益多，大获名誉而归，然从此与程仲藩相识，将与之结不解缘，然碍于月梅，尚不敢明目张胆也。

回京在真光演半月，中和园演月馀，及七月仍入游园，再演各剧，不能如前此勤苦好学矣。余仍为之竭尽能力，以编排各新剧，如《棒打春桃》、《妙峯山》、《玉箫再世》、《毁名全节》、《孝义传奇》、《宓妃影》、《吴越春秋》、全本《金锁记》、全本《玉堂春》、《血指痕》、《云娘》、《玉琴缘》、《薄倖郎》、《纵虎计》、《唐明皇》、《煤山恨》、《梅妃泪》、《明妃怨》、《文姬归汉》等剧，仅多演出《妙峯山》、《棒打春桃》一二剧而已。以其人大心变，且志得意满，以为其艺已臻绝顶，不肯如前此之向学也，然包银增至千贰百元。

民十三直奉战争事起，逼近京畿，少梅惧而出京。应上海乾坤大剧场之聘，包银月三千元，盖其时沪上耳少梅之名甚大，报纸鼓吹之力为多，戏封之曰文艳亲王。日本人辻听花且为之作少梅集以扬之，大世界黄楚九乃肯出大包银以聘之也。此次至沪，未带配角，仅高玉仙、李凤连二人。其他角色，剧场邀角之人则云，无论何角，异常齐备，不必多带，致多费金钱。月梅以惜费为得计，故不多带一人。

及抵沪，少梅不肯拜客，及有报界、票界往访者，亦拒而不见一班人。有当场喝倒彩者。名士□南湖□之往求，李征五且言

是由余□而得名，征五之言①……各皆看李五爷之面子，不特不加反对，且从而捧之，比前三晚大为改观。于是乃渐应酬，如粤人简□南陈□□□尝□□□其家。余得梅缄，感征五之情，乃通缄而表谢忱②。……先演普通旧剧，尚能敷衍，殆欲排新剧，非有二百元不能开排。此二百元，园主既不肯出，月梅更是视钱如命之人，亦不肯出。几费调停，始勉强敷衍排出数出，如《文君当炉》、《一笑缘》、《活捉王魁》、《香妃恨》。其他之人头多、时间久者，仍不能排。园中本有一花旦喜彩凤向唱梆子，后兼唱皮黄，在该园最久，平时恃之为台柱者。如排稍长之新剧，占时间必多，太早，喜伶不肯登台；如以之唱大轴，又嫌太晚，大戏之后，诚恐台下开闸为坍台，又不愿加入本剧中。种种刁难无法制止，仅演两月，即辍演回津，又出演于新明大戏院，与麒麟童、王佩秋、王灵珠等甚相得。轮流各排新剧，月余亦仅能排出四五出，以余之剧，必念准词，始允登台，不许信口乱道，上场出下场进为了事。且余之剧，多非戏班中普通之词，各角多以为拗口，其实念熟后一样流利顺口。男伶以为他本事不可及，不肯熟念本子，出场多对答不上。词既不熟，做派亦无，尚能望戏之生色乎？坤伶多年幼女子，脑筋不杂，只要有人尽心教导，不加威吓，比男伶听说，如一加威吓，则又哭而不念矣。诱掖奖劝之功，全施于坤伶矣。故少梅之在游园，得排出如许大本新戏。以游园之配角皆开包银者，少于更换，各人皆专心学戏，以冀积久长包银。非如外间戏园，开现份，坐不好尚须打厘。别园如日加数铜元，即顾而之他。如本剧中有此角，一时即不能演；如走多数角，已熟之本剧，即将作废。盖缺一角，如词少者，尚可临时口授一角以补之；如词多者，则非数日不为功。一角对答不上，全剧为之减色，故主张非全熟不能唱。

① 此后数十余字不清。

② 本段乃后来所加，写于天头，字迹潦草，一些字难以辨认。

少梅专恃精唱工之新剧，为叫座之魔力，惜乎后来疏懒，而嗜好渐多，不特配角难得尽念准词之人，即其本人亦以唱大本戏为苦，每多随众敷衍，以旧戏塞责，名誉大不如前矣。且在新明大戏院，与男伶合演，同流合污，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余与月梅言之，月梅亦欲仍入京。适北京中和园梁得贵来邀，十二月入京，多邀其旧日配戏之角，尚具叫座魔力。余督排新戏亦有一二出，惟月梅母女染于沪上之流行病，必以变戏法之布景种种魔术，恃为叫座不二法门，于唱做念三者略焉不讲。余殊不谓然。此十二年事。

唱至五月初，游园以碧云霞须赴天津张园演唱三月，邀少梅以补其缺。五月初二日登台，坐为之满，不减当年。惟从前之本剧，仍未能一一演唱。因配角他去，其师傅亦无心再觅他人，免多劳神，亦由少梅之懒于学新剧也。合同既满，仍出演中和园，其叫座已不如前数年之大。十三年正二月，尚可敷衍。夏初，上海共舞台以月俸二千四百元，为之订半年合同。此次不但未带配角，仅高玉仙一人，即场面亦未全带，以月梅省钱故也。到沪后，每日随该舞台所排变戏法布景之《朱洪武出世》，随队追逐而已，无所表见。少梅以为不必劳心劳力为得计，然从此声名一落千丈。后勉强排出较小本戏一二本，如《一笑缘》、《活捉王魁》，以为敷衍场面之计。演唱三月，园主黄金荣亦有违言。月梅以其日日唱朱洪武之本戏，致少梅原有之本戏既不能唱，即辍演回津。

然此次在沪，几酿出一血统之交涉案。该舞台原有花旦名肖湘云，本为该舞台之台柱。自少梅到该舞台，湘云事之谨，常呼曰姐姐或亲姐姐。少梅以为大家姐妹称呼，亦事之常，不以为怪。以后日渐亲昵，少梅扮戏，为之上妆，为之穿衣裙，或斟茶与饮。如渠先扮好戏，必走过少梅之前曰“好不好”？少梅曰好即喜。如先出台，一进下场门，亦必奔少梅之前而亲近之，少梅亦

甚爱之。月梅偶至后台，亦称之曰娘。月梅曰：“你两人如此要好，拜过亲姐妹？”湘云曰：“我【俩】早就是亲姐妹了。”月梅曰：“你们什么时候拜过了，我都不知道。”少梅亦笑应之。一日少梅正扮戏，湘云一旁问曰：“姐姐，你还想亲娘不想？”少梅曰：“这么一会不见，有何可想之有？”湘云曰：“姐姐你真心狠！”少梅曰：“有什么心狠不心狠？这话太怪了。”湘云之养母即碧云霞之母，谢玉山之妻，一旁向湘云曰：“你看你姐姐之眉眼，真似你亲娘，连说话神气都象极了。”少梅曰：“为什么我会象妹妹的娘？他娘在那里？来比罢！”湘云之养娘曰：“他娘早死了。”少梅曰：“死了还说什么！”养娘曰：“姑娘我不说，你怕还不知道，你与湘云为同母所生，湘云之母即你母也。我与你母为亲姐妹，我父为唱老生之龙长胜。我嫁谢玉山。尔母为妹，嫁赵德虎之子，名连仲，唱武生者。其初出台时，尔现在之母尚借其数百元以作行头。尔母生尔姊妹二人即去世，尔已数岁。尔父常出外唱戏，小孩不便照料，即以尔交外公抚养，湘云交我抚养。后来外公在烟台唱戏，即将尔交尔现在的娘抚养。今幸尔姊妹都成名角，尔母如生存，不知如何欢悦也！”少梅曰：“我不知道许多，莫向我说！”又曰：“我为尔之姨母，知之甚详，尔年幼自然不知。归问尔娘，必详告你也。”并问：“你母待你好否？不虐待你么？”少梅曰：“勿多言，我不爱听也。”戏毕归告其母，母怒曰：“你实为我亲生，郑苏堪种子。且尔从数月后，年年都有小照，可以为证。”因将幼时像片若干张与之阅。少梅曰：“娘自与交涉。”月梅于次日往后台，寻湘云之姨母开谈判，谓龙长胜携一女孩来已六七岁，少梅仅三岁，为不相符，并持像片为证。彼此争执不休。赵连仲亦自镇江归，亦不敢自认少梅为其亲生女。与其姨母同，但求少梅所得，并无所求，今已成名，我亦不能令其归宗。后得其园主及后台中人之调停了解，始得息事。当时沪上各报悉载其事，然肖湘云仍事少梅甚

周。

及少梅于次年嫁程仲藩，湘云亦先嫁姚慕□，闻少梅嫁程喜甚，派其母舅龙裕麟来津赠送衣料、首饰、物品，约值千数百元，以赠少梅，由碧云霞转交。其絨云：其现在生娩，俟百日后即来津与少梅认亲姐妹。少梅不□认，以问于余。余曰：“湘云比你嫁得好，且有多金。□不可认之。何况人以好意么，亦不宜过于拒绝也。”龙住长发栈，久候不得回信，而云霞又应青岛之聘离津，临行来告于余，请余属少梅认之，故龙日来余宅候信。少梅意本稍动，幸以碍于仲藩而止。龙住月馀无结果而回沪报告于湘云焉。闻仍不死心常念少梅焉。①

月梅以在该舞台随波逐流，且恐赵连仲认女之事而生出纠葛，不俟合同期满即辞回津家居，无班可搭。月梅向本多病，旋发旋愈。至九月二十二日，余至其家，尚见其无恙。二十三日因事赴京，值冯玉祥倒戈据京师，京津路断，欲归不得。二十八日得少梅哀告云，其母已于二十五日逝世，促余回津，为之料理身后之事。麟书亦有书来。余于十月初二日，藉比国使馆之庇护乘汽车归，先往新车站面吴子玉将军后，顺往少梅家，麟书亦在。月梅已入殓，营斋营奠，忙成一片。询其致病之由，据少梅称：二十四日晚饭后，尚欲同往新新看电影，着便裙衫，手提银包，同出行于院中。将及大门，忽称头晕腹痛，不好过，折归即痛不可止。晕过数次，自知不起，以电速余，不在津，乃电麟，书至，程仲藩适在津，以鲁丰之办事处迁于天津，闻信亦相将至金宅为帮忙。月梅昏迷时，少梅即将其母腰间所带之银行存折、钱夹及锁匙解下，与玉仙同匿之。二十五日月梅死，少梅哭倒于地，仲藩搂抱怀中，月梅之姘夫杨润田大不悦，以为不成样子，出言喝之，仲藩始扶之坐而释手焉。自是仲藩始得明目张胆，亲近芳泽矣。

① 本段乃后来所加，写于天头，字迹潦草，难于辨认。

自月梅故后，少梅日恐杨润田之夺其所有也，将其母珠翠等物私藏怀中，暗交倪少忱之妾，所称为干娘者为之收藏，而又遗失一二件于地为人拾去。忽又将其自有之首饰、珍贵之品、房契、存折等，盛两三铁匣，而匿于倪宅。忽又不放心，而移藏于余家。不旬日，又陆续取出，不知如何始得为稳。其忙乱无知，盖可见矣。车通后，其向奉为干娘之查太太亦来津为之照料一切焉。查为北京盐商查慕周之箴室，本与月梅为姐妹，先年在沪为妓时与之结识者。少梅去京唱戏，即拜其为干娘，常来往于其家。凡遇仲藩来京，少梅欲与谈密话，多借查宅电话为之，以月梅夫妇防之严也。后又以查太太之故，而与回教中人马少云——马福祥之子也——结不解缘。查与月梅商以万金嫁之，先给二千元，为少梅买衣物、首饰之费，又另私给少梅五千元，由查代存某银号。少梅亦利少云之多金，以少云为纠纠之回族，心中终不愿，且知其已有姬妾四五人，然心中固未尝一日忘情于程仲藩也。少梅与仲藩两情相悦，亦以多年，大有非仲藩不嫁之意。月梅知其然也，提出极苛条件以难之。仲藩以世家大族，万难允从，然与少梅仍两心相印也。至与少云之结合，实为其母与查太太主之，殊非少梅所愿。及月梅死，少云尚来津，于少梅之丧宅续旧欢焉。余虽知之而莫之禁也，润田几至气死。及月梅出殡之后，少梅坚请欲与润田分析，不受其干涉，邀请丁振芝、刘湘臣之封翁——年七十馀，为月梅之干父也——与余为之分家。

月梅在生时，因无子，买人初生一二岁之子抚之为子，乳名小绪，派名曰邵文璧，欲以继邵氏之香烟者也，已十三岁。乃与丁、刘尽其所有之现金及马会股票万元，共得五万馀元。其坐宅出租之屋亦值二三万元，金珠首饰、国民饭店股票五千元，北京马会股票千元尚不在内。乃以现金，除此次办丧事化用三千馀元，又提出将来运母柩赴烟台与月梅父母合葬之费四千元外，析而三之。润田分得现金四千元，天津华商赛马会股票一万元、出租平

房两所连地值七八千元外，尚有东局子之洼地五十亩亦归润田，婢女秋菊亦归之。少梅别字邵韵琴，与其弟邵文璧，共分得现金贰万八千元，连葬费四千、丧费三千元，为三万五千元；外有马少云所给五千元及另给贰千元，又国民饭店股票五千元、北京万国赛马会股票一千元，是共为四万八千元矣。珠翠首饰、钻戒、钻环尚值万馀元，仍不在内。分家后，润田自回其家。少梅仍恐碍于杨，多不自由，乃密与仲藩私迁于法界仁和里十一号，月租一百三十五元之洋楼而居焉。余与润田均不知也。

无何，而马少云迫查太太说，将娶少梅过门。马本为旅长，奉调赴甘凉，故急急欲了此事。查太太来津寻少梅而问之，少梅已与程订婚约，海誓山盟，万难更改。曰：“马本回族，习惯固自不同，且其纠纠之气，无一些温柔气，我殊不愿。”查曰：“你已受人金，而与之双棲双宿亦不止一次，且尔母亲许，何可翻悔？”少梅曰：“与马之结合，皆干娘同我娘强逼而成，非我本意。况民国婚姻，须得自由，不能相强。本无龙凤婚帖，有何凭证？如相强，惟有延律师控于法庭。已成之婚尚可离异，况未成乎！如谓已得其五千元，试问我如此身分，得任马少云一武夫奸宿若干次，此五千元是否可以相抵？当初原议，亦说是在北京，今远调甘凉，万不能与之远徙。干娘其善为我辞，必不能相从也。”查曰：“少云有马弁随来，你与言之。”少梅不肯，必欲查为之说，并允给马弁千元，回京为之解说。查乃向马弁照少梅之言与之谈，并以千元为酬，马弁欣然喜，回京报告少云。及查回京，亦婉辞之。少云以开拔在即，其父又事败，亦不坚执成见，竟允之。

少梅乃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与仲藩正式结婚，要余为证婚人，以查太太为主婚人。是日，向捧少梅之潘洁泉封翁及倪少忱夫妇亦未到，因其本不以适仲藩为然也。先一日，少梅同查太太在惠中饭店一宿，次日乘扎花汽车迎之至新屋。仲藩早已同少梅

久住是屋。正午为结婚吉时，不俟届时，仲藩先向程氏祖先堂下行礼。少梅扮作新嫁娘，与仲藩行礼之后，向上行礼，乃向仲藩三鞠躬。及余至，而行礼已毕，并无他客，仅鲁丰纱厂在津之办事人三四、聚兴城银行经理谢庆云而已。草草了事，似此尚谓非纳妾，其谁信之。少梅迷于仲藩，亦不计订婚时之条件也。余观此情形，直骗少梅之无知也，早知其不能得好结局。余有联赠之曰：

“小雪落灯天，愿此日风怀，便结束长安歌舞；画梅喜神谱，忆旧时月色，莫更教疎影横斜。

自少梅与仲藩结婚后，标其门曰程寓。少梅、玉仙当笑曰：“仲藩除带了一张狼皮褥子来之外，直无一物为仲藩者，非少梅嫁仲藩，实仲藩嫁少梅耳。”自后凡仲藩之浑身上下，无不为之一新。少梅自无其母及假父杨润田之管束，肆行无忌，阔绰妄用，无异有百万之家。每日坐汽车出街听戏、看电影、吃大菜，广交游。见物买物，心爱即买，不问价之廉否，买回有用与否，随意购置，挥金如土，不之吝惜。仲藩亦乐得资其浪用。

本约不与仲藩正室同居，不见面。一日值其妻三十初度，仲藩挈同少梅往济南为之称觞，并献不贖之寿礼。仲藩夫人亦待之极优，少梅终以名分上不堪于怀而归。自此与仲藩日困于芙蓉城中，仲藩终以其弟小绪、妹玉仙同居为嫌，少梅会其意，令其弟入学堂住宿。一二月后，仲藩常有与少梅口角争执之事，甚至夜半在床，双足乱蹬，诈死诈活，种种丑态。少梅无法，给以数百元，又可欢笑数日。金尽又如前状，再献以金钱乃喜。此盖少梅、玉仙亲白余言之也。玉仙知之，气极而病，头面尽肿，住东亚医院几三月，形消气尽，不成人矣。常言及少梅之错嫁而泣，谓犹不待色衰爱弛，金尽则情断矣。及入法国医院，更不可为，少梅手法租界忠恕里另租一处房居之，延德医伯瑞尔诊治之。少梅躬侍汤药，如事其母焉。无何，病死。临终尚在玉仙身上小袄内取出少梅之存折及钻戒珠环之类，为之厚殓，并给其弟高文寿及表兄

程德福及葬费共三千元之谱，医药之费尚不在内。且先以婢如意妻其弟，赔送将千元。其待玉仙不可谓不厚矣。玉仙死后，少梅即失灵魂，不能自主。

先是山东有战事，济南人心惊惶，仲藩之妻妾避乱来津，自与少梅同居。少梅以暂时局面，亦不敢拒，且仲藩夫人待之甚有礼，多以姊妹称之。上年冬，于少梅与仲藩结婚之前曾一度来津，访少梅而与言之曰：“二爷与妹真前世缘，我亦极爱汝，如嫁二爷，彼此姐妹一样，无大小之分。我在济南不能来津，汝同二爷居此，不仍与一夫一妻一样？有汝在，也免得二爷出外赌钱挾妓，我亦放心。”话甜似蜜，少梅唯唯而已。盖其时少梅心醉仲藩，一切都不计也。此次来津同居，见面仍甜言密语，从无牾触之事，而仲藩渐拿出大家规矩来，不许自由，且屡戒屡用。少梅以我用我自己的钱与你何干，仲藩且禁其单独出街，与人来往。从此时生齟齬，少梅屡有烦言，谓似此须供给仲藩全家用度，势将不了，且原议不同居，今又久住不去，而以礼法拘我，实受不了——皆门面语也。其所争盖不在此，大有不可终日之势，甚将其首饰箱两三支，寄存聚兴诚银行，而银行存款亦只七八千元。国民饭店股票五千元，亦由仲藩以八折四千元卖于吴季玉，而用之罄尽矣。少梅常与仲藩争吵，每次必令其弟小绪来请余去为之分解，劝之至再。仲藩夫妇均极有礼，其夫人尤为曲体人情，谓：“少梅嫌我在此不便，我已另租屋于英租界，不日迁居。千万不可再闹离婚，给人家看笑话。”余亦再三开导，少梅无语，诘之再三，曰非离不可，谓即将搬出住旅馆，不能一刻留。余妹适裴岱云者，素与少梅稔，闻信来视，亦同为解劝。少梅曰：“今万不能留，纵不到旅馆，亦必到姑太处暂住。”仲藩夫妇亦极以为然，谓再过几天能知觉悟，再回未晚。乃同舍妹至余家，与舍妹同居。仲藩亦时来看之，彼此忽涕忽笑，不知仍作（？）。①

① 此语不完整，疑有脱漏。

一日午后，仲藩夫人劝少梅归，且云：“我已搬出去了，可回去与二爷同居。”少梅起未梳洗，并为之代为梳洗，亲爱若真姊妹，称之曰韵琴妹妹。余家中人闻之，无不道其贤，而责少梅之不合也。少梅无已，允于次日归。次早仲藩来面余，且催速与同归。尚谓余曰：“少梅乱用，几个钱将用完了。我今两个公馆实担任过重。”请余嘱少梅，勿再妄用。此次每月仅所助其家用百元，余须由其自理也。余以此言告之，少梅曰：“但求他不用我钱便足矣，不望其帮助也。”是日先同归于法界树德里后之宅。仲藩两头来往，住宿无定所。少梅常私出，不知去处，人多窃议之者。仲藩常向余曰：“少梅近来颇眷眷于丁培南，并小桂元弟李某亦常有来往，且丁培南亦常坐汽车候于后门。”并云常有打电话寻少梅者，仲藩自接，一闻男人声音，即不答而去，情节大有可疑，真不可救药矣。仲藩既有所闻，当然有诘责之言，少梅不服，又相争闹，而投向于余，求离。余何能为之下决断语？问于仲藩，仲藩曰：“少梅之为人，是女人之坏习气均已沾染十足，有如何坏品，即学如何坏品，但不好赌耳。合之终无好结局，我不甘戴绿头巾。但愿其另寻一夫一妻之能受其支配者，得同偕到老，勿闹笑语，不致堕落足矣。我程仲藩断不能受其支配，而仰其鼻息也。”余曰：“有志哉程仲藩也！”

仲藩既有此言，少梅及闻之而喜，与仲藩分析之：凡少梅自置家俱、物品，悉携之出；唯汽车一辆由仲藩拿去，但须补回贰千五百元耳；其余为仲藩花去及代还债者，一概不问。仲藩允之，立开贰千五百元之支票交少梅，从此即算离异。其租屋月有一百三十元，仲藩自理，俟少梅另租得有屋再迁。余亦有事往京，未之过问。及数月归，闻余妹云：“少梅已迁天丰舞台对面天祥里米铺楼上，闻由小桂元之弟为之代租，并照料迁居之事亦为小桂元之弟。其家俱等物则完全存地窖子内。余常遣丫头往监视之，防多有不相干之人出入于其家。余恐其堕落下流，令带其弟于地窖子内

暂住。

少梅坚欲登报声明，与仲藩离异之由，并以离后仲藩给其一信为之证。乃为登一广告，曰：“少梅以先母见背，孑然无依，今春委身于程君仲藩。本相期以白首，岂意过门以后，事与愿违，程君对我当日订婚所提条件均未能履行，家庭之间亦复有种种难言之隐。迫不得已向程君要求解决办法，经双方说妥，于本月一日与程君仲藩正式脱离关系。从此东莺西燕，各自分飞，养静独居，藉资忏悔。在少梅自伤薄命，夫后何尤，自信无负于程君，亦不必怨程君之负我。诚恐外人不察，不知少梅与仲藩离异之由，特为登报声明，以表个人来去分明之意而已。海内君子，其有怜少梅之遇而悲其事之非不得已之者，幸垂鉴之。”等语。京、津、沪、汉各报，都展转登载。

少梅闲住既久，思欲仍操故业，乃延琴师高姓为之吊嗓。又由高转荐向唱小生教花旦戏之马少山为之说戏，然非天黑不起，辄夜不眠。少山除说戏之外，并为之烧烟，同横陈于榻上，殊不欲观。又有小桂元常来约少梅作老班，在大罗天演戏。少梅私借四千元与之，且制万数千元之行头，非向来之行头铺承办，乃大纶绸缎庄为之定绣极精之货，均极昂贵之物，殊不经济。月梅生时，少梅之行头多为其自己亲手日夜赶制，初未尝经行头铺之手，致多费金钱。今少梅反是，非多费金钱不可，不知钱不易赚，所存之钱皆其母历年勤苦节俭居积而来。少梅与仲藩反目，时常向余曰：“幸而我还有能耐，可以挣得回，不然都在仲藩处花完了，后来如何过得？”余曰：“你之能耐名誉恐难恢复，且年已长，谁来捧你？”少梅曰：“老太爷不要瞧不起人！”余曰：“姑看你之能耐如何？如再入游园，或尚有旧时熟人捧之。如在他处，余不敢必其必红。”少梅乃求余仍荐游园。于是与彭秀康商订合同四个月，包银仍每月千贰百元，先用六百元本，拟五月登台。适北京有战事，游园亦停止营业多日。游园为少梅租定房

屋，行头场面亦先至京，因车不通而止。少梅受小桂元、马少山之包围，藉故不去北京，在大罗天演唱。其时已先搬出地窖子，而移居于日租界之某里中，与马少山又结不解之缘。

旋以京津车通，秀康必欲少梅履行合同，到京登台。少梅坚不欲行，必先在大罗天演一半月再来。秀康允之，乃将行头搬回，出演于大罗天矣。第一日演《醉酒》，几不能完场，大失从前工架，名誉扫地矣，连演多日，其固有之本戏，一本都未能演，不过随波逐流，陪孟小冬配戏而已。其初欲唱戏时，余主张仍令其师江顺仙为之说戏，以杨润田为之照料各事。少梅以顺仙太旧，润田好管闲事，不得自由，不愿。诂其所用之排戏者，率多识字无多，除排口授之俗戏外，于余所编各新剧不能卒读，何能排演？致少梅之长处，亦无可表见，尚望有叫座之能力哉。即旧戏中之讲唱工做工者，亦不能唱，以未用工之故也。秀康见其如此成绩，亦愿取消合同，少梅乃还其六百元，及三个月房租百五十元。大罗天演月馀，亦为神仙世界之故，禁止演剧，因而辍演。

余偶于大罗天观剧，见马少山为少梅配小生，服精美之行头，且带少梅手表钻戒等物。配戏时，情形显然，观客哗然。余乃条谕马少山，限三日与少梅脱离关系，勒令出境。次日，少梅来求余宥，余怒曰：“尔不成器，要姘人亦姘一上等人。何故离了程仲藩，而姘马少山？真贱骨头，无人格矣。速去！以后余亦不问尔事，将看你作流娼，入卑田院而后已。”少梅大哭而归。从此余不复问少梅之踪迹矣。马少山从此匿迹不知何往。少梅常往来京津之间，与查太太有所勾当，且闻已将特别二区之屋，以四千元押于查太太。大纶之行头价尚欠四千元，聚兴诚存款亦不名一钱。

余八月中秋后，同王子春上将军赴南京。九月中至沪上，阅《晶报》云：少梅为马少山骗来上海，将其所有席卷而逃。少梅

情急，已悬梁自缢而死。林屋山人且有联轸之。余正嘉其尚知羞耻肯死，有志节，詎忽由天津转来一缄，是少梅自上海法界西成里一百八十五号寄津者。内云：“八月中赴京回津，有上海某舞台来聘，故带其弟小绪来沪，居西成里。小绪在津，本有病，到沪更甚，先延西医治之无效，后入某医院，于八月底病故”云云。余乃知其住处，遣人问之，是否已死。及人归，乃云少梅未死，尚高卧未起，与淫伶马少山仍同居。死者其弟邵文璧，已葬于沪上矣，余尚缄致《晶报》，深以少梅不死为恨。该报曾揭余缄，登之报端。及十月初回津入京，于车上遇所谓查太太者，言先阅报，言少梅死耗，及来津探之，实未死。且缄有信来言即北旋京，故回京候少梅也。自京旋，杨润田亦来言，小绪死得不明，恐因少梅将小绪分得之资产全已耗尽故置之死地，可怜此十三龄小孩耳。并出马少山在沪与少梅结婚请帖示我，为之恨恨者久之。

十月下旬，少梅果自沪归来见余，询以与马少山结婚，乃坚不承认。余亦不深究之。谓将入京，与查干娘同居也。及十二月初，余入京，少梅闻之又来见余，称已与梁得贵订合同，出演于华乐园，望余捧之。余曰：“余不暇及此。”又要余托李宝枢（津浦铁路副局长亦少梅之义父）、汪侠公、让听花诸人。余曰：“你非不识此三人，自寻之可也。”少梅曰，明日欲请此三人吃饭，求余一到。余曰：“我明日即回津，必不能到。”后闻李宝枢、汪侠公云是日亦未到，各皆愤其不要好，自作贱耳。及今正在济南，晤梁得贵，始知乃少梅自作老板，并非梁成班，年前唱几日即封箱，今正尚可敷衍，久必站不住也。

综观少梅之为人，聪敏识字，幼年时有其母约束，尚能自爱。扮相秀丽，娇小玲珑，嗓音清脆，珠圆玉润，工唱反调、平调、元板、二簧、西皮，殊无黄腔走板不入调之处，实为当时坤伶所不及。月梅常曰：“我唱戏数十年，总算有名红角；及见少梅学

戏：方知从前皆黄腔走板不入调也。”余曰：“何至是？”月梅曰：“我在上海学戏，就唱红了，故于板眼不太多考究，但求多两个花腔，即能博台下之彩声。”如今上海来之坤角，多犯此病，男角亦然，所谓外江派也。少梅是在京学戏，故能按正规为之。身段台步亦均有法，兼多唱新戏，于唱做念三者仍认真考究，故能为有名红角，声震京外。洎乎两度自上海归来，沾染恶习甚深，不似当年之循规蹈矩，精究艺术时可比。女子一过二十以上，又经演剧时之经过，且又男女混杂其间，其不同流合污者鲜矣。少梅随其母到京时，年不过十六七，其母管甚严，少梅极听说。在家学戏，上园唱戏之外，从不外出。其义父陈定中夫妇常于深夜戏毕之后，尚欲携之赴北京饭店看跳舞，余力阻不许。夜行多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不过欲保全其人格，不以寻常之坤伶视之，故十九、二十以前尚无秽迹。自后人大心变，其母管束甚严，尚不致十分放肆；其母故后，遂下流至于如此，真负余数年维持教育之苦心，将来尚不知流落到何等境界！向之爱梅诸君，其亦同余之咎心乎！

吴江报刊纪略

解根生

说明：建国前，吴江县曾出版过百余种报刊，1924年前后为最多。这些报刊，除极少几种报刊迎合当权者利益外，大多数报刊是正言议论，抨击社会黑暗，指导改革社会现状的。如柳亚子在“五四”运动后创办的《新黎里》报，力持正论，以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独裁统治和声援左翼文化运动为宗旨，刊登过不少有份量的檄文。该报第四十期撰文说：“有人说《新黎里》议论太新了，甚么婚姻问题，甚么劳动问题，都是离经叛道的勾当……有人说《新黎里》太唱高调了，和一般社会的程度太远……还有人说《新黎里》最近几期的文章，太不切地方色彩了，甚至追悼列宁，甚么三民主义……自从《新黎里》出世以来，外边的议论，大概不出以上三种了。……那么，我们以后的论调，自然还是照着我们的宗旨积极进行。对于新的，无论主义上，文字上，都要尽力的攻击。总而言之，我们《新黎里》，是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的一种言论机关，我们自己顾名思义，决不会中途软化。”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人肖心正创办的《敌汽》月刊，刊登的文章也很辛辣。又如同里镇一不知名者创办的《同声》周刊，由于它刊出“反对田赋征实！”“收还海关航海权！”“保障民族工业！”等口号，以及揭露县府强行向农民预征军粮刊登一首橄榄诗，诗云：“粮，军粮，解军粮，丧尽天良，同敌伪一样，农村处处凄凉，夫走妻散儿喊娘，大人先生于心怎样？人民原要保教养，奈何家家无粮，逼死乡保长，东碰西碰，动手抢，强抢，抢。”因此，被扣上了“内容语多诽谤，涉及攻击政治”等罪名，被警察局严密详查，最后被迫停刊。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前后，张应春创办了《吴江妇女》，柳亚子曾为该刊写了发刊词，指出《吴江妇女》的

宗旨“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吴江县内的多数报刊，注重于提倡平民教育，主张人道主义，开办慈善事业，救济民众，使之得到正当的训示和文化知识，并能消除愚昧无知而趋于“合理的生活”；告诫那些行窃、嫖赌、抽大烟的堕落者，促使他们回头是岸，杜绝犯罪，以达到改善社会现状的目的；向公众宣传疫病的传染危害，介绍预防补救之法；宣传储蓄和保险，以救济民众意外遭灾；提倡体育运动，主张公共娱乐，使民众提高健康水平；鼓吹新的工作制度，宣传民生主义，使人们共享自由平等之乐；介绍世界新潮流，披露社会旧礼教，以唤起民众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与劳动生产、自然灾害作斗争，使他们能以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目标。民众称赞这些报刊是“打倒一切不平等的先导！促进民众文化的动力！指导社会进步的明星。”如《同里导报》第十七号元旦特刊所言：“当兹十九年（1930年）元旦莅临，思索十八年中反动势力的澎湃，这是我们过去的奋斗太孤薄，我们未来的进攻要加紧。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增厚我们的力量，向一切反动势力与封建思想进攻。”当时官方主办的报刊，经费由官方拨给，人员由官方指派，悉听官方指使，充当官方喉舌。如沦陷时期，吴江汪伪维新政府创办的《新吴江报》，就是这种报纸。它的宗旨是“为亲日灭共，指示维新政府之方策，从事中日亲善融和之工作。”因此而受到民众的鄙视。

创办这些报刊的成员，大多系社会名流、南社成员，如柳亚子、范烟桥、徐因时、毛啸岑、徐遽轩、徐蔚南、任味知、杨雪门、凌莘子、张应春、丁趾祥、汪大千、汝景星等。这些人大多以业余时间兼任编辑、主笔、广告、会计等职，辛苦异常，从不计较报酬。特别是柳亚子曾是多种报刊募集经费的赞助员。各报刊的出版周期有日刊、双日刊、三日刊、周二刊、五日刊、周刊、旬刊、双周刊、半月刊（此刊为最多），月刊、双月刊、季刊、年刊。最早出版的要算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同言报》，出版时间持续最长的是《吴江》报，前后达五年之久。时间最短的是《求是》，只出一期就停刊了。这些报刊，特别是《新黎里》、《新盛泽》、《新严墓》、《新平望》、《新震泽》、《新同里》、《新莘塔》、《新吴江》等新字号报纸，影响广泛，深受民众信赖支

持。王绍勃先生在“祝吴江报五周年纪念”时撰文说：“各地之舆论机关，闻风响应，而最盛之时在民国十四年中，新字号报纸，风起云涌，麻木不仁之社会为之一振。”那时新闻的最大特点是能对时弊无情地揭露。王绍勃先生说：“余于民国十一年，为吴江报采访新闻。数年以来，未尝间断，将社会上之形形色色尽情披露，不使恶者漏网，贤者隐没，以冀社会有改革之望。”当时，吴江县内的新闻事业十分发达。如《新黎里》载：“吴江地方新闻事业之勃兴。吴江近年来地方新闻事业，颇为发达。附属各大镇，几乎各有地方报之刊行……识者谓乃江邑之好现象云。”虽然各种报刊出版发行的时间长短不一，至少记录了吴江二三十年代文化新闻事业发达之史实。兹将吴江报刊撷集如下，概见古镇报刊文化之一斑。

《同言报》 范烟桥、张圣瑜、严群僻、徐穉穉等人创办的吴江最早的报纸。此报前身由《元旦》三日刊改为《惜阴》日报，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才定名《同言报》。获大清邮政总局特准挂号。初用油印，办了二三年后，改用铅印，八开四版。每期售大钱十文，订阅半年小洋二角。该报宗旨：提倡社会事业的革新，关心社会程度的提高，宣布正当的言论，主张公平。取旁观的态度，批评社会的不良倾向，督促社会的进化。《同言报》的发行，曾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兴味。

《同南》 1912年，同里同南社出版社刊《同南》杂志，范烟桥、徐穉穉为编辑，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无锡锡成公司等代印。每年出版一次，刊印五百册左右。除社友免费赠阅外，其余请同里同文社寄售，每册（三十二开本）定价二角。因范烟桥等人为柳亚子所组织的南社成员，深受南社影响，故而《同南》的刊式如《南社丛刻》。该社社旨也即《同南》杂志宗旨：为保存国粹、淬励道德、联络情谊、交换知识服务。栏目分文录、诗录、词录、附录等。内容有严玉成、沈翼翀、金夕阳、藤若渠、张圣瑜、江味芋、张血花、高伊农、徐穉穉、范烟桥、姚伯余等人撰

写的序言、文章、诗词。至1921年《同南》杂志出版第十集。

《吴江公报》 1913年6月创刊，出版、编辑，发行均系吴江县行政公署，由苏州启新印刷厂印刷，每旬一期。每期售铜元二枚或四枚。目次分：1.省令。即江苏省行政公署和国税厅指令、勘电。2.县令。即吴江县行政公署训令、指令。3.文牍。即吴江县行政公署呈文、批答。4.表册。即县令事由表、文牍事由表、办理某项报告表等。以迅速向百姓公布一县的法令，使执行政务开诚相见，官兵间缩短距离，联络情愫为宗旨。该报现存二十九期。1943年也有《吴江公报》出版，但与此报除同名外，毫无关系。

《吴江县教育月刊》 前后出版发行三次。1915年7月20日创刊的《吴江县教育月刊》，由吴江县公署第三科科长王莢编辑，苏州启明印刷公司承印。至1918年7月25日共出版二十四期。因受战事影响和经费支絀而停刊。所刊内容分：1、言论。登载对于教育诸问题的论述。2、公文。择要登载关于教育方面的中央电令，省、道飭批，官厅各机关的咨文、函电与县行文。3、报告。择要登载教育行政人员及教育机关或团体工作报告。4、著述。登载编译教育方面的书。5、纪述。登载县内教育上的重要事件。该刊宗旨：披露教育状况，催促教育工作的开展。按期分送本县教育团体及公署和男女各学校外，余酌收印刷费。

1922年1月起，《吴江县教育月刊》改由吴江县教育会编，王莢任编辑主任，由县教育会与劝学所共同发行。每年十期，期数另起。该刊出至1926年3月停刊，共出版三十期。1929年11月15日起，该刊改由吴江县教育局编，期数另起。今见第十三期，停刊日期不详。

《鲈乡杂志》 吴江中学校刊，编辑九人由学生担任。1917年4月20日发行创刊号。十六开本，年出一期，大洋一角，上海国光书局承印，第三期改由无锡锡成印刷公司印刷。该杂志

社论谈及“中学校所养成之人物”、“中学校宜设各种研究科”、“余之职业教育观”。在论著与青年箴言录中载有“欧战媾和对于吾人之教训”，学术讲演录叙述“历史学与人生的关系”、“美育与教育学之关系”，译丛栏里介绍国外“疟疾之研究”、“英法两国之中学生”，科学知识栏目载“证古今教授管理之异同”、“起重机述略”、“铅之性质及用途”、“阿尼林色素述略”等。还有数理化知识介绍及文艺方面的文章、古体诗、近体诗。

《同川学会杂志》 1919年《同川学会杂志》校刊筹备就绪，次年出版第一期，十六开本，售价三角。栏目有：言论、教育、宗教、游记、杂纂、文艺、通讯、记载、科学、外国文学、译丛。范烟桥撰写的“发刊词”，宣明了该刊的宗旨。

附录： 发 刊 词

中华民国八年，同川学会刊杂志成，将以贡诸学者，征其贬摘，以促进吾同学之孟晋。于其卷首，弁以一言曰，维我同川，位吴淞江曲，太湖之波澜，每先及焉。故文物之盛，自昔烂然，与三万六千顷，同其壮阔。暨乎清季，雪耻学会为维新之先觉，自治学社为革命之异军，而同川公学乃由此递嬗而来。当时河山毓秀堂间，晨钟暮鼓，耳提面命之况，犹历历在心目。别来十年，偶相值者，往往回首童年，哑然失笑。每恨去日之不可追，跳荡之乐难再。前乎余者，以及后乎余者，必也人同此情感也。有斯会，有期刊，则形骸虽有关山之隔，而精神契乎文字，以字里行间，可以得其音容笑貌于髣髴，岂仅覩学程之异同，与夫进退之迹哉。虽然前乎余而去者如干人，后乎余而来者如干人，苟人同此心，人尽其力，其成功岂止此一小册子乎。余为是言，益不胜希望于吾同学诸君子焉。

《吴江》 1921年年底，范烟桥与鲁雪蕉等发起创办《吴江》报。次年元旦，在同里竹行埭仁泰纱莊出版创刊号，报纸式

样四版八开。每份售钱十文，五十三期后增价到二十文。由范烟桥任编辑，项祁生与沈颂墀大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报社同仁曾为该报积极募集到大洋一千九百多元，又陆续征集到捐资者柳亚子、徐因时、毛啸岑、等七十四人，还有县立二高等四个单位。促使该报从第十期起，开始由半月刊改为旬刊，至第五十七期始，又将旬刊改为周刊。自此，一直到停刊为止。该报总共出二百三十一期(各种增刊除外)，为时五年零三个多月，耗资达一千五百大洋。该刊主张，扶植真正的民意，打击地方恶势力，发扬光大固有的文化，增进妇女和劳动者的幸福，介绍时代思想，建设民治基础。它是吴江县创办较早，时间较长的一张颇有影响的地方小报。

《芦墟报》 《新芦墟》 《芦墟报》创刊于1922年10月1日，半月刊，许康侯为编辑主任。它以芦墟、北舍、莘塔三镇为范围，报导新闻消息，宣传民众文化等，颇受地方人士的欢迎。当出至第十期时，忽然停刊，社会上猜测纷云。嗣后，人们看到《吴江》报、《新黎里》报在1923年6月1日同时刊登一则广告：“本社为被江苏邮务管理局因建议改良邮务发生枝节，在吴江县署诬告一案，自应听候审判，暂于四月十六日将第十一号报纸停止出版，一俟编辑得人，即当继续进行，惟停报涉讼事，非得已，诸希爱阅本报者原宥。此布，四月十七日，许康侯。”才知停刊原由。1926年6月14日，金南屏发行《新芦墟》，仅出一期即停刊。

《盛泽》 《盛报》 《盛泽》报创刊于1922年10月18日，由苏州文新公司承印，一至三十六期为油印版，余为铅印。一至七十六期为周刊，逢星期一出版，每份售铜元二枚；七十七期(1924年2月28日出版)起改为旬刊，九十五期(1924年8月28日出版)后，受齐卢战争影响，与《盛泾》报临时合组出《盛报》，仅一期，由盛泽新星公司代印。从第一〇六期起因稿件拥挤改出周刊，逢星期日出版，增刊无定期。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期是第

四百二十八期，1932年3月出版。该报由徐因时、吕君豪任主编。沈秩千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社址设在盛泽阳春街。该报最初注重刊登文艺作品，后逐渐趋于抨击旧制度，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建国方略，深为社会信仰。发行量最多达2000份，遍及吴江全县18市乡及北京、天津、长辛店、青岛、汉口、南京、苏州、上海浦东、松江、淮安、广州、杭州、嘉兴、海宁等地。该刊所录用稿件，除新闻稿从丰外。余不付酬，办报资金靠征求赞助。

《江声》 1922年12月1日，吴江旅宁同乡会出版《江声》会刊第一期。为半月刊，每册售铜元四枚。由东南大学陈佩忍（去病）主其任，并与张绳祖负责收集稿件。印刷费由在宁各会员酌量分认捐金。该刊宗旨，如费玄韞（林安）在“旅宁月刊弁言”中所述：“同乡会何为而设乎，其惟一主旨，莫不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而已，然片时欢聚，收效甚微，一席纵谈，欲言不尽，于是有发行月刊之作，吾邑旅宁同人，组织同乡会有年矣，……若能聚所闻，征所见，阐发乎心之所得，汇集而存之，亦足以见旅居者之情况。……”1923年4月15日该刊出版第六期。

《馥光》 《江上春萍》 1923年1月1日《馥光》文艺月刊第一期出版。该刊是馥光社杨雪门、徐组若编辑的，撰述者都是一辈名流。如范烟桥、柳亚子、金枫江、徐碧波、黄转陶、王怒安、顾悼秋、毛啸岑、蒋吟秋、庞乐园、丁堃生、严渭渔等五十余人。内容以诗歌小说为主体，兼登杂作。每份定价初为三枚铜元，五期后改铜元二枚。发行所设在吴江鲈乡亭馥光社内。同年12月1日《馥光》停刊，共出十二期。

《江上春萍》是吴江馥光社第二种文艺类出版物。1924年5月7日付梓，6月底出版。杨雪门、沈觐虎、陈心隐为编辑，撰稿除全体社友外，并特请海内名流。内容除同《馥光》外，还有掌故、笔记、杂俎以及小品游戏文字。每本售大洋三角，经售处苏

州、常熟各大书店。第一期畅销异常。

《新黎里》 柳亚子与毛啸岑、汝景星、凌应桢、邱纠生等六十四人，会同黎里商会分所、农会、市民公社办事处、区教育会、县立第四高小学校等九个公团集资成立《新黎里》报社，社址设在黎里镇庙桥弄。柳亚子任总编辑，毛啸岑任副总编辑，汝景星、凌应桢为广告部主任，邱纠生任会计部主任。另设编辑若干，其职员由社员中推定，任期一年。该报创刊号原定1923年3月16日发行，嗣因印刷延期，改在四月一日与第一期同时发刊。刊式八开四版，月出两期，一至三期为非卖品，以后各期均收十文钱。出至第五期后，因受芦墟陆陆云诬控“宣传过激主义，有碍治安”等情，被县署勒令停刊。直至8月1日复刊，续出第六期。第三十一期及三十八期均因江浙齐卢战争，交通断阻而停刊两个半月。到1926年1月16日止，该报除创刊号外，共发行八十二期，其中各种特刊、增刊二十期。发行量初为六百份，最多增达一千一百二十份，仅吴江一县就发行六百九十五份。国外寄发美洲、南洋等地，国内发北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吉林、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上海以及江苏各县。

该报以发扬舆论，改进社风，并传布新文化为宗旨。其内容分：社论、本县要闻、各区通信、本区新闻思潮、科学常识、文艺专载、商情小评等类。该报虽为地方小报，但在当时却十分风行，影响极大，被人们称为地方的“福音”、“明灯”、“改革先锋”。柳亚子在“发刊词”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吐炭，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我中华民国之建，肇基于孙总统三民主义三十年之奋斗，顾民族自决，仅覆胡清。以言民主，则共和联治其名，而方镇割据其实；以言民生，则劳农工诸无产

阶级，犹束缚于军阀财阀两重专制之下，哀号宛转，以坐受其割割，去所谓共治共有共享之新中国，实不知其几千万里。以如此之民，处今日之世界，驱跛鳖与骐骥竞走，能不为王良造父所齿冷耶。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褊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随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剔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主义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吾辈既弗克为其前者，犹当勉任其后者。言论之花，胚胎事实，知难行易，国父恒言，仆不敏，窃愿与诸同志交勉之焉。”

《红霞》 1923年5月10日创刊，每份售铜元一枚。胡倬云、李渔雪任理事编辑，任梦癡为编辑，社址设松陵三高祠。栏目有：编辑者言、时事杂感、青灯琐墨等。该刊虽系文艺小刊，但所刊文章均别有怀抱。任梦癡在第一期“编辑者言”中写道：“读者不要轻蔑小说当作消闲的文字，作者呢也要做好小说，默作社会的一切黑暗，这就是我们的顶顶希望。”这期刊登了石泓的《诅骂的傀儡》、倬云的《战之罪》、寒柏的《指痛有感》。都表达了该刊宗旨。同年7月1日，该刊出至第四期即宣告停刊。

《彙刊》 吴江中学校友会发行的出版物。1923年5月15日创刊，每月十五号出版一张，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社址设吴江中学校内。第十期起，除赠送各校友、团体、机关外，每份售银一分。稿件由各校友撰写，经费从校友们所缴纳的会费中支付。该刊宗旨为校友传递消息，勉励同学上进，纯正爱国，抨击社会之不平。江浙齐鲁战争，影响《彙刊》，停版数月。经校友会理事部议决，于1925年2月15日继续刊行。

《晨光》 **《春》** **《晨光》**月刊出版半年后，又有佟墨璋

组织的“春社”于1923年5月16日出版《春》半月刊，吕君豪为主任编辑，社址设在盛泽红水桥。内容与《晨光》月刊仿佛，以小说为主，间登杂作。徐因时、富鹏、祝修德等人均有作品。《春》于1923年12月15日出至第三期后停刊。《晨光》月刊先于其三个月前，即9月29日、第十一期后停刊。

《新盛泽》 1923年7月16日创刊，由徐遽轩担任编辑主任。该报原定为半月刊，第二期起改为旬刊，由苏州文新印刷所承印。至1927年1月21日，共出版八十八期正刊、三期农业专号、风灾专号及号外各一期。该报宗旨是要开展正确健全的批评，扫除一切阻挡新工业发展的障碍；提倡新思潮以鼓舞民众士气，反抗妖魔鬼怪；改革旧社会，为民求幸福。“不偏不党”，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刊登过柳亚子的《国民党之对于中国》、顾绍先的《社会主义和劳动运动》，沈铁铮的《快快起来替农工们奋斗罢》，还有《毋忘五卅惨案》等。为了增强报纸的战斗性，提高可读性，该报聘请柳亚子等各界著名人士为特别撰述员，聘请叶心田、杨钊秋等为特约通讯员。发行量最多为2000份，发行至苏州、上海、浙江等地。

《垂虹半月刊》 1923年，苏州中学乡村师范部王梦求等青年，发起组织垂虹研究社，并于8月15日出版校刊《垂虹半月刊》。十六开书本式，每本售大洋二角，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承印，社址设吴江县学宫内。稿件由诸学校同学供给，经济由苏州中学总部拨款。内容均属教育之类，如1928年12月特刊号上所载：“谈谈师范教育观”，“改进本乡农村教育的我见”。“青年怎样可以不腐化”、“我校反日运动”等。该特刊号封面印有戒已的一幅木刻画。画面左侧，一轮红日刚从地平线露面，画之右侧，露出部分垂虹桥，桥上有两个肩扛锄头的学生在行走，桥下碧水漾然，小河边几株绿柳衬托一张写有“到农村去”字样的横形木牌。整个画面生气勃勃。

《盛泾》 由盛泽丁趾祥等人联合浙江吴江泾人士创办，程良儒、沈复镜为编辑。创刊号于1923年10月10日出版。初为五日刊，送阅三期，第四期起每份（一全张）售价大洋一分。至第二十四期。因办事同人各有专职，报务势难久兼，乃宣告暂停。1924年3月15日出版第二十五期，五日刊改为旬刊，每期售铜元一枚。受齐卢战争影响，该报第二次停刊。同年12月8日继续发刊。出版至第五十二期，奈办报人均有兼职致难如期出版，第三次停刊。1925年8月24日同人会议决定，改旬刊为周刊。9月11日出版第五十三期。该报宗旨：以尽先觉之责，尤尽忠告之言，要大家知道社会和人生的关系，促进文化宣传，注重平民教育，极力提倡使社会上多一人识字明理，以增进社会进步。栏目有：社论、吴江嘉兴两属各区新思潮、科学常识、文艺专载、商情、小评等。所登稿件，不付稿酬。

《乐趣》 乐社出版的文艺月刊，第一期于1923年10月10日出版，每期售铜元一枚。社址设在盛泽花园街28号乐社内。该刊内容丰富，印刷精良，各期文章尤见优美，深受读者欢迎。如第一期出版后，不及一星期，全部销售一空，各埠函购纷纷，无以为应。该刊出版未及半年，因内部组织未能完善，且经济方面亦甚支绌，暂告停刊。次年6月15日复刊，续出第七期。

《励进》 吴江中学励进级创办校刊《励进》，1923年11月10日出版第一期。此后每学期出版一次，系油印杂志。次年，励进级第一次常会时，诸会员感到油印不甚清楚，由全体会员通过改为铅印。后因该级同学月考，集稿困难，又为了筹备励进级一周年纪念会，无暇写稿，延至1924年1月10日第三期后改为铅印。

《觉刊》 《大分湖》 《新莘塔》 莘塔朱望渠、凌莘子诸人组织的“觉社”社刊。民1923年2月16日出版第一期。内容短小精悍，颇有独到之处。第五期后，因事于同年7月14日停刊。数月后，凌莘子根据乡先贤迓青厓先生撰文主张扩大分湖区

域范围与柳亚子先生“游分湖记”中对于分湖疆域范围的扩大的启示，即改组了《觉刊》，发起创办了以《大分湖》为报名的报刊。凌莘子为主编，凌更生负责捐款缴货，广告及订报事宜由吴佩芳办理。并聘大律师项祁生为常年法律顾问。征求每人每年交纳经费四块大洋的普通基本社员二十名和各区新闻通讯员若干。同年11月15日出版第一期《大分湖》报，每逢十五日发行，非卖品。自1925年8月1日起，改为逢一号及十六号发行的半月刊，每份需售银一分。

《大分湖》报设：论文、纪事、文艺、游记、杂俎、专载、通信、闲评、觚牘等栏目，它的宗旨如凌莘子在该报发刊词中所述：“讲到论文一栏，本刊记者，用超然的眼光，严谨的笔墨，为民请命，与子同仇。就是上期柳君（亚子）说：‘对于地方行政教育的腐败，土豪恶棍的横恣，都应该切实监督，严正讨伐’。这就是本刊唯一宗旨。”该刊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社址设在莘塔南市。

1926年12月16日，《大分湖》报出至十五期，“为了缩小范围，专做莘塔的言论机关”，次年1月1日被改成《新莘塔》半月刊。期数续前出《新莘塔》第十六期。

《新莘塔》继《大分湖》负责办理所有稿件和经济，编辑等工作人员、法律顾问、发刊期、售价、社址等都继前报。只是内容缩减分湖流域各区社会消息。增设思潮、科学常识、文艺专载、商情小评栏目。该报主张：“本良心，为主义，上之如教育行政，下之如民间疾痛。对新闻下彻底的纪载，对言论下负责的批评；不厌麻烦，不怕强暴，把社会上种种奇形怪状，尽量的披露；将暮晚里一般魑魅，囊括而扫除之。利用那笔锋墨阵，杀开一条血路，把莘塔安放上建设的轨道。”

附录： 《大分湖》发刊词 柳亚子

莘子写信来，说《大分湖》月刊出版了，要我做发刊词，我对于分湖，有历史上的关系，不能拒却他不做。但是讲些什么呢？读者诸君！且听我慢慢道来！

莘子说：“大分湖是根据乡先辈迳青厓先生底主张的。”那么，我先把青厓先生的主张来讲。原来我们分湖的志乘，第一部是叶天寥先生的《湖隐外史》，第二部是沈北谿先生的《分湖志》。《湖隐外史》是叶氏一家言，又残缺了许多，大概中间排满的话头，都被天寥不肖儿子横山删掉，所以是一部不完全的书。《分湖志》呢？我看他具体而微，体例也很不错，不过他对于疆域的范围，定得小一点罢了。青厓先生是夏夏独造的奇才，他不满足于《湖隐外史》，也不满意北谿的《分湖志》，他想另外做一部他自己的分湖志出来。他所定疆域，是东以金泽为界，南以西圻为界，西以黎里为界，北以周莊为界，那自然比天寥、北谿扩大得多了！

可是青厓的书，曲高和寡，到底没有成功，而我的高祖粥粥翁，却另外做了一部《分湖小识》。小识的主张，和青厓不同，他是附属于县志的，不是独立的，所以县志已采的材料，他就不收。而疆域的范围，是根据分湖巡检司管辖境地的，西至盛泽、黄溪，——这个时候，还没有盛泽分防厅——北至北谿、上圻，地方极大，又因盛泽、黄溪、黎里三处都有镇志，而北谿没有，于是就有了取舍之分。我武断一句话，照精神上讲起来，小识也是一部不完全的书罢了！

我的《大分湖志》还没有削稿，而莘子发起的《大分湖》月刊居然出版了，我不胜崇拜而又惭愧。《大分湖》月刊的宗旨怎么样呢？我以为应该整理旧掌故，鼓吹新思潮，而对于地方上行政教育的腐败，土豪恶棍的横恣，都应该切实监督，严正讨伐，不

要做寒蝉仗马的报纸，那才不辜负《大分湖》三字的好名词呀！

分湖的中心点要算芦墟，而社会的堕落，第一把交椅也要推芦墟。旁的且不讲，试看分湖先哲祠的争论，起而主持正义的，有吴江旅宁同乡会，有全邑各公团各有名人物，而芦墟本地人，除了几个最少数优秀分子以外，都坐观成败，不发一言，那不是人心死尽的特征吗？本来是非不明白，还不是社会的大患，明明晓得是非所在，而牵于情面，劫于势力，颠倒于万恶的金钱，不敢扞着良心说话，那才是大患哩！阴霾的天气，非霹雳一声，不足以资震荡，危殆的病症，非芒硝重剂，不足以起瞑眩。杨椒山先生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希望《大分湖》月刊，总要有这等精神才好。不然，牺牲有用的脑筋，糟蹋好纸好墨，又何苦来呢？

（大分湖）发刊词 幸子

分湖近百年来，难道文献凋零，无征不信？民国初年，袁氏盗国，地方自治，就被他威取消，好像初发的蓓蕾，那里经得起狂风暴雨。现在我们对于自治趋势，很有满意的表示，但是偌大的分湖区域，以后设施设革，谁也不许我们来顾问和监督？

我们自己扞着良心，做了一个新闻记者；况且本报发刊伊始的时候，我们那能够同仗马寒蝉，就拮口蹇笔，不去表示自己的主张和态度，同读者诸君相见？所以我们先要讨论上面那两个问题，并且演译起来，就是同照例报纸上，无论好歹，开场先有一两句宣言啊！迮青厓曾经编了一篇分湖志的凡例，他说：“东以金泽为界，南至西圻为界，西以黎里为界、北以周莊为界。”大部大书，虽然没有削稿，预定的区域范围很不错，并且推翻前人主张也不少，——据我知道，即如叶绍袁《湖隐外史》，沈刚中《分湖志》，柳榭芳《分湖小识》——我们破题儿办报，第一个重心，就是要讲边陲。照我的意见，青厓底计划，没有大坏处，就老实说根

据他吧。

讲到文献一层，我们应当特别看待。本报对于掌故里乘，像前辈极有价值的文艺，很愿意把它介绍出来。那末，我们对于半明半灭一般的国学，亦然不肯废去。但是，我们并不是同一辈时髦人物，动不动便说起，怎么样整理国学。我还记得本报创刊这一天，曾经同诸位同志说明，因为分湖不但是一个古战场，并且江湖魏阙的人物，词章考据的文学，我们分湖流人，总有极大的潜势力，办报人的眼光，觉得还有道理，怎么不肯大大的注意吗？

我们已经晓得分湖的历史上，有极庄严灿烂的文学化，但是，我们决不是斗方名士，咬文嚼字，引起诸君的怀疑心！所以本刊的论文，名译，思潮各类一定要分外留神，精益求精，不肯轻轻地放过。讲到论文一栏，本刊记者，用超然的眼光，严紧的笔墨，为民请命，与子同仇——就是上期柳君说：“对于地方行政教育的腐败，土豪恶棍的横恣，都应该切实监督，严正讨伐”，这就是本刊唯一宗旨。

现在这二个问题，我们已经完全说明了。本刊的宗旨诸君也明白了，这就算本刊的发刊词罢。

《震属市乡公报》 吴江严墓七区、教育联合会会长沈秩安等发起创办，1923年11月26日出版第一期，八开四版。每周发行一期，售铜元一枚。该报主笔原由震属初级中学教员常熟曾品纯兼任，后另聘吴县潘伯皋担任。这张报纸所刊内容为迎合当权者口味，专为当权者鼓噪。如江苏省国民党当局为防止中小学校师生闹风潮，竟强行规定师生不准参加任何党派。当时，此规定曾遭到民众反对，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在《新黎里》、《新盛泽》等报刊上撰文抨击，唯独该报竭力为之辩解，说：“省令禁止教员学生之人党，当局不得已之苦衷，要为吾人所能默谅。所谓近朱者赤，震人耳鼓，共产之谣，骇人听闻，防微杜渐，用意良深……”。其

论遭群起而攻之。《新盛泽》和《新黎里》先后评论《震泽市乡公报》“与当年项城时代之亚细亚日报同一臭味”。由于它受当政者保护，直至1925年底第八十九期后，还在发行。

· **《舜湖公报》** 1924年3月1日创刊，由张应巢、姚俊先（延杰）创办，张应巢（拜花）为编辑主任。此刊是盛泽第一张地方铅印小报。资金由地方热心人士天元衣庄的戴醉醒（凤翔）等协同筹措，社址设在盛泽花园街。原计划出三日或七日刊，后定为旬刊，由苏州文新印刷公所代印，该报宗旨：主持地方舆论，揭露时弊，助长正气。旋因经费来源匮乏，不到一年即停刊。

《春光》 盛泽绸业界王海靖，为研究文学起见，纠集同仁组织春光社，并发行《春光》月刊。内容分研究、杂俎、小说等。第一期于1924年5月出版，该刊社址设在盛泽水出街春光社内。

《停云》 吴江杨雪门、吴月斧、钱衡长、曹世济四人组织四友社，并筹备社刊《停云》，1924年8月15日创刊，吴月斧、钱衡长二人为主编。所编内容丰富，有柳亚子、徐因时、吕君豪、逸梅、醒若、见山诗等人的作品。该刊社址设在吴江鲈乡亭四友社内。

《枫红》《雪霞》 吴江城陈绮光、徐通孚等组织枫红社，出版社刊《枫红》与《雪霞》。1924年中秋后发行《枫红》小说半月刊。次年6月5日，《雪霞》已出版第六期。两刊物均属文艺类。

《盛声》 文艺月刊，由盛泽镇文艺界青年竺饮冰为提倡青年文艺所发起创办的。1925年5月31日出版，形似一种红色传单，由盛泽新星印刷公司承印。刊有徐因时、驾白、吕君豪、任庸等人的著作。

《好友》《罗星洲》 1925年旅外青年组织好友社，发行社刊《好友》。因社员多数求学他乡，对于社务殊少进行，故《好

友》出了五期即告停刊。后由青年学生王汉威、庞明几等三人恢复社务，继续发行《好友》，于次年4月15日续出第六期。第七期出创刊纪念号，第八期是五卅纪念号。由苏州永昌祥承印，每份售大洋一分，社址设在同里大东溪桥堍好友社内。1926年8月《好友》停刊。王汉威、庞明几两人又于同年9月20日发起创办《罗星洲》报。《好友》以研究文艺为主旨，而《罗星洲》报则以灌输新文化，介绍学术为宗旨。

《三五月刊》 1925年5月23日，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决定出版《三五月刊》。6月1日出版第一期，吴江县党部印行，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随柳亚子创办的《新黎里》报赠送各机关团体。

第一期刊登内容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总章”。该刊共出版九期，各期内容均系党政要人生平、史略、演说词及党务工作等，如《孙中山先生史略》、《廖仲恺先生革命史略》，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演说词等。

《新平望》 国民党吴江县第九区第三分部常务委员庞准吾与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新黎里》报总编辑柳亚子往复函商后，于1925年7月4日召开发起创办《新平望》报会议。会上推定柳亚子为名誉编辑，黄戊宫、陆剑飞为总编辑，庞准吾为总理。到会者十分踊跃赞助办报资金。创刊号于8月1日出版。此后每逢五日及二十五日出版一次。增刊无定，八开四版，每份售大洋一分。社址先借第八完全小学，后设平望蠡斯港。

办报宗旨，一方面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方面主持舆论，劝善惩恶，开通民智，以不畏强御为依归，巩固国基为大志。具体内容分十个栏目，如妇女乐园，为提倡女权起见，特设此栏，专载妇女创作及有关妇女界之其他作品。该报共出版八期，因经济与稿件两感困难，同年11月20日宣告停刊。

《新商人》 盛泽镇自《乐趣》、《盛泽》两种刊物停版后，

胡独鸣、顾南农、梅可均、祝子勤、鲍蓉卿等人，纠集同仁组织新商人社，发行《新商人》报。1925年10月10日创刊，每月一期，八开四版，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每张售银一分。社址也设在新盛泽社内。

该报完全为学社性质，对于本乡商事格外注意发表改良之意见。故其栏目设：言论、经济、商业、商市新闻等等。其宗旨“依时代之潮流本革新之精神努力于商界之进步”。它的内容：“务求切于实业振兴之用，旁及道德，以为商人之范。长篇累牍，无补实际，虽美不录，三言两语，有益事实，必记载之；间或杂以正当之议论，滑稽之谈话，亦聊以助余兴罢了。……”该报完全按柳亚子的希望“持之以恒心、继之以热力，研究复研究，团结复团结”实施。

附录： 对于新商人的希望 柳亚子

当新字号报纸尽量发展的形势中间，我们的七新——新周莊、新黎里、新盛泽、新震泽、新平望、新同里、新严墓，都是轰轰烈烈般，抱着推翻旧势力，创造新社会的伟大目的，站到一条人生所必需要奋斗的联合战线上面去，就像七颗美丽的大星，在黑暗的天空中大放光明一般，恰恰形成了小说书上所讲的“七星聚义”一局。在这个时候，第三颗大星的星尾，忽然霹雳一声，起了孳乳作用，分裂出一座光芒奇异的卫星来，于是“七星”而外，又平空添了这座卫星，在黑暗中越发能够照澈一切大千世界，这第三颗大星是谁？在留心我们“七星”历史的人，当然知道是新盛泽，而分裂出来的卫星，也当然知道就是出版未久的《新商人》了！

中国的商人，是最顽固不过的，在商人中间，可化分做两种阶级：一种是资本家，一种是夥友。资本家的心理，本来是“为

富不仁”“唯利是图”的，成天所盘算，不过怎样剥削平民，怎样趋承军阀；甚至于怎样勾结帝国主义者，去分他们的馀汤，自然对于新思想新学说，要视之如洪水猛兽，处于绝对反抗的地位了。夥友的心理呢？生活程度一天高一天，个人的收入，不容易支持，一身或一家的消费，处境和工人一样的困难，却又不肯学工人的同盟罢工，所希望的不过是“向上爬”，能够由小缺而爬上中缺，由中缺而爬上大缺，可就趁心满意了，因为有了“爬上去”的思想，于是旁的事情，苟其和他“爬上去”的计划，一直接发生关系的，便不在他的顾盼之中，要他们抽些余闲，去研究新思想新学说，不也是难之又难吗？资本家既如彼，夥友们又如此，于是放眼观察全国的商界，不是官气十足，便是黑漆一团，事实的证明，谁也不能否认，这正是中国商人顽固的原因了。不过资本家的顽固，是根据于唯物史观利害上的关系，无从挽救，而夥友方面，却实在有努力于革新运动的可能。因为从劳资斗争的学说上推究起来，他们明明也是劳动阶级的一部份，如何能够不认清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使命呢？如今我们吴江县盛泽的商界中间，有一部份觉悟的青年，受了新盛泽的指导，从迷暗中求光明，从散漫中求组织，他们晓得要维持他们社会上的地位，完成他们社会上的使命，非努力于革新运动不可，所以就办了一个新商人社，出了一种《新商人报》。你想，这不是在本县商界中间破天荒的奇事吗？我希望他们持之以恒心，继之以热力，研究复研究，团结复团结，将来必有打破黑暗空气，而达到他们所梦想底光明灿烂之乐园的一日！

可是商界如此，农界如何？工界如何？学生界又如何呢？我晓得在三年以前，我们吴江龙泉址的地方，是办过一个新农人社，出过一种《新农人报》的，可惜不久就消灭了。我希望他们复活起来，在农界中间，做革新运动的先锋，我并且希望工界要办新工人社，出新工人报；学生界要办新学生社，出新学生报，我

们全县的工农商学，也要联合起来，站到一条战线上面去。因为我们新字号地方报的结合，是纵断的结合，而新字号职业报的结合，却是横断的结合。倘然这两种结合，都能够实现，而由主持革新运动的人，在那里指挥全局，那末，我们吴江全县文化和事业的发展，真正要进步到不可思议了！

我深深祷祝《新商人》的发展，我更深深祷祝新农人的复活，和新工人新学生的创造。我希冀我们的七颗大星，每颗都能够分裂出一座或一座以上的卫星来，照耀得黑暗世界的妖魔不住的发抖。努力！努力！同志们大家起来努力罢！

《新同里》 以《新同里》命名的报刊，前后有两种。1912年出版的《新同里》为讲义式的三、四页，内容比较简单。1925年6月，同里教育界沈惜粹、朱秋岑、金士铜等发起组织的《新同里》半月刊，为第二种《新同里》。10月10日出版创刊号，由金士铜担任总编辑，《民国日报》主笔叶楚仑和《新黎里》报编辑柳亚子为名誉编辑，特聘苏州蒋中觉和上海吴健庵为常年法律顾问。每月两期八开四版，逢十日及二十五日出版，每份售价一分。社址暂借同里竹行埭，编辑、印刷在上海。后因编辑李百书回同里家中养病，该报编辑又移同里办理，印刷改由苏州文新公司承担。第八期后，金士铜赴青岛任事，于1926年2月16日推定李百书、朱秋岑、王绍勃担任编辑。该报栏目有：读者论坛、半月消息（本县要闻、本区要闻），各区要闻、徐兴、海上乡音、妇女界专载讲坛、通讯、文艺、谈屑谐著、随感录等，稿件均不付酬。该报宗旨：唤醒民众，指导社会，负着改革和创造的使命，向故乡社会的黑暗猛烈奋斗。

《新吴江》 相同名称的《新吴江》报有四种。第一种：1925年国民党吴江县第一区党部创办，于11月27日正式出版，半月刊。该刊以促进本邑的城市社会为旨归，以促进乡村社会流通消息为职志。后因经济、稿件两感困难，不能照常刊行，于次年

3月23日宣告停刊。共出九期。第二种：1929年7月30日出版，八开四版。每月三次，逢十出版。陶昌华、周石泓、徐因时、徐文锦等任编辑。社址设在吴江城内，后迁往同里。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该报投稿简单规定不给稿酬，鼓吹精神团结，言论要根据事实，捕风捉影，概不刊登。第廿九期以后，还与《同里导报》订约，两报出版日期，分别排定，特组织联合编辑处，各区新闻，分别先后排入两报，以免雷同。第三种：1934年11月13日《新吴江》日报创刊号出版，杨天骥题刊。八开四版，每份售铜元四枚。社址先在吴江下塘10号，后迁吴江雷祖殿3号。编辑部设在苏州温家岸24号，发行所在苏州东中市新闻报分馆。先由苏州中新印刷所承印，后为苏州文新印书馆印刷。第四种：朱元直任汪伪县长时，《新吴江》报由他书写刊头，1939年6月1日出版第一期，仍为每日刊，报价每月售三角。社址设吴江城内县府路铁路弄口。该刊宣扬亲日投降言论，鼓吹维新政府之媚敌方策。杨彦斌接任县长时，《新吴江》三字改由杨彦斌题刊，报价每月售洋二角五分，社址在吴江城内特别区公署内。1942年12月15日出版第一一九六号。

《寅报》 《图画寅报》 盛泽张应巢、丁趾祥于1926年1月1日发行《寅报》创刊号，姚俊先写发刊词。第一期共两张，此后每星期出一张，售价二分，全年大洋一元。丁趾祥、徐小石为编辑，社址设在盛泽北斗街。该报以改进市政，振兴商业为宗旨，故其编制与各报有所不同。常有商情及铜板图、讽刺画等刊登。次年1月18日，该报社专设图画部，创刊《图画寅报》，随同《寅报》附送。每月逢十五日发行。专门搜罗精美画片，以风景、人物、仕女、新闻、古今名人书画及美术照片为合格，曾在别处刊过及有碍风化者一概不收。《寅报》自发行以来，前后停刊两次：民国十五年五六月间，因编辑有事，曾暂停，数月后重刊。第三十一期出版后，因事不能按期发行，又停一月有余。

1926年11月15日继续出版。

《浦涛报》 北坵镇旅沪人士吴豹军、李贻毅、周詠春等，见各区皆有地方报，唯坵地独付阙如，常引为憾事，特发起组织《浦涛报》。沈蜀痴、朱秋岑为编辑，于1926年1月5日出版创刊号，每月出两次，每份售价一分。内容除言论新闻外，兼重文艺。宗旨为发表乡人思想，促进社会改良。同年7月20日出版第九期。

《新震泽》报 1925年5月1日创刊，月出三期，八开四版，每份售银二分，苏州文新印刷公司承印，社址设在震泽市民公社，编辑为市民公社的施士知、吴柏如、程润初诸人。该报为地方报性质，对于本乡社会消息格外注重。其宗旨，如发刊词所言：“我们的能力，虽然很是薄弱，但愿希望有了这样一个出版物作宣传，本着我们自己高尚纯洁的人格，坚强不拔的主意，奋斗牺牲的精神，打破社会上一切不合理不自然的状况，消除一切欺人的偶像，废除一切不合时宜的制度风俗，实现那光明、纯洁、人道、自然的社会风俗，天真、坦白、新鲜、无垢的新生活。所以本刊唯一的使命，就是征服社会的黑暗，造成光明雄健的《新震泽》！”该报自创刊以来，深受读者及同仁的欢迎，人们称它是“明星”、“明灯”。可惜因特别原因，出至第五期即遭停顿。数月后，因创办诸人决计继续初衷，又于1925年12月16日续出第六期，次年元旦出版第七期。

《吴江妇女》 由张应春、柳亚子、侯绍裘等组稿、编辑。张应春任主编，并承担发行工作。1926年3月8日《吴江妇女》出创刊号，定每月八日出版。柳亚子撰写的“发刊话”指出，该刊“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当时，全国正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斗争异常尖锐。由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内的右派阻挠，《吴江妇女》的印刷等费用十分困难，只能由省党部内其他人资

助。《吴江妇女》的出版，引起了妇女界的强烈反响！出版不久，柳亚子因抗议国民党右派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愤而离沪；张应春身体虚弱，到家乡北厍休息。因此，该刊于7月8日出版第五期，停版后未能再复刊。

《南麻报》 1926年出版创刊号，八开四版，萨南为报头题刊。每月逢阳历1日及16日出版，每份售银一分，浙江嘉兴大新印刷局代印，社址设在南麻镇。该报资金来源。主要是所征赞助员的资助。创办《南麻报》的目的，是把死沉沉引到活泼泼地，社会上切实的事情，人们容易做到的，当竭力的鼓吹、尽力的发挥。至于宗旨，则不偏不阿，文艺则言文并重，记事则有闻必录，以纯正之言论，作狂澜之砥柱。迄今只发现四期《南麻报》。

《求是》 “求是学社”社刊。1928年5月出版第一期，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承印，苏州振新书局寄售，价银六角。社址设在芦墟，经费向该社会员酌量捐助，设编辑主任二人，该刊十六开本，封面刊头“求是学社社刊”字样是蒋吟秋写的铁线小篆。内容分学术、文艺二大纲，另附先哲遗著。目次有：通论、学术、文章、诗词、商兑、专载。主旨：为朋友讲习，以发挥学术文艺。出版第一期后，“求是学社”与“国学商兑会”合并，《求是》亦并入商兑会创办的《国学丛选》中，不再单独出版。

《吴江党报》 1928年6月间《吴江党报》问世。该报是国民党吴江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出版、发行，每周出版一次，每次印一千份，专赠各机关各团体。内容凡属党务、军政消息、地方新闻或文艺均予征求，来稿一经刊用，以赠阅《吴江党报》奉酬。该报在本县各机关均有特约记者撰稿，各区尤委托妥实人士按期送稿，故消息遍全县而迅捷。1930年5月25日《新吴江》报曾介绍过《吴江党报》。

《同里导报》 1929年7月，《同里导报》七日刊问世。

1930年元旦起改为三日刊，版面由原八开四版改为十六开四版，报价从原来每份售银一分改为售铜元两枚。以后又恢复成原出版期和版面。由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社址设同里东溪桥小学。因抨击时弊，言词锋利，故遭当政者的顾忌，且毫不在意，仍然不断地奋斗。从第一百零一期起，除保持富有力量的言论、迅捷翔实的新闻、生动活泼的文艺特色外，特添辟“大众呼声”，来公开大家的意思，又添辟“时事撷评”，严正地批评时事，“十字街头”却寓有很深刻的意思来纠正一切。

《**吴江日报**》 吴江县党部所办，创刊于1931年8月1日，初为周刊，后改日刊，苏州文新印刷公司代印。日印六百份，每份售铜元三枚。社址在吴江北下塘。

该报每年得到政府津贴330元，内容大加刷新，以采访地方上的事变要闻及琐琐屑屑的小新闻为主，文章标题清楚醒目，一望而知。该刊宗旨是：不遗余力阐扬三民主义，传布地方消息，主持公论，研究学术，介绍时代思想，提倡民族文艺。

《**盛泽医药报**》 盛泽镇中医协会创办，1932年8月1日创刊，由简伯龙、顾培生、杨舒莱担任编辑，专聘王忱定、仲寿颐、仲冠雄为常年法律顾问。报社通讯处盛泽寿山药房。稿件以发明医药供同道之研究，或注重公众卫生足以灌输社会医药常识者为合格。稿件不求高深文字，但须学理真确，切于实用，文言白话都欢迎。广告负责人外科医师叶寿山在“略贡刍言”里谈到该报的创办目的时说：“本报应潮流之趋势而诞生于社会，际此中西医药竞争之时，欲发扬中医之学，阐明中医之理，非藉报纸之宣传不为功……。”第一期要目有：中国药物学史略、痢症中西对照浅说，疟病浅说、伤寒皆热病之类论、小药囊等。该报经费由各界热心同道踊跃赞助。

《**吴江晨报**》 1935年9月24日，《吴江晨报》出版第六十七号，此报一大张四版，售铜元五枚，由苏州东中市昆厂印书

馆代印，王培森为编辑。编辑部设在苏州东中市39号，吴江城内雷祖殿设办事处。该报内容有时事电讯、省县新闻、社评、指示等。10月21日出版第九十三号后，办事处迁至城内尚书巷11号洋房内办公。社址改设吴江盛泽镇荔枝街4号。并呈请中宣部、内政部登记，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

《吴江县政》 对于《吴江县政》出版经过，县长徐幼川在“发刊词”中有详细记载，他说：“本省各县之有公报，自民国十八年开始。当时民厅为考核各县县长政绩起见，曾一再令飭遵办，惟各县以人事之迁，经费之影响，时作时辍，未能一贯。本县当然不能居于例外，以故吴前县长邦珍，创刊于先，吴前县长葭，续刊于后，至二十一年四月，迺完全停刊，迄今已两载有余。回溯往绩，诚为遗憾！值兹省厅励精图治之际，县务纷繁，百端待理，关于庶政之兴革，社会之调查，以及地方自治之实传，而利推行。此幼川对于本县施政出版物视为特重，而汲汲谋所以复刊也。复刊号于1934年7月出版，十六开本，报价每期一角，全年三元。该刊稿件，均有县政府职员工作余暇，从事编辑。每册卷首都介绍全县的名胜古迹，或各类照片和生产建设等方面的统计数字及图表，记载了当时吴江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共出版二卷九册。

《吴江文艺》 1937年5月16日创刊，为双月刊，江苏文艺协会吴江分会主编，苏州利苏印书社印刷，社址设在盛泽荔枝街4号。经费由该分会会员年纳刊费、零售成书费、县政府补助费三方来源。

该刊问世之时，正是日寇侵略中国之日。因此该刊以宣扬民族精神为重心，如其第一、第二期所刊“钱涤根烈士纪念碑铭”、“吴江民族史迹特辑”、“几首慷慨激昂的民族诗词”等。宗旨是为了吴江民族文艺的复兴，争取民族的自由，提高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进步。

《敌忾》 由中共地下党员金若望(大鹏)、肖心正、进步人士马希仁等人自筹资金在严墓编辑。创刊于1939年7月7日,宗旨是针对汪精卫于1938年2月29日发表的卖国投降“艳电”,宣传反汪抗日。创刊号封面刊登上海洪奔(林家春)所作的“夜袭”木刻画。该刊虽印有“定价一角,全国各大书局均有出售”,实际上是寄赠给上海各报馆、各地伪组织和一些个人的。创刊号由震泽顿塘书局印刷所承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暗中阻挠,《敌忾》仅出一期即被迫停刊。

《义旗》 1940年6月15日,由中共地下党员金若望(大鹏)、肖心正、国民党县政府内进步人士马希仁等人,在《敌忾》基础上创办发行于严墓的《义旗》,浙江新塍一家印刷所承印。至11月12日,《义旗》出刊六期,第七期因白色恐怖严重,虽已集稿并未印刷出版,《义旗》栏目有:国际概况、时事述评、短论、思痛录、敌区通讯、读者——作者——编者等;体裁有:诗歌、杂文、特写、报告文学、小说等。由于撰稿人金若望、肖心正、沈月箴、王化鹏、姚逊、马希仁、马希贤、庄绍桢等都是中共地下党人或国民党进步人士,《义旗》所刊文章都具有战斗性,如短论《撵走日寇的时期》,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世界形势于反法西斯有利。在鲁迅纪念日,《义旗》发表了反对分裂反对投降的言论。《义旗》在当时起到了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积极作用。

《实现快报》 抗战时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吴江贯桥站西路部队,创办八开油印《实现快报》一日刊,1941年11月27日正式发行。该报在第六十八期上发起“献金救国”活动,号召军民勿用伪钞、不吸烟、不赌博、不穿华奢服装,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栏目有国际要闻,刊登内容如“在苏联反攻阶段中德军节节败退”、“斯摩棱斯在激战中,苏军继续挺进”还有短评栏,如第四期所载“抑平物价”一文中说:“目前的重要问题,是社

会底民生问题，物价的狂涨，奸商的乘机抬高，富者越富，贫的益贫，造成了畸形的状态，这是我们堪虑的！现在除了积极对敌，施以经济游击外，急须成立物价抑平委员会，检举奸商囤积。这是我们当前的急迫任务。”此外还有部队生活等栏目。该报只发现第四、第七、第六十八期。

《浅作》 油印刊物《浅作》，1944年春在黎里出版第一期后，由于经济困难即停刊。1945年11月15日复刊，先为半月刊，第四期起改为月刊，三十二开本，非卖品，翳桑文艺研究社发行。发行量120份左右。编辑委员会内设研究组和出版组，人员均系爱好文艺的青年，三月为一任期。所需经费由同人分担，社会各界捐助部分实物。该刊宗旨：联络友谊，研究文艺，练习出版技能。所刊文章体裁有小说、散文、诗歌、话剧、随感等，有较进步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思想消沉、徬徨不前的作品。由于国民党当局怀疑该组织内有共产党，并于1947年2月25日逮捕翳桑社同人张育英，编委会主要成员丁铎出走。《浅作》亦于4月停刊。总共出十一期。

《江南日报》 1946年元旦出版。未隔多久，因故停刊。所有该报社房屋器具、无线电机、印机、铅字、基金全都移交给《吴江日报》复刊筹备委员会。

《同声》 周刊油印刊物，1946年6月在同里出版创刊号，以传阅、张贴等方式发行。栏目有：本镇新闻、小评坛、一问一答、阿斗的话等。第四期的部分标题为：“同里人也该起来反对内战”，“老爷们请收回成命吧”（指当局迫使农民以半价出售稻谷作军粮）。专为反对筹军粮还刊登一首橄榄诗：“粮，军粮，解军粮，丧尽天良，同敌伪一样，农村处处凄凉，夫走妻散儿喊娘。大人先生于心怎样？抢，强抢，动手抢、东碰西碰，逼死乡保长，奈何家家无粮，人人原要保教养。”所刊口号有：“立刻停止内战！”“反对田赋征实！”“收回海关航海权！”

“保障民族工业！”该刊受到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密查，无发行人及详细社址，只在刊物上注明“承请烧钟诸先生襄助发展同人”。

《江报》 《光荣报》 1948年《江报》创刊，章稼亮为社长。宗旨为宣扬国策，发扬司法精神，并谋辅助教育，推展文化为适应吴江地方的需要。次年3月12日起与驻吴江二五二医院政工室主办的《荣光报》合刊发行。《荣光报》由内政部发登记证，社长管浩然，发行人邵云，章彰。社址设在吴江庙前街四号。该报八开四版，每份售价金圆叁百元。1949年4月30日出版第五六号《荣光报》后，就此结束。

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

山口昇 著 赵金钰 译 刘宗 校

编者按：在日本外务省1910年的档案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的秘密调查报告（缩微胶卷MT109卷第1084—1582页），是日本外务省派遣的密探山口昇，于1910年10月写成送交日本外务省的，从未公开发表。

山口昇自1910年6月至10月到华中、华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对当时中国形势作了分析，并着重记述了秘密结社的情况。所记关于会党方面的资料，有些则可纠正平山周书的错误。对于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夕的一般形势和秘密结社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刊兹选载其中第二、三两卷，先予发表，以飨读者。在这篇调查记中，言有诬蔑，悉照原文译出，请引用时注意。

第二卷 旅行经过地方

第一章 农民问题

余之旅程，最初从广东开始，溯西江而上，入广西，贯湖南，出湖北，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大凡华南一带，广东、广西之富源在西江流域，湖南之富源在湘江之沿岸，而中国四百余州之富源则在长江流域。余等对这个世界无比丰沃的平原寄以期望，又闻山东、河南之富饶，更有满洲之大豆。考虑中国农业必然更加兴旺之实例，中国商业如何发达，以及工业如何进步，都避不开农业国的问题，即必须先研究农民问题开始，又须了解其余裕及忧

患之所在。

农民问题有必要从各方面观察，暂不问政治、宗教、思想等方面，此处须解答与生活有关的农作物的状况。

中国农业的收获物种类很多，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为主产物米麦之类，一类为杂产物杂谷、茶、棉、油等类。近来，其主产物常遇天灾，往往严重歉收，杂产物的收成比较好。

如满洲的大豆，在丰年，一年向海外输出显将超过九十万吨。遇到荒年，尚能有四、五十万吨输出。如河南省出产的芝麻，近来其输出额亦渐渐增加，去年约达十万吨，将来很容易增加出口五万吨。浙江、江苏地方及广东的生丝，江西及湖南的茶叶等，一度虽曾少量减退，但数年来，输出额又渐渐增加，将来也无需悲观。其他杂谷、油类等许多农产物，随着交通发达贸易额会渐渐增加。然而杂产物，作为主要产物的米麦等年年灾荒，中国南北到处贫民增多，生活艰难，无数饥民正濒于饿毙之境。地方治安被破坏，大局动乱。要开设国会，建设海军，收回利权，但是农民问题是极其根本的问题，其本未齐备，其末岂能完全实现。现将吾人所见华南数省之实状综述如下：

一、广东及广西

百粤之地，各物无所不产，两广地方之富饶是值得歌颂的。东江、西江、北江三大江贯穿两省，形成仅次于长江流域的沃野。然而广东的农业主要作物并非稻米而是生丝。广东三角洲一望无际皆是桑树蔽野，附近非桑即砂糖，米田反而极少。故广东人购入廉价西贡米、仰光米，或以长江沿岸的所谓芜湖米、上海米等充作食物。前些年发生大洪水时，其救灾之法比他省为容易，因一无匪乱，二无流行病。然而当时的水灾是从古至今未曾发生过的，灾民只能得到一时的救济，毁房屋失耕地的甚多，贫民到处群集。从前发生这般灾情，饥民有数百万向海外移民。近时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禁止中国移民，南洋一带及安南、暹罗、緬

甸等地都已充满了中国人，更无新来者求职之余地。原来广东商业发达，但农业究竟如何，存在如下的问题。

虽然，近时中国人本国的贸易，渐渐被列国所侵占，他们缺乏工业的知识，渐渐为列国商人所压迫，竞争愈加激烈，濒临经营困难，越来越不景气。如此，在农、商、工三方面的经济地位处于颇为危险的状态。给他们颁布新政，使新企业昌盛，生活程度必然愈高。至此，饥民有渐渐进入广西出云南的倾向。余去年来云南旅行，除了法国的滇越铁路还在加紧施工外，其筑路工人中广东人颇多，到处都能发现广东行商人。

前些年水灾最烈处恰好在粤汉铁路沿线。近来因铁路工程前进，分散到沿线的金钱，决不会很少，饥民从此找到职业的不在少数。他省的骚乱也没有发展起来。在没有铁路工程的南部沃野地方（以顺德为中心的生丝产地）及东部地方（东莞地方），有一种称为剑仔会的秘密结社极为猖獗。

要之，广东是个生丝之国，商业之地，而非米麦之国，农业之地。内地的农民一般虽然能受得住移居海外的局面，但现已渐渐陷入困难状态。

广西省的主要农产物为米，其米输出至广东。然而，省内多山脉丘陵，水稻田仅从梧州至南宁的西江流域，或只不过是部分而已，故其产量极少，仅能供给广西一省及广东之一部分。本年虽非荒年，然广东人及湖南人移居者甚多，在此边远省内，形势突然严峻，生活遇到困难，决不允许乐观。

二、湖南省

谚曰：湖南熟，天下足。实即是说湖南是农业地区，或者说是中国少有的盛产稻米之地。从内地的永州、宝庆，到衡州、湘潭、长沙、常德等处，一望无际皆为水田，而其最高额的产地在洞庭湖沿岸，其次是湘江、沅江流域。

前年产米约七十万石，于去年中输出到汉口。去年发生水

灾，湖南宣告歉收，巡抚及一二绅士为贪图暴利，收买前年剩余的米，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惹起了今年长沙抢米暴动。去年水灾，洞庭湖及湘江流域的肥沃田地泛滥成灾，因此去年秋天收获全无。许多堤防被破坏，湖南官宪及人民都在重修。农民失去的田地不能恢复。湘江流域今年没有那么厉害的水灾，但收获只有平年的三分之二，洞庭湖畔仅及平年之半，或不及一半。沅江沿岸于七、八月间发起暴动，起因于歉收。湖南全省本年度收获平平，仅够省民之需要，甚或有所不足。到处蒙受去年水灾的余波，贫民之数在增加，谣言四起，草贼流行，盗匪之流多秘密结社。

三、湖北省

湖北省虽然有面积七百余万方哩，人口三千五百余万，但省内山陵起伏，水域亦多，河道交叉，其适于农耕之地，限于南部，大约不超过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二。盖湖北省素称六山三水一分田者以此。其所以自古以来称为鱼米之乡者，则因本省南部的渔业（洞庭湖一原注）、农业兴盛，鱼米产量高。然而昔日人口稀少，近来户口愈密，农耕之法不改，故产量没有增加，又禁止谷物输出，故其价廉，而地租及其他税金愈益苛重，农民之贫弱，在其他省大概不可能见到。

曾是农学士的美代清彦君对我等说，湖北一般农家的生活状况，差不多皆以寺庙为中心，有三四十户的一个部落的大村庄，虽然也有二百户内外的村庄。其住房都是小土屋，土地分配大体上平均。无大地主，也不见有白墙之大厦，生计之贫穷，出乎想象以上。在半肉食的中国，要想吃点猪肉，除非在大祭典上才能吃到。亲戚来往的人情，不过携来五六个鸡蛋。结婚时大都织土布染之，或穿以红色丝线装饰之衣服。至于衣绸缎者，如襄阳、沙市等城市亦均罕见。米亦不足，沙市等处都用湖南米。一般农民以高粱等杂谷为美味之常食，食米者几乎没有，就是有，也是

饮食店门面上的装饰品，都是麦的变形物。米店不容易发现。山区所产之米，农民尊重如货币，用来交换油料。

既如此贫穷，到年末时财产耗尽，饥民遂群集汉口、武昌，希望官宪以米救济者，每年以几万人计。吾人经常目睹，很奇怪那些中国人竟不敢正视。然而近数年以来，水旱灾祸频仍，破产饥民或变成不逞之徒，群集汉口，愈来愈多。当时夏季，长江及汉水一带洪水成灾，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安陆、荆州各地，极为惨烈，仅以身逃亡的灾民有数十万。湖北官宪虽然尽力救济，最终也不能医治其疮伤。自去年末至今年，饥民群集汉口之数实有十万。遂有向黑龙江移民之议，向朔北原野连续遣送饥民。今春小麦收成不好，6月份每日数十乃至数百饥民顺汉水而下，集于汉口，大多送至华南及满洲。今夏汉水又泛滥，今后渐渐寒冷，同时湖北的穷民愈加增多。现在汉口的米价腾贵已达绝顶，官宪输入西贡米，以一升十仙内外（商人之价十五、六仙）卖出。

四、长江一带

江西省为产米之地，去年水灾侵害鄱阳湖畔，今年殆无输出米谷之余力。安徽省去年水灾稍小，仅限于部分地区，由芜湖尚有若干米输出，从4月开始禁止输出，并且今夏江北发生饥馑。

江苏省长江北部蒙受水灾，今无数贫民群集江南各都市。该省江南部分及浙江省原本是米产丰饶之地，除课贡米之外，还补给华北各港，今为救江北之急，遂至无余力。四五年前米价一升四十文内外，大涨价后，最下等米去年夏天六十文，今春八十文，现在超过百文。

以上各省的可怜状态，是由于近三年间的连续歉收，及去年与前年的大水灾的结果。世界的一大富源长江流域的农业区，要依靠安南米的补给才免于饥饿，真是奇怪的现象。吾人对此尚缺少根本的研究，只能期待于将来。

中国的产米能力，供给全国果有余否？湖南米、芜湖米、上海米等米的输出能力颇盛，乍一看好象有富裕，然而自从防止谷物输出令颁布后，中国米除在国内销售外，禁止向任何国家输出，从外国输入兴盛，例如满洲的朝鲜米，华南的西贡米、仰光米。如不计米价的高低，外国米的输入年年在二千万两以上至二千万两之间。在平年中国产米的交易如何？以十八省中产米最多者为例，下列诸省其人口亦颇稠密：

江苏省	23,000,000人	浙江省	12,000,000人
安徽省	35,000,000人	江西省	26,000,000人
湖北省	35,000,000人	湖南省	22,000,000人

凡产米多的地方，吃米更多；产米少的地方，吃米亦少，势所难免。如江苏、湖南人民的吃米量不及印度第一等产米地的吃米量高，每人一日达百八十升^①（四合五勺）。浙江、江西次之，为百六十升（四合）。安徽、湖北则在百二十升以下（日本人一日百升内外）。以此推定六省的产米、余米计算如下：

省	产出额	消费额	剩余额
江苏省	90,000,000担	62,000,000担	28,000,000担
浙江省	25,000,000	24,000,000	1,000,000
安徽省	70,000,000	63,000,000	7,000,000
江西省	60,000,000	52,000,000	8,000,000
湖北省	60,000,000	63,000,000	不足3,000,000
湖南省	70,000,000	60,000,000	10,000,000
合计	375,000,000	324,000,000	51,000,000

此外，用于点心及酒的原料，约占产米的一成。又每年有二百万担内外的米作为贡米输出到北京。安徽及湖北的江北地方不是常年吃米，故前述余米尚有多少，得凭想象估计。总之，一年有五千万担内外的米，向中国全国输出。

以上六省之中，湖北产米一年不足六千万担时，其半数年年

^① 升，日本旧重量单位，一升相当于3.75克。

仰仗从湖南输入。又浙江若输出贡米本省供给不足，常常因需用过多，亦需仰仗他省输入。因此，真正有余力输出米的不过江苏、湖南、安徽、江西四省。中国十八省及满洲凡仰仗他省供给者皆需此四省。福建闽江、鹭江流域虽能产米，但供省内的需用还不够。广东有许多平原，但在种稻的地方大部分改成桑田。两省米的输入颇多，上海及芜湖的稻米市场，几乎都被广东、福建人所左右，通过海关输出来自上海及芜湖之米，仅五百万担内外。广西省有西江流域的富源，一方面供应广东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仰仗湖南米的输入，以补最终之不足。

至于云南、贵州，到处山连山，土民虽食粗糙的米食，但不足时，仍需以杂谷度日，不可能输出或输入。

扬子江畔一带之地，一望无际，到处均被大力开垦，山上及山腹适耕之处甚多，故其耕地面积占全部面积的四五成，其比例，可视为比多山的我国多约二倍以上三倍以下。江畔各省，河川湖泊颇多，有灌溉之便，又有散播天然肥料的效果。且不论每年土地面积的缩小有多少，就说无时不蒙水灾而招致大损害之事，如以一般地势低下的农民来说，只能有三年一回、五年一回或十年一回的收获。尤其是洞庭湖附近及长江沿岸，每年夏天必发大水，水面高出二、三丈，淹没各湖泊周围的耕地，许多支流泛滥之时，河流改道，人畜受害。世人都惧黄河之害，然而扬子江之水害亦决不次于黄河。江岸之地质，一般并不坚固；到处都能见到崩塌，护岸工程所费甚多，恐怕还会发生崩塌现象。考察江岸一带之地，平地较多并且肥沃。每年多少必蒙水害，当时究竟带来多大的损失？上下长江之旅客可以看到，两岸芦苇茂密，估计多为每年蒙水害之耕地。

人们想象，江岸受水害，内部山地或可丰收，亦误。华南各地货物运输悉依水路，陆上道路极不好，号称进京大路，其幅宽仅三尺乃至五尺，少数有一、二尺的地方。故陆路运输只能用人

肩或独轮车，在水运不便之处，纵令有大量杂谷产出，输出到江岸的都市，运费非常之高，毫无利益。他们依靠不停地搬运如鸦片、蚕丝等，能得高价。五谷只不过供他们自用。加之山地水土流失，河床渐高，并且到处滥伐森林的恶习，使江岸水害频仍而烈。地方官衙及人民的贫穷，无力修筑堤防，常常崩坏，流出沙土，埋没广大的田地，已成惯例。就湖南全省来看，有米谷输出能力的仅是洞庭湖畔及湘江沿岸之两部分，其他地方非山岳即贫瘠之地。湖北仅有一汉水沿岸部分，江西则是鄱阳湖及赣江沿岸。芜湖产米之地多在巢湖附近，靠水运来集。江浙是一大产米地，主要是河道纵横的结果。故内地山岳部分与江岸同样都有水害，稻米不能兴旺，故除了丰收之外，不仅无输出能力亦无法输出。

总之，扬子江畔要向华北输出米谷，以供漕米、军粮及上流社会等需要，除非丰收也无力向海外输出，遇上荒年还要从海外输入。

华北近况，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及物价腾贵，影响贸易的发达，于是物价更加上涨。华南米价高涨的影响，亦渐渐波及华北，小麦不足，制粉事业就不可能发达。为此，直隶及满洲每年从外国输入约值一千余万两的面粉，在天津码头看到堆积如山。中国人衣服的原料棉丝很多数量仰仗外国，现在又食用外国小麦，是贫上加贫，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中国常夸地大物博，见此情形，谁也不能接受。

直隶之地虽为一大平原，但含盐分太多，皆为贫瘠之地，加以降雨多，则白河及其他河流泛滥。一旦发生旱灾，森林悉被毁灭，诸河川干涸，除大河沿岸便于灌溉之地外，其他地方麦秆的高度在一尺以下，都干枯而死。因此，不能希望直隶有富裕谷物的丰年，为此年年要从长江流域补给米面，并从河南彰德及道口镇输入小麦和大量的面粉，才能免于饥饿。

山西瘠土在丰年时很少有诉苦不足，近来凶年频仍，旱魃接旱魃，仰仗直隶贫省及河南北部大量输入谷物。陕西、甘肃略似山西。满洲大豆、小麦有余裕，大豆向海外输出颇多，近时其价极高。松花江畔的大豆及小麦输出到俄国境内，满洲的土民不得其食，遂有防止谷物出口之令下。

河南省是十八省中第一农产地，将来胡麻、大豆等输出愈益发展，然而黄河沿岸地带，到处荒芜，多为沙地，每年有大风时，沙土飞扬，所到之处都变成不毛之地。其他黄河南北河川水土流失甚多，京汉铁道以西多山地，仅禹州、襄阳附近有沃野，其他如彰德府、道口镇附近、沙河沿岸及汝宁府附近等处，虽有较大的肥沃土地，但其面积不足河南省的八分之一，然而河南的小麦补充了直隶、山西之不足，并供给扬子江岸各省，是以无力向海外输出，其价格亦年年腾贵。

中国的农作物及农民的贫穷状况大略如上。在他们头上还有伴随着新文明而来的生活的提高，以及与新政一起来的重税等许多桎梏，凡此彼等不得不极力负担之。中华帝国之基础原本薄弱，而这些根本问题，中国当政者更不加考虑，彼等沉溺于西化空气之中，以极快的速度促进形式上的文明。他们在乡村到处都有自治研究所，其实是纸上空谈，他们暗中勾结势力，搜刮民众膏血，唯有强迫官吏痛骂官吏，岂是忧虑国家之大计。

第二章 饥馑和暴动

近来中国暴动骚乱不断，而今年更加频繁，如上海中文报纸揭载的每日暴动记事，5月20日香港革命党机关报《中兴日报》^①，从旧历正月初一到五月二十日之间，列举较大的暴动有39次，惜未附日期，其简况如下：

一、广东新军与旧军的战争。

^① 应为《中国日报》。

- 二、苏州新军事变。
- 三、广西岑溪县六奇山聚众抗官。
- 四、浙江台州、仙居两县禁止乡民栽种鸦片，激起愚民入城破坏官衙，捣毁店铺。
- 五、福建洋口党人（所谓革命党？）起义。
- 六、安徽庐州饥民暴动。
- 七、党人在广西兴宁州山中揭竿起事。
- 八、江苏宜兴县民为反对调查户口而暴动。
- 九、贵州黎平、古州两地游勇与土匪联络练勇举事。
- 十、江苏清江浦新军两队起义围城未成。
- 十一、浙江温州、瑞安县乡民为禁烟暴动。
- 十二、为盐税苛酷，淮北民众袭击米店。
- 十三、广东英德、清远各县地方的三合会叛乱。
- 十四、江苏宝应县盐梟聚众杀官兵及居民。
- 十五、福建党人起义入城。
- 十六、江苏高邮盐梟起事。
- 十七、安徽寿、凤境内青红帮起事。
- 十八、四川梁山县地方因禁烟激起骚动。
- 十九、山西一带因禁烟激起骚乱。
- 二十、黑龙江省巴彦州巡防营与马贼交战。
- 二十一、广东惠州党人起义，党人假冒新军，袭击防营。
- 二十三、黑龙江省绥北、呼兰各属鬍^①党起义。
- 二十四、江苏淮安县游勇起事。
- 二十五、浙江杭州市民因饥馑而生变乱。
- 二十六、江北清江浦防营与盐梟交战。
- 二十七、陕西省边界土匪骚乱。
- 二十八、江苏泰州乡民因调查户口起事。

① 鬍卷缺二十二。鬍应为鬍。

- 二十九、江北山阳、宝应交界土匪骚乱。
- 三十、云南昭通叛乱。
- 三十一、江苏省民众因调查户口捣毁自治局。
- 三十二、吉林新城出现马贼。
- 三十三、湖南长沙因饥谨暴动。
- 三十四、广东雷州因苛税生变。
- 三十五、江北宿迁因饥谨生变。
- 三十六、安丰及草枪场因饥谨数变。
- 三十七、抚州及永新因歉收及禁烟激起暴动。
- 三十八、江西南昌、新城土匪骚乱。
- 三十九、杭州盐梟暴乱。

通览以上所述，探寻暴动的原因如下：土匪7，秘密结社6，盐梟及盐税苛酷5，禁止鸦片5，饥谨5，调查户口3，马贼及其他8。

五月二十日以后还有：常德及安徽因饥谨而发生暴乱；秘密结社有广东的剑仔会；大治门玉山土匪、游勇叛乱；云南蒙化（今巍山县一译者注）、浙江、莱阳（山东）等地因禁烟及调查户口激起叛乱。不暇枚举。吾人分析如此众多的匪乱，发现其种类多端，并且必须注意到其原因有六：

- 一、纯属山盗草贼其目的为掠夺者。
- 一、纯然以革命主义图谋颠覆国家者。
- 一、由贪官污吏激起而扰乱城市者。
- 一、因饥谨及其他天灾而发动者。
- 一、禁止鸦片及调查户口等新政引起者。
- 一、各种秘密结社及假冒革命扰乱地方者。

纯粹的山盗草寇到处频频爆发，此处无讨论之必要。有关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在别章叙述。

本章仅研究关于饥谨与暴动之关系，有关新政及贪官污吏问

题于次章论之。夫歉收、饥馑乃中国历代政府安危存亡之关键，直可制其死命者也。

三代尧舜之黄金时代，其仁政深深铭刻在中国人之头脑中，人民多数安居乐业，当政者深仁厚泽，使彼等头脑里缺乏独立的思想、自主经营的观念，宁可沉湎于帝力于我何有哉，而不愿惊动官家之鸡犬。作为政府官吏仅适于承平之世，及横征暴敛之行为迭出，戕害民生，穷民无处诉讼，匪徒无赖俄然蜂起，其势难抑，泄积愤而成暴行，不赦官府，使其备尝苦痛，然后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既为世人所熟知，彼等之对待长沙事件已足知其然。夫亿兆苍生皆以食为天，是为东西之通则，古今之金科玉律。故人民尚未绝于衣食之道时，虽官府如何以恶政压制，在外国人已不能默视者。在中国亦不一定足以激发中国人做出暴动之举。即使有所蠢动亦多为局部的细故。至如牵动大局，构成历代大难者，大都在财用空乏民食告急之际。故如彼革命党虽向全中国大声疾呼，然若非民众难于维持生活，则中国的祸乱亦并非容易爆发。

中国的农业情况大体如前章所述，连年水旱灾荒歉收，国库空虚，生计窘迫，这就是今日之中国。今年之收获如能完成大半，谋明年之事不可知。倘明年之收获失望，则到处纷起暴乱，其数将倍于今年。若如此，禹域乱离虽智者亦不能善其后。

余旅行之地广东、广西的情况，还不能认为天禄永终。入湖南，其农产尚不能称为大歉收。一度从洞庭湖畔至常德一带所得情报，岳州、澧州、沅江各属贫民成群，无依无靠，会匪有到处蜂起之兆。更有湖北、安徽今年水灾惨重，饥民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即使平糶（官价供米），衣食尚不足，于是匪乱蜂起。江苏为富省，江北皆成无政府状态。如浙江有铁路、汽船之地，中国报纸记其近况曰，浙江草木皆兵，又曰浙江匪乱多如牛毛。

南方毗连各省皆如此，不外是人民生计发生难易的现象，试

述其佃农的状况，以此为研究穷人增加原因的一种材料。长江一带各地米价比数年前平均涨两倍，随着经济的发达，本来属于自然趋势，杂谷的大量输出亦是其原因之一。而米价的腾贵，扬子江畔的农民，即最大多数的人民理应获得极大的利益，然而每年他们中间却产生出很多贫穷者，是什么原因呢？其主要原因是，处于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米商，在谷物的收买及出售之际，为贪得暴利，使用狡猾手段，地主所得减少，从而影响到佃农的工资。在武昌附近的农村中，佃农一年仅得五元左右的工资，他们时常心怀不满，伺机弃农，亦非无故，因此他们移住各地城市。而城市的劳动环境亦非常苛酷，但比之佃农的境遇，优越几倍。然而城市工业不振，骤集是等贫民，皆为温饱求职，使城市的工资愈加低廉。同时，地方上的农业渐渐衰蔽，物价高昂，负担益重，无业游民愈多。如此状况，果真能默认问题存在否耶？

对此危机，政府及当局者之政策又如何？扬子江畔各省巡抚皆禁止本省之米输出，从他省购入，更输入西贡米，以图米价下落。在各大城市设立贫民救济所，每日发给米饭。北京政府倡移民政策，摄政王发内帑五万两，救济长沙饥民。湖北今秋收获季节，适时发布对大豆的防谷令。

按上述政策看，官宪似竭力爱抚人民，又官吏以应急手段，做出如上的处置，方法似颇为适当。然而这些毕竟是临时的一时的救民法，对此临时救民法孜孜以求，恰恰成为埋下触发将来暴动的因素。从来目中无王者的中国人，并不感戴其仁政，却必须计算其利益。或云，贫穷时发起暴动，政府及地方官为讨好人民，即减轻租税，竭力救济，谋求降低物价。舆论对贫民亦极表同情。暴动对于贫民实能获得极大的利益。然欲图谋再次暴动却很难。又谷物价格下落，却是农民一大不幸，这样会产生更多的贫民。中国以农立国，每年贸易输出的大宗为杂谷、茶、生丝等，若屡布防谷令，且其价格特别低廉，是发展经济的大阻碍，

必招致国家一大不利。

当今最大要务，并非如此的救民之术，应讲求发展农政，改良作物，精良工艺，以求各方面收益之道，涵养独立进取之气质。而对此根本的问题，在实际上官吏及有识者都无此头脑，徒醉心于泰西文物之美，仅留意其外表，以至没有共同语言。

第三章 地方和新政

现今清政府禁止鸦片、调查户口、振兴教育、改革陆军等，创办许多新事业。由于改革，使财政贫乏、租税愈重，因此发生暴动的机会也就愈多。

环观政界，政治阅历深而有名望人物，渐渐衰老；新进者虽稍有文明之学识，但缺乏经验，缺少实际应用之才。政府企图中央集权，渐次缩小督抚及地方官的权限。由于整理财政及财政上的中央集权，使各省官吏逐渐穷困。由于陆海军的中央集权，使督抚渐渐丧失兵权。各省官吏的收入愈益减少，他们失去了对人民的权威，与外人交际亦需巨资，又害怕舆论及人民的团结，因此各省官吏的政权日益缩小，尤其是各地设立谘议局、自治会等，年年侵蚀官吏的权限。此本应为清政府进步之阶梯。但欲发起暴动的贫民在增加，并且其机会很多。现在地方官吏的名望、品位、权限、兵权等都在缩减，并且在暴动之际，政府处罚地方官，舆论支持暴民，詈骂地方官等现象，颇须注意。体察政府及人民的倾向趋势，取长补短，以谋国利民福，就不去讨论了。虽然在这样的时候，地方官本身的态度对暴动很重要，即新政果真错误与否，对地方官本身来说，问题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与活动如何。

清朝鉴于国势衰颓，列强压迫，宣布预备立宪，极力筹备，不能不钦佩其有极大的决心和毅力，其章程亦有不少是适当的。但是，新政施行以来，国用多端，捐税渐酷，政令不能尚在改进

之际中断，人民对推行新政毫无兴趣。同时，物价腾贵，不幸连年歉收，民生日益穷困之际，地方到处财力枯竭，无余资举办新政，将来更加不得不推行收敛的政策。至于使人民不能放心的有：打破政府官界的陋规，消除社会的弊窦，杜绝贪污中饱之路，使涓滴归公，一切政务必须适应国利民福的增进。人民视新政毒如蛇蝎，就是怕这些事。而这些都属地方官的心意和态度。如今中国上下一般皆以新政为虐民暴政，怨恨遍地，见其上者如同仇敌。而人民所以反抗新政者，并非反抗新政本身，他们也不了解新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地方的贪官污吏在此时，借新政增设新税，苛征暴敛，遂激发他们的反抗。近时，地方多骚乱，实非土匪无赖之徒，都是被那些贪官污吏所激发的良民起义。其最大的如山东莱阳的匪乱、长沙事变及四川的纷乱皆是如此。最使我国人震惊的就是长沙暴动，如清政府的米谷禁令，表面上是为了湖南人民防止米谷缺乏，欲预防米价腾贵。虽然就其表面上是如此，然而堂堂官吏却与地方绅士相勾结，以图谋收买米谷，其禁令的发布，就是为了使米价腾贵而得利。这是此间所传显著的贪官污吏的实例，巡抚岑春蓂以下皆其一伙徒党。又如广东剑仔会，使贪官与暴徒相勾结，风闻毫无政治上的意义，仅仅为了钱财的贪欲，与真正的无赖汉相约，以致骚扰市场乡村。吾人又不知所云。

盖清政府突然实行中央集权政策，不能兼顾繁杂的地方利病。地方督抚亦不能在事前对好坏政策置之不顾，及命令至，多无实行之意，目前唯有弥缝而已。

官场习气既如此，而人民怨恨又如彼，国计民生贫困已达顶点。预备立宪愈向前推进，国民负担愈加沉重，难保不暴发祸乱。如此说来，清政府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潜伏着祸乱已无可讳言。这些已见于古今中外之史迹，忧国之士到处奋起，肩负筹备之责，得以挽回完好之局势。现今寻求志士，口口声声议论国

难、滔滔不绝讲求策略之士有之，然而以一死而除此难之国土，朝野上下未能发现，仅有那些国会请愿委员，虽再次连袂伏奏于阙下，请求速开国会，其意气何等豪壮。所谓委员者，又称各省代表者，仔细推敲其分子究竟如何？恐不得不喟然而叹。北京政府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徒然扩大其声势，联络渐灵，同志弥漫四海，虽未必有激烈的党祸，然亦难保不由此发生。

现今每发起一件新政，就使民心割碎一次；每一种筹划，亦使怨声载道。全国政务停滞，国力愈加凋敝。中国讲求立宪，有时却酿成大难之端。夫立宪一道，作为中国万世之伟业，亿兆振兴之大纲，谁也不能否定，唯恐以今日之景象，画虎不成反类犬，列强兴国之美政，引进清朝，却成横祸，累及列国，败坏东方之时局。

吾人不胜切望，清朝地方官能一片赤心，担当此危难之局面；人民亦当励精奋发，一扫满地荆棘，使欣欣向荣的阳春般的新气象，充满四百馀州的天地。

第四章 广东省居民的种族及其特征

附 广东人的势力

清政府内部革新的形势虽然将达到顶点，但上面地方官吏仍多固守陋习，下面农民的状况颇为寒心，前数章已叙述。现在有必要就其居民本身作些研究，但中国人口四亿余万，到处风俗习惯各异，语言不通，气质倾向也相异，要以一地作实例，推测全国亦非易事。又对于中国的种族问题，世上有许多论文著作，现暂且不谈。余在此处单就将中国居民中最有特色的广东人及湖南人作一番介绍，盖两地皆为余亲自踏勘之地。

中国虽大，但在民风上大体可分为四大类：

- 一、华北地方 直隶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 二、华西地方 云南 贵州 四川

三、华中地方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四、华南地方 福建 广东 广西

以上除华北地方及贵州省外，其余地方均为实地见闻。以余之所见，华中地方的湖南及华南地方的广东，是将来中国立国的基础，有最重要的地位和特点，尤其是广东人，他们在贸易和移民方面，是世界有数的种族。故知道中国问题特别有研究价值的德国人基泽^①氏，于去年夏天，对那些广东人的特点作了考察，发表于东亚海上保险公司，所论极周密，能合吾人之意，兹抄译如下：

人们若以为清朝这个国家是由完全统一的制度、风俗习惯、性格、语言、生活的居民形成的，是极大的误解。对中国的事情稍有了解就容易知其并非如此。尽管全国人民在种族血统、国家文化等方面有共同的纽带，但必须看到其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在今天的广东省就能看到并证实。总之，在广东省除原居民苗族外，还有既具有同样的性质及特征，也表露出种种差异的，所谓三大支族，即本地、客家、福老。

这三个种族，皆纯粹的汉人，即属于蒙古种。一般蒙古种有品德好与不好两种，有勤勉、忍耐、朴素、节制、和平、有礼貌、快活，亦有不实、虚伪、狡猾，恣意沉溺于东洋人及异教徒的罪恶的情欲之中，嗜好赌博及鸦片，崇拜偶像及祖先。三个种族其文字相同，而日常用语不同。不仅是语言不同，吾人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关系方面亦能指出这三个种族的差别。这些，余将在以下叙述。凡国民及其种族的差异，其发生与根据都有历史上的原因，所以吾人必须先对此三个种族的历史的变迁加以考察。

既然有客家之称，即表示其种族是从外地迁移来的，但移住到此地，从何时开始，从何处而来？据种族的记录及传说，客家的祖先原住山东，少数原籍山西，更有少数原籍安徽。周朝末

^① Gise, F.C. (1870—1944) 德国语言学家。

年，即西历纪元前255年以前，都住在原籍。如普及在客家人中的特有的民谣，就有许多事实可以确认他们原来住在那些地方。从纪元前249年起至204年止的秦朝时代，客家开始被大流放，其原因不明，遂开客家移民之端绪，他们逃到河南、安徽、江西的山中，一部分又改变其名。

秦朝以后，他们不但得到和平，汉及晋代，又获君主的恩惠，有得升高官者，但大多数因受到新的压迫，迁移到江西的西南部及福建的边境，有几部分进入江西、广东之间的高山。宋代，客家多数有从军的记录。至元代初，出现在广东境北部，在此地殖民。至明代之初，他们被驱逐出福建省。

客家以太平贼而有名。最初，太平王的重臣、将军皆为客家。他们中少数能获得英、法的帮助，渐渐征服清军，发动大乱，是值得注意的事件。

1860年至1864年，在广东西南部，本地与客家之间发生大械斗。原来，该地的客家移民人数在二十万人以上，其多数患黑死病而毙，他们多住在山地。1868年，广东巡抚给予金钱，让其大部分移住江西及湖南，其残余部分被本地依靠军队的帮助剿绝，全被本地所征服。

以上是艾拉尔博士记述的主要部分，他叙述的客家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初期的记事，虽有各方面的反驳，但实际上客家本族的记录中，不惜全都采用。客家在十四世纪明代时，从北方的江西，又从安徽经福建和江西到广东省来，都为一般人所承认。

第二个种族本地，即根本的土著民，从其名称就可以明白。本地的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北方的汉人大概在纪元前三世纪征服南部诸省，其次于纪元前216年征服广东时，就成为广东省的居民。在本地的家族记录中，其原籍有记载为山东者，则可能是与客家混同。

第三种福老（又称福人）是由福建省分支种族，如今在福建

省尚有其同族的大部居住在那里。

福老来广东省居住，推测当在客家最后的移居者之前，即十四世纪以前，然而没有精确的资料。

如此三个种族由于历史上的关系，自然会产生地理上的位置不同而使各种族全然分离，各居住在一定的地方或区域。但出乎预料，这三个种族都不是如此，通常见到的是，在同一区域内，本地、客家、福老杂居。下面将叙述各种族的地理分布及各种族作为谋生自立而居住的意义。

客家是从江西及福建来的移居者，故在北部及东部有坚固的根底。然而在东北部今天尚有多数的客家，例如南雄，尤其是嘉应^①可称为他们的根据地。从嘉应沿东江而下，到惠州及广州；另一方面，从南雄沿北江至韶州^②，并由此到达广东。他们又侵入广东省之西南部，虽如前述，于1860年代已驱逐殆尽，至今仅有少数留下。而西南部乃本地的本部，本地作为土著民散居其他各地，特别是在都市之人口中为最多。

福老从福建移来，故主要住在广东省的东南部，潮州的九县几乎全被福老所占领，是处唯有大埔县有很多客家。在惠州府的陆丰县及海丰县福老甚多。归善县^③一部分福老侨居海外。他们又进入广州府，虽与客家及本地混杂在一起，但主要住在龙门、增城、番禺、神安、香山及新会六县。

按上述情况看，推测各族人口，本地作为土著的主人，今日尚到处居住，故其数最多，约1,500万人。客家所占面积及数量次之，几及1,200万。最后，福老累计约500万。

这三个种族最显著的区别特征是语言。他们的语言不仅是异种的方言，还具有如英语和德语的差异。

① 今梅县。

② 今韶关市。

③ 今惠阳县。

本地语如北京语、厦门语，属纯粹的汉语或范围，有k、t、p、m等古代音的语尾；最似唐代的发音，按现代规则是正确的语言，形成本地语正确无误的特征，即九音（正确的说法是七音）之区别，多影响子音的语尾，音能使语言表达充分明了，也能使声调非常好听。

客家语酷似本地语，其原因是客家语一半由古官话转变而成，一半由本地语转变而成。如此，客家语中虽含有很多本地语成分，但其他的发音不同，其发音及由于有官话成分，遂产生与本地语很大的差异。一个本地人与一个客家人对话，相互之间不能了解。在嘉应用最纯粹的客家语，在其他地方客家语的音调、发音全都有变化。音之数比本地语少六乃至四音，母音的语尾多于子音的语尾，故其音形成和本地语的低弱相反而明了，本地语成为弱调，而客家语反成为锐调。

第三福老语比上述两种方言，颇多优点，也颇有不足之处，从其有七音可见，但并非由于音的欠缺，乃此种方言多鼻音，故其音调不纯，不适宜歌唱。福老语的重要特点是，有教育用语和与此相应的非教育用语，两种用语几乎全然不同，因此不得不进行特别的学习。

以上不过是从本源上说明语言的特殊差别的大概，尚可推论种族心理的特性。语言对于各个人来说是思想及精神的表露；对于全体国民来说，使用语言的性质是其本质的反映。吾人以实际的例子来看其真面貌：英人周密，但其语言具有吝啬之感；根本的学究式的德人，具有深远、充实的语言；优美的、礼貌的法人，其语体流畅圆润；活跃的、耿直的拉丁人，有确切理论的语法；爱艺术美的希腊人有形式丰富的、温和的语言。足见语言与种族的性格有何等紧密的关系。

本地语有丰富的形式，很多子韵的语尾，温和的低调，在内外有很大的发展，以及在文化方面可以预想，在事实上，本地的

文雅精神，在其举动中表现出来。客家及福老相互间交换寒暄很稀少，反之，本地相互间寒暄则是惯常的。他们不啻语言平滑，在思想及见解方面也很敏捷；他们感情敏锐，容易动情，虽然现在很少立刻这样做。又如他们有高傲自尊的性格，名誉心很强，虽不乏利他献身精神，但又爱好华美的艺术及学问。

客家性质朴实，发展更为复杂，其语言多高音，语调尖锐，接触后必能知其然。其感情与欲望是朴素的原始的，意志与活力强大，但缺少交际的礼仪，质朴寡言而无做作，很自然。对艺术、享乐稍冷淡，但其感觉却似倾向实际的、有利的。他们生来富有天才，但缺乏敏锐的理解力，以致不适宜做学问，感情激烈而不优美，思考力不活泼而又粗杂不精密，是直觉的，缺少推理的。他们并非没有名誉心、自尊心，虽不如一般种族意识及地位的自觉，但宁可任性，又对自己的权利不太自负。他们公正诚实，非其他种族可比，然却淡泊而有善意，容易接近，好客并能极尽至美之厚意，非本地等所能及。要之，他们的精神生活，在今日中国人中尚能看到，处于自然而天真的状态。

至于福老，更有天真朴素之民之称。由于他们有为数甚多的鼻音，更有不清楚之感。从不正常的高音必知其类似不纯的语言。福老比之客家，虽然意志更强、活动力更大，但不免流于轻率粗暴，在交际及举动方面欠优雅。感觉及欲望发展成实际的大冲动，由于聪明伶俐，宁可狡猾巧妙地增进其地位，至于对学问的理解，则委之其他种族，自己则处心积虑热衷于金钱财货，是为三个种族的通性，福老尤甚。心情的发达，使他们日日隐蔽在职业之中，掩盖其粗野的外表于种种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其外刚内柔的心情存焉。

上述三个种族的心理状态的差别，外表印象各异，又在社交及道德范围内，也产生不同的现象。先举二、三生理的特征为例：本地具有规则的、优美的容貌，其身体细长柔软；客家身体

强壮、肌肉魁伟、容貌粗大而不规则；至于福老更是强壮，显著高大，其容貌丑陋，腭部很凸起。

其次谈到社交上的地位，本地一般占据上流社会的地位，在体力劳动方面较为疏远，他们大部分属学者及商人，并且多少受过教育，多数在城市居住。作为与地方进行交易的商人都评价好、信用高，一旦订立契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违反。他们又从事手工业、农业，其手工甚为精巧，木匠、辘轳匠的作品常使人们惊叹。即使在农村，本地与客家也是容易识别的，即从其住房用材方面都很美观，并且在屋脊及山墙上的防火墙加以装饰。他们在服装方面也爱装饰，男子缠以美丽的绢布。妇女则以刺绣及黄金、宝石装饰。妇女多缠足，常居家中，很少看到乘轿或作危险的步行。这样的生活如果不富裕是不会出现的。实际上，本地的经济地位最好，他们之中巨万富翁甚多。然而，他们虽然富裕，同时又伴随着奢侈的弊病，把金钱浪费在酒宴上、蓄妾、淫乐耗尽精力，身心耽溺于鸦片之毒。本地在许多场合有力地压制客家，至今尚有压迫，不足为奇。原来客家虽亦有富者但不受鸦片毒害的感染，大体上尚有抵抗力，不至于如本地之甚，加之客家无富裕的金钱，且日日忙于生计，有如此特别的喜好，必无余暇。因为他们多租赁富者的土地而耕作成为农民。客家的村落及房屋质朴简陋，多用粘土之瓦盖成，衣服亦颇朴素，常染污垢，破衣缠身，天天洗澡以维持清洁。客家的妇女由于不缠足，能自由活动，进田园耕作。长住城市的客家，从事手工业及商业，多数无信用。实际生活幸福富裕的客家人仅为少数，其中虽有读书人，高升扬名者极少。这一点虽与福老相同，作商贾者极多，或适合其程度，在地位与富裕方面有成功之例，如在香港，多数的银行业务属于福老。福老又从事农业，多数在海岸，几乎不住在山地。其村落与客家及本地有显著的差别。客家及本地户户相连密集，福老则互相隔离，在其周围有大小庭园。在田野劳

动时，福老男子往往系一作裙，而客家及本地的四肢几乎无外露。福老妇女缠足。

一般地说，福老的经济地位优于客家，因此其生活有流于奢侈的倾向，但未及本地的程度。又福老具有客家及本地所不能企及的优良性格，即相互间的协力团结。关于这种社会性格，尚有一言不得不讲，即中国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至今已被一般人所承认，他们能热爱其乡土和山水，清朝虽号称繁荣的大国，但在他们心中几乎不存在，上述广东省的三个种族亦不违此例。

最近数十年间，由于与外国人接触及种种的失败、屈辱，呈现出许多政治野心的发达。如本地，其活泼的禀性与巨大的奋励精神，早已出现多数的代表人物，占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至于客家，与太平贼相似，是政治上应当注意的人民。只是福老，迄今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这三个种族不能称为清朝忠良之民，他们有许多秘密结社反抗清朝足以知之。虽然如此，他们又不能不是对国家非常有利有用的人民。例如在他们的居住地广东省，在农业、畜牧、手工业、通商贸易方面，颇有殷富的地位。一个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居民，由于不和不统一而趋向衰微。土地、国民及文化越发展，开发就越有力。在德国，昔日之衰微与今日之隆盛就是明证。广东之居民不拘其繁杂，却做出有力的发展，吾人希望他们对全国的进步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附 广东人的势力

在第一卷的最末一章，叙述在南洋的中国人时，同时讲到了广东人。近时他们的势力有显著的发展，并反映到了外国人的眼中。香港某英文报纸亦详述其大略，我国大阪《每日新闻》译载，对于广东人的势力，可供参考者不少，现抄录如下：

西太后驾崩的公报发表后，香港政厅下令任何居留香港的外

国人都要下半旗表示吊唁。唯有居住在香港的三十万广东人如平日一样从事业务，花街柳巷丝竹歌声欢娱满巷，似不知有太后驾崩之凶事。

广东人为报复美国政府的华工禁约已满两周年，发动抵制进入中国的美货。又愤于二辰丸事件，两年间对日本的货物及汽船实行抵制，至今尚排斥我国的保险业及烟草。又企图联络留美、澳广东人，对澳洲及美国航路的邮船实行排斥态度。但对他们的必需品即日本的棉丝，数月前渐渐解除排斥之禁令。

中国又掀起收回利权运动，广东人募资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从美中开发公司那里赎回粤汉铁路的敷设权，并成立四千万美元（每股一美元）的大公司，着手建筑该铁路。

又两年前，西江出现海贼，掠夺货物，香港政厅派遣水雷艇出没西江，取缔海贼。广东人愤懑香港政厅的行动，遂引起所谓西江捕权问题，争论警察的主权，卸下各汽船上的英国国旗，其数在八十艘以上，并发动抵制英国货。香港政厅匆忙将水雷艇叫回来，好容易安慰了广东人，才得以避免抵制英货。总督亦为统治广东人而苦恼，常窥彼等鼻息而决定大小政务。其实是害怕他们在香港登陆，并非香港政厅的威力，亦非五亿元货物的出入，亦非铁索铁道，亦非道路，而是广东人的苦力之徒，不问对方为何人，在不法非理的场合，敢于采取反抗态度而不屈从于某件事。

广东人的无学虽与其他中国人无显著的差别，但其勇敢号称如四川人、湖南人，已被世人所熟知，而经济力量则无出广东人之右者。清政府与香港有五亿万元货物的出入，大部分是广东人的商品，他们赎回粤汉铁路的敷设权，不仅是自任经营，并建设广东全省的铁路、兴办电灯公司，将在广州兴办电车，填平珠江建造新街道。他们不仅在内地活动，又经营檀香山、爪哇的糖业、马尼刺的烟草获得成功，澳洲的羊毛业获巨利。由于北美禁

止劳工进口，他们到南美做工。近时又投资马来半岛的橡胶栽培屡获成功，以其所得财富援助乡里。抵制美货、日货何以能长达两年而不屈服，就是由于有外洋成功者的保护。

广东人视清政府如同路人一般，然而对自己国土的观念极为热烈，忽视冷淡甲午中日战争，太后驾崩一点也不表示注意。他们在二辰丸事件起来以后，都用“爱国”二字作商标，使商品在偏僻地方受到欢迎。为禁止鸦片而以“中兴”为商标的火柴，以燎原之势扩大其销路，足见广东人心的向背。

广东人心过敏如此，财力亦非他省人可比，如预定筑粤汉铁路竣工之后，其富源的开发将是惊人的，外国货物的输入亦将受极大的影响。然而，可惜广东人意气虽甚可爱，而见识甚劣，例如粤汉铁路之当事者热衷于肥私，工程迟迟未有进展。他们经营的全部的文明事业，经费徒然很多，但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粤汉铁路的前途笼罩着危险，不仅是局外者外国人连广东人自己也感到不安，有此事实所以切望广东人反省。

第五章 湖南、广东民风的差异

在中国南方有五嶺，高岳峻峰相连，白云缭绕，真乃天下之重关。岭北古称湘楚，即今之湖南；嶺南是百越，即今之广东。

广东之地，三代为蛮夷之国，后称百越。至秦代，置南海郡。唐设嶺南道。明洪武九年称广东省，即现称。北踞五嶺之险，南濒大海，珠江流贯其间，土地肥沃，农产丰盈，不仅鱼盐之饶、市舶之利甚巨，山中五金之矿亦甚丰富。湖南之地决不劣于广东，东望浔阳，西有三峡之屏障，南有五嶺横卧，北枕大江。如欲制楚，必略武汉，略武汉而金陵不保，陷金陵则四百余州之中国必亡。古来称霸中原者，曾几度据楚为基业，就是由于湘水、资水、沅水流贯省内。谚曰：湖南熟，天下足。楚粤之地之重于天下如此。其人亦是中国国内所少见，粤人、楚人其风俗各

著特色。

据旧书记载，湖南之民虽有慍悍之嫌，实以朴实为上，努力学习，重礼节，专事勤奋劳动。就其诚实质朴而论，吾人尝不知中国国内有何人能出湖南人之右者。他们颇勤勉，更无所谓懒惰，倾注全身气力于劳动，而其工资却甚低廉。

广东之民非常慍悍，然而他们欠诚实。湖南之民只知劳动，见有利之事极为迟钝；广东人反之，追逐利益确实敏捷，是个为利益如何而劳动之民。湖南人为义不惜牺牲生命；广东人为利不顾自己性命。盖粤东之民天性有通才于商业，他们不辞万里波涛，远至世界各地，勇往迈进进行贸易，就为腰缠万金而来。反之，湖南之民粗鲁而无商业天才，甚至本省商业全被江西人独占。中国人将广东人称为清朝的日本人，湖南人则自命为中华的新日本人。

太平贼在十五年间横亘十六行省之大乱，满洲政府之命脉不啻风前之烛。当年盖世之英杰曾国藩一出，彼带领湘勇（湖南兵），所向无敌，猖獗已极之太平天国，犹如大江之苇叶，随风漂散。由是，湘勇名震天下，湖南人才郁然辈出。满洲政府中身居要职者，充满了湖南出身者。曾国藩、左宗棠、杨岳斌、彭玉麟等相继逝世后，虽以当年之习惯势力，湖南之威势尚能雄视北方。并有所谓湖南绅士者起，使湖南全省殆立于治外之域，中央政府之命令往往不能推行，如日中战役以前，有湖南乡约会，抵制外国人及外国的事物。广东接受泰西文明最早，而新文明输入湖南最迟。自从甲午、乙未之役，其顽愚被打破，湖南人士勃然奋发，早已成为清朝中坚势力。广东人唯汲汲于商业之利，故湖南人士反而由于充实了政治见解输入了新文明。

著名的陈宝箴，为湖南巡抚，锐意奋发，有不少设施，在省城创办时务学堂，招收俊秀学生，讲求维新之学；创立南学会，纠合人才，自任议长，集绅士、学生于一堂，专论新政新法，畅

所欲言。其他如商务、矿业、运输、交通、新闻等诸般事业，顺次举办，不遗余力。对其所作所为，天下侧目，他省志士往往走来投之。南学会之主旨，对湖南风气之开发，鼓舞其元气，作用甚大，此乃天下势力之起点，由一省而及二省，再及三省、四省，最终将以湖南为动力，刷新天下。陈巡抚之外还有学政江标，在籍绅士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等一致协力。

时务学堂由广东人梁启超任总教习。南学会由熊希龄、陈三立、唐才常、钱维骥、谭嗣同、毕永年等协力，如皮锡瑞、戴修礼于其间颇有所斡旋。三十一年春，熊希龄等一派同老辈王先谦等意见相冲突，互相发生矛盾，其结果罢免梁启超。南学会中少壮派与老前辈互相排斥，渐渐形成老壮两立之势与新旧两派分子的冲突。正当此时，叶德辉、张祖同之徒附和王先谦，与京官中有势力者徐树铭、黄秉钧等互通声气，攻击巡抚陈宝箴的施政，节外生枝，使陈巡抚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并且徐等又弹劾陈。至此，湖南未成之业功亏一篑。分裂骚乱，几乎不可收拾之际，忽遭九月之政变，陈宝箴、江标等相继去职，所谓天下新党之士相继处斩遁逃四散分裂，犹如刚开的春花，被一阵狂风卷去。观此时之湖南新党团体，分崩离析，复认不出其形象。王先谦等势力遍布省内外，专遵循训政政府的方针，以推行政治之事。少壮有为之士又被驱逐，并波及少年外国留学生。在我国，中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最多数，至今纷纷归国，他们或出任外省官员，或执教故乡，总之，在同乡中其影响甚大。

必须指出，湖南人当中学者多，同时有一个通病，就是所谓缙绅。他们赋闲在乡，充满了不平，这些不平之事是因为不能继续当官，为此内心欲得官的希望常常不绝。即他们昨天还是慷慨义烈如无位之王侯，受乡民之尊崇，但一旦眼前被授予高位高官，就如猫之逐鱼，其它一切皆可不顾。清朝善能解此升官图，

常能利用此弱点，他们笼络有势力的乡绅。近时有杨某者^①，一朝下野，即发起预备立宪会，湖南之民心全归于他，几风靡全省。事达北京，杨某忽受恩宠，遂变节。现为京官，绝口不谈湖南民权。而等他若失官再归乡时，无疑必仍将企图激厉人心，以暗示自己的势力。这种晴雨无常是湖南人的特点。正好似广东人昨日营商事、业农耕，今日则成匪贼，参与战乱，明日又成良民一样。简言之，中国人以性格好著称，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他们的头脑不清洗、精神不锻炼，就很难出现许多忠勇义烈之士。

要之，湖南人以刚直寡言实行为尚，广东人或以智谋计策，或以能言善辩多才多艺为高。湖南与广东以重山叠嶂的大山脉为界，风俗习惯有显著的差异。下五嶺至宜昌^②，已全无广东之风习。至坪石则全是广东潮流，湖南人的势力微弱。同时，从广东入湖南，至郴州经营商业者，全落广东人之手，他们能保持湖南的风俗，毫无广东的民风习惯。广西与湖南有桂林大道，先从梧州向桂林，迄平乐，虽纯然是广东风习，但桂林完全是独立的。出桂林则渐渐湖南化。广东与湖南恰恰是以背相向，盐运以外任何交涉或是秘密结社虽然通过各处的事很少，也同样如此。反之，广西的军队与教育方面，现其势力已被湖南、湖北人所夺取，湖南人来此者颇多。历来湖南、广西的匪乱联络频繁，现今越发密切惯常。山中的苗族渐渐汉化，使湖南、广西在种族方面也已接近。原来广西省多处由湖南、江西人的移民所开垦，同湖南和广东的关系全然不同，颇值得注意。

近时因长沙暴动，叶德辉、孔宪教、王先谦等遭到了官方的谴责处罚。历来湖南官绅也有稍微和谐相处之时，形势紊乱时，在大体上湖南绅士之势力则倾巢出动，有绅士王闿运，又有许多高僧。另外，不能信任此地的官府万能。又王先谦等的地盘非常

① 杨度。

② 应为宜章。

坚固，将产生什么样的暗流，无法推测。故新任官吏治民之难益甚。

第六章 华南的外国传教士

近时中国的对外思想大略有二：一是收回利权的思想；一是一般下层民众欲从外国人那里获得利益。他们是一般的人民，有山间的贫民，乃至土匪，几乎没有排外的思想，若外人来时，大多欲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形无形的利益。作利权论的官吏及一部分人士，对外人极为傲慢，但多数的人民不干涉外人，或对之有利。外国人虽有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教习，但不能说是同样的。旅行家现在大体上对其所到之地没有危害。商人在中国的港口购买店铺，或从内地买入另外的商行。对于卖药等其他的行商，清朝地方官吏甚厌之。又行商不法不端之事很多。余于湖南内地屡被误认是行商人，骂声充耳。行商人当中日本人尤多，品格低劣，严重危害日本人的信用。外国教习逐渐减少，将来恐甚至难见其踪影。十分之九有恶评，也有好评，然而在被排斥时，其罪似在教习。

现今传教士到处奠定了基础，有相当多的教徒，然而不能仰仗他们充满基督之爱，却有许多流毒，历来中国内地的暴动中，十之八九是焚毁耶稣教堂，并且常常迫害传教士。他们为什么对外国传教士用如此的恶毒野蛮的复仇手段呢？他们并非憎恨耶稣教，亦非对传教士的直接怨恨，他们就是要惩罚信耶稣教的中国人，即教徒们平时的骄傲无道。

各国传教士在教会的保护援助之下，于中国内地穷乡僻壤，建有轮奐之美的教堂，大致都有附属事业医院和学校，时常施药，以慈善行为收买人心，加入巧妙的招人好感的策略，能与人民亲昵，一面标榜宗教，热衷于国势调查，通过布教，扶植了不少势力。原来，欧美在中国的传教士，与我本愿寺派的僧侣在中

因传教，其宗旨全然不同，他们受到政府的补助，常常掌握外交上的机密要务，他们都有各种知识，接近半开化的人民，或作为医士、教师，时而作为工业家，教导中国人拥有技能，并有各种补助，使他们能够安心住在山区的穷乡僻壤，并给予结构美丽的房屋，与妻子一起居住，享受一家人团聚之乐，从事预定的行动。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质朴粗鲁、真挚纯真的良民依然忌讳耶稣教。反之，比较的悍智、具有小聪明的人好与传教士接近，利用教民的名义在朴实的愚民中图谋私利。他们常常以放纵高慢、旁若无人的行为肥私囊。许多外国传教士亦比较伶俐狡猾，对犹如囊中之物的人民，行使巧妙的嗾使及精明尖锐的外交策略。详言之，此二者亲密结合是为了极便利地推行彼此的利己行动，故教堂附近必有一种讼棍的遊惰之民众，因而产生教民问题的种种骚扰，但这毕竟是远因的起源。在暴徒发生之际，其锋芒必指向耶稣教民，所以那些暴民实是为了发泄郁积的悲愤怨恨。

教民之毒害散布在良民间实属可怕。在教民与其他良民的相争事件中，外国传教士常掌握判决之权，是否曲直常按习惯而定，多数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几乎在所有的场合，胜利者全都是教民，地方官却处罚良民。地方官为保持自己的地位，从利害的观念打算，不去细审事实的善恶邪正，依据外国传教士的证言对诉讼作出裁判，故良民常不免遭到无辜被冤枉之苦，加以地方官衙远离偏僻地区，传教士以教会为法院，擅自裁判民间的诉讼，其擅越之罪决不轻，容纳教民之主张，采用以不实之罪过诬陷良民之方针，故有怨声载道之情况。

如清朝的知县追悼被杀的传教士，其结果只能是谄媚、屈从。多数教民随着这样的办案步调，伙同恶棍，恣意以不正不义之手段屡次残害良民。一旦由此惹起百姓的愤恨，势遂不可止。由于暴政，饿殍遍野，君臣上下隔绝，百姓唯有一死而已。他们

乘暴动告白天下的机会，将蜂拥而至，发泄其彻骨的宿怨，此时他们烧教堂、杀教民、围袭官衙、馘污吏，以除苛征酷敛，雪多年含垢之耻，复卧薪尝胆之仇为快，其行动虽稍类儿戏，但使良民成为叛乱之暴民，果谁之罪耶？同清朝之地方官一起除掉，必须作出根本的改革。

第三卷 华中地方

第一章 哥老会沿革小史

哥老会一名哥弟会，成立于乾隆年间。同治年间，发贼乱起，曾国藩讨平发贼后，遣散其部下之士兵，即所谓湖南之湘勇，彼等顿时穷于衣食，相率投哥老会，以致会名渐盛。

哥老会原来之目的，可在秘密结社起源传说中寻找，即是为五祖复仇；其所理想在于梁山泊之义举。虽平生素业赌博及强盗，举义之后，严禁盗窃，不害良民，只袭击不义之富豪，劫掠贪官污吏。李鸿章之弟李鸿藻辞两广总督^①归来，将其财物装民船百余艘，沿湖南湘江而下，遂被哥老会所袭，掠夺船八十余艘。

哥老会称强盗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会员总称洪家，又称红帮。红帮为正式会员。此外还有青帮，即盐枭及光蛋，世称安徽道友会。青帮之徒党起源于以大运河糟粮运输为业者。开海运后，运河弃之不用，遂集于豪族潘氏兄弟门下，结成团体，秘密贩卖私盐，或为商人偷税为业。所谓潘家者，今尚虎踞太湖湖上。

红帮、青帮之外，还有黑帮，即普通的窃贼及强盗，一名湖

^① 此处误。李鸿藻非李鸿章之兄弟，亦未担任过两广总督。此处疑指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光绪二十一年辞职回乡。

团^①，又称白帮，以诈骗及诱拐为业。世人都以黑、白二帮为哥老会之徒，然而二帮实为哥老会所贱，素不容入其会，故是等徒党在哥老会势力范围之内不能自由行动，若要有所行动，必须给哥老会缴纳若干税金。

哥老会的宗旨与三合会相同，不外反清复明而已。后洋教即耶稣教传入，因其仪式相异而生误解，洋教徒奸淫妇女、挖眼剖心、割其子宫、取胆和药之谣言，到处传播。加以土人偶有纷争，传教士不问事之正邪曲直，只管庇护教徒。哥老会员遂生嫌恶洋人之情，变成激烈之排外党。

哥老会之名传世既久，至光绪十七年弥逊事件破裂以来，始为世人所注目。此案以关熙明为中心人物，李丰次之。李有巨万之富，其势力凌驾于首领关熙明之上。李之父李昭寿^②本为淮北无赖汉，属太平军头目李秀成。当清军袭天长县时，李昭寿孤军不敌，倒戈降清。钦差大臣胜保大喜，奏准奖赏三品顶戴，赐名世忠。然清廷永不消除对他的猜疑，借故处死于安徽。李丰结纳哥老会之关熙明，一心为报父仇，欲颠覆清政府，乃以银六万两送至镇江，委托当时镇江税关官吏弥逊，以三万两购买武器。弥逊接受委托，并推荐六个洋人共同密谋，从香港购入许多武器弹药及炸药，企图密运至镇江。时其仆及与弥逊联络之一个中国人，因密谋嫌疑被捕，严刑拷问，不得已供出同盟者姓名。于是弥逊亦被捕，经上海领事审问，结果判处监禁九个月，驱逐出上海及其他殖民地。翌年，李丰被捕，于狱中自杀，其妻妾婢仆亦均殉之。首领关熙明在运筹指挥中亦相继被捕，被处死刑。

自此案件之后，益激发哥老会对外国人的仇恶感情，到处对外国人施行虐杀迫害。税关、招商局、怡和洋行等频频蒙受

① 湖团即江湖团。

② 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小偷、强盗出身，1853年在家乡结党起义。1854年率部投降清道员何桂珍，在安徽攻打太平军。次年，杀何桂珍，投太平军，隶李秀成部。所部纪律败坏。1858年二次叛变投敌。1881年被清廷捕杀于安庆。

损害。

日本志士亦多数在此期间参加哥老会。光绪二十三年前后，湖南头目李云彪、杨鸿均、张尧卿、李堃山等，经日本人的介绍，遂与孙逸仙相识。

二十五年，湖南新党毕永年偕哥老会头目七人至香港，与兴中会首领孙逸仙及三合会头目会晤，组织新团体兴汉会，推孙逸仙为统领，准备进行一次大活动，中途发生内讧而生分裂。而哥老会此时一新旧面貌，具有近世的革命思想。

二十六年有义和团之变，各国联军进攻北京。哥老会大头目并作为同仇会首领之马福益，约唐才常于湖南作举兵的准备。但偶因汉口之机关泄露，唐才常、林述唐等被张之洞所杀。马之总参谋刘佐楫见事已败，恐祸及其身，思将功赎罪，将同党姓名密告官府，被王先谦^①等追捕头目二人。马福益当即逃亡。

同年，李云彪、杨鸿均以广东之事不易成功，转至上海，结识唐才常，见康有为、梁启超之党徒，虚张声势，遂又去广东。后在惠州起义时，欲操纵官军中的哥老会会员，与三合会相约，机谋不密，事遂败。

光绪二十八年^②，马福益欲建设华南独立国，与黄兴等谋，一面派人至广西省联络各省首领，设立一个总会，名华兴会。入会者每年缴会费一元，商议积至一百万元，购买武器起兵。不久，陆亚发在广西起事，攻破柳州城，夺得洋枪五千枝。两广总督发大兵讨之。陆告急于马福益，令其在湖南举事。马正新创华兴会，诸事未备，一时颇感为难，然又觉机不可失。适八月浏阳有普济大会，四方豪杰群集于此，马福益招集三十六正龙头、七十二副龙头，分中路及东、西、南、北五路约以十月十日同时举兵，并派人到四川、湖北、三江、两广等地联络，布十要十不准

^① 王先谦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院长等职。

^② 应为三十年。

之军令。各路之下设正统领一人、副统领二人、营务所总办一人、会办二人。此外选用五路总粮台一人、采办军装委员二人、执法官二人。正在急速准备之际，事泄。九月十五日，南路正统领萧桂生及西路副统领游得胜二头目被捕，马福益亦被官府拿获，皆斩于浏阳门外。广西陆亚发亦兵败被擒。

三十二年，萍乡煤矿矿工闹事。矿工多为哥老会会员，属于洪江会。于是，故人马福益部下的头目乘机率矿工起天诛军之师，由萍乡进攻湖南醴陵及浏阳，陷之，将长驱进攻长沙。其告示之一节曰：

特为祖宗雪耻，总期同心同德，体恤天心，吊民伐罪，革命旗帜飘扬大地，同胞不必震惊，江山一统归汉，共保黄帝子孙。

听见此消息，所在人心摇动，将成为第二太平军。两江总督发兵二千，向萍乡推进，湖广总督发兵三千守浏阳。

萍乡独立军与官军作战二十余日，弹尽退至天秤山，遂四散。

从此以后直至今日，未再见到反叛，哥老会似已默然不动，其果真沉睡耶？否耶？

第二章 湖南及长江沿岸的哥老会

现时哥老会在湖南、安徽、浙江三省，虽尚保持有势力。然湖南的哥老会几乎都已分散，已非昔日之面貌。至于安徽已沦为草寇，不足挂齿。独于浙江稍见发达。

若谓秘密结社如哥老会何以如此丧失其势力？乃因交通愈发达，结社的秘密愈难保守。同时，官府的警戒益形加严，军队有精良的武器，警察又周密注意，要在城市及其附近活动，几乎不可能。从而资金也不能获得，其头目追求本身的生活更甚于哥老会的生存等情况，遂至丧失威信，远逃至偏僻山间，成为无赖之

土匪。十年以前，如在湖南之长沙附近、湖北之大冶，经常有哥老会头目出没，如今几乎不见其踪影。浙江之龙华会似乎有所振作，然近来其会规不能执行，会员成为匪贼，良民深受其苦。

哥老会素来每团必设某某山名，又有堂名，犹如《水浒传》中梁山泊忠义堂。这些山堂，在中国十八省中有上百个，其组织虽略相同，然各地的头目互相独立，更无联络运动，又无总括之大本部。近时革命党投入其中，全国各山始谋统一，但毫无把握。哥老会既无适当的领袖人物改变其名义。今日之哥老会虽仍用旧名，但几乎与从前的哥老会没有关系。散布在各地的一切秘密结社，假如把昔日的会员召集起来，他们必然关系到势力的成长。故现今的结社应当认为大多是哥老会的分支流派，丝毫没有形成哥老会。他们不能与从前的哥老会有同样兴旺的势力，由于这种情况，最终必不能酿成暴乱，统一的大业也不可能完成。

今举历来的山名、所在地、头目等姓名如下：

山名	所在地	正龙头姓名
金龙山	湖南	杨鸿均
虎形山	甘肃	同上
泰华山	湖南	萧松山
宝华山	山海关	同上
锦华山	湖南	刘传福
楚金山	湖南	陈尧
金凤山	湖南	胡佐任
天台山	湖南	胡□云
西凉山	甘肃	贺桂林
峨眉山	四川	颜扇章
天宝山	广东	萧朝举
东梁山	江苏	李云龙
终南山	浙江	何少鸿

飞虎山 浙 江 刘来福

万云山 浙 江 王金宝

以上仅是稍有名者，潜伏各地，有相当的势力。此外，有方汉臣者，于光绪三十四年间来大冶，与哥老会结合，遂被推举为大元帅。柯玉山在他之下称为二元帅。哥老会再次名闻附近。官军士兵被裁汰者及江湖落魄不遇之士来集者日益众多，又各地饥民闻风纷纷来聚。徒党愈多，常行赌博。方汉臣告老退隐。柯玉山代理大元帅，谈笑之间又用元帅之语，头目二十四人，部下达三千，曾给四方饥民发放粮食，终被官府捕获，徒党四散。又湖南长沙有青衣党、沅江县有黄巾党，皆为哥老会之残部，不过是无赖之徒的集合。总之，哥老会在湖北、湖南、安徽的基础已经崩溃。

第三章 江南的革命协会

浙江的秘密结社素来隐然属于哥老会，其会名等情形如下：

会 名	地 名	头 目
双龙会	处 州	王金宝
九龙会	衢 州	刘家福
千人会	浦 江	杜亦勇
白布会	严 州	濮振声
平洋党	绍 兴	竺绍康
乌带党	嵊 县	裘文高
金钱党		
视宗教		
百子会		
白旗会		
红旗会		
黑旗会		

八旗会

近时革命思想在他们中间流传。一方面著名的头目皆被杀；另一方面满洲官吏无胆量如洋教那样有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于是排外仇教一变而为反对新政、抗击当路，这是陶成章、沈英、张恭等首倡。他们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订交，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头目在杭州开大会，统一诸会党，结为一团，组织龙华山汉族同登普渡堂革命协会。

然而由于财力不继，亦缺乏统率之人，至最近已四分五裂，只有各处会匪起事。本年七月，或因饥馑，或因借口调查户口，在绍兴、高嶺县^①、宜兴县、杭州府及其他乡村各地都有无数匪乱，加之还有铁道问题，人人各有心事。恰值秋季收获期近，稍恢复平稳状态。小股匪乱尚继续发生，然已不足虑。

第一节 革命协会会规十条

第一件 宗旨^②

为报我们众兄弟祖上的大仇及虐待我们的新仇，要驱逐满洲鞑子的皇家，恢复大汉江山，并且要把土地改为人民的公有财产，亦不准富豪家独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及其子孙，不产生贫富的阶级，人民安安稳稳享受幸福。

第二条 命名

驱逐鞑子的皇家，决非一人能够完成的，还要众兄弟同心协力。我们组织的会，名为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名称汉族同登普渡堂。

第三条 职官

现在我们最紧要的事是练兵，所以我们所设立的官职，以军政署为第一。

① 原文如此。疑指高邮县。

② 原文为“主义”。

军政署分内外两府：内府即枢密府，所管事项有筹划军饷，购买枪炮等；外府即都督府，有如下五个：

- 一、中军都督府 二、前军都督府 三、后军都督府
四、左军都督府 五、右军都督府

各都督府设大都督一人，左都督一人，右都督一人。以下有统制使、军政使。军政使有如下三个：

- 一、正军政使 二、副军政使 三、协军政使

各军政使之下有正副巡察使，其下有正副介士。

第四条 与旧哥老会对照

现在所设的官职，与洪家、潘家的旧制一样。五大都督即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即以前的心腹（新福），统制使即当家，正军政使即红旗正管事，副军政使即红旗副管事，协军政使即不管事红旗，正巡察使即巡风，副巡察使即蓝旗管事，正介事、副介事即大九。圣贤、总公满、大满、小满、大公、小公、八牌等均裁撤。

所谓口号、暗号等，各教一切照旧。独将黄令改作帅令，红令改作将令，蓝令改作军令。

第五条 权限

大都督权柄最大，所有部下兄弟都听从其命令。

但欲举义旗时，必须与枢密府商量妥当，若是自己妄为，枢密府不予承认，并不给参谋、军火帮助。

左右都督帮助大都督处理事务。若大都督不在，得代大都督行事。

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都听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命令，并受其委任，然后各办其事。

正副介士都听从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的命令。

第六条 赏罚

我们的兄弟中有功者升官。若本是副介士，一升就是正介

士，如此一级一级升上去直到大都督。如大都督有功，则记在枢密府的功劳簿上，等到将来新朝廷成立后封为王侯。

若我们的兄弟中有人犯了罪，就要革除官职。如是大都督，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从此一级一级革下去，就是副介士了。如副介士有罪，受或杖或跪等罚。若还犯罪，则革去会籍，重罪斩。

若犯十条戒约，无论大都督与介士，同样治罪。

以上诸官的升革，必基于一定的证据，其功劳的大小、罪过的轻重，听枢密府议定而后决断。

但正副介士的处罚，归左右都督管，枢密府不过问。

第七条 追恤

我们的众兄弟中有为了会中的公事出力而死，或无故受累而死，其妻子孤苦、子女幼弱，家中又非常穷困，妻子不能生存，本会都有抚恤费用，如子女三人以下，每月给三元，如三人以上，每月给五元，等其长子到十八岁为止，如无子有女，给至嫁人为止。

第八条 追罚

我们兄弟中有坏了良心，将会中的秘密事件自首，或贪图满洲鞑子官家的赏格，出卖会友者，我们定要将他劈死。或已逃走，一时一刻不能将他劈死，我们必定将其罪恶登记在枢密府的罪人簿中，驱逐鞑子的皇家后，各省各府各县再严拿之，必处以极刑，且罪及妻子。重者满门诛戮，轻者妻女为娼，儿童为奴隶，世世代代受罚无穷。还要刻石像，跪在往来的大路上，人人在其上撒尿。并行文阴间，告诉岳爷爷，使他沦入地狱，万劫不得翻身。

第九条 入会

凡入本会者，均写志愿书，由军政署收藏，经各部督报枢密府。

至于都督等的入会仪式，则从以下所载新定的仪式。

第十条 称呼

正副介士称大都督为老大哥。

称左右都督为大哥。

称各使司为二哥。

对自己同辈称老三。

统制、军政、巡察诸使称大都督为老大哥。

称左右都督为大哥。

对自己同辈称老二。

称正副介士为三弟。

左右都督称大都督为老大哥。

称统制及其他为二弟。

称正副介士为三弟。

对自己同辈称大哥。

大都督对自己同辈称老大。

称左右都督为老弟台。

称统制及其他为二弟。

称正副介士为三弟。

大都督等对枢密府的管事称老哥。管事对都督亦同称老哥。此外，应待诸礼暂从各会各教之旧。书信往来亦然。管事与都督相见时，彼此拱手，必须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内。

第二节 约章五条

第一条 凡是枢密府的大指挥、左右指挥通晓内地的情形者，可以带领都督府坐堂的职衔。都督府的大都督、左右都督通晓外界情形者，可以带领枢密府坐堂的职衔。

第二条 凡枢密府各部司员，经都督府坐堂差委者，可任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都督府属下的司员，经枢密府坐堂差委者，可任枢密府联络部长、副部长、侦探部长、副部长，及交通

司大使、副使、报信司大使、副使等职。

第三条 凡都督府司员有枢密府职衔者，可以直接与枢密府通信商量事情。若无兼职，必须要有枢密府人员的介绍。枢密府司员有在都督府兼职者亦同。

第四条 凡枢密府的人员与都督府的人员信件往来，彼此以图章为记号。图章各处都不同，都由枢密府发给。若信中无图章，其书信无效。如图章丢失，必须申报枢密府，枢密府再另给一个图章。以前的图章即使重新找到，也不能再用了。若差人往来，必须用铜牌为记号。

第五条 枢密府所做的事情件件完备后，挑选一处最重要的地点，先举义旗。立刻派人到各处，通知头目都起来接应，使鞑子皇家防不胜防，大事自然而然一举就成功。此时，最先接应者为首功。

所以不先预定日期同时起事，是为了怕传出去，被鞑子官家知道。

第三节 入会式

入会式的会场最好在岳王庙。若无岳王庙，又在不便之地，可择一清净人家设之。

举行仪式时，设立公案，岳王之神位置于中央，左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列牛将军^①之神位，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鸡、鹅及肉一片，无鸡用鸭或羊肉一片亦可，只要有三牲就可以。又用酒一瓶及杯五个，都盛半杯酒，供神前。另用生鸡一只，缚神案下，香炉一个、烛一对安置神前。

主盟人先向神前四跪四拜，拜毕起来，用针在手臂上刺一点血，滴入岳王神位前酒杯中，事毕坐于神位之左。入会者向神前四跪四拜，拜毕起来，用针在手臂上刺一点血，滴入岳王神位前

^① 牛皋。

酒杯中，事毕坐于神位之右。然后盟证人到神前四跪四拜，在神位前烧香，朗读写在黄纸上的人会祭文，其文曰：

千载有公 继武羲轩 气吞胡虏 威被八埏 觉罗
不灭 公目不眠 黄农遗胄 都四亿千 凭藉公灵
逐彼腥膻 国命可复 祀公配天 尚飨

读毕，在香烛上烧祭文。执法行刑人向神前四跪四拜，取出案下之雄鸡，叫一声主盟人的姓名，主盟人答曰：“有。”又叫人会者姓名，人会者答曰：“有。”又叫盟证人的姓名，也答曰：“有。”人会者走到神前跪下发誓。誓词曰：

第一誓 诚心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

第二誓 入会以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烧。

第三誓 会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

第四誓 祭旗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五殇。

第五誓 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

誓毕，执法行刑人左手持鸡，右手握刀，呼曰：岳爷爷英灵鉴者，过往神祇鉴者，同事人的祖宗鉴者，我等协力同心，誓杀鞑子，报我们祖宗的大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若有不照这句话，难逃天殛。若不信，请看此鸡。

以刀斩鸡头，将鸡血滴入神前五个酒杯中。各人至神前四跪四拜，四人分饮杯中酒。中间的一杯，特由主盟人及人会者分饮之。饮毕，焚神位，送神散祚。复将前执法行刑的鸡烹而共食之。

第四节 新中国军政署职官表

军政署 总司令官 司令副官 司令协理

内府： 枢密府 大指挥 左指挥 右指挥

参谋部 运输部 侦探部 交通司 报信司

外府：都督府 中军都督府 前军都督府 后军都督府
 左军都督府 右军都督府 大都督 左都督 右都督
 统制司 统制使
 军政司 正军政使 副军政使 协军政使
 巡察司 正巡察使 副巡察使 正介士 副介士

第五节 五省十路

一、江苏省 江南路 江北路
 二、安徽省 皖南路 皖北路
 三、江西省 江左路 江右路
 四、福建省 闽上路 闽下路
 五、浙江省^① 浙东路 浙西路

第四章 哥老会杂记

第一节 会员的称呼

哥老会一山一堂的首领称正龙头，其下有副龙头，副龙头之下有五堂如下：

坐堂 陪堂 刑堂 理堂 执堂

别有盟证及香长者，乃举行仪式之际临时添设，从五堂之中挑出兼任之。

除此以外，头目干部还有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巡风等负责人。

在普通会员中也有阶级，称大九、小仇、大公、小公、大满、小满，论功升级。

位次于小仇者称总公满，为山长之最亲信者，一山有一、二人，其位虽微，然权力重，如出山堂，可以另开一山。

除此之外，尚有八牌者，是身家不清白的人，即如日本称作

^① 胶卷映浙江省，译者补。

“稜多”、“非人”者，他们不能升级。

以上所记如按位次排列如下，后面的名称是通称，又叫俗称。

正龙头 总正龙头，又称正龙头大爷； 副龙头 副龙头大爷； 坐堂 左相大爷； 盟证 中堂大爷； 陪堂 右相大爷； 理堂 东阁大爷； 刑堂 西阁大爷； 执堂 尚书大爷 香长。

有些地方无副龙头，总称内八堂，相当于一国的大臣。

心腹 京内军师，俗称老一。圣贤 京外军师，俗称老二。当家 总督粮饷，或称行帖三江总理粮饷军机，或称坐帖总理营务处，俗称老三。红旗 红旗正管事，红旗副管事，红旗不管事，俗称老五。

据云老四曾为反对者，故无此称。

巡风 巡营查哨，俗称老六。 大仇 小九 总公满 大公 小公 大满 小满 八牌

有些地方将心腹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光口六爷、巡风八爷、大满九爷、公满十爷八位，合称为外八堂。

第二节 开山式

结社的最初之仪式是在深山古庙人迹罕至之地，择黄道吉日举行开山式。

场中正面坛上供奉五祖、关圣帝等之神位，别备红纸书写进山柬及出山柬。进山柬有昭告天地之誓文，多用四六体，内列许多会员之等级及各种条例。出山柬为通告天下各堂主之檄文，与进山柬大同小异。

待各会员齐集后，正龙头即向神坛朗读进出山柬。读毕，会员礼拜神位，行抖海式。

抖海式即宣誓至诚者。进出山柬之文字，无一定之形式，各

山主随意挑选。兹举一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柬如下：

窃思世衰道微，正英雄建业之秋；山秀水清，本豪杰立功之地。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迨康熙间，我祖招募英豪，出力平西，功不受赏，劳不晋爵。我祖独霸山东，列旗建师，登坛拜将。兴起龙虎之兄弟，育成仁义之英杰。此乃当时之俊杰，我辈之渊源。本当继而行之，未敢改易前章，用谨稍献末议。云龙少读诗书，粗知礼义，飘零山岳，寄迹江湖，鲜受仁兄之指教，多蒙前辈之栽培。睹此世变时艰，焉敢不一动念。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知世道者不愧英雄。云龙虽不敢自居，然既承冒昧，点作龙头，亦聊以仰慕前贤，愿随骥足。

爰览东山之盛，兴怀西水之清。名山曰东梁山者，因山势挺峙，卓尔不群故也。名水曰西江水者，因水势活泼，清澈且涟故也。得山之厚，得水之深，兼有人文之蔚起，故名其堂曰北汉堂。祝我祖威灵，馨香永存，五岳禋祀，千秋勿替。故名其香曰南岳香，取南方火德之旺也。

兹值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谨选吉日，谕良辰。设五祖之神灵，虔伸祭奠；当三光之照耀，共矢至诚。伏愿当道俊彦，执事仁兄，踊跃急公，指挥美举。俾豪杰同心，雷雨拟经纶之盛；英雄合志，光辉如璧玉之圆。聊志芜词，用伸小引。

戊戌年十月十五日，在镇江府西城外鹤林寺，坐北朝南设立。齐集关圣帝、五祖之殿前，踊跃进山，英雄聚会，豪杰同心，声震河岳。此处有古之七十二庵、一百八殿。前有张王庙，后有竹松林，左有朱夫子，右有放生池，寺内有一佛两菩萨。十五日酉时进香，申时进山。十七日卯时圆香，辰时出山。此告。

开立

点得貔貅百万兵 扫平胡凶镇乾坤

南岳香	内口	外夷悦服	胸贯文韬武略
东梁山	北汉堂		上将英雄豪杰
西江水	外口	华夏心归	同心兴邦立业
			和益正直秉公
			为人四方志气
			义得八面威风

英雄本是天生子 风虎云龙统兄弟

正龙头	李云龙
副龙头	某
坐堂	某
盟证	某
陪堂	某
理堂	某
刑堂	某
执堂	某
香长	某

第三节 入会式

择清净古庙举行入会式，彼等常称其庙曰哑吧窑子，盖神佛皆不能开口，似人之哑吧然。会员曰在玄，又称圈子。新会员曰初在玄，又称初圈子。

欲入会者，须有会员介绍，保证其身家清白。介绍人多是四大盟兄中的成兄，一名保举。保举先须查明入会人的身家是否清白。如不查明而妄行介绍，必须令其退会。故红令中有“身家不

清问成兄”一条。

往年三纲五子不许为会员。剃头者（理发者）曰扫青生，抬肩舆者曰天平生，优伶曰跳板生，皆不得入会。然而天津地方多俳優，后改变规则，准其入会。有杨、马二姓因曾出过反教者，故不许其入会。至近年始许之。

会场与开山式会场相同，保举者将新会员介绍给管事者，管事者以其部下之头目一人，带领介绍者及新会员进入古庙之内。

行抖海式时，先由成兄及拜兄行礼。礼毕，新人会者跪在神前，管事者对人会者及介绍者作如下之问答：

管：你来此做什么事？

人：来归洪家。

管：何人引进？

人：保举人某某。

管事者乃顾介绍者。

管：此人是你保举的吗？

绍：是，是我保举的。

管事者再问入会者。

管：入洪门之礼教你知道吗？

人：全仗成兄及拜兄之戒摩。

管：你为何要入会？

人：为忠义。

管：入我会后，如被鞑子知道，将杀死你。犯会中条款，亦将斩你，你愿意否？

人：若事机不密，为鞑子所知，则一身做事一身当，决不连累弟兄。若我自己犯条款，或私与马子通，越例叛逆，愿受三刀五斧。

管事者乃顾介绍者曰，既如此，入会者宣誓。介绍者注视入会者。入会者对神宣誓曰：我既归洪家，若有三心二意，或内通

马子，或私卖梁山，日后死于（枪炮或刀剑之意）之下。

此时，管事者立于神之左侧，手持利刃，即时斩一白雄鸡曰，有如此鸡。

誓词毕，再礼拜起立，然后行洪家之抖腕式。抖腕式即请安式，用于伺候龙头。管事者将入会者之姓名填写后，转交给随同来之头目。头目两手捧着，高诵：“大哥命我解宝来。”诵毕，入会者口中诵曰：“多谢某哥来解宝。”受宝后，纳入会费一百零八文，按大小等级格式与诸兄弟见面道喜。

第四节 议戒十条

一、不准欺兄灭弟。二、不准咒骂爹娘。三、不准挑灯搏火。四、不准以大压小。五、不准瞒天过海。六、不准扰油别汤。七、不准不仁不义。八、不准抽红采蘸。九、不准行路争先。十、不准坐席要让。

第五节 隐语

会员——圈子，又曰在玄。集会——开山。会外人——马子，贵四哥，刁滑马子，玲珑马子等。秘密书——金不换，又曰海底。会员证——宝。鸦片——熏老。吃鸦片——靠熏。鸦片烟枪——熏杆子。茶——青。茶馆——混堂子。酒——红花雨。鞋——踢土。伞——开花子。道路——线。走路——踹线（踹音采）。到处——开码头。洋钱——饼子。被捉——被摘。斩——劈。牢狱——书房。衙门——威武窑子。

第六节 令旗

令旗用约方一尺的绸缎制造，有如下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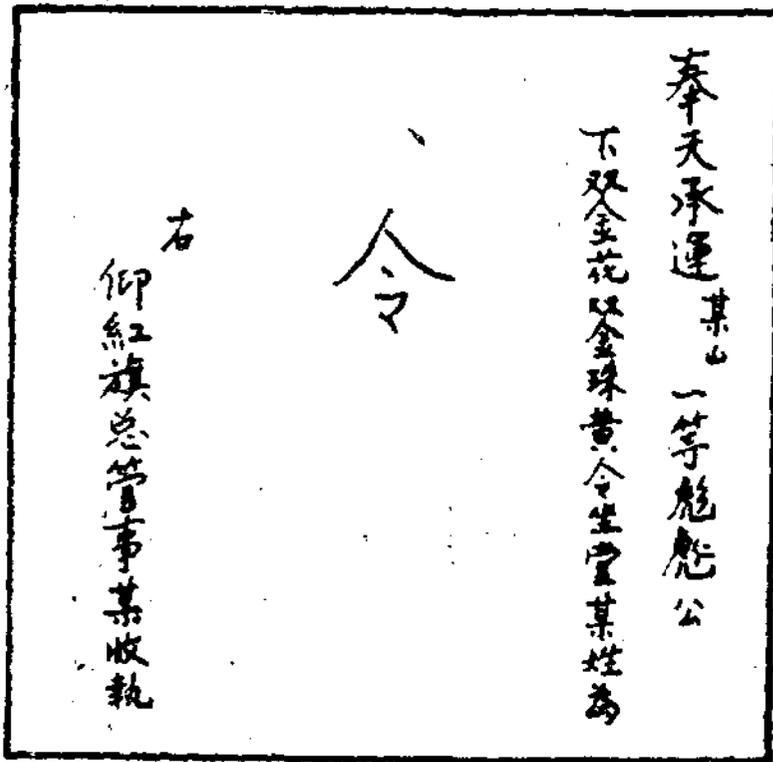
- 一、黄令 为五堂之令旗，谓之黄罗宝帐。
- 二、将令 当家之令旗，谓之龙虎宝帐，又称红罗宝帐。
- 三、红令 红旗之令旗，谓之中军宝帐。

五堂之令旗分如下五位：

第一位 彪彪公 第二位 彪彪侯 第三位 彪彪伯
第四位 彪彪子 第五位 彪彪男

五堂皆用双金花、双金珠。当家用金花、金珠。红旗单用金花或金珠。

令旗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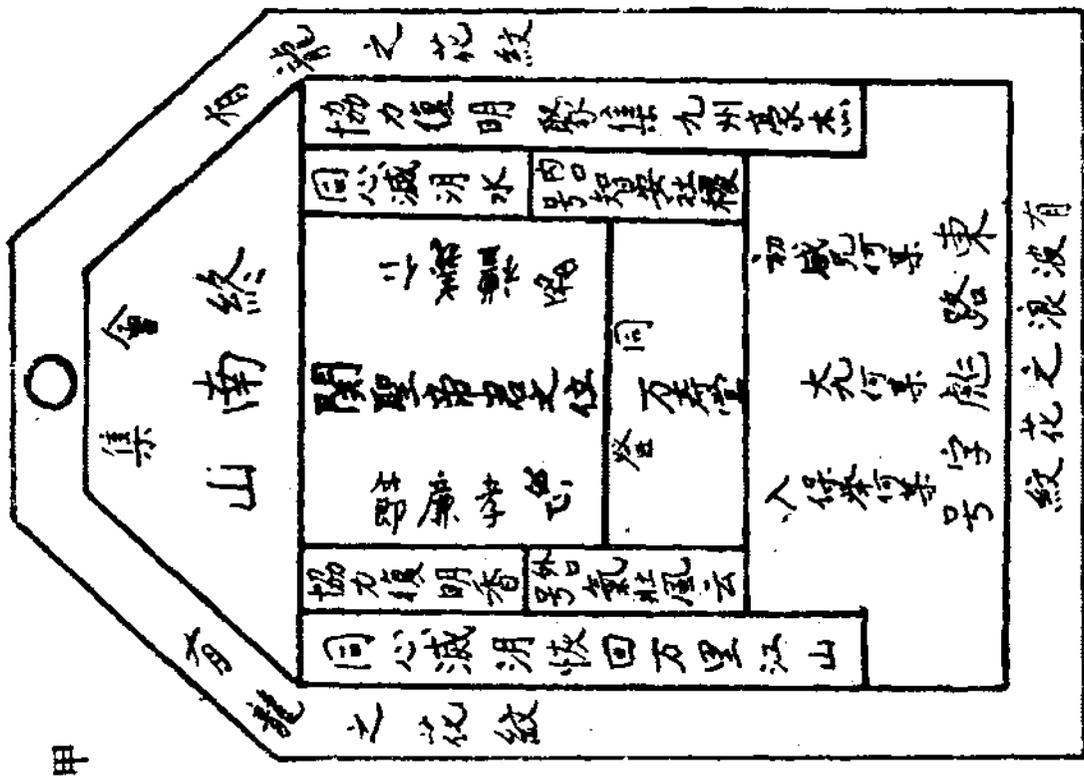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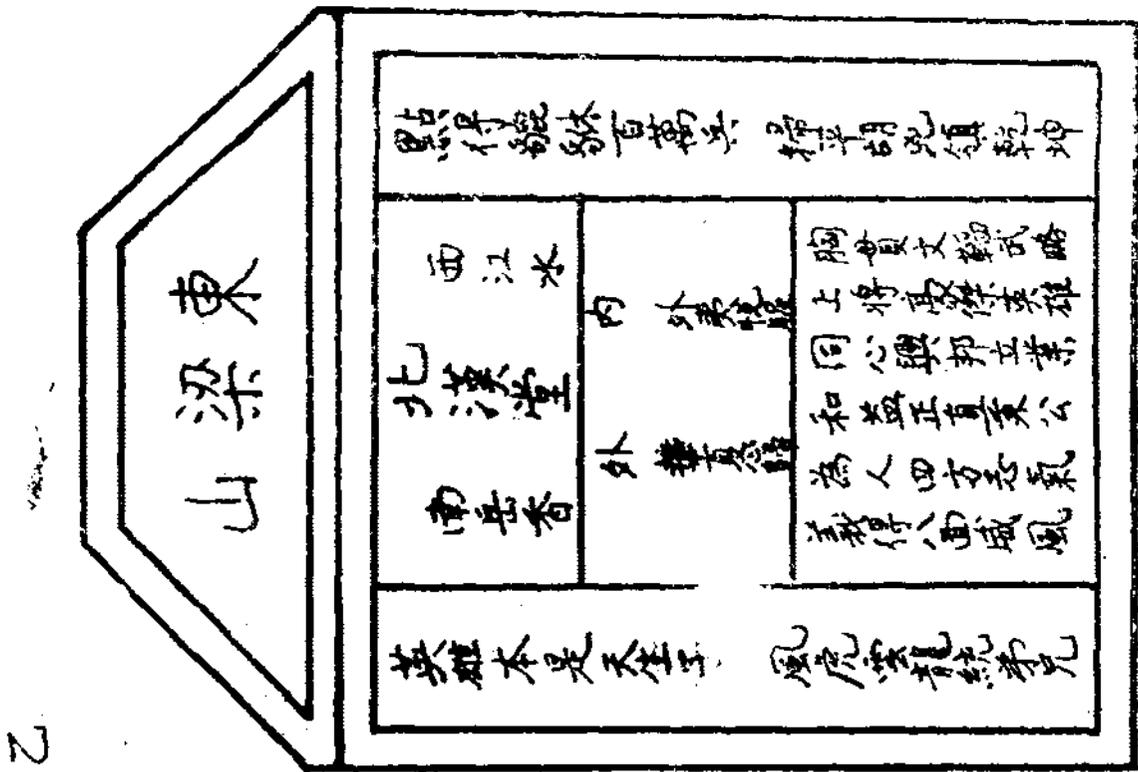


第七节 会员证

会员证谓之宝，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发给会员后多烧毁之，以防被官府发现。有如下数种：（见269、270页）

第八节 茶碗阵

哥老会的茶碗阵，除斗法之外，还有诗句诵文。（见271、272页）



图乙著者將西江水寫在北漢堂左邊，南岳香寫在右邊。但按甲、丙、丁式樣，都是水在右，香在左，故把西江水改寫在右，南岳香寫在左。

錦
華
山

四海水	內口號 義重桃園
仁義堂	錦華山上把香五祖名兒到處揚
萬福香	不羨羅齊結義三五岳家那
	外口號 英雄克立

丁

楚
金
山

陳克來聚義會同把山南楚金行	
天下仰仗位主台	
慧雲水	內口號 興基興業
真國堂	楚金山上把香純護國堂刑結同胞
萬通香	甘露水報持漢通天香奉請英豪
	外口號 得志得能
洪運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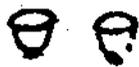
丙

一 龍陣



一朵莲花在盆中
端记莲花洗牙唇
一口吞下大清国
吐出青烟万丈虹

双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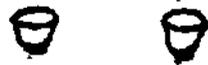
双龙戏水喜洋洋
好比韩信访张良
今日兄弟来相会
暂把此茶作商量

桃園陣



三仙原来明望家
英雄到处好逍遥
昔日桃园三结义
乌牛白马祭天地

龍宮陣



四海澄清不扬波
只因中国圣人多
哪吒太子去闹海
戏得龙王受折磨

生魁陣



金木水火土五行
法力如来五行真
位台能知天下事
可算湖海一高明

六國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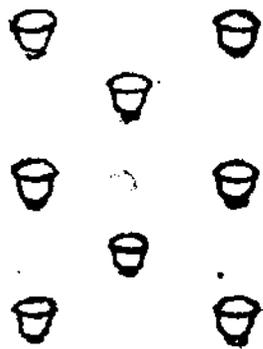
说合六国是苏秦
六国封相天下闻
位台江湖都游到
你我洪家会诗文

寶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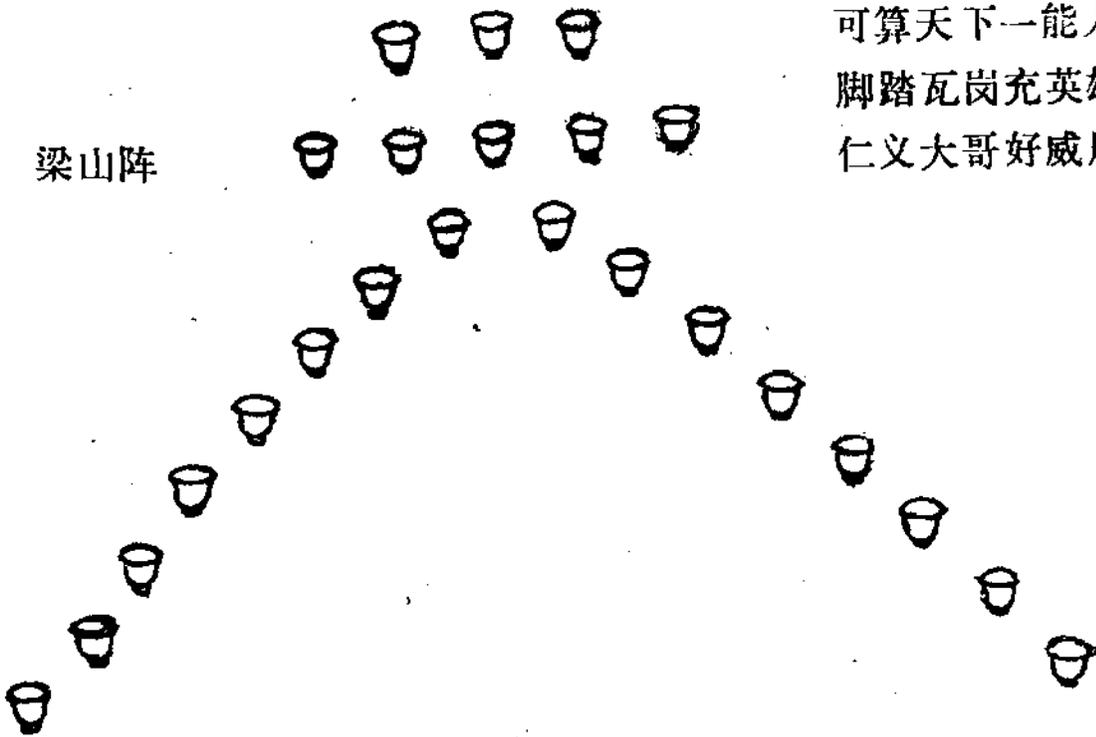
七星寶劍擺當中
 鐵面無情逞英雄
 傳斬英雄千千万
 不妨洪家半毫分

梅花陣



梅花朵朵重重開
 古人傳來二度梅
 昔日良玉重台別
 拜相登台現奇才

梁山陣



頭頂梁山忠根本
 才捆木楊是豪強
 三八廿四分得清
 可算天下一能人
 腳踏瓦崗充英雄
 仁義大哥好威風

史料信息·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学 通

又一部大型近代史料丛书即将呈献于广大读者面前。由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工商联合会共同合作编辑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一辑，已交付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商会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近代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其商会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言而喻。天津市档案馆所存天津商会档案，系统完整，卷帙浩繁，上自光绪二十九(1903)年，下止于1950年，总数达13000余卷，居全国同类档案之首。经过天津史学、档案工作者们几年辛勤的劳动，从选阅的4000余案卷中，精心筛选、整理的1903—1911年清末部分160万字，已经杀青付梓。

此书不仅记录了天津和直隶全省各州县乡镇商会的组织状况、选举制度、机构设置与职能、章程与条规，且记录了津京沪汉渝等地商会开通风气、振兴商务、投资实业、发展对外贸易、平息重大金融风潮、放赈救灾和移民易俗、处理各类经济纠纷等活动。还记录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筹建过程，尤其是保存了天津和直隶全省及国内重要商会商情调查的珍贵资料。它从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情况。

它不仅为研究商会本身的历史、构成与性质、地位与作用提供了丰富、系统的资料，更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资本家阶

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编撰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北和北方地方史志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今天认识国情，了解近代商品经济状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进行市场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工商经济部门和法律工作者、工商界人士、历史和经济史研究者、史志工作者、档案工作者、广大青年工作者均可从中获益。

据悉，该书是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之一，同时又被列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书”的一种。第一辑分上、下两册，精装而成。相信该书的面世，将对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北方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史资料总第65—74号目录索引

总65号

- | | |
|---------------------|---------|
|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 | 上海档案馆供稿 |
| 总理巡防事宜处奏报 | |
| ——太平天国北伐新史料 | 谢兴尧 供稿 |
| 〈半塘言事〉选录 | 李学通 整理 |
| 胡适早期的书信和诗文 | 沈寂 整理 |
| 章太炎未刊墨迹 | 章太炎 |
| 刘人瑞事略 | 江之洲 刘绍韬 |
| 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 | 李景铭 |
|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 | 肖义芳 整理 |
| 宁阳杂存 | 刘天锡 |
| · 史料评介 · | |
|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文物简介 | 严军 |
| · 史料信息 · | |
| 〈近代稗海〉第6—8辑内容梗概 | 周庄 |
| 美国出版中国内部事务档案 | 刘俐娜 |
| 〈近代史资料〉总第56—64号目录索引 | 本刊编辑室 |

总66号

- | | |
|----------|---------------------|
| 淮鹺纪略 | 杜文澜 |
| 王韬致谢绥之函 | 王韬 |
| 江西教务教案年表 | 汪叔子等 |
| 中国革命 | (日) 内田良平著 丁贤俊译 赵息黄校 |

- | | |
|-------------------------|--------|
| 辛亥革命史料两则 | 曹家俊辑 |
| 关于旅俄华工参加和保卫十月革命的文件和资料选译 | 何筱苏译 |
| 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 | 王屏南 |
| 日军南京暴行纪实 | 张振鵬译 |
| 喋血常德(节录) | 刘自勤 |
| 《近代史资料》(总55—64号)篇目解题 | 本刊 编辑室 |
| · 史料研讯 · | |
| “千人会”起义日期考 | 曹家俊 |

总67号

- | | |
|------------------------|----------------|
| 中国通讯(1866—1867) | |
| ——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 [法]亨利·絮贝尔 袁树仁译 |
| 太平天国资料十二则 | 齐思 整理 |
| 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 | 湖南图书馆供稿 |
| 自由党资料补辑 | 张德恒辑 |
| 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 | 李景铭 |
| 英国驻津领事馆报告选录(1918—1919) | 刘海岩译 |
| 蒋作宾日记选——中东事件交涉 |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
| 江河水灾视察记 | 陈赓雅 |
| 本刊稿约 | |
| 本刊编辑凡例 | |

总68号

- | | |
|--------------|----------------|
| 洪钧使欧奏稿 | 吴 琴 整理 |
| 宦海沉浮录 | 曾毓隽 |
| 宋教仁被刺之秘密 | 周南陔 口述 |
| 天津官银号记事 | 林纯业 郝庆元 |
| 北洋时期全国金融机关一览 | 于 彤 |
| 孙中山采访记 | [法]莫耐斯梯埃著 王国净译 |
| 见孙中山先生记 | 徐永瑛 |

孙中山在神户

陆晓燕译

《北方通讯》选辑

肖义芳 整理

· 史料信息 ·

新发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同学录

《陈诚档案》及其研究

本刊稿约

本刊编辑凡例

编后记

总69号

徐世昌年谱 卷上

贺培新辑

中国公学档案辑存

上海市档案馆

中国公学史料拾零

史之

伍朝枢日记

伍朝枢

中原大战亲历记

樊松甫 遗稿 樊元武整理

华南谈判失败日记

〔日〕船津辰一郎著 马 斌译 丁则勤注

总70号

汤化龙行状

徐世昌年谱 卷下

贺培新 辑

胡嗣瑗致刘廷琛密函

吉 迪整理

庚子赔款的“退还”和使用

黄延复

郭松龄事件

〔澳〕加文·麦柯马克著 毕万闻译

法科六日记

蔡公椿

伪满洲国皇帝的直隶机构

郑谭毅 张晓光 丁晓华

梅贻琦日记选

黄延复整理

马占山与北京和平解放的关系

蔡运升

抗战时期昆明救亡戏剧运动

龙显球

里见甫与宏济善堂

任常毅译

总71号

- | | |
|--------------------|--------|
| 湘楚军营制 | 江之洲 整理 |
| 典务必要 | 丁 红 整理 |
| 当行杂记 | 齐 思 整理 |
| 庚子终南会暴动始末 | 刘朝谔 |
|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 包世杰 |
| 宪政实行宜定宗旨敬陈管见折 | 杨 度 |
| 日人阪谷芳郎来华调查币制改革材料数则 | 云 述 摘译 |
| 章太炎关于浙路借款案的演说 | 赵金钰 辑录 |
| 章太炎先生答问 | 张 庸 |
| 章太炎致黎元洪手札 | 赵金敏 整理 |
| 伯力交涉始末记 | 蔡运升 |

总72号

- | | |
|------------|----------------------------|
| 闻一多年谱简编 | 闻黎明 侯菊坤 |
| 四川保路运动传单 | 杨天石 整理 |
| 李鸿祥之历史 | 李士厚 李光溪编 |
| 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 | |
| | (英) 计约翰著 余绳龄 杜志圭 杨 红译 李雪云校 |
| 坤哈变事记 | 李晋年 |
| 近代安徽灾荒系年录 | 王鹤鸣 施立业 整理 |
| 左宗棠未刊书札 | 林开明 整理 |
| · 史料研讯 · | |
| 梁启超与太平天国史料 | 张铁宝 |
| 李鸿章诊断书 | 李兆铭 |

总73号

- | | |
|------------------|------------|
| 李鸿章〈中俄密约〉交涉未刊密电稿 | 吉 迪 整理 |
| 漠矿录 | 袁大化著 张本政整理 |

- | | |
|-----------|-------------|
| 醇亲王使德日记 | 载 沅著 丁 山 整理 |
| 进步党资料一束 | 司马城 辑 |
| 少年贵州会资料选编 | 熊宗仁 整理 |
| 济南惨案资料选辑 | 刘 锋 辑 |

总74号

- | | |
|--------------------------|----------------|
| 勘建九龙炮台文牍选 | 刘蜀永 整理 |
|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 丁 山 整理 |
| 至德金陵济南周氏家祠碑记 | 郝庆元 整理 |
| 高阳土布档案选 | 宋美云 整理 |
|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 | 〔日〕矢野文雄著 云 述 译 |
| 梁启超致犬养毅手札 | 陈占标 整理 |
| 井上雅二日记 | 郑大华 译 薛军力 校 |
| 安徽讨袁檄文 | 张炳湘 整理 |
| 孙中山佚文两则 | 陈建明 整理 |
| 往事回忆 | 叶公绰 |
| 军阀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 (1920—1928) | |
| | 〔加〕陈安东 著 沈自敏 译 |
| 英国对华政策 | 张晓东 蔡洪波 译 |
|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 | 学 通译 沈自敏 校 |
| · 史料研讯 · | |
| 追清帝退位通电列名者考 | 张黎辉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7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王增寅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7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铎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19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250册
ISBN 7-5004-0627-4/K·75 定价：3.80元